

流犯餘生記

譯音嘉黃 ★ 著諾朋貝



版出社風西

MG
1565.55
2

貝朋諾 著
黃嘉音 譯

流 犯 餘 生 記

上海西風社發行



3 1770 9076 2

流 犯 餘 生 記 前 言

黃 嘉 音

流犯餘生記是一個法國犯人在南美洲北部流犯殖民地幾安那受十五年苦刑的自供狀與血淚話。在這十五年的非人生活中，他曾逃亡五次，最後才達到了恢復自由的目的，但是差不多成爲廢人了。這是一部自傳，也是冒險的遊記，書中包含着社會問題，法律問題，刑罰問題，家庭與教育問題，也可以看到各地方的人情風俗。在我所看過的書中，這應該是最緊張，最殘酷，最悽慘，最驚心動魄，最有吸引力的一本了。

書中一部份不必要的材料，已由譯者予以刪節。

看了本書序文，可以得到很多的教訓。我們可以知道有許多家庭的不幸，是起因於夫妻年齡，意見和觀點的相差太遠。有許多兒童的誤入歧途，是起因於父母的分離和不負責任。我們可以看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真理。我們可以看到病態社會的一角的不合理的腐爛生活。我們可以從貝朋諾的上課打瞌睡看出做事和求學分心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出以金錢做一切的標準的危險。我們可以看到交友不慎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父子間的友情和了解的重要。如果雷尼的父親跟雷尼有互相的了解和友情的話，也許雷尼是很有改過自新的機會的。我們可以看到做事情應有恒心，不應該以金錢爲最後的目的。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文明社會」上，法律和刑罰有許多野蠻不合理的地方。爲甚麼有財有勢的就可使法律「從寬發落」？爲甚麼我們還有一種使人永遠不能抬頭的刑法呢？

從這一本書中我們可以提出許多問題來問自己，來問社會。

★

★

★

一九四七年的夏天，曾有一位美國的新聞記者到幾安那去，發覺這地方已經不再是流犯的地獄了。英國政府爲了受到輿論的指責，已經廢棄了慘無人道的流犯島。這幾個「廢島」，目下正在逐漸走上正常的路上去。但是爲了過去幾十年的虧損和摧殘，距離繁榮的境地還有一大段路程。

然而這個污點的從地球上抹去，總是一種進步，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序 早年的身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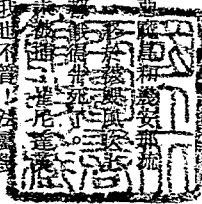
有一天，崔尼達衛報上刊載着一段新聞，說有法國逃犯六名，從南美洲北部法屬的聖地牙哥乘船逃出，乘了一葉印地安人的獨木小舟，在加勒比海的驚濤駭浪中漂流了十七日，南美洲北岸英屬崔尼達島的海灘。上岸時舟中積滿海水，這六個險與波臣爲伍的逃犯，都不得骨死了。

我爲了好奇心的驅使，就跟幾個英國殖民地的人員到軍營裏去看那些逃犯。他們並未發覺，崔尼達島軍的長官說：『我決不把這些可憐的流犯引渡給法國領事。即使他暴跳如雷地提出抗議我也不管！法國是安那是世界文明的污點。我們要給這些逃犯吃，給他們住，給他們一隻較好的船，讓他們有繼續逃亡的機會！』

在一個舒適的大房間裏，這六個逃犯用一種令人惻然的勉強慘笑來招呼我們。六人中五個是身軀高大孔武有力的人，好像是拳擊家，加拿大的伐木者，或者法國的外籍志願軍那一類的人。他們是有粗獷的力氣，過粗野的生活，有粗魯思想的人。可是第六個却正相反，身材奇小，身長不及五呎，瘦極，體重不到九十磅。可是他的眼中閃閃有光。我後來才曉得，這個人在獄島上度了十五年半生不死的生活，曾經逃亡四次，結果都失敗了，現在正在以必死的決心，作他第五次亡命的嘗試。

他身畔祇帶一件東西，一袋用油布裹着的重三十磅的稿子，用細密的字跡詳細記錄獄島中十五年的生活；這是一部犯罪與刑罰的最誇人的傳記。

我讀了幾章以後，就開始和他談話。我想知道一點他早年的身世。他名叫雷尼·貝朋諾，以一八九九年四月四日誕生在法國的巴黎。當他年才二十一歲的時候，就被解押到南美洲的法屬流犯殖民地去度長期的流成生活了。可是他完全不像一個想像中的流犯。我就一步步地追溯他的身世，他的兒童時代，我想找出他墮落的發結所在。



有些小孩長成爲成功的人，有些小孩却失敗了。這是爲甚麼呢？據雷尼·貝朋諾告訴我，他的父親是一個好人，一個很好的人。他父親經過了多年的努力，終於爭得了巴黎奧良間特快車總稽查的地位。他對於他這個職位，覺得非常得意。公司屢次調升他做總監督，他因爲愛好車上生活，加以謝絕。他結婚得很遲。當小雷尼出世才三個月的時候，這年輕的母親，因爲覺得丈夫不長進，不肯接受公司的擢升，於是就離開丈夫和孩子，到俄國皇族的家裏去做家庭教師了。

雷尼·貝朋諾的父親每星期有四天在火車上，他把小雷尼交托給在車站旁開小飯館的祖父照管。一直到十二歲，雷尼還是一個循規蹈矩的法國小孩。他上學，他用功讀書，常名列前茅。不幸當他十二歲的時候，他的祖母和祖父突然先後在五天内相繼逝世了。從此這生長中的小孩，每星期有四天沒有家長的管束。直到後來有一個叔父搬到巴黎來住，並且榮任了著名夜總會死老鼠咖啡館的經理，他才和這個叔父同住在这个咖啡館上的公寓裏。死老鼠咖啡館是花枝招展的女演員和妓女薈萃之所，位於巴黎花天酒地的中心區。巴黎美后每天都上這夜總會去。歐洲的富商巨賈和公子哥兒們，在那裏揮金如土。貝朋諾每天下午和晚上空下來，就在咖啡館裏送信當小差役。這十三歲的孩子聰慧過人。有一次，有一位皇太子叫他送一封信封候覆的情書，後來給他一張一百法郎的鈔票做酒資。不久，雷尼·貝朋諾一星期所得的酒資，竟超過他父親三個月的薪金了。

貝朋諾告訴我說：「我從來沒有看見這麼多的錢！這樣的揮霍無度！我所認識的人，我的父親、祖父和祖母所認識的人，都努力工作掙錢，用得很節儉。他們爲要省錢而犧牲了許多享受。在十三歲的時候，我看到了另外一個不同的世界，一個奇異的社會，在那裏大家不必工作，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不必犧牲任何的享受，拼命花錢，生活在香檳酒、絲織品、香水、首飾，放浪形骸的境界裏，叫我感覺到刺戟得不可名狀。」

一個晚間過着那種生活的少年，白天是無法做好學生的。他時常瞌睡。當他不瞌睡的時候，他的腦中

時常轉着一個念頭！他以為繼續讀書，結果充其量也不過在商界找到一個學徒的職位，所得的工錢，祇及他現在在死老鼠咖啡館所得的一小部份。當他十五歲的時候，他的叔父的意見完全和他相同。他那等男女客人遞送情書和安排幽會的差使，做得異常得力，這跟夜總會生意的興隆，也許大有關係。

可是當他的父親發覺他在做這種工作的時候，異常震怒。他希望他的兒子好好地受些教育，然後再受技術訓練；他希望這孩子將來在鐵路上服務。當他有一天告老退休的時候，他希望把巴黎奧良快車的職務，交給自己的兒子做。雷尼的父親和叔父爲了這件事大大地爭吵了一頓，雷尼有許多時候沒再見到他的父親。

在白天裏，有些老主顧在死老鼠咖啡館會賭。他們不是玩牌，就是賭賽馬注。雷尼替他們把錢送到跑馬場去，要是那些馬跑贏了，雷尼就可以得到大量的佣金。有一天，有一班老主顧說他們得到了一些秘密的消息，所以特別對一匹冷門馬下了一筆大賭注，如果這匹馬得了錦標，他們就可以贏二十倍的錢。

當雷尼把錢送到跑馬場去的時候，有一個朋友勸他說，『這等於把錢白丟了。別那麼蠢！不如把錢擺在自己的口袋裏。別去下注了。那匹馬一定會跌倒，不然就是跑末了一名，那些錢不就是你的了嗎？何必去送給跑馬場老板呢？』

雷尼算算那些賭注，計共二千二百法郎。把那些錢再送去給已經發了財的跑馬場經理，不是太沒意思了嗎？於是他就把錢放入自己的口袋裏，沒到跑馬場去。

不幸那匹馬竟跑得錦標。貝朋諾說：『那一晚我沒再回到死老鼠咖啡館去。我就是拿出全部的積蓄來，也不够賠出二十倍的錢。我也不敢去向叔父承認我沒去下那些賭注，而故意把那些錢留着。我在巴黎的街上走來走去，走了一整晚，想要想出一個辦法來。最後，到天快亮的時候，我想出了一個解決的辦法。我沒去下那些賭注，那是不誠實的。可是那些老主顧的錢却都還在我手裏。我私人的積蓄有一倍的錢可以賠補他們。因此我就從後門偷偷溜進死老鼠咖啡館。當我想要解釋的時候，我的叔父向我虎視眈眈。』

他從我手裏把那些錢奪過去，用老拳向我頭上亂打一頓。他用一串沉重的鑰匙搥擊我，大聲罵我做賊。這橫禍突然飛來，使我心慌意亂，我逃走了。』

這一天也正是世界大禍降臨的一天。巴黎的街上，到處是一羣羣的人，在緊張地讀着報，紛紛地議論着。有一個貝朋諾從前的同學，手執報紙，急忙忙地衝上前來對他說：『宣戰了！我們要跟德國人打仗了。我的父親已經加入志願軍了。你看！』那同學喊着，指着前面街上說，『那裏就是志願軍登記的地方，你看那隊人增加得多麼快！』

兩個同學快步走向募兵處去。在近廳徵行列前面的地方，雷尼看見自己的父親也在那裏。他在那裏特別引人注目，因為他的鐵路制服磨得很平，鈕子擦得發亮。他儼然像個將軍。雷尼走上去要跟他招呼，請求他寬恕。他不知道父親可會知道他沒下賭注的事，可是他要告訴他，請他原諒。他要答應回學校去，努力攻讀，照他父親所希望的去。做。

當雷尼伸手要去摸他父親那織着金邊的衣袖的時候，他的父親突然喊道，『給我滾開！滾開，賊！』貝朋諾追憶當時的情形說，『行列中的人都轉過頭來看我，可是我父親的眼睛還是朝前直望着，臉上充滿着沉痛與怒容的表情。我想那些志願軍一定沒有人料想到我們會是父子的。我儘可能快步走開了。』兩天以後，雷尼·貝朋諾站在一間小旅館的陽台上，看軍隊列隊從街上走過，開到一個集中的地點，好讓大汽車把他們載到前線去。貝朋諾的爸爸走在一個分隊的前面，身體直挺，兩肩朝後，兩眼向前看。他已經不是巴黎與良特快車的總稽查了。

貝朋諾輕聲告訴我說，『我望着他的背影，直到消失在兵士的河流中，我突然感覺孤寂起來。我感覺非常的孤寂。當時的巴黎，有許許多多的人感覺孤寂，但是我不相信有一個像我一樣孤寂的青年。』

不到一個月，雷尼·貝朋諾也是一名兵士了。他告訴我說，『我還沒到十八歲，可是我儘量站得很

直，把胸部挺出。那軍曹極歡迎應募者，所以並沒十分注意我的年齡。我是另外一個會開槍的人。」關於戰爭，他說，『戰爭真可怕。但是要是跟我後來的遭遇相比，那簡直不算一會事。我和成千成萬的無名英雄一樣，奉令作戰，奉令衝鋒，多敵的時候嚇得要死，不知道前頭會不會有子彈飛來，不知道幾時才輪到我死。對於我所殺的人，我設法不把他們當一個個的人看待。我跨過他們的屍首時，故意把眼睛轉開。我們開入比利時，不斷地有新兵來補充陣亡的將士。當我們正要把比利時的魯雷從德軍手中奪回的時候，我被擡升做第四十聯隊的伍長了。五小時以後，我們接到停戰的消息。』

當他從軍的時候，他注意到一張招募陸軍的佈告，於是在戰事停止之後，他便到敘利亞去當伍長。一九二〇年夏天，他因患熱病被送回國。同船十四個患病的軍人祇有五個安抵馬賽，其餘的都中途病逝了。他被送到克拉馬的博施醫院去醫治，在療養期間，他與該院的年輕女護士莉妮熱戀了。他們決定在退伍以後，雷尼找了一個職業，然後結婚。一九二一年二月底，他出院了，立刻到復員辦事處去正式退伍。於是這二十一歲的公民雷尼·貝朋諾，又在巴黎的街上走着了。第一天晚上，他在一家小旅館裏過夜。第二天清早，他就開始找事情了。他填了許多履歷表和應徵的表格，可是整天沒找到事情。黃昏的時候，他到醫院裏去陪莉妮回家，滿心覺得慚愧，幸虧莉妮鼓勵他，叫他不必灰心。

可是十天過去了，還是找不到事情。他當兵的時候所積蓄的一點錢也都用光了。他聽說百善生城有一家菜館需要洗碟的人，就趕快去應徵。每天工資八法郎，供給膳宿。他在那烟氣瀰漫的廚房裏做了十天，把每一分錢都省下來。第十一天晚上，他發覺菜館的抽屜裏有不少的錢。

於是，貝朋諾說，『我看了一看我用整天的血汗所省下的錢法郎。這些錢不夠維持我一星期的生活。當經理在別處忙着旁的事情的時候，我就伸手到那開着的抽屜裏去，拿了銀包塞入我的襯衫裏。門外有一輛摩托腳踏車。我跳上去就開，沿公路開了整晚。第二天早晨，我把那輛車丟在巴黎城外，袋裏帶着四千元法郎去買東西。我買了兩套質料很好的西裝，改得完全合身。我又買襯衫、領帶、襪子、內衣、鞋和帽。

我買了一隻手提皮包，把不能穿的盛在裏面。

『我去找莉妮，我們一起歡笑了一會兒，好像我在醫院裏的時候一樣。我找到了職業，她似乎很爲我快樂。我現在換了新衣服穿，她說很好看。她說明天晚上，我應該到她家裏去，讓她的父母看看。可是我害怕了。我所做的事情叫我的良心越來越難過。我犯了盜竊罪，我是一個賊！警察恐怕已經在偵緝我了。我不願意這種可恥的案件牽涉到莉妮。我不願意讓她曉得我是賊。我有兩天沒有出過旅館的門。第三天，我寫一封信給她，告訴她說我被派到城外去，然後趕快到火車站去。我上了開到南特城去的火車，我坐在三等車廂裏，儘量避免人家的注意。』

當時的南特城是一個繁華而時髦的勝地。貝朋諾利用他那本記載許多的功勳的軍隊記錄簿，跑到一間職業介紹所去求職，這職業介紹所正好有些時髦的主顧，於是在三小時內，他就到唐德茂公爵夫人的別墅里別墅當一名侍者了。

『我經過了這許多年的刑罰與改變，』貝朋諾當我們坐在崔尼達兵營裏的時候說，『現在回顧我的年青時期，我不曉得當時是不是我命運的轉捩點。不過我想不是。我想當我的母親離開我父親到俄國去的那天，我的命運就開始轉變了。我在那別墅裏假使好好地做下去，我應該可以有一個長期的，相當舒適的正當職業，也有一個好機會可以與百善生的竊案完全隔絕。是的，我還可能與莉妮結婚。康德茂公爵夫人是一個溫和的主人。替他做事的人，沒有一個工作過度的；我們時常有空閒的時候，可以到海灘或其他貴族的傭工遊樂的場所去玩。可是我在那侍役的差使當一種苦工，把我穿傭僕的制服當一種苦事，我對於我的職業逐漸感覺不滿了。』

『我在那別墅裏才祇做一個月工的時候，我看見公爵夫人的化裝桌上有一個盛珠寶的紅色皮盒子。還有一包錢，是送來預備第二天到別墅中僕役的工錢的。我拿了那些錢和珠寶，跑到僕役的宿舍裏去換了衣服，趕快乘火車到巴黎去。第二天早上，當我寄了一封約莉妮秘密在巴黎與我相會的信，從郵政局出來的

時候，我發覺有兩個便衣警察走在我的身邊。他們說我已經被捕了……」

後來他被送上法庭，判處在法屬幾安那受八年苦役。沒多少時候以前，在同一個法庭裏，還有兩個犯人被控。一個是法屬幾安那的副監理高模，因甜酒案被控非法牟利四百萬法郎；另外一個名叫費格蘭，因將劣質軍需品供給法國陸軍，被控非法牟利六百萬法郎。可是這兩個大犯人有許多律師替他們辯護，也有許多有財有勢的朋友替他們緩頰。他們終於被開釋了。

貝朋諾開判不服，當場指責法官判決不公，可是被兩個身材高大的法警抓住雙臂，脚不着地很快地把他挾到拘留所去，把他摔在地上，扣上手銬。於是這年紀還未到二十二歲的雷尼·貝朋諾，走上到惡魔島去的路了。

當他把那油紙包的稿件封牢的時候，我說，「這些你在法屬幾安那的生活的稿件和文獻，為甚麼不讓我替你安安穩穩地寄到美國去，找一間書店替你出版呢？你要真正得到永久的自由恐怕是不可能的。你也許在海面遇難了，也許在不友善的地點登陸，你就会被捕送回凱因去。」

貝朋諾說，「這一次我一定會達到目的的。我會平安到達美國，我要親自把這稿件帶去。」

十二個月以後，我在巴拿馬的森林裏，看見有一個身材短小的人拿着一個大捕蝶網在前面走。他停下來看我一會兒，好像不知道該不該逃的樣子。我認得出他是誰。我就喊道：「雷尼·貝朋諾！恭喜恭喜！」

「還沒有呢！」他回答道，「巴拿馬祇不過是到美國去的半路。我走了一年才到這裏呢！」

我問道：「那些跟你一起在崔尼達的同伴呢？」

他說，「現在祇剩我一個人還有自由了。」

我聽了他這一句話，看着他那瘦削疲乏的臉和身體，我不禁想起這一年來，在我和全世界大多數人看來，不過是平平常常的刻板生活，可是在他一定是一個駭人的噩夢。他從崔尼達到巴拿馬，竟整整花了一

年工夫！當時我們坐在他那捕蝴蝶的小草屋前，遠離文明的社會，據他說，那地方離開他跟未開化的印第安人同住的赤谷村十哩。我再度請求他讓我把他的文稿安全地帶到美國去。我說，『你不能夠帶了那三十磅重的稿件穿過中美洲。你還得經過巴拿馬、高斯達黎加、尼加拉瓜、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墨西哥，這些國家的邊境，都是戒備嚴密的。你沒有護照。你又是一個逃犯。你想做的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讓我把這些稿件帶到美國去出版吧。這是一部驚人的文獻，一個非常的故事。出版人或許可以幫助你取得永久的居留權與自由。』

他很客氣地說，『我再度向你表示謝意。可是我想我辦得到的。我要親自把這文稿帶到美國去。我在地獄裏挨了十五年。如果我能抵達美國，我也許不但可以終止我自己的痛苦，而且也可以終止成千成萬別人的痛苦。要是我在甚麼地方被捕了，要是他們好像要把我送回法屬幾內亞的樣子，那麼我一定先拿這稿件寄去給你，然後自殺！』

我以為我永遠不會再看見他了，我以為這個受了十五年苦難，花了十五年心血去描寫的罪人道的故事，一定消失在森林裏或海面上了，連作者也以身殉之。我以為除了我以外，沒有人有機會讀到這篇稿了。可是我錯了。雷尼·貝朋諾經過二十二個月超人的困難與驚人的冒險，最後終於抵達美國。他穿著破爛不堪的衣服，由一國越過另一國，可是他的文稿始終安穩地用油紙包裹着。

他這一部流犯餘生記由他從文明社會被放逐說起。內容描寫惡魔島、皇家島、聖約瑟島，這流犯殖民地的首邑凱因，以及過着非人生活的流犯，犯人在軍人黑牢中發瘋，比死亡更可怕的生活，比幻想更可怕的死亡的故事。作者現在年三十八歲，形容枯槁，幾乎變成瞎子，沒有牙齒，患沉重的壞血病和熱病，他恐怕不久人世了。他說他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可以完成一件任務。他衷心地希望此書會使法國終於廢除法屬幾內亞那流犯殖民地制度，不再把犯人送到那不見血的斷頭台上去受苦。威廉·賴伐爾序一九三七聖誕節

第一章 沒有女人的世界

在監獄裏住了兩天以後，我被解到百善生去，爲那車站餐室的第一次竊案受審。在那裏，法官判我監禁一年；我到那裏去出庭，不過是一種法律上的手續，這徒刑是合併在那八年的苦役中的。

被判到法屬幾安那去受苦役的囚犯，普通先解到拉羅賽附近一個島上的集中監獄去，在那裏等候囚船。要到集中監獄去，得先乘鐵路上的囚車，車中都是三尺寬四呎長的小囚籠。每個囚籠關犯人一名。犯人的脚，用一隻小橈子和足鍊牢牢地鎖住。鎖着的門上有一個滑動的嵌板，食物就由這洞中遞入。每輛囚車有武裝警士三名。這些囚車附掛在客車和貨車的後面，由全國各地集中到拉羅賽來，沿途有監獄的地方，都把被判到南美洲流犯殖民地去受苦役的犯人，解送到囚車上來。

當囚車開始向拉羅賽作其紆曲的旅程的時候，車上祇有一個犯人；狹長的迴廊兩邊，各有十個囚籠，我被鎖着，沉默地坐在其中的一間。下一站是巴斯德的故鄉亞浦城。有兩個警士到監獄裏去帶來一個犯人，把他關在我對面那個囚籠裏。一個警士喊道，『不許講話！不然我就把嵌板打在你們臉上，叫你們透不過氣來。』說完就走到車尾去，那裏有另外兩個警士在燒飯。

我開始偷偷地和新來的犯人輕輕講話。我隔着嵌板看出他的臉是冷酷的，有深的皺紋；他名叫賈利，內偷竊罪被判徒刑五年。他告訴我，他曾坐牢多次，曾作軍事犯在非洲的監獄中關過六七年。

接着囚車停在朗勒索尼；我們半夜才到，警士把我們解到城裏的監獄內，把我們關在囚牢裏。第二天早上我們動身的時候，又添了犯人兩名。其中一個名叫鐘乃利。他因犯強姦七十歲的老婦罪被判苦役十年。他說他並沒犯這罪。他說他在農場上做工，有一天晚上，他喝醉了，於是偷偷地跑進一間屋子裏，想找個地方睡一睡。那老太婆看見他進去了，就大聲呼叫；他叫她別大聲嚷，他說他要跑開，可是那老太婆却

叫得更響了，於是他就扼住她，用手掩住她的嘴，他們掙扎着，兩人都跌倒了，因為他已經喝得爛醉。事後他把她放在地板上，逕自逃去；第二天早上，警察把他逮捕了，他把事實的經過告訴警察。可是他們不相信他說的話，因為那老太婆的腿上有許多抓破的傷痕。這犯人也進過非洲的軍事犯監獄；他跟賈利一樣，週身都刺着花，這在我看起來，好像很野蠻古怪似的。另外一個犯人名叫穆四。他因屢犯竊案而被判苦役十五年。他是一個退伍兵，他說他得過多次勳章，他有好幾種機械發明的專利權。他告訴我們說，他這次因為要得到一筆錢，做他一種新發明專利權的本錢，所以犯竊案被解到幾安那去。

下一站是迪宗城，又有一個名叫雷西卜的犯人上車。他年紀五十五歲，因誘姦自己兩個未及十七歲的女兒而被判徒刑八年。他是一個性慾變態的人。

後來我們到夏龍緒森城，在監獄裏被關了兩天。我們每人分住在一間牢房裏。第一天，正當我焦躁地往來走着的時候，上面突然有沉着敲擊的聲音。我對自己說，『一定是上面有人在向我打電報了。』於是我就拾起靠在壁角的壞掃帚，用掃帚柄朝天花板上敲擊着作為回答。上面又敲了許多下，表示聽到了我的答覆。我仔細地聽，不久就發覺上面用的是一種很簡單的電碼，依着字母的次序，A字敲一下，B字敲兩下，一直下去。

『你是從那裏來的？』

『巴黎。』

『判多少年？』

『八年苦役。』

『爲甚麼？』

『偷竊。』

『你偷甚麼？你有很多贓物，很有錢嗎？』

『不。我偷一個項環，可是還掉了。』

『以前坐過牢嗎？』

『沒有。你是誰？』我敷衍問。

『我因私帶高根被拘。你叫甚麼名字？』

『雷尼·貝朋諾。你呢？』

『嬌姬。』

嬌姬！上面牢房裏原來是一個女人。

『你幾歲了？』我問道。她也許是搜查麻醉品時被捕的一個蓬頭亂髮的醜婆子呢。

『十八歲。……』

正在這時候，我聽見我門上開鎖的聲響。我來不及把那掃帚推回壁角裏去。門開處，警士喊道，『原來是你在敲！要是你喜歡吃乾麵包，還有許多牢房空着呢！』我一聲沒響，他用力把門關上。

那天下午，有一塊小石頭跌進我的牢房裏。我拾起來一看，外面有一小張紙包着，紙上寫着：

『親愛的雷尼——你要到流犯殖民地去，運氣真壞，可是別灰心。你會逃出來的！我在雋出庭，大概總要被判一兩年徒刑吧。你有香烟和火柴嗎？替我紮一小包，爬上你的窗口，我會給你一個暗號，叫你在甚麼時候丟下來。可惜我不能在地板上鑽一個洞，不然一定很有趣的。嬌姬。』

我把烟草，烟紙，和火柴紮成一小團，縛在那塊小石頭上。我爬上窗口的鐵柵格上。我看見下面甬空場上，有十五個女犯人在緩步兜圈子散步，有一個女警士坐在邊上監視着。我很快地就找出那一個是嬌姬，因為她一看見我在窗口，馬上就向我作暗號。她用手指出我該拋那塊石頭的地方，可是作暗號叫我等着。我看見她向一個女犯人說話，那女犯人就走出隊伍，去跟那女警士講話。就在那一瞬間，我拋下了石頭。我看見她把那石頭擡起，藏在罩衫裏。笛聲響了，空場上的散步終止了。她用指尖丟一個飛吻，後來

我看着她 and 別個女犯人消失在一個門裏。

那天晚上，她又向我『說話』了：『我在吸烟。真不錯。你真是可人兒。我猜你一定很會戀愛的！一千個吻。明天我再在空場上見你。』可是第二天早上天亮的時候，我牢房的門開了。囚車要繼續開行了，我沒再聽見或看見過嬌姬。

囚車上來了三個新犯人。我看見他們的第一個印象，以為他們一定是要被解到感化院一類的地方去的，因為他們都很年輕。可是在點名的時候，他們的名字和罪狀都宣讀出來，他們都要到法屬幾安那去受五年苦役，我覺得非常奇怪。他們的名字叫做裴麟，羅爾，和馬立斯。有一次，他們一起到附近某村去狂歡，喝了太多酒。回家的時候，路過一間已經歇夜的酒店。他們覺得興猶未盡，想再喝一點，所以就大聲敲門。沒有人應門。於是他們破戶而入，自動拿架子上的酒來喝。店主聽見他們的聲息，穿着睡衣下樓來看甚麼一會事。他們言語上發生了衝突，在口角的時候，他們就動手打那店主。他們看見店主跌下去的時候，頭上碰到了甚麼東西，因為店主爬起来的時候，頭上出血了。於是他們害怕起來，逃走了，袋裏帶着醉中從酒店收錢機上取出的幾百法郎。第二天早上，他們都在家裏被捕了。他們立刻還了錢，被送入監獄。那店主兩三天就出院，他祇不過因跌倒而受輕傷而已。檢察官把他們送到亞采斯省法院，控告他們以盜劫傷害罪，要求法官判他們到法屬幾安那受五年苦役。裴麟才十六歲，羅爾和馬立斯才十七歲！要是在巴黎，最多也不過判他們幾個月的監禁，說不定就把他們放回家去。他們並不是壞孩子。他們從來沒有離開故鄉。歐戰的時候，他們的父親上前線去，他們就管理農場上的事。環境迫使他們和成人一樣地工作和生活。他們還沒懂得負責任，就學會喝酒上酒排開去。可憐的青年人，不到一年工夫，流犯殖民地把他們三人全殺害了。

下一站是都爾，在那裏我們的第九個監友上車。他名叫莫理士·哈伯，是一個二十七歲的年輕的人，跟我一樣（*一頁三三之八*），他已萬歲皮刑苦受十年。囚車繼續沿途到處收新犯人，兩天以後，囚車終於在拉羅

終結束它的旅程。在那裏，我們都被解出囚車，一起被關進一間大牢房裏。

有些地方可以走走真好，特別是經過那麼些冗長的日子，在囚車上直坐着睡覺，現在可以全身臥下了。我祇有兩塊木板可以睡，可是至少我伸得直身體！

我們九個要被解到法屬幾安那去的囚犯，現在頭一次聚集在一起了。很自然的，我們對於彼此都發生興趣，因為我們都要搭上那隻有名的囚船。對於自己每個人，都有些話講，總為自己辯護的話，說法官對他判得太重了。關於這一點，往往也不無相當的理由，因為在戰後法國那混亂的幾年，法院總是太嚴，動不動就把犯人送出洋去，不管他們該不該受這種嚴重的刑罰。在我們當中，賈利話說得最多。因為他已經過慣了監獄生活，講了許多非洲監獄的事，他說非洲的監獄有許多地方是和幾安那的流犯殖民地相同的。他講的大多是關於獄中的道德習慣和性的行為。照我看來，這是所有的犯人生活上和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惡習。他所說的話和所講的故事，顯然是指着獄中三個少年犯人講的，這使我不能不自己想了想。我現在在這裏，是一個犯人。我該怎麼辦呢？我從來沒有被迫單獨在男人當中生活過。我將要過一種在我需要女人的時候，也沒有法子看見或得到一個女人的生活。我腦中充分明白其深刻的意義。我充分了解人生，也知道男人和女人所過的變態性生活。可是我以前以為這是各人自願的，沒想到由事勢壓迫使其不得不然的。在巴黎的時候，我也認識一些性慾變態的男人。我沒有跟他們相同的地方。可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是他們個人自願的。我的生活方式，也是我的道德標準所選擇的。可是現在我要到一個沒有女人的世界去了，在那裏，我要過長八年週圍祇有男人的生活。

當我聽着賈利所講的變態性慾的故事的時候，其重要性第一次衝進我的理智中來了。理智向來是使我生存的主力，現在開始在工作了。當時我們大家睡在那凄寂空虛的監牢裏的木板上，我的腦子開始分析我的前途了：我愛一個女子，爲了要跟她白髮偕老，我很愚笨而幼稚地犯了罪。可是她活潑美麗的印象，始終深印在我的腦海中，爲了想跟她在一起，我一有機會就要逃。我被家庭驅逐了，沒有別人可愛，所以她

是我的性命。現在給我希望和力量的，祇有一點：就是我要回去找她，證明我是值得她愛的。

可是這一天晚上，在那監牢裏，我約略知道我前途的真相了：我要被放逐去過一種艱苦的生活，在那裏，我的周圍祇有男人，那些男人，也都和我一樣，被過一種長期的不自然的生活，他們受了性慾的刺激，可是沒有機會可以用正常的方法去滿足它，我開始問自己了，我要怎樣去應付這種環境呢？我所愛的女子的印象，會支撐我，直到我回去找她，直到我回到我被逐的世界的時候嗎？回到男人不被迫過反常的生活，可以照他的意志去自由生活的世界裏去！這是我所煩慮的問題，但是我已經決心儘速逃出幾安那，這給我一些安慰。

麥麟睡在我旁邊的木板上；他對我已經有了相當的信任，因為我衣服穿得比其餘的人好一點，也跟他一樣是年輕的人，樣子也不兇狠。他不肯相信賈利所說的變態性慾的故事；他甚至明明白白地講不相信，可是鍾乃利却證明這種事情是真的。麥麟對我說，『我情願死也不願意過那種生活。』這些故事使他感覺到自己的年輕了。那天晚上，他睡在我和穆四的中間。穆四也成爲我的朋友了，因為我們互相了解，同樣想逃走，我們約好一有機會就一起逃。

第二天早上，我們被鐵鏈鎖在一起，由憲兵押着，走過拉羅賽城，上了一隻要開到聖馬丁得利去的渡船。船上的乘客用好奇的眼光來看我們，有些指着麥麟和他的兩個同伴在討論着，一定是因爲看見他們年輕的關係；有幾個女人向我們揮手，祝我們幸運，向我喊再會！這些女人的職業使她們對我們表同情。渡輪共駛一小時；當渡輪開到海面的時候，憲兵把我們的手鐐解去了；有一個水手問我們要不要香烟，這時候一個憲兵叫我們盡量吸，因爲監牢裏是不許抽烟的。莫理士·哈伯說，到監牢裏去的時候，我們的衣服要被拿掉的，於是我們紛紛把外衣和領帶跟那個水手掉換香烟。當我們要登陸的時候，鍾乃利偷偷地把一團香烟放進嘴裏去，低聲說，『這够我抽三四天！』

我們到了聖馬丁得利的監獄。我們經過一座大吊橋，進入一個大空場，有一隊非洲士兵駐紮在那裏。押我們的憲兵在一個高大的門上搔了一下鈴，有一個頭出現在滑板後。接着門開了，我們就進監獄裏去。警長向那憲兵接過名單，喊我們的名字，事後就在名單上簽了名。我們就脫離了憲兵的解押。

有一個警士把我們領到一個小空場上去，有另外四個警士站在那裏等着。這些警士命令我們從頭到腳把衣服脫得精光。然後每一個警士叫我們中間一個到他面前去，大聲喊道：

『高舉雙手！』

『張開嘴巴！』

『把舌頭伸出來！』

『轉過身去！』

『展開雙腳，彎下身，彎下去，再彎下去！』

『咳嗽！再咳，再咳。』

在叫我們每個人彎身咳嗽以後，檢查員帶了橡皮手套，把一隻手指伸到我們的直腸裏去。沒有發現甚麼東西，就讓我們過去。

賈利低聲告訴我說，他們在檢查我們有沒有肛門塞。法國犯人往往用鋁製的圓滑小空管，約八公分（三吋）長，兩公分（四分之三吋）直徑，中間可以分成兩半，互相旋住，把錢或其他貴重的小東西放在裏邊，塞在肛門裏，以作夾帶的工具。這種肛門塞是不能用會生鏽的金屬品做的，因為對用者的身體有害。有些比較考究的是用金或象牙做的。

我忽然聽見拍的一聲，趕快轉過眼去看，老鍾乃利把手按住頰上。原來是警士發現了他嘴裏夾帶的那團烟草！

檢查完畢以後，有一個犯人拿了一大捆的囚衣和笨重的木底鞋來給我們。一個警士把我們帶進監獄的

東西登記下來，他說假使我們要把那些東西寄交家屬也可以，不然的話要把我們的東西都燬掉了。我把所有的東西都放棄了。這叫我心裏難過。因為我很寶貝我帶的那些信件和照片，我原以為他們會讓我保存那些東西的，現在曉得他們要燒掉這些東西，我傷心了。我曉得我現在真的是犯人了；我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

帶我們到空場上來的那個警士，本來站在一邊。現在他把他帶到監獄的理髮處去了。我們剪好髮修好臉以後，淋了一次冷水浴。

接着我們被押到監牢裏去。那警士讓我們走進一間大監牢，叫我們沿一列空木板排列，這些木板就是我們的牀舖。不一會副警長出現了。他問我們的名字，每個人被判刑的年數；當他問到裴麟的時候，他問了他判幾年，然後轉向那警士說：『年輕……皮膚嫩……好眼睛！哈，一定有些老手會爭着要他！他就要被捉住了！』

警士和副警長發出粗俗的哄笑聲，我看見眼淚從裴麟的面頰流下。他知道賈利所講的殘酷的故事並非吹牛，一定覺得非常難過的。

那副警長把我們下了鑱銬命令我們不許作聲，就出去了。

第二天早上，警士給我們每人編一個號碼，把我們送到第三號工場去。那裏約有五十幾個犯人，坐在板橋上把繩索截成碎屑；大家都穿着單調的粗囚衣，剪了短髮修好臉。有一個警士走來走去在監視着。當我們進去的時候，那個警士指揮我們坐在板橋上，有一個犯人拿一捆捆的繩索來給我們，教我們怎樣做。整個工場死寂無聲，因為紀律是鐵似的，非常嚴格。假如有人轉一轉頭，咕嚕一聲，跟別個犯人交換個眼色或微笑，就要被押到囚牢裏去，在那裏副警長可以把他亂打一頓。這種懦怯的刑罰叫大家害怕，即使是不怕鑱銬或乾麵包的老囚犯也害怕。可是有一個坐在我們對面的犯人，立刻對裴麟發生興趣。他每天總寫一張字條，捏成紙團滾給裴麟。有一天，正當他要把紙條遞過來的時候，被警士捉住了，於是兩人都被送

去坐囚牢。

裴麟在囚牢裏住了兩天。他在監房裏是睡在我旁邊的，當他從囚牢裏回來的那天晚上，我看見他的白背上有許多青色的長條傷痕。在監房裏我們可以耳語，他告訴我說副警長用極殘酷的手段苛待他，可是對於另外那個生事的犯人，卻沒做甚麼，因為那犯人和副警長是朋友咧。

裴麟開始接到別犯人的字條了，他們都要跟他做朋友。我勸他完全置之不理。可是當他出囚牢幾天以後，有一天晚上，我看見他在讀一張字條；他沒對我說甚麼，我覺得有點奇怪，因為他向來甚麼話都對我說的。第二天早上，我看見他在寫回條，於是我明白了。那天晚上，他對我承認說，他爲省得麻煩起見，已經屈服接受了；就是害他被關進囚牢裏去那個中年多毛的壞蛋，名叫第第。從那時候起，裴麟就被公認爲第第的『小朋友』了。

看見裴麟成爲監獄中這種可恨的習氣的犧牲品，我覺得非常痛心。不過，據他告訴我，他所以接受第第的友誼，不過是要避免別人不斷的煩擾而已；因爲他每隔幾天就接到母親的一封信，告訴他說他的苦役一定可以改成監禁的，因爲他的律師已經向司法部送上了一通請求從寬發落的有力呈文，改罰這一點是一定可以辦到的，所以裴麟自信他不必到流犯殖民地去。因此，他覺得與第第相好，一定可以得到一時的安靜，直到他離開聖馬丁得利；至於監獄裏嚴厲的規則，可以幫助他阻止第第在他身上取得慾望的滿足。後來有一天，裴麟在工場裏的時候，被看守長喚了去。我告訴他說，『一定是特赦令來了。』可是當他回來坐在我旁邊的時候，他的臉色白得跟紙一樣，好像受了可怕的消息和猛烈情緒的打擊似的。他的特赦已經被拒絕了！他的規數已定了。他一定也曉得的，因爲當晚他睡在離我幾呎遠的地方，我聽見他在黑暗中啜泣的聲音。他的兩個年輕的伙伴，也陷入同樣的困難中；他們也不斷接到追求的字條，結果他們爲要避免煩擾起見，也相繼接受老犯人的友誼了。近二月中旬的時候，有人說我們快要到法屬幾安那去了。裴麟心裏害怕起來了，他想跟第第斷絕關係；可是第第恐嚇他，有時候甚至公開恐嚇，裴麟因爲怕那些警

士，怕再被關到囚牢裏去亂打亂踢，終於屈服了。

爲了我會執筆，所以每個星期日都有許多犯人來要我替他們寫信；因爲有許多犯人連字都不會寫，有的不懂怎樣寫信。多數的信是寫給司法部，請求從寬發落的，有的是把辦法和詳情告訴律師，寄託着最後翻案的希望。我每個星期日至少要寫四十封信，這差使讓我有機會可以曉得許多犯人犯案的經過。

三月初，有一隻囚船開到法屬幾安那去了，可是我和那些同來的人，都沒輪到上船。雖然在我們來以前兩個月，已經有過一隻囚船開到流犯殖民地去了，可是我們來的時候，監獄裏已經擁擠不堪。因爲在一九二三年那一年，雖然有六隻囚船，把四千個犯人送到法屬幾安那去，可是全國各地的監獄，還有犯人二千名整裝待發。在歐戰期間，囚船全部停駛，所以全國各地待運的犯人，竟超過了五千名的紀錄！全國各部還有許多犯人留着不能走。最後一隻囚船開了以後，犯人開始又從各地押來了，不久，上船那六百人的空額，都完全補滿了。這些犯人將在六月三日下一隻囚船開行的時候和我們一同走。

我們一共有四百五十名犯人要上船去，監獄當局把我們和其他的犯人隔離了。我們不必再做工了。監獄當局很慷慨地每天加一夸脫酒給我們喝，據說這是要幫助我們去忍受那艱苦的海程的。有一個醫生替我們每人注射了預防傷寒的針。警士們對我們執法加倍嚴厲，每天至少有三十名犯人被送到囚牢裏去。執法加嚴的真動機，據說是因爲進了囚牢的犯人，沒有享受額外一夸脫酒的權利，於是這些酒就落入警士的手中。在我們動身的前四天，有兩位海軍醫師來檢查我們；這種檢查是很隨便的，除非一個人快死了，才會不上船去。在我們四百五十名中，有兩名是被他們認爲不適於航海的；有一個是巴黎一位百萬富翁廠商之子，另外一個可憐的傢伙，在我們其餘的人還沒離開監獄以前，已經與世長辭了！

在我們動身的前幾天，許多犯人的親屬到監獄裏來作最後的會見。這種會見總是很動人的，因爲犯人回來的時候，幾乎都哭紅了眼睛。這真是痛苦的時候，因爲有許多犯人是與他們的妻子，子女，和父母作最後一次的會晤，是生離也是死別呢。

在起程的前夜，監獄當局分給我們每人一個水手用的帆布行囊，裏面有兩套衣服，一雙木底鞋，和一條毯子。最後一晚已經到了，我們有許多人都是很喜歡動身，因為可以不再受這監獄當局嚴格的管束。我們多數自信到流犯殖民地以後，馬上就要逃走。這信念使我們精神一振，暫時覺得快樂一點。可是也有些年紀比較老，做了父親的人，他們覺得非常悲傷；動身對他們等於永別了，他們年紀太老了，沒有希望再回來了。

動身的早晨到了。囚船已經升火待發。我們被押到空場上去，排成四人一排的隊伍。現在我們第一次看到了法屬幾安那的警士了。有幾安那的警士六十名等在空場上，要接解我們；他們多數是告假期滿要回去的，有些却是新上任的警士，第一次與犯人接觸，也是第一次乘囚船渡海。

名單上一共有犯人四百五十名要去；再多就載不下了，因為北非的監獄擁擠過甚，這囚船還得到阿爾及耳去裝載犯人。幾安那的警長把每個人都點數過；好像少掉了幾名犯人，可是監獄的警長帶他去看車上鎖着的三名獨脚犯人，還有一名犯人，身體太衰弱了，連站也站不起來。數目點對了，於是我們這些犯人就移交過去。監獄的警士從我們隊伍旁的崗位上退出，幾安那的警士填上了他們的空缺。從這一瞬間起，我們就屬於幾安那流犯管理處統轄之下了。同時，很希奇的，風紀也完全變了！我們開始毫無顧忌地談話，香烟不知從那兒來，忽然出現了，這些新警士甚至替犯人點香烟。完全是一種新的氣氛。這些警士甚至巴結他們所要管的流犯了！我很快就曉得，每個警士的腦中都非常活躍，在尋找有錢或有貴重物品的人，因為他們是未來的好主顧。

裴麟在我旁邊。他的眼睛空洞地凝視着前面一個犯人的背脊，他的思想似乎離開我們其餘的人很遠。他是要到不可知和無保障的地方去了。他也極端懼怕那個他以為躲避得了的人。

第二章 遠 渡 重 洋

『背起行囊來！』

我們每人就背起水手行囊。

這老監獄的大門開了。

『開步走！』

我們這些要上囚船去的又狼狽又醜陋的犯人，最後一次走在法國國土上了。兩行穿着制服的非洲塞內加爾士兵，肩着上好刺刀的步槍，圍繞着我們。我們走過監獄的大方場，列隊經過那座吊橋，進城裏去。

關心和好奇的法國人，從全國各地來看我們出發。其中有傷心的父母、妻子、子女和朋友，他們來看他們親愛的人，被放逐去受苦刑的最後一瞬。其中也有犯人的共犯，來看他們不幸的夥伴動身到幾安那去。新聞記者在拍照。有一個攝影師站在一輛汽車頂上搖着開未拉。

人叢中忽然發出狂呼聲：『再見，白柏！祝你幸運，鼓起勇氣！』那是馬賽一個汽車夫的情婦，來看她的情人動身。

『噢，我的兒啊！羅傑啊！』羣衆騷動起來了，因為有一個母親暈了過去。肩着步槍的兵士走得靠近一點，一個警士用脚把那母親踢醒，在我後面兩三步，那可憐的女人的兒子向警士咆哮着說，『你這畜

生，我總有一天要打死你！」
我們到碼頭了。

簇簇的黑烟，從水面上馬丁尼號的烟囪嬈嬈上升。有些駁船等着把我們載上囚船。

經過了長時間的延遲，叫我感覺非常不安，駁船終於開行了。裴麟在我旁邊。正當這時候，我感覺有人用手在按我的肩，我轉過頭去看看，原來是第第，他想法子擠到我們站的地方。裴麟看見他的時候，臉發白了。第第給我們每人一根香烟，這是他想法子取得的。半小時後，我們上了囚船。

我們走上跳板，經過甲板，把我們寫着號碼的行囊放在一個艙裏，被收藏了起來。接着我們走下一條狹窄的鐵梯。我們俯身經過一個低矮的小門，進入一個裝着粗鐵欄的囚籠裏。每個囚籠容納九十人。有一個警士數着我們「……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我正好是第九十名。我進去以後，他把門關了，叫裴麟和第第到對面的囚籠裏去。裴麟的劫數就這樣完了。我咒咀我自己，我為甚麼沒讓他站在我前面，把他和第第隔開來呢？

船窗都關着，我們不能看岸上的景色。犯人繼續列隊走進對面的囚籠裏去，在船上的其他部份，有更多的犯人趕進別個囚籠裏去。這樣，犯人像貨色似地裝了一個多鐘頭，直到所有的囚籠都蒸發着汗水和臭氣。

囚船的汽笛在我們頭上吼着。有些犯人失望得幾乎發狂。我們擁擠在囚籠裏，出發的悲哀多於將來的思想。充滿人氣的混濁空氣，中人欲嘔。我們好像許多敏感的野獸，被關進檻裏。船開始擺動了。我們在移動了。一種絕望的悲哀盤據了我整個的心：我能再見到法國嗎？

一個警士把鐵欄開了，有一個水手拿了一疊吊牀進來。我們每人接了一張，各人揀一個自己認為最好的地方掛在天花板上。穆四的吊牀掛在我的旁邊。接着那水手把舷窗開了。臨近窗口的人，可以看見遠處逐漸消失的故國沿岸的輪廓。幾小時後，犯人有一半病了，因為有許多人是一生第一次航海的，有許多人

也是末了一次航海。

馬丁尼號原是一隻德國的舊貨船，自從歐戰結束以後，就改為運載法國犯人到幾安那去的囚船。每次約載犯人六百八十名。犯人都關在貨艙的囚籠裏。每個貨艙有兩個囚籠，一個在右舷，一個在左舷。在這兩個囚籠中間，有一個空的地方，日夜有兩個武裝警士駐守着。囚籠長約六十六呎，寬約十二呎，高約十二呎。每個囚籠關了犯人八十至九十名，每人佔不到一方碼地方。囚籠的外牆就是船殼，兩邊是分隔船艙的厚鋼板，裏面朝警士守崗的地方是粗鐵欄。犯人由當中一個小洞進出，每次祇有一人能通過。

每個囚籠裏沿鐵欄的地方，有一條長『法凳』，是預備給犯法的犯人坐的。這些『法凳』很高，犯人坐在上面，雙腳碰不到地，背向鐵欄，雙手被用手銬鎖在鐵欄外。這樣的刑罰真是痛苦，即使最兇惡的犯人也馬上會吃不消而屈服了。犯罪較重的犯人，得坐『熱囚籠』；熱囚籠是用鐵板造的，靠近鍋爐，小得一個人都站不直，裏邊熱得要命。關在熱囚籠的犯人，每次祇有一夸脫的水可喝。當局為預防犯人集體暴動起見，特在每個囚籠的頂上，鑽了許多洞，以便在臨急的時候，機匠祇要轉個把手，就可以把燙人的蒸氣射進囚籠裏去。

每天早晨，犯人有半小時可以上甲板去呼吸新鮮的空氣，同時水手用一桶桶的水沖洗囚籠。這是一個危險的時候，因為祇有這個時候才會真有事故發生。這時候的紀律是非常嚴緊的：犯人不許講話，不許走動，也不許轉頭，要一直沉默地朝海站着。每次祇放出兩個囚籠裏的犯人出來，所有的警士都全副武裝，如臨大敵似地監視着他們。

飯食真是壞到極點。因為政府規定渡海犯人，每名膳費計共四百五十法郎，因此船長總是儘量減少飯食的數量。他的藉口是說，犯人有一半坐船吃不下。至於每個犯人在船上應得的一夸脫酒，也時常喝不到，因為警士時常虛構口實，罰全籠的犯人沒有酒喝，把酒充公了，結果全進了警士的肚子。

我很快就看出，這些警士跟法國監獄裏的警士，大不相同。法國監獄裏的警士，多數是粗漢，他們因

爲這種職業簡單，整天總是想刑罰犯人，至於幾安那的警士是比較可親近的，他們是想把袋裏裝滿錢才選這個職業的，他們並不想憑良心去服務社會。

在囚籠裏，紀律是很寬的，我們可以談話、打牌、吸煙。談鋒很自然地轉到幾安那和逃走的問題。我住的囚籠裏，有些犯人帶來從書上扯下的南美洲小地圖，就化很多時間去仔細研究，測量距離，讀熟並記憶幾安那四週河流、城市、國家的名字。

囚籠裏的犯人，很快地就分黨結派。巴黎人聚在一起，從馬賽來的結成一派，物以類聚。可是有一派却是各地方人都有，就是老資格的積犯。這一派包括在非洲的軍事監獄裏住過多年的惡棍和暴徒，身上刺滿着花，無論甚麼欺詐的手段都懂。他們一開船就有香煙和其他的東西。開船的第二天，他們已經設計了種種聰明的賭博：有畫在紙張或紙板上的撲克牌，有用麵包碎搓成或糖塊做成的棋子。他們在囚籠裏是欺小凌弱的暴虐者；他們肩上的肌肉突起如鋼，他們的額上有傷疤，他們的厚嘴唇會突然咆哮起來，吐出粗俗猥褻的言語，他們的身上，刺着淫猥的圖畫，這些都是他們主要的特徵。這些積犯的敏捷的眼光，有一種兇狠、邪惡，上下估量人的表情，我曉得他們的思想也是險惡的。他們每人都找年輕的犯人做伴，不到三天，大家都有『小朋友』了。他們真是大胆妄爲，在晚上，當別人睡覺的時候，他們能偷甚麼就偷甚麼。他們偷我們的衣服和旁的東西，去跟水手們換香煙。水手們從甲板上放一條繩子到舷窗口，把贓物吊上去，每包贓物可換香煙五六包。

飯食裝在大桶裏，是由囚籠裏派幾個犯人去拿來的。由一個犯人去盛，他總是裝多些給同黨的人，欺負那些老弱者。穆四跟我總是互相幫助，我們想法子去取得我們應得的一份；這時候我們已經開始準備在幾安那的時候，由森林中逃走的計劃，我們自信我們的決心與勇氣，可以使我們很快地得到自由。我有好幾次從鐵欄後看看對面的囚籠，想要看看麥麟，可是總是看不到，他是埋在那人堆裏了。有一次，當我又在看的時候，對面的囚籠，有一個睡在被單上的犯人，看見我看了許多次，就從對面喊過來道：『現在

他已經跟第^二結婚了！」

我們出發後的第二天晚上，我已經睡了，忽然有人把我的吊牀撞了一下，幾乎把我撞下地去。原來有兩個犯人在我旁邊的吊牀上掙扎着。當這場騷動終止的時候，我聽見他們在低聲爭辯。這時候我才明白是甚麼一會事：當我們在監獄裏的時候，吊牀上那個比較年輕的傢伙，每天真地跟另外一個犯人交換字條，甚至接受食物和其他的餽贈，他以為這個犯人喜歡他，想跟他做朋友，而現在這個犯人却要求享受他「應得的權利」了。

離開聖馬丁三天以後，囚船開到北非的阿爾及耳，在那裏有兩百個犯人在上船，多數是非洲法國殖民地的阿拉伯人和黑人。接着囚船就直接向幾安那開去。我們在直布羅陀坦吉爾中間和旁邊，朝海洋方面進發。

有一天，囚籠裏發生了爭吵的事。有兩個犯人，在中央監獄裏是冤仇，他們想要解決事情。兩個人各用湯匙柄在水門汀上磨成刀，作為武器。我們都排列站在靠近鐵欄的一面，使值班的警士看不到這一場惡鬥。那些積犯開始齊聲唱小曲，叫外面聽不到決鬥者吶喊的呼喊聲。這場惡鬥歷時約十分鐘，兩人赤膊的身上流遍了血。其中有一個犯人突然滑了一交，另外一個犯人正準備要把他了結的時候，跌倒者的同黨就出而干涉，把那個佔優勢者拉開。有幾個犯人拿水來讓他洗去血跡。這時候警士疑心囚籠裏有些異常的事情發生了，就手執手槍進來。他們看見那失敗者滿身血污，立刻報警，不一會，就有十二個警士到囚籠裏來。他們命令兩個犯人把那個受傷者抬出去，叫另外一個參加惡鬥的人站出來。那個人祇好出來自首，因為他身上還在流血，知道結果一定會被發覺的。受傷的犯人被 到醫務室去，一小時後，幸好傷處回來了。至於他的仇敵，在旅程中一直被關在囚牢裏，這件事情就算暫時結束了。

囚船開到熱帶的時候，囚籠裏的熱度和空氣悶得可怕。犯人有四分之三祇用毛巾圍住腰部。水染污了，水手就把甜酒倒進水裏去消毒；後來水越來越髒，祇好用高錳酸鹽去代替甜酒了。我們每天有兩次的

集體淋浴；水手們手執水管下船搶來，用涼爽的鹹水朝囚籠裏汗流浹背的犯人身上澆。這倒是一帖極好的清涼劑。

囚船時常把機器放慢，接着又恢復原來的速度。這時候我們就立刻曉得，船上又少掉一個人了。一條可憐蟲死了，在囚籠裏結束了他的徒刑。有一天下午，一個去拿湯的犯人向我喊道，『今天早上誰被拋到海裏去你曉得嗎？』

我說，『不曉得！是誰呢？』

他回答說：『小裘麟的朋友羅爾。』

陪我乘囚車的九個犯人中，已經有一個死了。我不禁想，不曉得輪到第二個死的是誰？

當我們在海面上航行了約兩星期的時候，有一天，對面的囚籠忽然發出了尖銳的呼聲，接着是一陣敲門的聲息和一串呼喊的聲音。我趕快到鐵欄邊去看是甚麼一會事。有兩個阿拉伯犯人，正在作猛烈的敲門，其中一個在其他的犯人當中躲來躲去，另外一個在後面大追而特追，每次追到的時候，就有一陣叫喊與猛烈的搏鬥，其餘的犯人都趕快逃開，把整個囚籠鬧得不亦樂乎。旁邊的犯人齊聲喝采。值班的警士衝進囚籠裏去，制止這場惡鬥。這兩個阿拉伯犯人被拖到囚籠外去，警士開始調查真相。

原來其中一個阿拉伯的犯人在睡的時候，另外一個趕上去，一手又住那個人的喉嚨，一把拉住頭髮，把他的耳朵咬成兩段。被咬的阿拉伯犯人踢了幾下，掙扎起來，在盛怒之下，拚命要抓住咬他的人，那個人就在擁擠不堪的囚籠裏逃來逃去。這場鬥鬥是為一個年輕的犯人爭風吃醋而起的。事情的發生是突如其來的，接着就是瘋狂的追逐，每次接餚的時候，雙方都大聲喊叫，使船艙大亂一場；因為每當他們搏鬥呼喊的時候，同籠的其他犯人都齊聲喝采，其他囚籠裏的犯人聽見了也跟着喝起來，因此好像一船的獅子在亂衝亂撞一樣！警士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都鋒擁着走下狹窄的梯級。

那兩個值班的警士老羞成怒了。當他們大聲喊『肅靜！』的時候，我們這些犯人反而鼓噪得更響，事

態已經無法控制了。他們恨不得把我們全都殺死，於是就拿這兩個阿拉伯犯人氣。他們在囚籠外把這兩個阿拉伯人加上手銬，用粗暴的手腕處置他們。囚籠裏犯人的譏刺與侮辱的叫罵聲，更增加了他們的氣忿。

那兩個阿拉伯犯人成爲他們報復的出氣筒了。警士們挑出那個咬人的，商量了二會，決意嚴厲地責罰他，以作我們的警戒。於是下令用繩鞭把那犯人鞭撻十下，就在兩個囚籠間的空地上執行。

警士們都站開，讓我們可以看得見。那阿拉伯犯人赤裸着上身，跪在地上，一個高大的水手執着繩鞭，船醫在旁邊看着。第一鞭下去，血就流出來了。可是那阿拉伯犯人一聲也沒哼！嘩！第二鞭打下去，他的背上又浮起了一條長鞭痕。嘩！嘩！第三下第四下又打下去，鮮血蜿蜒流下他的腰。那阿拉伯人咬着嘴唇，可是一聲也沒響。當他聽見繩鞭響時，他祇把眼睛閉緊一點。那些積犯喃喃地在咒罵那水手了。打到第八鞭的時候，船醫阻止繼續鞭撻下去，把那犯人送到醫務室去，至於他的仇敵，則被關進熱囚牢裏。在我們囚籠的一個角落裏，有兩個智識程度好像比別個犯人高的，一直在一起談話。他們一個名叫薩士，一個名叫馬凱迪，因爲暗殺塞特城的祕密警察長，幾乎上了斷頭台。他們總是兩個人單獨在一起，不信任別個犯人，他們準備在抵達幾安那的時候，立刻就設法逃走。

囚船上結成了好幾對變態同性戀者，有些是在聖馬丁監獄裏開始的。那些十七八歲的年輕犯人，既沒有力氣，也沒有堅強的意志力可以抵抗，因爲恐懼而入獄了。

囚船越開越近幾安那了。有一天早上，海岸出現了。幾小時以後，囚船停在馬朗尼河口，等潮水漲，然後開進河裏去，慢慢地沿着法屬隄岸向聖羅蘭城駛去。我們已經在囚船中過了二十一天。

我們都擠到囚籠的船窗口去看。大家不禁脫口喊出：

『看，那裏有猴子！』

『看，有一隻鸚鵡在飛！』

「森林！看那些樹多麼大！」

因為有那麼多粗壯有力的傢伙在那裏擠來擠去，我祇擠到一個舷窗口去看了一會。看到沿岸那些高大青翠的森林，我不禁嚇了一跳，因為我知道我將生活在這龐大的森林的包圍中，我得穿過這些森林設法逃去。

警士命令幾個犯人去拿我們的行囊來，在囚籠裏分發給我們。

命令來了：「穿好衣服準備上岸！」犯人們都穿起衣服來，把帽子儘量戴得好看。因為我們還有些虛榮心殘留着。

汽笛響了，接着囚船停了下來。我聽得見河水拍着船殼的聲音。過了一會兒，警士站好崗位，鐵欄開了，我們就列隊走出去。

在我們面前，這罪惡之城聖羅蘭靜靜地站立在早晨陽光的普照下，外表上似乎很可愛的樣子。可是我們這些犯人當中，却有許多人偷偷地掉轉頭去看荷屬沿岸的情形，他們的心跳加快了，因為他們想在那荷屬的森林裏，他們就可以得到自由。

囚船開到聖羅蘭城，在全城的居民看來，算是一件大事，大家都到碼頭上來，用好奇的眼光看犯人下船。碼頭上有許多穿白制服戴軟木帽的官員和他們的太太。

犯人全部下船以後，就列隊站在碼頭上。有一班袖口上有許多條紋的警士來點數犯人。有些生病的犯人就臥在碼頭上，等候送進醫院。有一張短短的犯人名單，是記着那些在海面失蹤的人名的，這些人在船上死掉，就被拋進海裏去了。有一個身材高大的黑種人，穿着點塵不染的常服，站在一邊看。他就是流犯殖民地的長官。

一個警士喊道：「背起行囊！開步走！」

我們就慢慢地走離碼頭。一羣不能進碼頭去看熱鬧的男女黑人，站在沿岸我們走過的路線兩旁。那些

黑女很隨便地指着我們笑着。有一個喊道：「喂！提起精神來！」她們這種自由自在的態度，也影響到我們了，因為經過這次長期的海上生活以後，上岸總是一件歡快的事情。在觀衆當中，也有許多白種人，可是他們樣子都很狼狽。我們看得出他們對於我們的來到，並不覺得興奮。他們多數是赤腳的，衣服也襤褸不堪，有些祇穿着破爛的襯衫。有幾個戴着醜惡的破帽子。我們還看見戴着闊邊草帽，穿着紅白相間的條紋衣服的人。有一個犯人走近我們來問道：「他們籠裏有沒有從馬賽來的？」另外兩個犯人走上來跟我們一起走。其中一個認出我身旁的犯人是他小時候的朋友，我聽到那個人說：「我是長官的廚房，我明天會送一張字條來給你。假如你們問起你的職業，你說是個畫家好了！」我看見那個人遞一包香烟和一些錢給他這新來的朋友。我的一個同伴，也聽見了這談話，低聲告訴我說：「好：我也說我是畫家！」

我們列隊沿馬朗尼河岸走了幾百碼以後，就向左轉。

高高的牆，有一個大門，門外站着幾名警士。在這開着的門上，有大字寫着：「流刑監獄」字樣。在我背後那個犯人，用一種疲乏無力，似乎是絕望了的聲調喃喃地說，「這就是監獄了！唔，這就是我要住，住到我死的地方了！」

第三章 悲慘的生活

聖羅蘭監獄已經準備好一部份地方要給我們住了，我們每六十人住在一間牢房裏。上頭有一個正式的命令，幾安那的老犯人，無論任何藉口，不能與新到的犯人互通消息。可是我發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法屬流犯殖民地的正式命令，沒有一個是嚴格實行的。

我們分住在牢房裏，牢門鎖了以後幾小時，有五個犯人到窗口的鐵欄外來。他們低聲說，『香烟要嗎？還有咖啡，香蕉！』

我們心動了。我問道：『我們要怎麼付錢呢？我沒有錢！』

他們說，『用你們的衣服來換。』接着就說出定價來：一條褲子值四十索；一件罩衫值三十索；一條氈子值五法郎。

我們大多躊躇着。我們恐怕被發覺衣服缺了以後，會受刑罰。可是鐵欄外的犯人向我們保證說，『這裏的情形是兩樣的；警士不大注意你有沒有衣服！即使他們問起了，你們也可以說是在船上被偷掉的！』這很不幸的，我們當中有許多人的衣服是真的在船上不翼而飛的。交易開始了。有一個新犯人賣掉了一條褲，另外一個賣了一件罩衫……那天晚上，大家都有一包香烟和幾條香蕉吃了！

第二天早上起身的時候，許多犯人發覺他們所保留的衣服都失蹤了。這些賊不消說還是船上偷東西的那些積犯。至於收買這些贓物的，是那些夜班的獄卒，這些獄卒也是犯人，多數是阿拉伯人，他們的主要

工作是幫助警士執行任務，開閉監房的門，奉令搜查犯人，代替士押解犯人工場。這些獄卒對犯人也大有用處，他們往往替犯人取得違禁品，在搜查犯人的時候，時常視若無睹，祇要犯人給他們以相當的酬報，他們是什麼事情都肯做的。他們以極低的價錢收買贓物。於是犯人都學乖了，他們甯願自己把衣服賣掉，以免被竊。因此交易繼續不斷。

我們抵達後的第二天早上，聖羅蘭監獄的典獄長召集全體人犯作下列的談話。他說：『你們在這裏，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是好的，一條是壞的。你們當中循規蹈矩的人，有得特赦的希望；至少你們在受刑期間，可以不至遭受無謂的痛苦，每日改善你們的生活環境。至於另外一條路，我相信你們多數人是決心要走的，就是逃亡。在幾安那這地方，你們可以享受很大的自由，你們隨便甚麼時候可以設法逃走。可是我們有兩個監守的人員，一直在崗位上；一個守森林，一個守海面。在森林裏，你們不是餓死，就是死在同行者的刀下；在海中，沙魚會把你吃掉。我曉得你們在想甚麼；我在這裏已經十六年了，我比你們自己還明白你們的意念！我曉得不到十五天，你們當中有許多人已經逃到森林裏去了；我也曉得這些逃走的人，除了那些在樹底下被螞蟻吃剩一副骨頭的以外，很快地就都要回來，他們不是進囚牢就是進醫院去。至於心懷善意的人，我希望你們運氣。』他說完了，在轉身的時候他又接上說：『爲要讓你們曉得逃走是不可能的，第一次逃走不罰你們！』

幾天以後，我們的名字已經登入流犯名籍簿裏了。『雷尼貝朋諾：四六六三五號，』這號碼像烙印似地燒在我的腦中。從一八五二年起，我是到幾安那來的第四萬六千六百三十五個犯人！

在流犯名籍簿中，麥麟多我一號，我們現在住在同一個牢房裏了。我可以再跟他談話了。他已經曉得羅爾慘死在海中的事了。這事情給他的精神上以極大的打擊。我沒去問他船上的生活情形，因爲我深知這位可憐青年的不幸遭遇。我們同住在一間牢房裏那天晚上，他接到蒂蒂的一張字條，告訴他說第二天要被換到另外一間牢房去了。第二天早上，麥麟就真的被換到蒂蒂的牢房裏去。原來蒂蒂化了些錢，去賄賂那

個在監獄裏管筆記的犯人，叫他把裴麟換過去了！裴麟毫不反抗，默然去做那變態性慾者的犧牲品了。有一次他告訴我：『過那種生活我情願死！』我後來沒再看見他。過了五天，他病了，不久就死在醫院裏。後來我曉得蒂蒂把裴麟的幾件遺物寄回去給他的母親，請她寄些錢去做裴麟的墓碑；這斷腸的母親寄了幾百法郎去給蒂蒂，沒想到這些錢是給殺死她兒子的畜生去餽私囊的。

接着有一次健康檢閱。不到兩小時就全部竣事。新到的犯人有十分之九是被認為健康，可以做任何工作的。那些身體衰弱的，做比較輕易的工作，至於極少數斷肢或跛足的，被認為不適於工作。我到醫生面前的時候，我把參戰恩俸的證書給他看，他把我派在做輕易工作一隊裏，這使我後來少受許多痛苦。

過了一星期，我們被分散在森林中的流犯勞動營裏去工作。我本來會和穆四約定一有機會就一起逃走，現在我却與穆四分手了。他跟一些別的犯人，被派到巴西邊境的聖喬治村去建造一個無線電台。我們逃走的希望和計劃因此都變成泡影了！他臨走的時候祝我幸運。我以後沒再看見他！後來我接到一個消息，說他到聖喬治村以後，跟六個犯人乘獨木舟逃走，溺死在海裏了。

我們同船的犯人，祇有一小部份留在聖羅蘭。其餘的都被派到森林裏去做苦工了。不論犯人年輕或年老，被判無期徒刑或徒刑五年，犯殺人罪或逃避兵役罪，本來是做小職員、工人、藝術家、或商人，這些當局都不管，全派去做同樣的工作。因為我們是初到的，說起來總比本來在那裏的那些貧血的犯人強壯一點，於是我們就被派去做最繁重的苦工。

同船的犯人多數被派到森林裏去做工。他們多數是習慣於溫帶的城市生活的。他們的手從來沒有碰過斧頭，現在却要被派到熱帶去砍大樹了。這些犯人現在開始了一種悲慘的生活，在這種可怖的生活情形之下，一半以上的人很快地就吃不住而死了。統計每年到幾安那的七百名犯人中，有四百名是在第一年中死掉的。

在森林中的流犯營裏，每天早上五點半天還沒亮的時候，警士就把犯人叫醒，分發工具，犯人就批

到森林裏去。當局規定的工作，是每人每日伐木一堆，疊成一立方公尺。犯人得把樹木砍倒，劈成一塊塊，然後在指定地點疊成一堆，這指定地點離開有樹木的地方往往有幾百碼之遙。初來的犯人，有四天可以學習做這苦工；假使在第五天他還做不完規定的工作，那他回去的時候，就祇有乾麵包可以吃了。

犯人做工的時候，並沒有警士監視。隨便他到甚麼地方去伐木都可以。你替他想想看，手裏祇有一柄斧頭，有甚麼地方可以去呢？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警士到指定堆柴的地點去看大家有沒有做完指定的工作，到那時候還沒有做完的，就祇好挨餓了。

看見這些衣服襤褸的犯人，很不自然地肩着斧頭，赤着腳列隊到森林裏去，祇有半品脫黑咖啡在肚子裏，就可以曉得他們是陷於多麼深的絕望中了。他們汗流浹背，用盡氣力去砍樹，可是這些樹木往往堅硬得足使斧鋒挫鈍，於是他們啜泣，咒罵了。他們對於樹木，完全外行，有時候奮勇地想要把鋼也砍不進的樹砍倒。在中午時候，他們汗如雨下，每一吋皮膚都被蚊蟲叮着，但是還得在烈日或陰濕的大樹蔭下繼續緊張地工作着，以便把所指定的工做完，才有些東西可吃。當他們遍身濕淋淋地回到營裏的時候，他們是沒有衣服可以更換的，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衣服；他們不是把衣服換了必需品，就是衣服早已被偷掉了。

當局分發給我們吃的東西，早上五點半，祇有半品脫黑咖啡。中午的時候，有七百五十公分的麵包，一品脫差不多跟白開水一樣沒有菜的湯，九十公分煮牛肉，至少有一部份不能吃得扔掉的。夜裏，每星期有五天有六十公分的飯吃，算起來不過等於六七湯匙而已。此外沒有了。要是沒有飯的時候，就發一百公分的乾豆。法國人早上喝咖啡的時候，向來是必定要吃麵包的，可是十個犯人當中沒有一個能把麵包省一塊到第二天早上吃的！麵包是整塊發出來，讓兩個犯人去分的，那裏的習慣是大家輪流切麵包。沒輪到切麵包的，有首先選擇之權。可是犯人因為飢餓的關係，往往為了一塊麵包皮，發生口角，甚至動武，拿刀互相殘殺。會到這流犯殖民地來參觀過的法國新聞記者朗特說得不錯：「犯人是入在飢餓中生活的！」我們同船的犯人，開始一箇悲慘的生活了。他們連買一點點香烟的錢都沒有，往往連當局每月分發的

一塊肥皂也得去賣掉。

在這熱帶地方，也有許多疾病流行着。這些不幸的犯人，都是從氣候寒冷的地方來的，被迫在烈日下和潮濕的森林中做苦工，這真是他們所過不慣的。他們不斷地被蚊子和別種蟲所咬噬，全身被每天所下的雨水所淋濕，同時又營養不足，宿舍不好，待遇惡劣，從一八五二年起到現在，一直是這樣的。

他們看見同伴病了，死了。往往在早上醒來的時候，他們發現滿脚血漬：他們是在晚上被吸血的大蝙蝠所咬的。這種大蝙蝠，佈滿在森林中的流犯營裏，飛的時候，毫無聲息。祇要過幾星期，這些犯人失血過多，就連站都站不起來了。他們到流犯營裏沒有幾天，滿身就生一種像蚤的小蟲，這種蟲會在手脚的指甲內滋生卵囊；卵囊脹大爆開或破裂的時候，就害起傳染病和血中毒了。每次囚船抵達後一個月，醫院裏就住滿了病人，每天晚上有五六具屍體被送上沒有墓碑的墳場去。

犯人除了要在烈日和潮濕的不良氣候下勞作以外，因為生活單調的關係，還得受一種精神上的痛苦。他們初到的時候，流犯的各自為政的心理使他們吃驚，因為一切的行動都是以自私自利為出發點的。每個犯人的內心，對於一切都發生反感。現在他們祇求一種最低限度的生存，因此都抱一種退縮的態度，不多與別人交往。他們都感覺非常寂寞，可是同時又都感覺別人不可靠或不能了解他。他們都想找一個可靠的人來談話，來把自己從寂寞中解救出來，可是彼此都看到別人最壞的地方，因此他們都把自己幽禁在自己的世界裏。有許多犯人養成一種自言自語的習慣，算是一種安全的交際，這在某種限度之內，是可以使自已得到一點安慰的。這裏沒有互助，沒有合作，因為在這種人當中，大家是缺少互相信任的，尤其是在這種完全沒有文明氣息的生活環境中。他們的一舉一動，是以個人主義和自我為中心的，每個流犯的心中，都感覺惶惶不安，這就是大家都想逃走的一個原因。

幾安那的流犯有一句話說，以一船犯人填補另一船犯人的空缺。這句話倒是確實的。因為每年來了七百個新犯人，而犯人的數目却永不增加。當囚船初到的時候，流犯的總數增加到三千五百名；於是醫院客

滿了，有些犯人在森林中失蹤了，在十二個月內，下次囚船開到之前，犯人的數目總是減少到二千八百名。流犯殖民地當局對這些流犯的政策，不是改良或感化他們，而是讓他們死。在當局的眼中，囚船載來的這些犯人，是要他們收拾掉的。

我們這些新來的犯人，有許多都記得典獄長故意留到最後說的那一句話，我們多數都自己這樣想：『這老蠢才，我一星期內就逃給你看！』於是差不多每個犯人一有機會的時候，就都逃之夭夭。他們帶幾塊麵包和別的食物，離開流犯營，滿心想別人雖然失敗了，他們自己祇要有勇氣與決心，一定會得到自由的。有些犯人游水渡過馬朗尼河，到荷屬幾安那的森林裏去，有些逃進法屬的森林，想要逃到巴西去。逃到荷屬幾安那去的，都很快地就被捕了：假如他們逃過荷屬邊境的亞賓那，他們再逃下去，也是被捉回來的；無論如何，能逃過巴拉馬里坡的，可說是很少很少。逃進森林裏去的，往往在森林中餓死了幾天或幾星期。許多犯人就這樣失蹤死亡了。多數却爲了飢餓，身上發着高熱，戰抖着自動回到他們所離開的流犯營來。有些半夜裏偷偷地回來找東西吃被捕了。有些逃到荷屬幾安那去，被專門追捕犯人求賞者捉住。逃亡回來的犯人，都得了重病，被送進醫院去，他們有的被蟲咬，被刺傷，有的患痢疾，發熱，和其他的病症，有許多就死在醫院裏。這樣，流犯殖民地當局，又間接地收拾掉一批犯人了。

多數的犯人到幾安那來六個月後，生活就變得跟野獸差不多。他們慣常赤腳，因爲當局所發下來的木底鞋子，既不適於工作，又不宜於環境，所以大家都不穿了。有好幾個流犯殖民地的總督，都曾提出堅決的抗議，要求更換一種鞋子，可是法國政府發來的，始終祇有這一種。犯人不但沒穿鞋子，內衣和襪子也已成爲過去的東西，至於手巾和毛巾，那是早就不存在了。就是早上他們甚至也沒洗臉，因爲流犯營裏水很少，而且是要留着喝的，所以實在沒法子洗。講到牙刷，那真是一種向所未見的奢侈品了。日常生活習慣一樣樣地去掉，他們也失去自尊心了，於是開始走上頹廢之路。

他們越來越少寫家信了。因爲他們寫得連買信紙信封和郵票的錢都沒有，即使有點兒錢的話，也得先

去買些香烟以解除寂寞。可是根本的原因還不在此。實在的原因，還是因為環境的關係，同時離開他們的家也太遠了。每次等一封回信，起碼得等四五個月。而且當局禁止他們接受外面寄來的包裹或匯款。有些比較幸運的犯人，有警士替他們轉信和錢，但是這筆錢得分一半給警士，作為酬勞。時間過得稍久，犯人就和他們的家人疎遠起來了。在他們看來，今日的生活和昨天的生活中間，儼然隔了一道不可飛渡的鴻溝。他們不好意思繼續寫信敘述他們現在的生活，同時又沒有旁的話可講。他們受了惡劣環境的包圍，思想上已經沒法子同外面的人交通了。他們的自尊心，也不容許他們把生活情形描繪出來，因此他們就不寫信了。痛苦的生活現狀慢慢地壓倒了對外通訊的念頭，於是他們完全不再寫信了。

流犯殖民地沒有禮拜堂，沒有牧師，沒有一切的宗教設施。也沒有書籍可以讓這幾個遠離文明世界的流犯閱讀。

犯人要在生存在這種可怖的環境中，必須有強健的身體和剛強的性格。有許多犯人不能忍受這種環境的摧殘，就此與世長辭了。過了頭六個月還沒死掉的人，就算是能適應這種畜牲過的生活的了。他們對於這種生活，算是過得稍微習慣一點的，可是其中也有許多人，不到一年就死了，有的兩年，三年，結果也是一死了之。跟我一起走進聖馬丁監獄的八個犯人，已經死了三個，另外五個不到兩年也都死了。在同船來的七百個犯人中，我是比較矮小，虛弱，不慣受苦的人，不知道我還有幾年可以活呢？

第四章 犯人逃走了

到聖羅閣後的第八天，我和十二個犯人被派到森林中的新流犯營去。營長把一天的糧食發給我們，叫一個阿拉伯獄卒替我們帶路。我們穿過聖羅閣城，不久就沿一條很壞的路向郊外走去。

我們走過一間小店，有一個中國人倚在門邊看我們，那獄卒叫我們停步，向我們說：『你們要是有人在出城以前，想買香烟或食物，可以到這店裏去買。』他接着又說：『他還有好的甜酒呢！』

我們當中有兩個人賣掉襯衫，還剩幾分錢，另外的人連一分錢都沒有。不過我們都很想到店裏去。我們已經長久沒有做這種事情了！我們很想享受一些小小的自由。

獄卒曉得我們沒有錢，就提議要買我們的衣服。我賣了一條褲子給他，其餘的犯人都賣掉些零碎的衣服。於是我們就走進店裏去。我用賣掉褲子的錢，買了一包香烟，一隻麵包，和一杯甜酒。

我們出店的時候，那阿拉伯獄卒帶我們到有一條小徑伸到森林裏去的地方，對我們說：『你們得順那條小路走。下午你們可以到新流犯營了，那裏離這兒祇不過十四哩。』說完他離開我們獨自走了。

我們站在那裏，覺得非常驚異。我們不相信他會那樣離開我們，沒人監押我們，讓我們進森林裏去！我們賊頭賊腦地向四面看，我們凝視對河的荷屬幾安那。我們以為一定有警士躲在甚麼地方偷看我們。這一定是測驗我們存心如何的！

我們就沿着小徑走去。我們預料走到轉彎的地方，一定有一個警士等在那裏要押我們到流犯營裏去

的。可是一個人影也沒有。我們似乎是單獨在森林裏的。

我們走了約一小時，經過第一個流犯營。這地方是麥加利流犯營。有十五個犯人在泥路上掘草，幾碼外有一個警士站着在和一個獄卒談話。我們走過的時候，他們都抬起頭來看我們，有一個犯人問我們要到那兒去。那警士指一條新的小路，叫我們繼續走去。

後來我們碰到一羣拿着斧頭的赤膊犯人，他們好像很急似地，快步走着。他們看見我們臉色較白，知道我們是新到的犯人，就停下來跟我們談話。他們已經砍好一天一堆的樹木，現在要回到流犯營裏去拿捕蝶網，再到森林裏去捉蝴蝶。他們說，這種蝴蝶可以向監獄裏的官員賣錢的。那些臉色黧黑的砍木者，爲了要吸烟和買食物，得去捉那些沿途翩翩而飛的蝴蝶，這在我看起來，覺得未免有點稀奇。當時我一點也沒料到自已後來也從事於這種奇怪的職業，賺了不少的錢。

近中午時分，我們到了古特柏流犯營，這地方離開聖羅蘭約十哩。有幾個犯人站在我們走過的路邊，其中有一個叫起我的名字來。我很奇怪地朝他看，可是想不出他是誰。他看見我記不得他，就向我走來，把他的名字告訴我。他說：『我瘦了吧，不是嗎？』

他是在聖馬丁監獄裏的老相識；他是乘早一隻囚船來的。他已經變成另外一個人了，他形容枯槁，臉色憔悴，體重一定不會超過一百磅的。他用一種深沉的聲調說：『我一定會死在這裏，我患了熱病啦！在新流犯營，你們要去做比較輕鬆的工作，那就稍微好一點。你們不必到森林裏去砍樹。這種事情才真是人的命呢，還有熱病。你看，我在老家的時候，本來是一個法律事務所的職員，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斧頭，在現在這赤道上，他們却要我一天砍八小時的樹！』講到這裏，有一個警士走過來，叫我們繼續走去。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

午後是很悶的。我們現在不必急了，因爲我們曉得，在兩個流犯營之間，是沒有人人在監視我們的，因此我們就在路上閒蕩着。我們剛被法國來的人，覺得這裏白晝真是炎熱迫人，而且我們走了一個上午，

也覺得疲倦了。我們常找樹蔭下或空地上坐坐。我們看見好幾條頭被搗扁了的蛇，我們覺得新奇，就提起來仔細看。高樹上有好些猴子跳來跳去，我們就停步聚觀。我們看見許多美麗的鳥，還有許多奇形怪狀的寄生植物，從樹上倒掛下來。這一切新異的東西，都引起了我們的注意，當時我們也就暫時忘記生活的痛苦了。

下午氣候漸冷。約四點鐘的時候，我們到新流犯營了。在那大森林中，有五十英畝的樹林被砍倒燒掉了，多年來做苦工的流犯，已經把爛泥地踏成大廣場了。在空地上，有些用草和洋鐵皮蓋成的牢房，成千的犯人曾在這些牢房裏度禽獸似的生活，還有成千的人，在這些牢房裏死去。

我們依照命令直接去找簿記員，他把我們的名字和號數登記上去以後，指定我們每人該住的牢房。那裏一共有牢房五間，我住的一間，好像以前做過豬欄似的。

夜幕降了。

那是在赤道荒野流犯營的第一晚。我亟想曉得我所要過的是甚麼樣子的生活。我仰臥在一塊木板床上，觀察牢房裏的情形。犯人睡的兩列木板床中間通道上的中央，點着一盞油燈；蒼白的燈光照耀週圍的幾碼。有幾個犯人自己有空洋鐵罐做的小燈，他們就利用這些燈光在做事情。有一個在修補捕蝶網，另外一個在縫椅子，還有一個在捉腳上的臭蟲。有些在打牌。牢房的兩端有門，我聽見有幾個犯人在一邊的門外談話的聲音。

叫犯人進牢房的鈴響了。外面的犯人都跑了進來，不一會就有一個警士出現，後面跟着一個獄卒。那個管理流犯營的犯人報告說：『三十一名，全都在。』於是那警士到別個流犯營裏去點犯人的數目了。

在每個流犯營中，有一個犯人是被稱為『管理員』的，他的責任是管理營裏的東西，同時保持營中的清潔。每天早上，他到廚房裏去，拿咖啡來分發給犯人；當其餘的犯人去受苦工的時候，他就清掃流犯營，到河邊去取水，灌滿在水桶裏，同時在營中看管，以免失竊。做流犯營管理員，可以跟犯人做生意賺

錢。他把香烟，火柴，火油，醋，葱，以及其他犯人所需要的東西，賣給犯人。這些東西多數是獄卒到聖羅蘭去報告或帶食物到流犯營來的時候，順便帶來給他的；至於火油，却是從公用的油燈上省下來的。他整批買來，在晚間零售給犯人，這樣就可以賺不少的錢。許多犯人都想做管理員，可是管理員却不是因爲守規矩或其他同樣的原因才有得做的，管理員所做的事，跟其他犯人所做的一樣，也算是一種工作。

營士去了以後，私人點的燈就一盞盞吹熄了。過了一會兒，流犯營裏祇有中央那盞黯淡的公用燈光了。

我睡不着。我覺得時間過得很慢，因爲我盼望黎明早點降臨，讓我知道日常工作的情形如何。我用空洞的眼光，凝視着其他犯人臥在板上朦朧高起的輪廓，他們就穿着工作整天染滿臭汗的衣服睡着。他們因爲整天工作，還要捉蝴蝶，非常疲倦，所以都睡着了。當時藍色的大蝴蝶每隻可值兩法郎。

我臥在那裏，在黯淡的光線中冥想凝視了好幾個鐘頭，我看見一個犯人起身，走到燈下，假裝在點香烟的樣子。我機械地看着他的動作，我突然看見他故意把燈吹熄。全營陷在黑暗中了。

我害怕起來了。我知道這種犯人往往是存心不良的。我還年青，我恐怕他向我襲擊。因此我提高雙脚，準備他在黑暗中走近我身旁時候，向他踢去，我也拿好一柄在聖羅蘭得到的刀，預備刺去。

我維持這樣自衛的姿勢，有好幾分鐘。每聽到有些聲息，我的肌肉都緊張起來，我的眼睛拼命朝黑暗中看着。我看見幾個人影在移動着，我聽見耳語的聲音。無疑的，一定是有人在幹甚麼把戲了。我準備應付任何事變。

一小時過去了。我聽見一個喃喃自言自語的聲音。我認得出這是管理員的聲音。我在黑暗中看見他從睡着的板上爬起來，走到燈旁去，接着他劃了一根火柴，於是燈亮了。他埋怨着說：「他媽的風，總是把他媽的燈吹熄。」

我過了緊張的一夜。第二天起身，我才知道是甚麼一事。點名的時候，發覺五個犯人失蹤了，別個營

房裏也失蹤了四個。犯人逃走了！

這件事情叫我的心中充滿了希望。我答應自己，我在這新流犯營不會住很久的。我也要逃走！

我被派定在犯人戴的闊邊帽廠裏做工。有一堆棕櫚的纖維擺在我面前，我得坐着編成二十碼長的草帽，然後由另外一個犯人去製成帽子。

我在天亮以前開始工作，往往到上午十點鐘左右，就把事情做完了。於是我就跑到森林裏去。我被大森林中繁茂的草木和新奇的事物所吸引了。我總是自己一個人單獨到森林中去散步的，在那裏，我可以想想事情。

逃走的念頭，始終在我的腦中轉着。我開始曉得我沒法子跟營房裏的別個犯人一起逃走了，因為我既沒有錢可以準備逃走，又不曉得要怎樣得到錢。因此我決意獨自逃到荷屬幾安那的森林裏去。

新流犯營裏，有許多犯人是到過對河的荷屬殖民地，再被捉回來的。我每天晚上跟他們閒談，把我該走的路徑和詳情都打聽了出來。不過他們都告訴我，逃走是最笨的事；他們說我沒法子穿過荷屬的森林，他們說即使我運氣好，逃到荷屬殖民地的首邑巴拉馬里坡，結果也一定被捉住的。可是我不肯聽他們的話。照我聽他們所說的，荷屬幾安那似乎到處都是小路和森林中土著的村莊，他們不巧被當局抓住了，我可不一定也會這樣。

在八月初的時候，我和一個年輕的犯人李安士熟悉起來了。他也是滿心想要逃走的。他因為長得好，又還沒到二十歲，因此在流犯營中，常成為那些殘酷的同性戀老犯人的進攻目標，他實在不勝其擾，所以也亟想離開這環境。他有一點錢，我得了些有用的情報，因此我們同意彼此合作，一起逃走。

我們決定八月十四日是我們出亡的日期；因為我打聽出來，八月十五日是荷屬女皇的生日，荷屬幾安那殖民地都放假慶祝，這種時候是沒有人會來理我們的。李安士和我兩人，每天下午總是分別到幾哩外的河邊去，我們在那裏秘密用竹竿和樹藤造一隻木排。

八月十四日，我們在吃了午飯以後，偷偷地離開新流犯營。我們到河邊上，扛出木排，把木排推進水中，讓它順流漂下去。我們所預備的糧食，有十幾塊硬麵包，幾聽沙丁魚和煉乳，還有鹽，香烟，和一些放在瓶裏的火柴；這些東西是我們在流犯營裏一樣樣收集起來的。

我們兩人都覺得非常快樂，因為在我們年輕和缺少經驗的腦中，我們以為我們是一定可以走上自由的境界的。

夜來了。那是一個漆黑的夜，這黑夜來得這麼快，叫我們連造個棲身之所都來不及。我們看不見，沒法子，在河裏駛木排，祇好停下來了。

這是我們單獨在森林裏的第一夜。我們不敢生火，因為怕也許有人已經在沿河追我們了。我們把木排拖上岸，藏在樹底下。

成千成萬的蚊子，在我們遍體噉噬地叫。我們打了又打，不一會兒，我們的手掌都沾滿黏性的血了。我們被蚊子亂叮，臉上發癢，一塊塊地腫了起來。高樹上常有菓子掉下來，也有樹枝掉在我們近旁，我們總是嚇了一大跳，以為是有甚麼野獸來了。我們在那寒冷陰濕的夜裏，躲在蜿蜒張掛着的大樹根間，互相緊靠着，不敢說話。森林的龐大無垠，孤獨的荒涼寂寞，逃亡的心神不定，混成了一個多夢的長夜，使我們的內心，充滿着恐怖。

李安士突然緊緊地抓住我的手臂，輕聲說：「看！那邊有隻老虎！」

我看見兩隻發亮的眼睛在注視我們。這對眼睛彷彿有着催眠的力量。我舌頭頂着上額，李安士靠在我身旁抖得厲害。這兩隻眼睛似乎盯住我們看，稍微移動了一下。接着，兩隻眼睛突然分開了，一隻向一邊去，一隻向另外一邊去！原來是兩隻螢火蟲在樹葉上互相追逐着，這在沉靜寂寞的異地森林中，竟把我們嚇得背脊上一陣冷一陣熱，笑也笑不出來。

可是最大的恐怖，還是在黎明將到之前發生的。不用說，我們是整夜沒睡過的，因為在我們沒經驗的

腦海中，好像一直有些事物，在引起我們的不安。當我們拱身在樹根間作假寐的時候，四週突然發出了巨大的喧噪聲，使我們陷入於大恐怖中。

我們跳了起來，開始逃了。接着我看見有幾十個影子在樹上移動。原來是一羣我們後來常看到的紅色大猴子，被稱為『號叫的狒狒』的。

黎明終於逐漸由樹叢中透露出來，森林活躍起來了。鳥開始喳喳地叫，蝴蝶也出來沿河翩翩而飛。我們昨夜的恐懼消失於無形了，我們彷彿是在另外一個世界上。

我們吃了些東西，再把木排推進馬朗尼河，讓它向下游漂一會。後來我們決定等夜裏再渡河，以減少被發現的危險。

後來潮水轉向上流，我們決定這是渡河的時候了，因為水流的阻力少一點。這時候天也差不多夜了，於是我們就決心試試看。

我用一枝分叉的棒套在袖管上做小槳，小心地航行着，使木排駛到河流裏去。我們現在遭遇真正的困難了。我們兩人都不知水性。馬朗尼河在我們想要渡過的地點，約有一哩寬，起先潮水把我們拉到荷屬沿岸去，接着另外一陣潮水又把我們推到聖羅蘭方面。我們雖然出盡氣力，可是沒法子駕駛那木排，我們似乎要被漂到東岸聖羅蘭去了！李安士是不會游泳的，他一手握住插在木排中央掛衣服和食物包裹的樹枝，另外一手去划河水。

在黑夜中，經過了許多小時的掙扎，我們差不多要絕望了，忽然又有一陣潮水，把我們漂到荷屬沿岸去。我們又努力了兩小時，終於抵達亞賓那下游幾百碼的荷屬河岸。我們拿着衣物的包裹跳上岸，讓木排去漂流。我們躲起來等天亮。成羣結隊的蚊蟲堆在我們頭上，我們差不多沒法子呼吸了。

漸流犯營的犯人告訴過我們，在馬朗尼河以西約二十五哩的高底加河邊，有一族黑人住在那裏，從亞賓那有一條小路可通。我們就在森林裏東找西尋，想要把那條小路找出來。我們愚笨地跑到有一羣加利比

族的印地安人在做工的空地上去。他們立刻看見我們，向我們走來。他們手執散彈槍和彎刀。我們曉得這也沒有用了，因為他們一定趕得上我們的。因此我們就站在那裏等，當他們走到我們身邊的時候，我們想叫他們別管我們。我們把我們所有的一點錢給了他們，想賄賂他們。可是他們把槍指着我們，把彎刀尖對住我們的肋骨，叫我們走在他們面前。他們把我們押到亞賓那去，把我們關進監獄裏。第二天，有一隻小汽船把我們載到法屬沿岸，把我們送到聖羅蘭去！

典獄長以逃犯被捕的罪名，把我們關在防舍裏。我們初來的時候，他訓話時最後所說的頭一次逃走不罰我們那一句話，似乎已經忘記了。

後來我曉得，我們這一次幼稚逃亡，前後祇不過三十九小時！

第五章 防舍之中

聖羅蘭的監獄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是流犯營，另外一部份是專為懲戒用的，叫做防舍。懲戒部份和流犯營一樣大，包括防舍四間，每間居住犯人五十名，還有單人囚籠九十個。

這懲戒的部份，平時約有犯人二百五十名。其中五十名在囚籠中受刑。其餘的被關於四間防舍中，等着每年舉行三次的特別海事法庭審訊。這些被拘留的犯人，四分之一是爲了企圖逃亡，犯了逃犯的罪的；另外四分之一犯偷竊，殺人，怠工，侮辱警士等罪。

當我們到防舍來的時候，有一個獄卒很仔細地搜查我們，然後把我們的衣物一概拿走，給我們每人一條椅子和一件用麵粉袋製的罩衫，上面寫着懲罰處的簡稱「LD」兩個字母。

接着我們被關了起來。防舍裏的犯人，多數是赤身露體的。他們等獄卒一把門關上，就圍攏了來，問我們這些問題：

「你們是在甚麼地方被捕的？」

「你們是從那一流犯營裏逃走的？」

「某某人還在新流犯營嗎？」

過一會兒，他們知道我們的逃走，並沒有甚麼特殊有趣的故事或有用的情報可以供給他們，於是多數都回他們的原位去了。

在我們防舍裏的四十個犯人，多數是逃走以後被英屬或荷屬幾安那捉回來拘留的。有一個被從古巴引渡來的。他們把所有的東西都賣掉了，去買香烟，所以沒有一個有衣服的。有幾個用一塊破布圍着腰部。有些犯人繼續跟我們談話，我從他們的態度上，很快地就明白他們興趣的所在，是我年輕的同伴李安士。

監獄當局沒有毯子給我們，因此我們就像從前一樣，睡在空無一物的硬木板上。在這些防舍裏，中間有一條路，兩邊有兩長排高起兩呎的木板；犯人就頭靠牆睡在這些木板上，一隻足踝用鐵鍊鎖住。防舍長約五十呎，闊約十六呎，高祇有二十呎，離地十二呎高的地方，有六個裝着粗鐵欄的小空洞通氣，所以防舍裏的熱度真是氣悶得很。整個防舍發出一股令人作嘔的臭氣。這臭氣原來是從牆角一個便桶裏傳來的。這便桶每天祇倒一次。

這天正是乾麵包日，李安士和我既未省下食物來，也沒有錢去買，因此就沒東西吃。下午五點鐘的時候，有十幾個犯人圍攔在防舍的厚門邊等着，因為有人在開門了。接着有一個命令的聲音打破了沈寂，那聲音喊道：「推」於是這些犯人就蜂擁着衝到空地上去搶最好的小便桶，這是夜裏上腳鍊的時候用的。小便桶不够分配，每三人得合用一個。一個犯人叫我趕快去拿我的小便桶，可是好的早已給別人搶去，我祇好用一個打破而有漏洞的。

一個獄卒把我和李安士叫過去，給我們每人一個踝鎖，因為防舍裏的每個犯人，每晚都得戴上踝鎖的。接着督長命令犯人回防舍去，把防舍的厚門板關了。

於是我們爬上各人的木板牀，臉朝臉分成兩排，把鎖套在足踝上。當那根法槓從防舍推進來，經過各人面前的時候，每個犯人就使法槓穿過自己的踝鎖，直到那根法槓從防舍另外一邊牆上的洞穿出的時候，就用掛鎖鎖牢。事後督士就進來點名，檢查各人的踝鎖，然後把門上了鐵栓，直到第二天早晨再開。

鐵鎖不斷地發出單調的鏗鏘聲。

這些被隔離的犯人的脾氣和態度是很壞的。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被禁在防舍中的生活很悲慘。他們沒有消遣，沒事情做，也沒有錢可以買香烟或改善他們的飯食。當一個新犯人來的時候，要是大家曉得他有錢，而他不肯跟大家分用，如果他身體衰弱的話，他的錢馬上就被搶了。還有一件事實，就是犯人逃走失敗回來，總是幾個人在一起的，回來以後，對於逃走的失敗，總是怪別人的不是，於是就發生口角，

結果往往以刀相向。防舍中互相殘殺的事是常有的。時常有擔架進來，把受重傷的犯人扛出去，從此不再回來了。

犯人拍着蚊子。黃昏以後，小油燈發出微弱的光，我們在熱浪中出了一身大汗。在那密不通風的悶氣裏，有一種陳腐魚肉的臭氣。

犯人知道夜裏值班的警士祇有兩名，而且上頭有命令，不許在夜裏進防舍來。於是有些犯人就偷偷地把腳從踝鎖上抽出；有些犯人死了或進醫院去，別人就把較大的踝鎖偷換過來，還有些犯用肥皂水塗在足踝上，忍痛硬把腳從踝鎖上擠拉出來。

偶然有一個犯人有香烟，於是一支香烟就由五六個犯人傳吸。談鋒總是轉到下次的特別海事法庭，雖然開庭的日期還有三個月。

一年又過一年。防舍中的生活，是從來沒有改變過的。有許多被拘留的犯人，經過了幾星期的候審，受苦，與期望開釋，當開審的日期來臨的時候，他們却已經與世長辭了。被拘留了幾個月以後，他們的身體受了極大的損害。有幾個簡直是一架活動的骷髏。生活在缺少亮光的地方，呼吸着污濁，陰濕的熱空氣，半臥於鬱悶的防舍裏，他們很快地就變成貧血症患者了。他們的消化器官不能好好地工作，他們沒胃口了。他們患痢疾，蛔蟲，瘧疾，他們需要醫藥治療與運動。在白天，他們焦燥地走來走去，因為這些人是現狀的反抗者。他們有勇氣與意志力去冒逃亡的危險，不願在流犯殖民地這污水坑裏任其墮落死亡。照他們所犯的罪看來，要是在任何其他文明國，他們一定還有新生的機會，不會把他們送上死亡崗路的。有些犯人不過是爲了環境所迫，愚笨地犯了初次的重罪，並不是甚麼罪犯；他們是有精力，道德，與自尊心的人，他們爲了爭取自由，冒着種種不可克服的困難與危險，結果是失敗了。現在他們像野獸似地與殺人犯，強盜，變態性慾者被幽禁在狹小的防舍裏。他們都是好動的人，這樣的拘禁與他們的性格是大相逕庭的。

這些逃亡失敗被拘禁起來的犯人，是得付極大的代價的。他們很少有機會進醫院去。因為住在防舍裏的犯人，是被目為搗亂份子的，他們是叛徒，是該死的，因此所有的醫藥設施，都是最後才輪到他們。於是他們本來強壯的身體，逐漸變弱了。那些犯逃亡罪，到開審的時候還活着的，總是被判到那可怖的聖約瑟島去受從六個月到五年的單獨監禁，接着就被認為『屢戒不悛犯』。當局看見他們逃走了，還能活着回來，覺得非常不高興，於是就把他們放在防舍裏，長長地幽禁了幾個月，然後送他們到聖約瑟島去死。

有一個犯人喊道：『魯魯，唱個歌吧！』

魯魯就坐了起來。他以前是巴黎舞場裏的一個歌星，在一個縱酒狂歡之夜，用酒瓶擊死一個男人，被判七年流刑。他是一個癆瘵病患者，沒有多少時候可以活了，可是也許爲了他職業上的回憶，或者他不知道自己的現狀，他總是時常很關心，肯唱歌的。

有一個犯人說：『大家靜靜別動。』因爲鐵鎖的聲音會擾亂歌聲。

魯魯哼了一會兒，接着就唱起那些古代的法國歌來。他會唱好幾百首，他的聲音很好，這些歌叫聽的人回想起前塵影事來了。

有一個犯人要來說：『伯耶！唱奧拉普歌！』

防舍中一半的犯人都附和着說：『對，唱奧拉普歌！』

伯耶住在流犯殖民地，這已經是第二十五年了。他曾經在那可怖的奧拉普流犯伐木營住過。這地方以前是給屢戒不悛的犯人住的，有一個死在那裏的詩人，爲那流犯殖民地，寫了一首偉大的詩。伯耶在木板上升起，把沒上鎖的一腳放在法槓上，用了一種粗糙可是充滿着情感的聲音，唱起奧拉普歌來，歌調是借用聖餐歌的調。歌詞描寫當地的生活情形和犯人的苦況。這些犯人在森林中的『死亡營』裏做着苦工，結果像一隻蒼蠅似地死掉了。

奧拉普歌的內容如下：

鈴聲響了！你們全都起來！朋友，五點鐘了！

夜霧還籠罩着奧拉普。

卑劣的騙騙，喝飽了我們的血，

拍翅緩飛向白日藏身之所。

我們多數都心驚肉跳地醒來。

我們的心靈，總算在慈祥的環境中休息了一會兒，

可是那兇惡的鈴聲，

却毫不留情地把我們叫醒，

去在這地獄裏再受一天的苦。

X

X

X

我們肩着工具出去。

像喝醉的魔鬼一樣。

在陰沉的樹木間踉蹌着。

因為這不是撒旦的地獄，是真正地獄。

在殘幹與泥穢間。

我們跨過短尾蛇，跌倒了又爬起來。

我們所得的鼓勵是：

『繼續下去或者腐朽。』

下次的囚船要帶來更多的犯人。』

X

X

X

黑雲向我們壓下，使我們窒息。

太陽掙扎着要衝過黑雲，可是失敗了。

下雨了——天啊，雨下得多麼大！

這污穢的所在，總是一直下着雨。

噢法國啊——祇要看了一眼你的青天！

快點！到斜坡上去，結好繩索。

你們這些悲慘的狗。

開始和唱之聲，拉它前進。

好，好，朋友們！他媽的木頭在動了！

我們努力拉動木頭！

警士却在旁邊觀看譏笑我們。

X

最後我們把木料拉上木堆：

接着，連氣也不透一下，就回去拉第二根。

在疲勞與痛苦之外，我們又受了最大的侮辱：

阿拉伯警士向我們叱着：『走下去，白種人！』

一天又過一天，我們受這種痛苦！

啊，驕傲的高爾族人的後裔啊。

你們竟流落到那種地步嗎！

你們中間最強壯的，也得羞慚低頭。

哭——爲你們自己而哭吧。

你們這些懦弱的犯人：

你們再也不是人了！

X

X

X

這悲惻的歌，我是在那防舍裏頭一次聽到的，這歌把我感動得幾乎掉下淚來。這時上了栓的門上突然有幾聲沉重的敲擊聲，使我嚇了一跳。把我帶回到現實的環境中來。

『你們明天要吃乾麵包了！』一個警士從門縫裏粗聲喊着。『閉嘴！』

『呵噢嗚——！』犯人齊聲向警士呼喊著。他們不怕；因爲當天他們已經吃乾麵包了，根據流犯殖民地的規例，犯人是不能一連兩天吃乾麵包的。

過了一會兒，防舍安靜了。偶然有一個脫下了蹀鎖的犯人，從大水桶裏拿水給他的同伴或病人喝。犯人一個個入夢或昏沉地睡着了。祇有鼾聲打破了防舍中的沉寂，還有患病者的呻吟聲，和犯人移動身體時蹀鎖敲擊鋼槓的聲響。

早上六點鐘的時候，獄卒把法槓抽出，每個人就可以解脫蹀鎖，恢復自由。於是大家排隊到空地上去兜圈子散步半小時。事後我們又被關起來，到下午我們再出來運動一會兒。

在那臭氣沖鼻與炎熱的氣候裏在單調的鐵鎖聲響中，日子真是過得又長又慢，一星期又過一星期，所看見的總是那些要死不死的面孔。祇有當法國郵船開到的時候，才稍微能够轉移我們的注意力，可是郵船往往每月祇來一次，來的時候，時常把附近的逃犯載回來，他們逃走的經過可以講上幾天，足以解我們的岑寂。

因爲這是我初次的逃走，所以據特別海事法庭傳來的消息，他們祇判我在單人囚籠裏關六十天，受完刑罰以後，我將被送回新流犯營去。這時我下了決心，在回新流犯營的時裏，將再度嘗試逃走，這一次是

由海路。因為在我住在防舍中的期間，我和從各地被捉回來的犯人談話，從他們失敗的經驗中，得到不少資料。我確定祇有從海路逃走，才有得到自由的機會，從森林中逃是逃不掉的。

我在警士監押之下，回到新流犯營去。我在帽廂裏做了一星期工，後來因為我的腳上生滿那種蛋似的小蟲，受了很重的傳染，連站也站不起來，終於得進病院去了。

這個時期是我一生中不快樂的時期。我完全沒有衣服可以蔽體，因為當局發不出衣服來給犯人穿。據說有些流犯殖民地的貪官污吏，把政府從法國寄來的氈子和衣服賣給礦工，和印地安人，因此倉庫之中，空空如也。流犯殖民地的首邑凱因，也有一個盜賣公物的案件發生。當地有一個典獄長，把一千條政府的氈子，賣給巴西的販賣違禁品者，結果被捕，判處徒刑五年；一個高級官員是他的從犯，在獄中自縊了。流犯殖民地總督憲納爾，為一時權宜之計，授權所有的犯人，在法國政府未將衣服運到之前，用自己的錢去買衣服來穿，盡量穿得整齊，隨便甚麼衣服都可以。這個命令倒為凱因的犯人解決了衣的問題，因為他們多少有幾個錢，可以到店裏去買椅子和襯衫；可是一些不幸的犯人，住在森林裏的流犯營中，或者像我，被關在聖羅蘭的防舍裏，我們祇好穿舊衣服，一直穿到破。我們過了幾個月半裸生活，直到後來法國政府才把這犯人的衣着問題解決了。

法國新聞記者朗特給新流犯營一個綽號，叫做「神奇院！」這地方約有犯人四百名，其中至少有一百名是跛腳，斷臂，患象皮症者，瞎子，或背駝的。總而言之，各種奇形怪狀的殘廢者，應有盡有，他們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走來走去，每個人都得擔任一些工作。

我病癒出院以後，又回到流犯營裏去，警長決定派我到森林的空地上去做工，因為他們要在那裏試種蔬菜。我第一天在那裏做工，可說是被大黑蟻所吞噬了，第二天早上，我全身發腫發熱，祇好稱病，要求再進病院去。

可是醫生却拒絕了我的要求。於是我就每天早上都稱病；不過我總是在喝完咖啡以後纔稱病的，因為

生病的犯人，不出去做工，也就沒有咖啡喝。因此我總是等到咖啡分發以後，當大家要出發時，我就走離隊伍，說我身體不舒服！我以為我想到一個好計策了。這樣過了約兩星期，懲戒委員來巡察了。

聖羅蘭的典獄長，每隔十五日，就到他屬下的流犯營去巡視，同時擔任懲戒委員會的主席。另外兩個懲戒委員，一個是流犯殖民地的公民僱員，還有一個就是流犯營的警長。犯人犯法的時候，警士就把他的名字，號數，和罪狀記錄下來，寫成一張報告書。典獄長在犯人來他面前受審的時候，就向那犯人讀報告書，讓犯人自己辯護，然後決定犯人應受的刑罰。他普通總是很寬的，往往祇判坐囚籠十五天至三十天。

輪到我受審了。典獄長從警士的報告書中這樣宣讀着：「貝朋諾，四六六三五號，於飲咖啡後稱病——」我一共有十二張報告。全是一樣的。我答辯的時候，典獄長用嚴厲的眼光看着我。他對我的頭六張報告，每張罰坐囚籠四天，接下去三張報告每張罰坐囚籠八天，另外兩張報告罰十五天，最後一張報告罰三十天；我一共得坐囚籠一百零八天。

那天晚上，我被加上鐐銬，單獨關在一個小囚籠裏。

住在囚籠裏，比到空地上那炎熱的陽光下去做工，被那些螞蟻咬要好得多的。早晨我沒有咖啡，祇有一杯水喝，可是不久我就慣了。三天裏有兩天吃乾麵包，這也沒關係，我既不是大胃口的人，所以對我沒有多大影響。至於鐐銬，過一些時候也就慣了。

法國國慶日七月十四日到了；我已經坐完了六十五天的囚籠。這時警長來了，宣稱典獄長特赦那些坐囚籠的犯人，叫我檢點東西，回流犯營去。

檢點東西！我祇有一個彎曲的洋鐵罐，一支湯匙，和一個壓扁了的鋁量杯；我絕對沒有旁的東西，除了蔽身的破布以外，也不能說有衣服，我連鞋子都沒有呢。

我拒絕出囚籠去。我告訴警長說：「無論如何，我明天總是不去做工的，你還得把我送回囚籠裏去。所以還是不要理我吧。」

他回答說：『你不妨明天再進來，可是你今天得出去。』

我祇好服從。我回到兩月未見的流犯營裏，在這兩個月中，我沒看見過一個我認識的犯人；我在單獨吃乾麵包的時候，沒有一個犯人送我一包香烟或食物。我在流犯營中伸直臥在木板上，等第二天早上來，可以讓我回囚籠裏去，我想我在囚籠裏一定開心得多的。

那天下午，警長把我叫去。

他說：『貝朋諾，你預備去做工嗎？』

我回答道：『不。』

他質問道：『爲什麼不呢？』

我回答說：『因爲我在那裏做工賺不到錢，我也不喜歡到烈日下去被螞蟻咬。在囚籠中，我總算是在蔭影下，我也不至受蚊蟲叮，受瘧疾的威脅。』

『你很坦白，』他說着，又接上說：『要是你對於所做的工有點兒興趣，你情願做工而不去坐囚籠嗎？』

『是，假使這工作能使我賺點錢買香烟和食物的話。』

他說，『這樣很好。明天病院裏的侍役要回聖羅蘭去，你去代他做。我希望你好好地做！』

我說，『謝謝，那比在烈日下做工好多了。』

我的工作是在掃病院，倒水放在病人的身邊，拿藥給犯人吃。

有一天，我到警長的花園裏去取水的時候，看見有一顆大橋樹，樹上長滿橋子。翌日早上，警長在流犯營裏點名的時候，我不去取水，而去採橋子，採滿了好幾桶，後來賣給犯人，每隻二索。我一共掙了五法郎，立刻就去買一件襯衫。第二天我又照樣做一次，買一條新椅子。在新流犯營裏，有些犯人多餘的衣服，他們是在凱因患病的人，賄賂簿記員把他們送到新流犯營來，這樣他們得可以免做三個月的苦役。

第三天就不行了，因為警長在橘樹下把我捉住了。

他好像很不痛快似地，說：「你這樣就算是守規矩嗎？」

我說：「我沒有衣服穿，我需要衣服。醫生來的時候，你難道願意他看見有一個半裸的侍役在病院裏嗎？」

「原來如此！唔，你今晚回流氓犯營去吧。」他簡括地說。

下午他到病院裏來，告訴我說：「橘子是我的，懂嗎？你需要拿些橘子去買給病人的時候，你就來告訴我。不過你可以採栗子。我把栗子都給了你吧。」

於是我開始做起栗子生意來了，我把栗子在一張洋鐵片上烘了烘，二十個賣兩索。我每天可以掙二十索。後來我又做起香烟，麵包，和甜酒的賣買來了，那些捕蝴蝶賺錢的犯人，時常買幾安那便宜的甜酒來喝，這種酒名叫太妃酒。他們總是把蝴蝶很便宜地賣給警長，警長再以高價賣給外國的顧客。

這警長從某幾方面看來的確是一個不錯的人，他對於犯人的心理有深切的瞭解。可是可憐的傢伙，他運氣很壞；他被控接受一個計劃逃亡的間諜的錢，被捕入獄，結果在聖羅蘭的囚籠中自縊身死了。他的悲劇給我深刻的印象，因為據我看來，他是非非常有人道的。

我的資本逐漸增加了。三個月後，在十月後中旬的時候，我積聚了五百法郎，也有充足的衣服，我開始跟幾個熟悉的犯人談逃亡的計劃了，他們也都由賣蝴蝶積下了一些錢。我們第二次逃亡的準備，是非常秘密的。我現在知識和經驗都增加了，我在法屬幾安那已經住了一年以上，對於氣候和野蠻的生活情形都過得慣了。我告訴自己說，這一次我是不會失敗的！我雖然有更多的智識，經驗，和錢，可是這第一次的逃亡，其對我影響的嚴重，是遠較第一次為甚的。

第六章 不自由毋寧死

是聖誕節的前夜，準備一起逃走的犯人，計共九名，都抱着不自由毋寧死的決心。晚上八點的鐘一敲，我們就相繼偷偷地溜出新流犯營。我們匆匆穿過萬籟俱寂的黑暗森林，一直逃到河邊上，有一隻獨木舟隱藏在那裏。我們很快地逃上船去，把船推進黑暗的河流中。我們深知這一夜機會極好，因為警士們接到大批的酒，喧聲不絕於耳，已經開始在慶祝聖誕了。

我們逃亡的準備，並沒化多少錢。我們中間有一個犯人，到聖羅蘭下游沿岸的華人住宅區偷了一隻三十呎長的印地安人獨木舟；這隻船造得很好，是用一顆大橡皮樹的樹幹造成的，我們把它裝置得很完全，準備此次的航海。帆是用舊褲子和一個刑期已滿的犯人賣給我們的吊床布縫成的。我們的水槽，是流犯營裏的便桶，我們偷來以後，用火燒過，塗上柏油，再在河水裏浸了好幾天，以解除其臭氣。至於我們預備的食物，有咖啡，米，咖沙末粉（由一種植物中所採的澱粉質食料），罐頭煉乳，一些牛肉乾，和一穗香蕉，這些東西是花去約一百法郎買來的。

我們到馬朗尼河了。不過這一次我乘的是獨木舟了，而且有八個很賣力的槳手，不像上次要靠潮水和木排。三小時後，我們已經沿河而下駛了十三哩，到了河口，大西洋就在我們面前。

這時候，操舵的馬喜來輕聲向睡在船底那個犯人說：『白斯克！我們已經到河口了。拿槳去操舵吧！』白斯克回答說：『我覺得不舒服。這裏海面上沒關係。你繼續再操舵一會，我再等等就來。』

這些話我們都不覺得奇怪，因為我們都知道白斯克剛從病院裏出來，他還帶着很重的瘧疾。

海面很平靜，馬喜來毫無困難地把船駛進波浪中。他雖幫助我組織此次逃亡的主要份子，可是他對於行船，完全是門外漢。不過要把這獨木舟駛進風平浪靜的海裏去，是不需一個水手的，不需要像白斯克所

說他自己那樣的航海家。

這時候還是夜裏，我們慢慢地漂出海口。這時潮水是向外流出，又沒有大風把我們阻在河口。不久我們就駛出大海了。賈里比脚燈塔的光輝，在我們後面逐漸消失，我們的船順利地向前滑進。

大馬西耳叫道，「羅伯，唱個歌吧！」羅伯就唱起海之禱歌來，我們用充滿喜樂的心情來聽他唱。他唱完的時候，我們又請他唱一個，唱完再來一個。我們都很快樂，我們在向自由之途邁進了！我們的心中都充滿了希望。

大馬西耳用熱心的口調說：「再過八天，我們就可以看見荷利奴珂河口的巴利馬燈塔的光了！」這在老波力帝要算是第九次的逃亡了，他喊道：「這一次……對！我的孩子們，這一次一定是幸運的了！」

馬喜來在船尾接上說：「對極了，八天以後我們都是自由的人了！」

風大起來，帆滿了。我們的船在波浪中越駛越快。我坐在那裏昏昏欲睡，因為當晚的興奮和一切的準備使我疲乏不堪。接着，我突然聽見大馬西耳的聲音。他喊道：「聽！好像雷響！」

我們都注神地聽。遠處似乎有隆隆的聲音。

「不會是雷響吧……！聲音太平了，」馬喜來說。「而且，天上還有星呢！」馬喜來講得好像毫不注意似的。

可是大馬西耳却非常認真。他說：「這表現你不懂海上的事。你一方面在看星，一方面暴風却可以把你淹死！你在監牢裏住得太久了！」

隆隆的聲音慢慢地大起來了。過了一會兒，聲音已經不遠了，越來越近，越來越響。老波力帝突然站了起來，喊道：「我們在大浪中了！」

我們開始焦灼地聽着。馬喜來尤其關心。我也非常注意，因為那隆隆的大聲真的越來越近了。

白斯克還是挺直身子臥在獨木舟的船底，馬喜來粗暴地把他搖了幾下，向他喊道：『喏，拿這把槳去！浪大起來了！』

白斯克呻吟着，說他太吃力了。馬喜來就用腳踢他，緊張地喊道：『白斯克，我們發生危險了！我一點也不懂行船，你呢，你是帶來航海的！拿這把舵的槳吧。我告訴你，拿去！』

白斯克坐了起來，開始哀泣着，求我們寬恕他。他說他一點也不懂航海。他自己承認他假裝是個航海家，爲的是要我們把他一起帶走。他沒有錢可以參加我們的逃亡。他哭道：『我從來沒有駛過船！我撒謊！』我們處境的困難，不禁叫我們大驚失色。

他的話還沒講完，海面突然吹來了一陣風，使船向前行駛得很快，不料前面掀起了個巨浪，海水從船的兩邊倒瀉進來。馬喜來在船尾大聲呼喊。獨木舟像一把刀似地把波浪切斷了，船頭向海面重重地倒栽了一下，幾乎把我們的頭都扭斷了。這突如其來的波浪就叫我們上當的白斯克，因爲我們來不及抓起他來打。船裏滿是海水。大馬西耳的腕骨，因這第一次波浪的襲擊而脫節了。我們祇好順手隨便拿起甚麼東西來，趕快把海水屏出去。

老波力帝絕叫道：『我們落入大浪中了！大浪把我們驅入巖石後了……大浪跟潮水衝過這些淺灘……我們駛得太靠岸了！』

正在這時候，第二個巨浪又把我們沒入水中了。我們的獨木舟漂得差不多正和海面一樣高。我覺得奇怪，這一個巨浪，在夜裏沉重地向我們打下來，而竟沒有把獨木舟衝破。幸虧這些巨浪相隔較遠，中間有一段平靜的時候，使我們來得及從打着滾的獨木舟中把水屏出。我們一言不發拼命屏水，馬喜來則握着槳，使船向前駛進。

不久第三個巨浪又向我們的背上倒下來。獨木舟受衝擊，脫空跳起。我想我們都完了。桅受震過甚而折斷了，帆跌在我們身上，我們還是拚命把水屏出船外去。

大馬西耳喊道：『我們沉下去了！』

我們不願死活地呼喊着，拉扯着帆，我們爲了想在巨浪再來之前把帆拉掉，幾乎把同船的人也推幾個下海去了。

馬喜來在船尾呼喊着，船上亂成一團。

正在這時候，我準備着要應付下次的巨浪，却聽見馬喜來說：『我想我們已經越過最後的巨浪了，』他喊道，『繼續屏水！把水都屏出去！』

時間過得真慢，好像是過了一生一世似的。可是在夜色裏，並沒有巨浪再掀過來。獨木舟在風平浪靜中拍着海面。

『我們終於越過巨浪，真是奇蹟，』大馬西耳說。『那蠢才真該死！』他說着，咒罵了一句，用腳去踢橫臥船中的白斯克。

我們發現船舵也被浪沖掉了。現在我們沒有舵，沒有帆，也沒有桅了！我們所預備的淡水也不能喝了，因爲已經混進了海水。我們所有的食物，實際上也完全損失了！

海面上微風吹着，因此我們脫下襯衫，裝在一把槳上當帆。獨木舟在靜默中向前駛進。我們離開流犯營還不到九個鐘頭呢。

天漸漸亮了。黃金色的太陽出現在水平線上。

我們看見幾哩外的岸上有低矮的森林。風正朝岸上吹，因此我們就直向森林方面駛。現在已經看不見巨浪了。我想這是因爲潮水跟風勢不同的關係。

獨木舟漏得不像樣了。我們悻悻地默然把船推上泥灘。可是我們一踏上沙灘，馬喜來就對白斯克說：『我現在不願意殺死你，但是有人應該把你殺死。』他冷冷地看白斯克一會兒，然後指着森林，說：『趁早去吧，』說着，把腰際的長刀拔出來。

我想我們另外這些人是會原諒白斯克，讓他跟我們在一起的，可是我們都垂頭喪氣地一言不發，站成一個圈子。白斯克看見那把帶威脅性的刀子，低着頭默然慢慢走去，在沿岸的森林中消失了。我們沒有參加甚麼意見，想起我們自己的問題來了。

我們察看所剩的食物。除了一袋罐頭的煉乳之外，獨木舟裏的東西，差不多都被海浪沖去了。還有些咖啡末粉，可是全澱濕了；我們把它舖在地上使乾，因為雖有些鹹味，但是還可以吃。

現在我們斷定不能由海路逃走了。我們沒有一個懂得行船的，而且獨木舟也撞壞了。船頭已經裂開，我們沒法子加以修理或使其能復航。

我們同意在海灘上休息到第二天，然後穿過森林，由陸路到巴拉馬里坡去。到那邊再找一隻船和充分的糧食，繼續航行到委內瑞拉去。我們把剩下的食物分了。然後臥在沙上睡覺。

第二天早晨，正當我們集合準備出發的時候，我們突然看見白斯克從森林裏走出，向我們走來，我們覺得非常奇怪。當他來到離我們五十步遠的時候，他停住了，向我們喊道：『到處都是洪水泛濫的草原，我走不過去！』

馬喜來看着大馬西耳，在那眼色中，我看出了白斯克的死刑。馬喜來站起身，向他走去。

白斯克站着不動。他知道他死亡的時候也許是到了，可是他因熱症和恐懼而感覺衰弱，所以並沒有逃。

馬喜來走到白斯克面前兩碼的地方，停住了腳，面朝着這冒稱航海家，把我們的希望和計劃完全打碎的人。兩人彼此對視，呆住不動。

馬喜來咒罵了一聲，跳上去就是一刀。

白斯克發出尖銳的絕叫聲，跌下地去。馬喜來若無其事地拉白斯克的雙腳，把死屍拖到海邊，潮水將把它捲入海中，去餵貪嘴的沙魚。

這是我們逃亡後所犯的第一次罪，我們離開流犯殖民地，還不到兩天呢！可是在我們的同伴他們這種人看來，這並不是屠殺，而是處決。白斯克爲求自身有自由的機會，毫不躊躇地不惜危及八人的性命。是的，我以為他罪有應得，命該如此。

那天我們步行出發，儘量靠海岸走。可是有許多地方因爲有許多長滿植物的沼澤，使我們無法靠海邊走，祇好走入幾百碼泥濘的森林裏。

正像白斯克所報告的，到處都是洪水泛濫的草原。我們祇好在水和泥濘中勉力步行。當我們走到樹根繁密的地帶時，因爲當受成羣結隊的沙蠅所咬，滿臉是血。我們走了一整天。晚上我們在沼澤中的高地，築了一個聊以蔽身的斜屋頂。天下雨了，我們無法生火。因爲沒有火烟，所以我們苦受蚊蟲所擾。我們抓起一把把的黑爛泥，往臉上，頸上，臂上，手上，腿上，腳上亂塗，可是沒有多大用處。爛泥氣味中人欲嘔，我整夜不能成眠。

天一發亮，我們就繼續我們的行程。我們已經精疲力竭了，可是榮得離開這蚊蚋遍地的所在。近中午時分，我們看見前面有海；因此我們就向左轉，我們以為這樣走是向腹地去的。

大約一小時以後，我們看見前面又是海！羅伯和我，人小體輕，爬上樹去四面看看。我們發覺我們是在一個從陸地伸向海面的又寬又平的半島一邊徘徊着。我們曉得要橫越這個半島，得穿過許多哩的泥濘和凌亂錯雜的樹根，才能達到海岸，繼續在堅實的地上走！

因此我們就走回原來的路。我們過去所走的祇好都算白走了！走原路回來，是和前進時一樣艱苦的。第二天晚上，我們到了我們過第一夜的海灘上的獨木舟旁。我們把獨木舟劈開，生起火來驅逐蚊蚋。我們到海邊上去，可是已經看不見白斯克的屍首了。

第一天早上，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以後，我們決定要儘速回法屬幾安那去！這似乎是一種愚笨的決心，可是事實上這是最安全的辦法。我們的糧食差不多都吃完了，我們沒有法

子另外再得到糧食。要是我們決定到旁的目的地去，我們得先涉過泥濘遍地的大平原，然後再穿過廣大無垠的大森林；普通的人也許以為森林地帶是到處可以得到食物的，其實不然。我們又沒有槍，所以不是餓死，就是因試嘗森林中的野食而中毒。在另外一方面呢，我們離馬朗尼河不過三十哩，我們曉得我們的糧食和力氣還可以維持我們到馬朗尼河邊。一到馬朗尼河邊我們準備捉幾個月蝴蝶，把蝴蝶賣了以後，我們可以用那些錢去組織另外一次的逃亡。我們在各流犯營中，有許多信得過的朋友，我們相信他們會設法把我們隱匿起來的。

於是我們朝東走去，希望在第二天晚上到馬朗尼河。

現在路比較好走了，因為我們涉過了一小段的沼澤地帶以後，就從泥濘和樹叢而進到較高的地上，開始穿過森林了。大馬西耳和馬喜來走在前頭，用彎刀斬開一條路來。我和另外三個跟在後頭，在我們後面不遠是吉普賽和羅伯。路途難走，因為這一帶很崎嶇不平。我們得匍匐着爬過一段段生滿青苔的滑足的石頭，我們也碰到許多叢生的竹林，祇好兜圈子，或者很吃力地躲躲閃閃地穿過去。

吉普賽是個退伍軍人，他有一段木製的假腿，所以走得特別慢。他時常在石頭上跌倒，要彎下身去閃避樹籐也很困難。羅伯是一個比我還要矮小的人，他在流犯營裏的時候，一直就跟吉普賽做伴，現在因為兩個人身體上都有弱點，因此更接近起來了，他們走在後面，有必要的時候彼此互相幫忙。

那天我們整天穿過那枝桠交錯的森林向前推進，在大馬西耳和馬喜來疲倦的時候，我們輪流替他們用彎刀開路。吉普賽和他那矮小的同伴羅伯無需做這工作，因為他們用刀太慢，叫我們耐不住。

黃昏的時候，我們到了一條小河邊，就在那裏過夜。我們傍火吃了幾把咖沙末粉，吮些煉乳。馬喜來捉到了一隻小鳥龜。我們的晚飯連嘗味道都談不上。對於整天辛苦步行的人，這簡直等於沒有吃東西。我們那一晚就餓着肚子精疲力竭地睡了。大馬西耳和身材也很高大的馬喜來最苦了，因為他們胃口都很大。自從我們離開新流犯營那天起，我們還沒有好好地吃過一頓，而我們還算帶着值一百法郎的糧食動身

的呢！

第二天早上一早，我們又動身走入森林。現在我們已經到了稍高的地帶，有的時候覺得路好走一點。許多地方有矮樹林。巍然屹立的老樹，高聳入雲，叢生密集的樹葉，把陽光都遮蔽了。在這種地方，我們走起來比較舒服一點，不需要用彎刀去開路。可是也有許多矮小的植物，生着闊大有刺的葉子，時常是我們走過的時候，把我們的腳和踝刺出血來。我們時常匍匐着想要捉鳥，或者用樹枝去擊螫蜥蜴，可是總是失敗。

中午我們沒有東西吃，就再喝一些煉乳。

將近黃昏的時候，我們走到一條較大的河流邊，決定在那裏過夜，因為那裏的地比樹下乾燥一點。

吉普賽和羅伯還在我們後面的路上走着。

我們六個人站在那裏，想要推測我們是在甚麼地方。我們一致以為我們還沒走到馬朗尼河的一半路。在那精疲力竭飢餓不堪的情況下，這實在是很令人失望的事。我們決意在日出的時候就儘速向東推進，因為越早到馬朗尼河越好。在那裏我們很可能找到一個印地安人的村落，我們可以得到糧食和獨木舟；因為我們都有錢，我們也曉得祇要有錢，要從馬朗尼河的印地安人那裏得到甚麼東西都不成問題的。

不一會兒，吉普賽趕上來跟我們在一起了。祇有他一個人。

他跛到我們站的地方幾分鐘以後，馬喜來問他道：「羅伯呢？」

吉普賽說羅伯因為覺得不舒服，落在後面了。他一會兒就會跟上來的。

過了一個鐘頭，羅伯還沒有來。我們在森林裏喊他，可是沒有回答的聲音。

於是馬喜來就決定要去找他。他消失在小徑裏，大聲喊着，「羅伯！羅伯！……」

他向後差不多走了一哩。當他正想放棄不找，轉身回來的時候，突然看見路邊堆着一些砍斷的樹枝。他頓然寒心起來，走近一點去看。羅伯的屍首赫然在亂枝堆下，體上尚有微溫！羅伯滿臉血污，馬喜來把

他翻過身去，看見他腦後被猛力劈了一下；於是馬喜來記起吉普賽所帶在支椽木腳的粗拐杖了。屍首旁邊就是羅伯的食物袋。這袋已經空了。原來吉普賽爲了幾口咖啡末粉和煉乳，而把他的小朋友打死了！

馬喜來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他回來的時候，告訴我們說他找不到羅伯的踪跡。可是他當時把大馬西耳叫到一邊去，我們都沒注意到，後來我才曉得，他偷偷地把所發現的慘事告訴大馬西耳。馬喜來和大馬西耳這兩個人，因爲身材都很高大，所以是密友。

我們另外的人談論着關於羅伯失蹤的事，對於他的遭逢發表了種種的見解。有的以爲他也許是向後轉，走到相反的方面去了；他們說他一定會發覺自己的錯誤，在夜裏趕上我們露宿的地方的。有的怕他已經給斑虎咬死啣走了。我們討論的時候，吉普賽一直靠樹站着，一脚着地，在那裏休息。他沒有許多話講，我們都以爲這是因爲他失掉朋友而悲傷的緣故。我設法安慰他。我發覺他時常轉眼去看馬喜來。每當馬喜來走近的時候，吉普賽總是好像不知情似地，問他以爲羅伯怎樣了。吉普賽差不多要哭了出來似地說：『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好朋友！』可是馬喜來不理他。他沉默寡言，忙着趕在天黑以前把露宿營築好。

馬喜來忙着在斬防雨的棕葉。他用彎刀四面斬着，越斬越近吉普賽站的地方。他突然閃到吉普賽的樹後去。吉普賽還猜疑着，不知道馬喜來有沒有看見羅伯被害的遺體。他不會把羅伯的屍首掩藏得好，因爲他沒料到我們會有人回去找羅伯的。正在那一瞬間，大馬西耳跳上去，用長刀對準他心臟直刺！

吉普賽跌倒在地上。『馬西耳，你捉住我了！』他喘息着說，『拿我的糧食……』他最後還以爲他的被殺，是跟他殺他的密友出於同樣的原因，爲了糧食問題！

另外那些人和我，親眼看見這突如其來的慘劇，都覺得莫名其妙。大馬西耳揩去刀上血跡的時候，馬喜來才把他在路上發現羅伯屍首的事情告訴我們。

我們檢視吉普賽的糧袋，有一罐小羅伯所囤積的寶貴的牛奶，預備在最後一天吃的。

事情已經過去許多年了，可是我現在還清清楚楚地記得以後所發生的可怖的景象。

我的同伴都是殘忍成性的彪形大漢，他們因久居這地獄似的流犯殖民地，同時為飢餓所迫，所以隨便甚麼傷風敗德的事情都做得出來。他們實在是餓得要死了。他們不曉得自己在甚麼地方，也不知道甚麼時候有得吃。我可以坦白地講，在我們中間，祇有我一個人不至於因為飢餓而受太大的痛苦，也許因為我身材矮小的關係。

大馬西耳的兄弟名叫第第，這是他所提議的。第第說：『我們該烤他的腿。』

馬喜來表示同意。他說：『他不過是一頭野獸，野獸是可以吃的！』其餘的人都附和着。我沒參加他們把吉普賽的屍首割開。我沒有那種心腸，也沒有那種胃口去做這種事。半小時以後，吉普賽的肝被插在一根竹竿上，在火上烤着了，這火是用吉普賽的木腳燒的，你說巧不巧？

大馬西耳是第一個嘗烤肉的，他說：『嘗起來有點像野豬肉。』

於是他們吃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跟這種人在一起，假如拒絕他們有同樣的作風，性命是很有危險。我雖然不像他們那樣為飢餓所苦，可是我也不願意引起他們的憎惡與仇恨。於是，也有一點出於好奇心，我嘗了一小塊的人肉。我還有一把咖沙末粉和一聽牛乳，可是我得做他們中間的一個，不然我也許會引起他們的憎惡而危及自己的性命。沒有一個人知道前途是凶是吉，我不能使自己成爲一個局外人，一個被驅出集團以外者，因為要是這樣的話，那麼在必要的時候，恐怕接下去被殺的就是我了。

馬喜來斬掉吉普賽好的那一腿，擺到炭上去烤。

他們把吉普賽的屍首丟在離火幾碼遠的地方。可是變態的粗漢第第跑上去，說要把它支解了。他一會兒就回到火旁來，蹲踞在炭火邊，把兩個空牛乳聽擱在炭火上。

大馬西耳問道：『你在那兒幹甚麼？』

第第回答說：「是他的血。我想把血烘乾了帶去也不錯。明天我們會再餓的！」

那天晚上，我們因為跋涉了一整天，弄得精疲力竭，倒下去想睡。那晚大家都沒話講。我相信，即使是一個最冷酷的人，也無法忘記這一天所發生的可怖的事件。現在有三具屍首臥在我們逃亡的途中了。

過了兩天。是早上，我們還在穿過森林前進，太陽從我們的右肩射過來。前一天下了一下午的雨，我們又有點轉變了路向。

我們受刺傷，流血，傷口發濃了。馬喜來腳跛得很厲害。我們把吉普賽的股肉割了下來，每個人的肩袋裏都放着一塊人肉。在炎熱潮濕的森林裏，人肉開始腐臭了，時常有一股中人欲嘔的臭氣，從前頭那個人身上傳到我的鼻管中。可是因為我們已被飢餓的恐怖弄得發狂無所顧忌，因此沒有人敢提議把人肉丟掉。

我們突然看見泥濘中有人的脚印！

我們跟着脚印走，不久就到了一個印地安人的村落。我們已經到馬朗尼河岸了！

村落裏的男人們剛巧不在。草屋裏祇有女人和小孩，當我們走近的時候，她們都跑掉了。

我們走近一間草屋。有一個瘦削的老婦坐在裏邊。她一定曉得一點關於聖羅蘭的犯人和白種人的事，因為她好像並不怕。她看見我們這種樣子，也許還覺得我們可憐的。

馬喜來指着一串掛在竹竿上的魚乾，她就在那串魚乾給了我們。我們給她一點錢，她給了我們一大串熟香蕉。我們狼吞虎嚥地大吃。當大家沒注意的時候，我到河邊去，把我所帶的那塊有臭氣的人肉丟在水裏。我們再到旁的草屋裏去，看見甚麼食物立刻就吃。半小時內，我們已經吃得不能再吃了，我們就坐在一間空草屋裏，在蔭影下打盹。

當村落裏的男人回來的時候，我們有幾個已經睡着了。他們一定是到河邊去捉魚的，因為他們帶着魚回來。大概是那些女人去警告他們，說我們來了。他們對於我們在村落裏，並沒有歡迎的表示。馬喜來

拿出一些錢幣來，想要得到他們的友誼。他們把錢拿了去，可是我們親善的表示並沒有使他們改變態度。那天我們整天臥在那間草屋裏，大家吃了許多東西，有點發呆了。我們沒有計劃。那些印安人並沒有來干涉我們。我們覺得安全，大家都覺得非常放心。

可是當我們在打瞌睡的時候，那些印地安人却非常活躍。

好幾個村落裏的男人，駕着獨木舟，飛快地划到瓦那河的警局去，帶回四個荷蘭兵士。

那些印地安人一定是在回村落時看見我們以後，馬上就出發的，因為那些兵士黃昏後就到了。他們手執手槍，向我們作意外的奇襲。我們毫無抵抗，因為曉得抵抗是沒有用的。

那天晚上，他們把我們縛在一起，塞在一隻獨木舟裏，把我們載到瓦拿河的警局，把我們關起來。第二天早上，把我們帶上亞賓那去。

在我們供認我們是流犯之後，就被警察的汽船運載，渡過馬朗尼河到聖羅蘭去，在那裏，我們被用槍刺趕進防舍裏去。

第七章 行刑前夜

我第二次的逃亡失敗了，又回到聖羅蘭的防舍裏來，我們的情形真是狼狽不堪。馬喜來的腳，被鋒利的植物所刺傷，當我們被捕的時候，他已經一走一跛了，現在因為受了傳染，更是跛得厲害，祇會蹣跚地走了。他因為腳痛，受到很大的痛苦。碰巧有一個他以前的同黨，也住在他現在住的防舍裏。他們兩人中間，爲了某種原因而有些惡感。馬喜來的同黨，現在看見他情形狼狽，開始在那關閉着的鐵門後欺侮他了。有一天晚上，馬喜來把自己的腳從踝鎖內硬抽出來，用刀刺死他的新仇人。後來他的腳生了壞疽，被送進病院裏去。六天後就因血中毒死了。

我們其餘的人被關起來，身體也都很衰弱。在海面和深林中過了幾天以後，現在被關在這空氣穢濁氣味難聞的防舍裏，真是令人難於忍受。這真是一種可怕的對比，有些時候我真是情願在逃亡的時候死掉，免得在那令人窒息的酸汗和糞便的臭氣中醜來賤去。

我們爭取自由與生命的苦心計畫完全失敗了。可是在防舍裏，我們總是團結一致，因為我們把失敗的原因，歸罪在我們的『航海家』白斯克的身上，在我們每個人的腦中，都以爲是他破壞了我們的冒險計劃，所以我們仍舊是朋友，大家同意在下次有機會的時候，再試逃一次。

我們大家能够和好，這是很幸運的，因爲在防舍裏，有些頑犯和其他帶危險性的兇惡犯人；我們都有錢，這在他們與我們談話以後就曉得的，我們現在住的並不是文明世界。大馬西耳一看就曉得這些是兇惡的犯人，立刻警告我們隨時當心，他們看見我們總是在一起，也就沒來侵犯我們。

防舍裏有些犯人，身上被陽光曬得變成紅棕色。其中有些老犯人，差不多曬成黑色了，至於那些頑犯的身上和臉上，刺着藍色，紅色和青色的花紋。在這些人中間，混着新到犯人的白色的皮膚。有些犯人是

我們在逃亡以前就認識的，我們化些小錢買香烟請他們。我們不得不這樣做，因為在防舍裏，犯人的脾氣因遙遙無期的等候和痛苦而緊張着，人與人間的友誼，真是猶如一根遊絲。在防舍裏，雖說大家都被鎖住，可是犯人得張開一眼睡覺，以防被劫或被殺。要是有一個衰弱無伴的犯人，那麼即使是在白天，積犯也會用強劫其所有，假如他埋怨的話，第二天就把他殺死。犯人在外面的時候，也許會以普通的半友誼狀態對付難友，可是一關進防舍裏，就野性勃發了。

過了幾星期，對防舍裏的臭氣和熱氣比較忍受得下，因為住慣了。

這樣平靜無事地過了一個半月。接着犯人中間有一種謠言，說是有犯人要防舍的庭院裏被處決了；對於我們，這是一件重大的新聞，因為這庭院正在我們防舍的一邊，可以從窗上的鐵欄後望見。有些犯人說，要上斷頭臺的是劊子手郝士伯本人！這消息在防舍裏轟動一時，因為在流犯殖民地，劊子手上斷頭臺向來就是一件大事。

在幾安那，新聞是不脛而走的；就是被單獨幽禁在囚籠裏的犯人，也曉得了。不久，這謠言是證實了；斷頭臺將在某天早上裝置起來，有兩個犯人將受斬刑。對，其中一個正是流犯殖民地最殘忍的劊子手，被稱為『胡狼』的郝士伯！

防舍裏再三有人討論和敘述郝士伯的故事。在他受刑的日期未到之前，我聽了好幾遍。他在聖羅蘭做了許多年的劊子手。在一九二三年，當時他是一個放逐犯，避到森林裏去要逃走，就在這時候，他得了一個可怖的綽號『馬朗尼河的血蝙蝠』！因為在這時候，他有一隻獨木舟，他本想脫逃的犯人涉到荷屬岸上去，每人收二十五法郎。可是這些逃犯有許多被發覺死在河邊，他們是被殺的，肚子都被剖開了。大家都以為這些罪是郝士伯犯的，他把犯人殺死了，然後剖開肚子，把他腸裏的肛門塞了出來，裏邊一定有錢的！因為犯人沒有錢是不會脫逃的，而這些犯人正在脫逃，當然有錢。郝士伯被捕，拘禁起來，罪名却不是殺人，而是脫逃。後來他想從防舍裏逃出去，却被一個獄卒阻住去路。郝士伯告訴那獄卒說：『我不

久就要你的命！」第二天，當他和其他的犯人被放出去在庭院裏運動的時候，他用刀襲擊那獄卒，把他殺死了。這是在聖羅蘭監獄第三次有罪證的殺人，這一次他被處死刑了。

行刑的前夜終於來臨了。防舍屋頂終夜大雨傾盆，空氣潮濕而悶熱。正跟平常外面有暴風雨的時候一樣，大隊的蚊蟲由我們頭上高處裝鐵欄的窗口蜂擁而入。我們有香烟的人，不斷地吸着，想趕走蚊子，可是沒有效果。

我們一羣犯人，在木板上彎着身子低聲講話。在防舍的別部份，也有犯人把踝鎖沿法槓移動，聚成一堆在低語。防舍裏充滿着單調的低語聲，有一種緊張的空氣，鐵鎖的鏗鏗聲比平時更雜。整個防舍裏的談話，都集中在處決的問題。

因為有又長又硬的指甲，我們稱之為「長爪」的雷維，把他的踝鎖移動過來，在一羣低語的犯人中間，靠近我坐着。他有着瘦削有力的身體，活躍的表情，在那黯淡的燈光照耀下，顯得有點畸形怪狀。他告訴我們他一個最好的朋友上斷頭台的故事。

他說：「狄魯士……哈！他跟我好朋友。他和我乘一隻囚船來。我們從第一天起就大家要好。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他因為財產的糾紛殺了一個鄰居，被判十年苦役。

「唔，當他到這裏的時候，他奇怪了一下。因為他發現有一個從前軍隊裏的朋友也在聖羅蘭，不過這個朋友是個警士！現在他們的地位雖然不同，可是他們正和從前一樣，又成了好朋友。他的朋友時常警告他，叫他行動當心一點，才有升為二等囚犯的希望。到那時候，這位朋友將把他帶出監牢，使他在自己的家裏當一名傭人，生活就可以過得舒服一點。狄魯士過那循規蹈矩的生活，真是覺得困難萬分，可是他還是隨時小心，過一種安靜的生活，等着機會。他避免受刑罰，凡事容忍，腦中祇想到一點，就是要成爲第一等的囚犯！

「後來，他已經過了二十三個月了，從來沒有受過一次刑罰！這在他是難能可貴的，因為他忍受許多

科西嘉督士的氣。他祇要再過三十天循規蹈矩的生活，就可以被升做第二等囚犯了。可是有一天，警衛長報告他私帶香蕉進流犯營。他這次的犯規，得到囚籠裏去坐許多天，同時還失去升為二等囚犯的資格。他二十三個月的忍氣吞聲，將要前功盡棄了！

「狄魯士抑鬱起來了。他想到要從頭再做起，差不多要發狂了。可憐的傢伙！他心慌意亂了。他去找他的朋友，把事情告訴他。他的朋友就去找警衛長，請他把報告書扯掉。可是警衛長好像對狄魯士有點嫌隙，不肯這樣做。於是狄魯士親自去找流犯營裏的警長，請警長替他想辦法，讓他不必受懲罰委員會的審理。可是警長說：「你犯罪，你該受刑罰。」這時候他們都曉得狄魯士一心一意想升做二等囚犯，大家就故意不讓他達到目的。

「所以當天晚上，狄魯士回到流犯營去的時候，心中鬱鬱不樂。他往來徘徊着，脾氣暴躁。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可是當他發怒的時候，他的脾氣是很燥急的！

「流犯營裏有兩個年輕的犯人，他們在嘲笑他。他告訴他們說：「你們明天就曉得男子漢做的事！」他已經決定要做甚麼事了。他要報復！

「第二天早上五點鐘，當獄卒開門的時候，他馬上出去。那羣散步的犯人中，沒有一個人特別注意他的。

「這時候天還沒亮，他一直到警衛長家裏去。警衛長正坐在桌前寫報告書。狄魯士偷偷地跑到他背後，在他背上刺了兩刀！當他曉得警衛長確已喪命的時候，他就離開，從流犯營後跑到監獄的另一面，他曉得每天早上警衛長送犯人去做工的時候，總是站在那裏。真的，警衛長照常在那裏監視犯人；狄魯士敏捷地閃到他背後去，用刀把他刺倒，然後趕快衝回流犯營裏去，以為沒有人看見。可是有一個人看見！這人並不是警衛長自己，因為他完全出了意外，受傷很重。看見的是一個名叫賴比的獄卒，他看見狄魯士向警衛長行刺，就去告發。一切對狄魯士都是不利的，狄魯士就被帶進訪舍裏去。兩個月後，他被判上斷頭臺了。

『在他被拘留的期間，他那個做警士的朋友送香烟去給他，想盡方法去解救他。有些犯人也送東西去安慰他，因為大家都曉得這件事了。』

『後來行刑的日子到了。當天早上，他那個做警士的朋友心裏很難過，躲在家裏，沒出去點數犯人。被狄魯士行刺的警長，要求要看狄魯士上斷頭台，可是典獄長不讓他離開病院。』

『狄魯士被帶到斷頭臺旁。我是一個被迫跪在那裏看殺頭的犯人。媽的，真是看不下去。可憐的傢伙，在防舍裏過了幾星期以後，這時候他已經害了很重的壞血病了。他會有兩次要求進病院，可是他們曉得他早晚是不免一死的，因此就加以拒絕了。他五天沒吃東西。他身體非常衰弱，劊子手得扶他去受斬刑。他祇不過是衰弱，他並不害怕。哼，狄魯士是不會怕的。他從頭到腳都是一個硬漢！假使他不以為這地方沒他份兒的話，他也許不至於發生這悲劇的。』

『當他把頭伸進圓洞裏的時候，他祇說這樣一句話：「別再碰痛我」，因為他患壞血症已經受過很大的痛苦了！』

『當時的正式劊子手名叫容品迪，剛巧也受拘留。他同時也是防舍裏的廚子。他完事以後，就去預備伙食。哈！當湯送來的時候，沒人去碰它！犯人都說：「我們不吃有血的東西！這是沾染難友的血尚未乾的手所燒的！」』

『於是警長就去報告典獄長。典獄長說，要是犯人不吃，那是他們自己晦氣！晦氣是晦氣的；可是我情願這樣，因為那一天防舍裏沒有人吃東西，爲的是狄魯士死了。』

『還有一件事，』雷維繼續說，『這可見他那個做警士的朋友跟他多要好。不到十天，他就辭職了！是的！有人告訴我，當他回法國的時候，他寫了許多流犯殖民地的真相，攻擊流犯殖民地當局。可是以一個人的呼聲，去對付羣狼的嗥叫，是沒有甚麼效果產生的！』

我們大家沉靜地聽着『長爪』生動的敘述。有些犯人現在開始批評了，大家討論了起來。

這是一件奇怪的事，在行刑的前夜，那些多數都會犯重罪的犯人，總是發生一種模糊的恐慌，沒有一次不是這樣的。這是一種不安；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一個犯人不覺得他有一天也可能上去跟那把鋒利的刀碰頭。有許多次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因為腐敗的流犯殖民地當局與犯人間的鬥法，犯人從來不知道他甚麼時候將被處極刑。死刑前夜的犯人，知道在黎明時候，將有一個跟他們一樣的人，被斬掉頭顱；他們曉得自己也是無援的人，當局高興的時候，不管一切，拿出任何理由來要斬一百個頭也可以！一個看見過刀鋒一閃，鮮血直噴的犯人，心中所發生的恐怖，從來沒有真正離開他。每個犯人都痛恨那個執行死刑的劊子手，這是不能怪他們的。

在那幽暗之夜，一個名叫喬治，滿身刺花的積犯，問「長爪」說：「你還記得高迪在島上被處死刑的事嗎？」

「長爪」回答道：「我不在那兒，可是我聽見那故事。」

喬治說：「唔，我在。我還是一個被迫站在斷頭臺旁看處刑的犯人呢！」

我們一羣裏有許多人都說：「講下去！發生了甚麼事情嗎？」

喬治說：「當高迪被單獨監禁的時候，他殺死了一個警士。你們還有人記得他嗎？」

「長爪」和好幾個別人回答說：「記得的。」

「有一天下午，聖約瑟島的警衛長到囚籠裏來，要挑選三十個犯人去看執行死刑。我是被選的一個。死刑是要在第二天早上執行的。」

「第二天早上約五點鐘的時候，我們被放出囚籠，有六個警士把我們押到庭院裏去。斷頭臺就搭在那裏。」胡狼」（哈，他明天要死了）正在那裏作最後的佈置。

「過了不久，天亮了。警士們命令我們在斷頭臺四週跪下，雙臂交叉擱在胸前。這是我所看見的第一次死刑，我遍身覺得難過起來了。」

「警衛長對我們說：「在執行的一刹那，你們都低頭。」

「當時的典獄長賈力農出現了。有一個身材高大的獄卒和兩個警士，跟他一起進高迪的囚籠。

「就在這時候，事情發生了！典獄長向高迪宣佈說，他向總統請求的特赦，未邀允准，他死在刀下的時候已經到了。當他這樣在宣佈的時候，獄卒把高迪的鐐銬除去。高迪尊敬地聽着典獄長的話。當鐐銬除去的時候，他慢慢地縮起雙腳，好像要站起來的樣子。於是他幹了！他一跳就抓住典獄長，用甚麼東西襲擊他！典獄長喉部鮮血直流，趕快用手去按住喉嚨，喊道：「他殺我！」警士們衝上去，捉住高迪，檢察官和警長把典獄長抬到病院裏去。哈！那真是緊張極了；我們雖看不見實際發生的事情，可是我們却聽得見那騾動的聲音。那些在病院裏監視我們跪在那裏的警士，抽出手槍來恐嚇我們，喊道：「誰動一動立刻就打死！」

「我們就那樣在病院裏環繞斷頭臺跪着，大家低着頭，好像在做禱告的樣子。這樣差不多有半小時！我的膝蓋已經痛得很厲害了，可是因為警士們很慌張，所以我一動也不敢動。接着檢察官出來了。他進囚籠裏去看高迪，高迪已經又被鐵銬鎖住了，可憐的傢伙。檢察官訊問他襲擊典獄長的動機。

「我後來才曉得高迪所說的話：「一個多月來，我祇有乾麵包吃，是，祇有乾麵包！他們從來沒有給我水喝。我口乾得昏迷不省人事了。這是典獄長的命令。」

「檢察官問他刀從那兒來的，他一句也不肯回答。

「當他上斷頭臺的時候，他向我們喊道：「現在少一個忘八蛋來欺負你們了！哈哈，這狗蛋比我先死！」

「過了幾分鐘，他的頭滾下斷頭臺了。

「他們在他的囚籠裏找到了一些鐵，這叫他們相信他很早就有那把刀。他把刀塗上了鐵；像肛門塞一樣地擺進肛門裏去！我說，這是有點本事的！那是一把小刀，可是是把好刀，是用舊剃刀片做的。」

『可是那典獄長並沒有死！』喬治接上說。『但是他失音了，自從那把刀割進了他的喉嚨以後，他一句話也說不來。我想，高迪也可算是報復了！』

當喬治講完高迪的故事以後，又有別人講旁的故事，大家一直講，講到深夜；防舍裏沒有一個人想睡。騷動太多了，氣候又熱，蚊子真是可怕。

雨有時暫停片刻，接着又繼續下着，直到黎明以前，我們在等着聽着的半朦朧時候來臨，我們開始聽見庭院裏有了聲息。

我把腳上的踝鎖脫掉。在防舍裏脫去踝鎖的犯人中間，我是最矮最輕的，於是我就由較長的犯人舉在肩上，爬上一個窗口看外邊的情形，傳話給大家聽。另外一個犯人也被抬在另外一個窗口看。下面的犯人吃力的時候，就有另外一批犯人掉班，這樣我們用手拉住窗上的鐵欄時，就可以有擱腳之處。

防舍裏靜寂無聲，因為裏邊的犯人都仔細在聽我和另外一個犯人的報告。

劊子手由兩個獄卒的幫助，正在對斷頭臺作最後的佈置。現在光線比較明亮了，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他們在庭院裏。

嘭！……他使刀從高處掉落，試試看有毛病沒有。

『天！』防舍裏在我下面有人低聲這樣喊着。

不久，有幾個警士出現了。接着典獄長也出來了。

『胡狼』的囚籠是在庭院對面那一排裏。門上的鎖開了，他們把他帶了出來。

斷頭臺週圍都有犯人。他們是整批由對面的防舍裏被帶出來的。『跪下去！』命令喊了出來，每個作證的犯人都趕緊跪下去。

當『胡狼』到斷頭臺前的時候，他停了下來，向從前他的助手，現在的劊子手說話。他說：『你看，現在執行死刑者變成被執行者了！我前一任的劊子手最後也上了斷頭臺！要當心啊，有一天會輪到你的！』

他停了一下，向他的劊子手行禮，接上說：『我的孩子，幹得手脚乾淨點，正像我教你的做法一樣！』他話說得很清楚，防舍裏的犯人都聽得見他的話。

幾秒鐘後，『胡狼』的頭落在鮮血淋漓的籃子裏了。

當防舍裏的犯人聽見刀落的聲音的時候，他們齊聲喊道：『對啊！』也有吹哨和怪叫的聲音；每個犯人都痛恨他，因為他斬了三十個頭。

那士伯的頭滾到籃裏去以後，近他住的地方也有一個囚籠的門開了，那天早上要受死刑的另外一個犯人，被帶上了斷頭臺。這個人是一個放逐犯，一個終身被放逐的自由犯人，名叫狄地楠。他在碼頭上偷一盒船上的貨物，被聖羅蘭太平洋轉運公司的代理人捉到，他把那代理人殺死了。

我看見有一些平民到庭院裏來看這次死刑的執行，我看出其中有一個就是被害者的兒子。當狄地楠看見那青年的時候，就跪下去喊道：『寬恕我，歐賴都先生，請寬恕我！』

接着，狄地楠突然轉身向劊子手說：『唔，幹得快點！』他喊着，『快點，我不是來玩兒的。』劊子手點點頭，刀落下去，另外一個頭滾進籃去了。

幾星期過去了。我在防舍裏被拘留了許多星期，以致患了極重的貧血症。我吃不下東西，我情願賣掉麵包去買咖啡。我一天比一天瘦了。

我每次請醫生檢查的時候，醫生總是很快地開些普通的藥，這無論如何是醫不好我的病的。我明白這一點，我想我一定會死在那臭氣難聞的潮濕的熱氣裏的。有一個時候我甚至不能喝咖啡；當時我計算了一下，一個人十二天不吃東西還可以活，可是要是超過那個限度，我是必死無疑的。

有一天早晨，我已經六天沒有吃東西了，我再到醫生面前去。他又像以前一樣，給了我一些奎寧。我曉得奎寧對我的病是沒有用的，因此我當天下午就寫了一張字條給醫務處長，請求他特別注意我的病，或者來看我一下。他特地正式答覆我的字條，寫着：『訪問防舍的是合格的醫生，曉得一個人是否生病。所

請不准。」

我氣得要發狂了。我想我再過一星期一定會死的，因為我沒有進病院或受診療的希望。過了三天，我又去受醫生檢查了。我走也走不動了，所以有兩個同伴在旁邊扶我。那一天，醫生差不多沒有看我一眼，就在他的冊子上寫着：『醫院』。接着，他曉得我就是那個胆敢請求特別診療的傢伙，於是就把『醫院』字樣劃去，寫着：『給牛奶』。

我看見這樣，出盡力氣當面罵道：『你是一個鬼！』

站在他旁邊的警士，馬上把獄卒喊來，把我關於囚籠裏。

幾分鐘後，那警士出現在我的囚籠外，告訴我說他寫了一張報告書，說我當醫生行使職權的時候侮辱醫生。

可是第二天上午，這位醫生（這時我痛恨他到極點，想起他比我的病使我更難受）私人下令，把我送進醫院去。我的身體非常衰弱，在醫院裏住了六個月。那個醫生明白自己的錯誤，親自來診治我，他也請求把我侮辱他的刑罰，減輕到最低限度，結果我受六個月的監禁。

第八章 流犯醫院內景

幾安那流犯的醫院，地方既骯髒，空氣又極穢濁，房屋也狹小而破爛。除了幾個管理醫院的醫生以外，所有的人員，都是未經訓練的。關於這些醫院，祇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有極少數的醫生，盡力在爲犯人滅除痛苦與疾病。

每個單位的監獄，各有其醫院；聖羅蘭監獄及其四週的犯人，有一間醫院；在那些獄島上也有一間醫院，在凱因也有一間特建的殖民地醫院給犯人住。住院病人的總數，約在四百與五百之間，此外還有約一百人住在各病舍裏，所以患病犯人的數目，約及犯人總數的五分之一。一直有五分之一的犯人，不能做工或生重病！這些病人，多數患熱症，痢疾，或鉤蟲病，多數犯人是進行性貧血症的患者。

這些醫生是法國陸軍軍醫，被選派到幾安那殖民地服務兩年。他們總是很人道的，對待犯人像病人，而不是像畜牲。一個犯人最後被送進醫院去，知道自己還能得到些人類的同情，這是一件幸運的事。

醫生每兩天巡視監獄一次，每星期巡視較遠的流犯營一次。患病的犯人，要赤身露體到醫生面前來受診治；這並不是爲了便利檢查身體，而是因爲有一次，一個醫生拒絕把犯人送進醫院去，那個犯人就袖出藏在衣服裏的刀，把醫生刺死。犯人可以告訴醫生自己患甚麼病。醫生檢查了病人，在他的冊上犯人的名旁寫着所需要的藥方；犯人應該吃的藥，應該休息的日數，或者規定他得進病舍或醫院裏去。

醫院裏每間病房約有二十個病牀；牀上沒有彈簧，祇有三塊木板和一條蓆子。每個牀上祇有一條被單，犯人離開醫院的時候，不論是死是活，祇把他的蓆子在陽光下曬了幾小時，就預備給第二個病人睡了。每個牀邊有一張小桌子，牀腳擺着一個小罐子，是給病人隨身用的。這小罐往往是舊牛肉聽，多數的犯人是患瀉症與痢疾的，我們很可以想像到每天早晨病房裏所散佈着的氣味了。病房每天由侍役打掃，有時候

用拖帚拭地板。每星期有一次用蒸木油灑噴房間。

病人就在牀上吃東西，因為雖有桌子，可沒有椅子。病人所吃的食物，分成兩類。病情較輕的犯人，早上喝半品脫咖啡，一天有四百公分（約十二囑）麵包；中午有半品脫肉湯，半品脫菜湯，和六十公分（約二囑）肉；晚飯與午飯同。患病較重的犯人，每天有二百五十公分（約九囑）麵包，早上有咖啡，中午和晚上有粥、肉、和菜。至於臨死的人，就有牛奶吃；三品脫半的煉乳和水；侍役原應以一罐煉乳泡成三品脫半的，可是他總是泡成五品脫，把多餘的留在病房裏賣。因為他也得抽煙啦！這是他措的油水。

每個醫生得照顧病人一百至一百五十名，還得出診，開刀，所以他們實在沒有充分的時間可以細心照顧病人。此外，他們往往也缺乏所需的藥物。因為警士的偷竊，所以奎寧時常不夠用，綳帶也時常用完，祇好把用過的綳帶洗了再用。一九二六年，獄島上沒有碘，也沒有高錳酸鹽了，侍役沒法子作注射。在獄島上，往往有兩個月病人沒有牛奶喝，因此就是患沉重痢疾腹內出血的病人，也祇好吃固體的食物，不然就是挨餓！配藥處所拿出來的藥，往往被做事的犯人沖稀了，不然就是成分不足。

假使生病犯人幸而不死，這並不是因為他受照顧的關係。病人的熱度有三四天降低了，這犯人就被送出醫院，回流犯營去。在那裏，他的熱度往往又高昇了。我認識有些犯人，在不到一年期間，住院十次，在第十一次住院的時候，就一命嗚呼了。這些醫院裏的死亡報告書上，有百分之五十寫着：『因身體衰弱而死』。試問正當年壯力強的二十五歲男子，會因為身體衰弱而死嗎？這在司法部看起來，是不大成話的，所以現在的死亡報告書上都改寫了：『因患惡性貧血而死』。這好像像樣一點！

醫院裏的侍役，都由犯人充任。他們多數雖不曉得做醫院的侍役應該有甚麼資格，可是少數却似乎性情相近，也學會了一些技能。比方巴黎流氓首腦孟台，他的黨徒馬夏賴，和白里夏，都像任何外科醫生一樣，會鋸臂割腿，學會醫治瘡癤和惡性熱病。有許多次，醫生認為無法醫治的病人，竟被他們救活了。

病房裏常有死神光臨。

我很清楚地記得一件事。有一個生病的犯人，赤裸睡着，身上祇蓋一條被單。從被單的破洞，可以看見他瘦削的身體。他上次發熱流濕了汗的睡衣，放在牀下待乾。

當天早上待役說：『他快完了！』

那個將死的人朝待役望了好一會，然後掉轉頭去，用微弱的聲調向另外一邊鄰牀的病人說：『請你替我捲一支香烟。』

鄰牀的病人趕快幫他捲，因為這樣一來，他自己也可以捲一支香烟了。他爬起來，在那將死的病人的牀下摸出一包烟草和一匣火柴。他捲了一支香烟，燃點着，擺在那將死的犯人的唇間。接着，他替自己也捲了一支香烟，然後把烟草放回原處。

那重病的犯人吸着紙烟，每抽一口喉間就咯咯作聲。他太衰弱了，連舉手去拿香烟的力氣都沒有。

『看！』一個在看着他的犯人喊道，『我想他死了……』

那個將死的人香烟已經掉在被單上，還沒有熄，頭向後仰，嘴張開着。我從他隔壁的牀上，看見他的眼睛盯住屋頂望着。

一個病房裏的犯人走過去，搖搖他。拉起他的一隻手，那隻手沉重地掉下去了。

『死了！』他說着，再把他搖了一下。他拾起那支紙烟，吸了幾下，接着低下身去，拿起死者的鞋；然後轉身到自己的牀邊去，把鞋子藏在牀下。

另外一個犯人從牀上爬起來，搜去那個死人擺東西的小袋……一個阿剌伯人拿他桌上的雞蛋……他另外一邊鄰牀那個犯人，又把那包烟草找了出來，據為己有。

接着待役來了。他看了一眼就明白是甚麼一會事，他臉變蒼白了！因為他這一眼不但看見病人已死，更不幸的是，他所有的東西都不翼而飛了。這是對他最大的打擊，因為死人的所有物是屬於他的，這是他應得的油水的一部份。可是他不敢說話，因為他不是一個強壯的漢子，而病房裏還有兩三個魁梧的積犯。

他走近那個死人的牀，擺一塊玻璃在死人嘴裏。他做完這個手續之後，就在席下搜尋，希望能找到一些別人沒找到的東西。可是沒有！他氣得要命走了。十分鐘後，他跟另外一個侍役扛着昇床回來。他抱起死人的屍體，放在昇床上，並沒有把死人凝視着的眼睛弄閉，在死人身上蓋上一條被單。那侍役再在死人的腋下摸索一番，掀開來看，可是沒有東西。於是他跟另外那個侍役抬起昇床，把屍首扛到陳屍所裏。

病房角落裏一個病人問道：「發生了甚麼事情嗎？」

有人告訴他道：「不過是另外一個！今天早上已經有兩個了。」

有一個說：「這傢伙很不錯。」

另外一個說：「一隻老鼠，一個廢物。」

第三個說：「他就要得到自由了。」

一個嘶啞的聲音笑道：「對。唔，他現在已經自由了。」

第二天，沒有人再想起他了。

在陳屍所裏，侍役把犯人的屍首一具具排在陳屍石上。在那裏輪值的犯人，看着侍役走開去；他看見祇剩自己一個人在那裏的時候，他就拉起死人的腳來，有規律地搖動着。他並不是想要使他活轉來，完全不是！他是希望屍體上還帶着一個積滿鈔票的肛門塞。這是他應得的油水。

接着有兩個滿口怨言的侍役，拉着一輛四輪車來（在凱因，是用同一輛車子在街上運垃圾的），把兩三具粗製濫造的棺木疊上去，拉到墳場上去，並沒有送喪的人。把棺木塞進墓穴裏去，蓋上泥土，豎上一個沒有名字的十字架，埋葬的儀式就算完成了！這些犯人已經不再受苦；從此時起，他們是會更快樂更平安了。他們是死了的人！

在獄島上，事情是更簡單了。在日落的時候，把屍首運到海上，投進海中去。在運屍船的週圍，有翹翅的沙魚在那裏飛躍着，等待着。

我的鄰床有一個老囚犯，名叫薛高。他在一九一二年，帶着八年的流刑到流犯殖民地來，可是因為他脫逃五六次，未達目的，所以現在反而還要受十二年的苦役，才有做放逐犯的資格。他已經到了一種地步，不斷地咒罵醫士，咒罵流犯殖民地當局，甚至也咒罵其他的犯人。他是因為患痔瘡進醫院的，在某一天上午九點鐘，醫生診視以後，立刻就施行手術。

薛高是很感到不安的。他的肛門裏還有八百法郎。他在施行手術的時候，要把肛門塞藏在甚麼地方呢？這八百法郎在他不但是是一筆大財產，而且是達到自由的代價。因為再過一星期，他將參加另一次的脫逃，希望這一次運氣好，可以達到目的。因此薛高覺得非常為難；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他應該冒險把那些錢交托給侍役呢，還是交托給別個犯人好？這在他似乎是一個很難決定的問題，因為他在流犯殖民地十三年，他從來沒有一個朋友，也不信任任何人。在那種爲了二十五法郎也會殺死人的環境裏，他怎能把八百法郎交給別人呢？

他該把肛門塞藏在蓆裏嗎？可是，要是他們把蓆子換掉呢？這是一個難題，時鐘已經八點了，可是他還不能解決。

他起床到廁所去。他看見牆頭上的水櫃，就想出了一個辦法。他想沒有人會到那上面去找的！他爬高，把肛門塞放在水櫃頂，下面看不見的地方。可是他又躊躇起來了。要是別人也想把東西藏在那上面呢？

當他在那裏猶疑不決的時候，侍役在病房裏喊了起來：『大家上床去，醫生來診視了！』

薛高來不及想，他毫不躊躇地趕快把肛門塞放進肛門裏去，蹣跚着走回床上。

他被送到開刀間的手術檯上。侍役把麻醉面具罩在他臉上。薛高後來說，當他失去知覺的時候，他看見成千成萬的肛門塞在他四週轉着。

醫生向侍役說：『把刀拿來。』

於是他開始施行手術了。他突然驚奇地喊了出來：『啊，唉呀……！』他碰到了病人身上的肛門塞。

他把肛門塞夾在棉花當中，把管子開了，看見裏邊有甚麼東西。裏邊有八百法郎。於是他就把那些錢放進自己袋裏，繼續施行手術。

半小時以後，薛高在床上醒轉來了。

醫生警告那侍役說：『不許提起肛門塞的事。不然我就把你送進囚籠裏去。』

薛高有兩天沒吃東西。他很想吃，並不是爲了餓，而是因爲他想到廁所去證實他財產的安全。第三天，醫生准他吃少量的食物，不一會兒他就上廁所去了。

當他從廁所回來的時候，他的臉色蒼白，因爲他的肛門塞已經不見了！

於是薛高仔細地重新回想一切。他對我說：我去開刀的時候，那個肛門塞還在。回來的時候，傷處被包紮了起來，直到第三天才拿去綑帶。肛門塞是在手術室裏不見了的，一定是那個醫生或侍役偷去的！於是他就去見那侍役。

那侍役說：『你明白我是不會偷你那八百法郎的。特別是你的錢，我們是十年的朋友了！』

這時候薛高記得了，真的，他曉得白里夏自己的肛門塞裏還藏着一萬二千法郎。無疑地，他是會偷這些錢的。而且，他在其他犯人中間，向來信譽很好，他不會這樣笨去做賊，爲了八百法郎而受人家懷恨和不信任。

白里夏用一種肯定的口氣告訴他說：『至於那個醫生，他一定不會偷的。』然後接上說：『在我看來，你的肛門塞也許是插在裏面。祇要清一次腸，也許就可以找到了！』

薛高照那侍役的建議去做。他喝了蓖麻子油。他到廁所去了四次。可是還看不見肛門塞。薛高差不多憂愁生氣得不能自制了。第二天早上，在醫生來診察的時候，他要求醫生准許他作個別的談話。醫生就作手勢叫醫士走開。

薛高把自己的問題告訴醫生。醫生聽着，最後叫他仰臥着。

薛高臥下，白里夏站在近旁，趕快用袖子去遮嘴，差一點要笑出來，恐怕被薛高看見。

於是醫生在薛高身上揪蔽蔽，然後說：『你的肛門塞就在裏邊，我摸得出來。清一次腸一定就可以出來了！』

薛高照樣去做，這一次是醫生的勸告。他抱着希望屢次到廁所去。可是還是沒有。因此他就要求再跟醫生談話。這一次醫生嚴肅地告訴他說：『你的肛門塞一定是被阻在裏邊了。這是需要開刀的，不然也許會出旁的毛病，致命的毛病！你的意思如何？』

薛高沉思了一會，然後說：『唔，要是真有這個辦法我才能看到我的八百法郎，那麼，先生，就開刀吧！』

醫生說：『好。等我診視完事以後，你到我的辦事處來簽委託書。』

那天早上，當薛高走出醫生辦事處的時候，笑容滿臉；他坐在床角上，用他那可笑的鄉下土白對我說：『你想想看！他叫我清腸，像在通槍管一樣，從上到下都通了，然後告訴我我得讓他把我斬成兩段！真是大開我的玩笑！可是這傢伙不壞：他把肛門塞還給我了。他替我開了一張一夸脫甜酒的方子。我越來越喜歡他了！』

爲了那醫生的特別照顧，我在醫院裏是受相當好的待遇的。當他宣佈要回法國去的時候，我要求准許跟他談談。我現在請他原諒我過去的態度，這是我以前沒有做過的。因爲一個人經過了那種患難而幾致喪命，是不很容易把事情忘記的。他態度很好；他甚至熱烈地感謝我忘記他當初對我的態度。他在心底裏是一個有良心的人。

他對我說：『差不多每個犯人都得送進醫院裏去的！因爲所有的犯人都病了！假使有的時候我沒盡我的責任，那是因爲我沒法子盡責任的關係；你們被關在防舍裏的犯人，總是最後才輪到的，因爲我奉命儘量把醫院的床位，先給其他比較服從的犯人住。你們犯人爲了肉體上的苦難而受苦，我却因爲愛莫能助而

受精神上的痛苦。我現在辭了職，要回文明世界去了！」
我明白他的心情；他雖然以爲自己地位非常困難，可是他從來沒有做過流犯，所以也不能明白我們身受的痛苦是多麼可怖的。

我在醫院裏住了許多星期以後，特別海事法庭開庭的時候到了。我和那些同時由荷屬幾安那被送回來的逃犯，都得去受審訊，我是爲第二次逃亡受審的。

一個警士說：「貝爾諾，這一次不會判你那麼輕了。脫逃兩次是逃得太多了一點兒！」
犯罪或者破壞規則的犯人，由特別海事法庭加以審訊。這刑事法庭是由一個庭長和兩個法律顧問組成的。庭長是一個陸軍官員，往往由駐凱因的大尉担任的，兩個法律顧問之中，一個是流犯殖民地的官員，另外一個是殖民地民事法庭的審判官。

特別海事法庭每次開庭，平均約有犯人一百名受審。每天約審二十名。審訊的程序是很迅速的。庭長審問犯人以後，接着輪到檢察官發言，他總是要求處以最重的刑罰。犯人是由警士一名爲之辯護的，這警士從來沒有在大庭廣衆間講話的經驗，因此他總是簡單地說：「我請求庭上對被告從寬發落。」這樣就算審訊了。二十名犯人就這樣在四小時中審訊完畢；審完以後，庭上就把判詞宣讀給他們全體聽。

普通判處的刑罰如下：犯偷竊，打架傷人，口角，侮辱，和怠工者，判自一個月到五年的監禁。犯暗殺、殺人、毆擊平民或警士者，判自六個月到五年的單獨監禁或死刑。在五年的單獨監禁和死刑之間，是沒有其他刑罰的！事實上中間的距離是還要遠的，因爲被判單獨監禁五年的犯人，在受了四分之一或十五個月的刑罰之後，要是能循規蹈矩，是可以要求有條件的釋放的；因此特別海事法庭實際上是對犯人在十五個月徒刑或死刑間擇一判決的。在法庭方面，這是一件不知道從的難題，在犯人方面，這是一個難堪的境遇。要是犯人所襲擊的是警士或平民，他往往得上斷頭臺去。

無期徒刑而犯脫逃未遂罪的，得判一年至五年的單獨監禁，至於其他的犯人，則判六個月至三年的

單獨監禁。當逃犯被捉回來，關在防舍裏的時候，就有一個警士爲他填一張脫逃罪的報告書，報告書上註明以下各點：『你是甚麼時候逃走的？你是從那裏逃走的？你爲甚麼企圖逃亡？你有錢沒有？你有供應品嗎？你還有甚麼話要講嗎？』這報告書先送給總督，由總督決定這犯人是否須由特別海事法庭審訊。逃犯總是有藉口說的：他們說他們跟別個犯人發生口角，爲避免被殺害起見，所以企圖逃亡；要是他們年輕的話，他們就說是因爲受老犯人的追求，不堪其擾，所以脫逃；有的說他們在森林中迷路了，走離了法屬幾安那；有的說他們想回家去，在他們的老母未死之前看她一眼；有的說他們因爲生活的痛苦，所以碰碰運氣，希望他們所說的眞原因會使當局感動。有一個時候，這些理由和藉口是有點功效的，犯人受了極輕的處罰，因爲當局希望他們再嘗試逃亡，在逃亡的途中死了，不再回來。可是在過去幾年中，各地的報紙和新聞社，發表了逃犯口述幾安那的可怖的情形，已經引起各方對於法屬幾安那現狀的注意，因此流犯殖民地當局，就利用脫逃未遂的罪名，對逃犯作不近情理的處罰，以便把逃犯殺滅淨盡。因此現在刑庭對於逃犯，往往施以最重的處罰，第二次逃亡的，就被判在獄島上監禁三年到五年。

當我們脫逃失敗，被捉回防舍的時候，我告訴警長說，我是因爲無可如何才脫逃的。我說我聽說我就要被送到枯老流犯營去，我因爲身體虛弱，料想一定死在那裏，所以情願冒險脫逃。我的陸軍殘廢恤金補充了我的理由，因此庭上對於我此次逃亡，免予處刑。可是我是被判爲屢戒不悛犯的，因爲侮辱醫生的事而被判監禁六個月。大馬西耳也被開釋；因爲他捏造了一個故事告訴庭上，不管庭上信不信，他們總是放了他，因爲這是他第一次的脫逃。在我們逃亡的一羣中，現在祇有他跟我兩個人還活着。其餘的人都按照普通的慣例處刑：無期徒刑者判處兩年單獨監禁，其餘的被判六個月的單獨監禁。可是我後來曉得，被判爲『屢戒不悛犯』，是一種極重的刑罰。

第九章 屨 戒 不 悛 犯

流犯殖民地的屨戒不悛犯，都是叛逆成性和無法制御的。他們都有百折不撓的意志，渴望自由是他們最高的目標；有些屨戒不悛犯是抱輕世嫉俗的態度，遭遇如何他們都無所謂，還有些是百分之百的流氓和罪犯：這些人都是不顧死活敢作敢為的。因為所謂屨戒不悛者，就是說他們不願屈服於警士的淫威之下。

屨戒不悛犯多數是屨次脫逃的犯人。根據流犯殖民地的規定，一個犯人作第三次的脫逃，在受逃犯的處分以後，就自動列入屨戒不悛犯。其餘的屨戒不悛犯，有的是剛愎倔強，性格兇惡，不肯做工的犯人，他們跟逃犯都被置於惡劣的環境中，死神易到之處。還有在三個月之內，受坐一百另八天囚籠處分的犯人，也被列為屨戒不悛犯，要是他們住在那半明不暗的囚籠中一百零八天，每三天吃兩天乾麵包，還能活著出來的話，他們就被送到可怖的屨戒不悛犯營裏去。

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屨戒不悛犯是被流放到可怕的夏維因流犯營去的，這地方跟枯老流犯營是一同被稱為『死亡營』的！後來這流犯營被禁止了，屨戒不悛犯就被送到皇家島去，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可是現在的屨戒不悛犯，又被送回大陸了，住在一個和夏維因流犯營一樣可怕的地方，名叫古特柏流犯營。

我由特別海事法庭的處分，被送到夏維因流犯營去。夏維因在當時是幾安那最可怕的流犯營。這地方離開聖羅蘭約十五哩，位於森林的中心，瘴疾與痢疾盛行。警士們有蚊帳和紗窗保護，不致受蚊蟲的騷擾，也不必喝不潔的水，可是犯人們却沒有這種優遇。這是一個低窪的沼澤地帶，犯人做工的時候，整天脚都濕着；有許多犯人，腿上和脚上都生着瘡。

我則夏維因流犯營的時候，有一個屨戒不悛犯，因為當地的生活太痛苦了，決心以任何代價設法脫離

流犯營。有一天下午，在我們被關進流犯營中以後，他手裏拿着一支針，跑過來找我。

他說：『喂，請你替我把眼睛鑿一個洞！』

我驚奇地說：『喂，你太蠢了！那對你有甚麼好處呢！』

他把臉低下來，用一手扯開紅眼皮，說，『不，我是真要這樣做的，替我鑿一個洞，祇要鑽一下就好了。』

我不忍這樣做。後來，爲了他的堅請，有一個老囚犯拿起那支鈍頭針，小心地向那犯人的眼睛裏刺進去。我們都圍在四週看。因爲針頭不尖，刺不進去，眼珠被壓進眼眶裏去了。我看了一會，不忍再看這傷心慘目的景象了。有些犯人告訴那老囚犯，要是鑽不進去，就得用把尖刀刺。那老囚犯恐怕用尖刀會刺進那犯人的腦袋裏去，所以也不敢嘗試，可是血已經從那犯人的頰上流下來了。

第二天，那犯人自己用針刺進眼珠裏去，目的是要被送進醫院去。

還有一個犯人，也是想離開那可怖的流犯營，他曉得進醫院是唯一的辦法，於是就用精液去塗抹眼睛，使眼睛發炎；可是他做得過份，結果兩眼全瞎了。

屢戒不悛犯像牛馬似地被驅使着。我們做工的情景真是慘無人道。我們從早到晚都得砍樹伐木。我們沒有休息。即使是一個健康的人，恐怕也要吃不住的，況且我們都是患病的人，病了又沒有醫藥的治療。

我們做工的時候，全身赤裸着，祇戴一頂草帽。叫犯人裸體做工的目的，是要減少他們脫逃的機會。可是還是有許多屢戒不悛犯赤裸着身體逃進森林裏去。生活的艱苦迫使他们們挺而走險，他們像赤身露體的野獸一般，甚至連食物都沒有，就逃到森林裏去，要是逃不掉也情願死。我曉得有許多犯人赤裸着，身無長物地逃走了，很奇怪的，其中有一個犯人最後竟抵達歐洲！因爲夏維因的流犯是裸體的，所以警士都是獨身漢，要是他們已經結婚了的話，他們的妻子得住在聖羅蘭。

夏維因屢戒不悛犯一天的生活大約如下：

早上五點半起身。

我們整晚都被跟鎖鎖住。獄卒把法槓抽出，每個不檢犯解去自己的跟鎖，然後把跟鎖穿回法槓上，要是把跟鎖交給犯人，恐怕都會不翼而飛的。於是犯人把穿着睡覺的衣服脫下來，因為夏維因的犯人，正與普通的生活習慣相反，他們是睡覺的時候穿上衣服，出去做工的時候脫掉衣服的。接着管理流犯營的不檢犯就到廚房裏去拿咖啡。

過了幾分鐘，犯人就去做工了。有的時候在森林裏做，有時候在空地上做。我們排着單人的隊伍，各人拿着尖鋤，鐵鏟，和斧頭，擱在赤裸的肩上走着。手執步槍腰掛手槍的警士，在旁邊押着我們。這些監視不檢犯的警士，可說是全幾安那最卑鄙醜惡的，他們多數是悍惡的科西嘉島人。

在每一隊犯人裏邊，也有幾個阿拉伯獄卒；這些獄卒都是手脚敏捷，奔跑如飛的，要是犯人逃進森林裏去的話，這些阿拉伯獄卒就手執彎刀和槍去追趕逃犯，所以不檢犯就叫他們做「跑腿駱駝」。

這天早晨一個警士指點我們應走的方向，發令說：『到開墾地去！』

我們一到開墾地，警士們就將我們排成一條線，每人相距五碼之遙。我們的任務是造九十個土墩，每個土墩三呎高；這是將來要種馬鈴薯的。

在這些勞動的犯人行列的兩端，各有獄卒兩名守住，前後各有警士一名，臂下夾着步槍，準備一旦有事的時候，隨時射擊，因為當局給他們的訓令是說，如有不檢犯逃走，立即開槍。

時候還早，約摸是上午六點。氣候還涼快，大家都從容地做着工。可是漸漸地，陽光照射着開墾地，犯人被蚊叮蟲咬的裸體上，汗流浹背。過了一會兒，犯人全身染滿泥污，過了幾小時，就好像是在地上滾過的野獸一樣。在開始工作的時候，犯人的行列是成直線的，逐漸前後不齊起來了，因為有些犯人比較身體強壯，做得快一點。

警士們在旁邊監視着。

『喂，你！賴斯克，我要把你送到懲戒委員會去！』
有一個警士看見一個做得快的不悛犯，在替旁邊的犯人做着，想幫助做得較慢的犯人。

賴斯克回答說：『我管你的！滾你媽的你做你的報告書！』

『因為你的莽撞，我將給你另外一個報告。』那警士喊着，從袋裏拿出筆記簿來。

那不悛犯突然插嘴道：『要是你高興的話，寫三張報告好了！』接着，過了一會兒，他把工具丟在地上說：『我氣死了。』

那警士怒氣勃勃地喊道：『獄卒！』

那些阿拉伯獄卒就來到賴斯克身邊，把他上了手銬。他們叫賴斯克在灼熱的陽光下坐在開墾地中央的斷幹上，一直到犯人做完工回流犯營的時候。

有一個警士故意把香煙頭丟在一個犯人脚旁，那犯人把香煙頭拾起，於是那警士就當場捉住他。

『你也得上懲戒委員會去！』

那不悛犯回答道：『你告訴懲戒委員會我是不在乎的，你還不懂嗎？』

於是第二個犯人又上了手銬，坐在烈日下的斷幹上。

正午的時候，在二十五個不悛犯中，有十五個已經完成了規定的工作。

警長喊道：『排除，集合！』其他的警士把沒做完工的犯人名字記錄在筆記簿裏。

警長命令說：『到浜邊去！』

到浜邊的時候，犯人們就到澗流裏去洗澡。犯人在浜裏是不許潛水的；因為以前有過犯人在水底游泳，一直游下去，逃到對岸的森林裏去！

我們回到流犯營裏來。那兩個向警士回嘴的犯人，和那些沒把規定的工作做完的不悛犯，被關在特別的牢房裏挨餓。

正午的時候吃一頓，五點鐘的時候再吃一頓；飯食總是相當充足的，因為流犯營裏的廚子，從來不杜扣屢戒不悛犯的糧食的。

六點鐘的時候，犯人上了蹀鎖。日暮天暗的時候，大家就穿上衣服。犯人是許說話的，可是我們却低聲談話；我們自然談脫逃的事，因為我們祇想脫逃。我們這些犯人，為要爭取自由，用我們的性命去作孤注一擲，至少已經有一次，在下次有機會的時候，我們準備再作嘗試。也許營舍裏還有些以高價向獄卒買來的烟草，於是就有一支小心接好的香烟，從一個犯人的嘴裏，傳給另外一個犯人吸，最後把那吸剩的烟頭，插在一支針上，直到完全燒盡為止；因為在不悛犯的中間，有一種有禍同享有難共當的精神。過了一會兒，我們都睡着了，剩下的祇有鐵鎖敲擊法槌的聲響。在一天二十四小時中，這是這些苦難的人羣得到安息的片刻。有些做着已獲自由的美夢，還有些醒着在計劃下次的逃亡。

根據流犯殖民地的規律，一個不悛犯要恢復普通的生活，必須經過六個月的刑罰，而最後三個月裏，不能有任何犯規的舉動。流犯營裏的警士，也許因為對某一個犯人感覺不痛快，或者是因為他們喜歡欺小陵弱，所以總是盡力在捉犯規的犯人，尤其是在一個犯人祇要再過幾天循環蹈矩的生活，就可以脫離『屢戒不悛犯』的惡名時，他們特別活躍。在晚上，當犯人上了蹀鎖以後，警士有時候會偷偷地在營舍外面徘徊着，捉出聲說話的犯人，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報告他犯法！要是一個不悛犯犯規被捉到了，他就得重新過三個月不悛犯的生活；好像過了一生一世一樣，在這期間，他得忍受侮辱與凌辱，保持不犯規的紀錄，才能去掉不悛犯的名義，恢復正常的流犯生活。有些犯人不顧自己的死活，終至做了警士的槍靶，還有些犯人終於成爲疾病的犧牲品了，有的整整過了好幾年才能脫離『屢戒不悛犯』的名義。有一個名叫彌兒的犯人，一連在夏維困住了十一年，一共有兩千三百天被關在囚籠裏，過那種三天有兩天沒水喝的日子！還有一個不悛犯，名叫白布魯治，可說是『逃犯之王』了。白布魯治於一九〇二年被判五年苦役，當我在一九二〇年到流犯殖民地的時候，他還在那裏。他爲了屢次脫逃，所以一共被加上三十六年的附加徒

刑。他在做不檢犯的時候，就脫逃了六次，逃到森林裏去，而且是赤裸着身子逃的！值班的警士們發排槍向他射擊，可是從來沒打傷他過；但是，這個可憐的傢伙，他每次都被捉了回來，有時候從委內瑞拉，有的時候從荷屬幾安那或者別的地方。每次被捉回來的時候，當局總是加判他兩三年，於是他就被送回夏維因的地獄裏來。每個警士都痛恨他的，因為他每次脫逃，那些值班的警士，總是被扣掉三十天的薪水的！有一個科西嘉島的警士，因為打死過五個犯人，所以大家都叫他做『兇手』，他時常問白布魯治說：

『你是今天要逃走的嗎？』他是極恨白布魯治的。

『不，』白布魯治總是回答說，『可是我逃走的那天不久就要到了，我會警告你的！』

有一天早上，白布魯治穿着鞋子去做工；這是罕有的事，因為鞋子雖是當局允許不檢犯穿去做工的唯一的衣物，可是不檢犯差不多從來不穿鞋子去做工的。

那警士問他道：『喂，白布魯治，我猜你是今天要逃的，是嗎？』

白布魯治回答道：『對！就是今天！』

那警士站在做工的犯人羣後面，把步槍夾在臂下準備應付急變。他把手槍的皮帶解下來，以便隨時抽出來用。一小時過去了。兩小時過去了。突然，有兩個不檢犯發生了猛烈的口角。另外一個警士喊着，『獄卒！』就在那時候，白布魯治把一鐵鏟的泥，撥在站在他背後那警士的臉上，向他喊着：『再會，狗蛋！』於是飛步向森林跑去。

這事情突發在一瞬間。那警士的眼睛因中泥污而睜不開，他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沒來得及開槍。等到白布魯治跑到叢林裏去的時候，要開槍已經來不及了！流犯殖民地一直沒看見白布魯治的影子，直到八個月以後，他才從西部遠處的沿岸被送回來。可是他那傲慢無禮的警士，已經報復了，因為那警士又被扣掉了三十天的工錢。

一九二五年，當我在夏維因的時候，屢戒不檢犯中年紀最大的是老勒卜，大家叫他做『劍客達太安』。

他年紀已經六十二歲了。勒卜在一八八七年被判徒刑五年。被送到新加當尼亞去受刑，他脫逃了許多次，在法國被捕了，後來因為新加當尼亞太遠，運輸不便，所以就被改送到幾安那來。他從幾安那脫逃六次，住在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可是運氣不好，結果都被捉了回來。他最後被警士開槍打死在監牢裏。當時在夏維因年紀最輕的犯人是勞吉畢克，他當時才十七歲；後面我會再談到他。

我在一九二五年六月被判為『屢戒不悛犯』，後來我向一粒流犯殖民的新監督送上呈文，運氣還好，在八月裏就獲准解除不悛犯的名義了。於是在過了八十天磨難的生活以後，我終於得免一死了。照我當時身體衰弱和貧血的情形看起來，我在不悛犯的刑期未滿以前，是必死無疑的。我寫了一張呈文給新監督，申述我身體衰弱的情形，並請求他解除我屢戒不悛犯的名義，因為判我做不悛犯是不公平的，我說，根據流犯殖民地的條規，逃亡三次才能被判為不悛犯，可是我祇逃了兩次！不過我雖脫出了死亡營，然而還有侮辱醫生的刑罰，得受監禁，我得到聖約瑟島去受六個月的監禁。於是，我動身到那些島上去了，到那些地獄島上去。

在八月裏一天的下午，聖羅蘭防舍的庭院裏，約有犯人六十名，兩個兩個被手銬鎖在一起，在等着起程到獄島上去。他們因為犯了脫逃或殺人的罪，由特別海事法庭判決，將被放逐到聖約瑟島去，過那可怕的單獨幽禁的囚籠生活。有三個生病的犯人，是不上手銬的；在這三個犯人之中，我們兩個是由醫生送到皇家島的醫院去療養幾個月的。另外那個生病的犯人，臥在昇床上，身體雖然不好，可是還是要被送去過單獨幽禁的生活。他祇穿一條褲子，因為生的是痢疾，所以髒得一塌糊塗。他在那裏呻吟着，可是除了我和一兩個他的朋友以外，沒有人注意他。

我們走出監獄，出發到碼頭上去，在那裏有夜汽船瑪拿號吐着黑烟，升火待發。這小汽船行駛於聖羅蘭和東北岸流犯殖民地首邑凱因之間。旅客先上船去。這些旅客都是黑人，他們因為看慣了，所以對上了手銬的犯人羣，連看都不看一眼。黑婦穿着顏色鮮艷的衣裳，用有間格紋的手巾包頭。她們談着，快樂地

笑着。甲板上疊着一堆行李：有網籃，鍋和別種燒菜的器皿，各種各色的夜壘，狗，豬，和嬰孩，有些嬰孩的膚色未免太白了。接着我們這些上了手鐐的犯人，被驅進甲板下的船艙裏去。過了幾分鐘，汽船在馬朗尼河開行了，在那積滿泥污的水流中，向下游駛去。

船開到河口的時候，獄卒下來，把我們的手鐐除去。手鐐是在船駛出海面的時候才解去的，因為時常要被押到獄島上去的犯人，躍出船艙，跳入河中，在警士的槍彈紛飛下脫逃了。夜裏船艙中點着一盞光線幽暗的燈。有些犯人疊船，隨便甚麼地方倒下就睡；他們到處嘔吐，蒸熱的臭氣中人欲嘔。有個犯人低聲唱着；他聲音很好，他是搭前一隻囚船從法國來的，所以會唱新歌。

我們這些跟水泥和別種貨物一起被丟在船艙裏的犯人，多數是要被解送到各獄島上去的，諸如皇家島，聖約瑟島，或惡魔島，在那些囚籠裏被單獨幽禁了許多年，或者先被解送到聖約瑟島，然後轉送到皇家島，一直監禁在那裏，直到他們所犯的罪被遺忘了，或者他們的行動已經表示他們悔改前非；更可能的是，他們一直被關到島上的犯人太多了，當局不得不把一部份犯人疏散出去。遇到犯人過分擁擠的時候，當局總是選那些在獄島上住得最長久的，那些島上惡劣的環境所不能征服的，疏散到大陸上去，因為當局曉得，當這些犯人回到大陸上去的時候，他們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計劃已久無法進行的脫逃。要是他們真的脫逃的話，當局就可以再刑罰他們，這一次他們大約會死了的！

經過了十八小時的顛頓與洩汽，船停了。我們從裝着鐵欄的舷窗口，可以看見晨光中有三個小島出現。那景緻似乎是很可愛的。這些青色的島上，點綴着一棵棵的棕櫚樹，彷彿是一個小規模的天堂。有一隻大划船，由強壯曬黑了的犯人操槳，有一個警士站在船舵旁，靠到船邊上來。這隻大划船，往往來來，每次載犯人二十名登陸，不一會兒，我們都在皇家島上岸了。我們悲哀地看著瑪拿號駛遠了去；每個人的腦海中都想着：不知何年何日，它再來把我載回去？

這三個島嶼突出在藍色的海面，離開大陸十哩，在凱因以西三十哩。這三個島名叫『得救羣島』，這

名字對於犯人彷彿是一種諷刺。這名字是三世紀前路易十五最初派到幾安那的殖民者所定的。他們起先在大陸上枯老地方建置殖民地，結果有十分之一的居民，死於流行的黃熱症，他們看見海面上有三個小島，就到島上去避疫症。島上新鮮的空氣，使許多居民恢復健康了，於是他們就叫這些小島做『得救羣島』。可是在犯人們看來，這些島却是『地獄羣島！』

這些島中最大的名叫皇家島，以取悅於法王；靠近皇家島的名叫聖約瑟島，因為那一次的遠征，算是在聖約瑟的保護下出發的；最小的那個島，因為波浪兇險，無法登陸，所以早期的殖民者從來沒有到過，他們把它叫惡魔島，因為皇家島和惡魔島間的狹海峽，波濤洶湧，他們以為是惡魔使然的。就是現在要上惡魔島去，也是很困難的；流犯殖民地當局，在惡魔島與皇家島之間，裝置了一根纜索，以便把供應品送過去給惡魔島上的政治犯。

惡魔島是一塊大石頭，上面長着許多椰子樹。島上的第一個犯人是法國砲兵隊長德雷福，他單獨在島上的一間茅屋裏住了五年。因為他的案件是舉世矚目的，所以世人也就注意到這世界上最可怕的監獄了。有許多人以為整個流犯殖民地就是惡魔島，其實惡魔島不過是流犯殖民地的一小部份而已。當德雷福後來宣告無罪，被送回法國去以後，惡魔島上有十二年沒有人住。一直到一九一〇年，法國海軍軍官烏爾摩才被送上惡魔島，住在德雷福住的小茅屋裏，住了十五年。歐戰結束以後，約有二十名政治犯被送去住在島上。現在祇有六個政治犯。每個政治犯住在一間小屋裏。他們的糧食比其他囚犯好。可是他們在那四面皆水的巖石上，生活是孤獨無聊的，他們比流犯殖民地中其他的犯人更悲哀。

自從一八五二年到現在，在島上住過的犯人，約共祇五十名。每天晚上，每個犯人從日暮時起到黎明時止，都被關在自己的小屋裏；他們沒有工做，他們可以自由做各人喜歡的事情；多數人整天坐着釣魚。他們得自己燒飯。他們唯一的任務，是當當局收島上的椰子；他們要是想分到酒喝，就得做這工作。

皇家島與聖約瑟島面積不相上下，週圍的海岸線約長一哩又四分之一。惡魔島週圍約祇一千二百碼，

抽一支香烟的時間，就差不多可以兜一個圈子。從遠處看，這些島都是很美觀的，島上長滿着棕櫚樹，點綴着白牆紅瓦的房子。從海面上看去，彷彿是個世外桃源，可是事實上，這些地方都是地獄之島，島上有八百五十個犯人在遭受着永世的痛苦。

在流犯殖民地的初期，流犯管理處是設在這些島上的。一八五二年，第一隻囚船的犯人，就在那裏登陸；幾年後，大陸上的監獄在凱因和聖羅蘭建造起來，當局才把這些島用做鎮壓和刑罰犯人的地方。

平時這三個島的犯人數目大約如下：惡魔島有政治犯十一名。聖約瑟島有單獨監禁的犯人三百名；獄卒三十名，送到島上監獄裏去受懲戒的犯人七十名。皇家島上有犯人三百五十名，是受了單獨監禁被釋，在島上被拘留一個時期，作為脫逃的懲罰的；獄卒和流犯囚犯其他罪名被送到皇家島上去的，約一百名。我發覺流犯在這些島上的生活，跟大陸上監獄和流犯營中的刻板工作完全兩樣。在島上是沒有工做的。祇有刑罰，等待……受苦和不安。一個犯人在島上的時候，得把他與脫逃有關的計劃完全放開，儘量設法排遣自己無聊的歲月。有兩種罪惡在島上特別繁榮：賭博與淫猥的行動。

兩個犯人用昇床把我從碼頭抬到皇家島的醫院裏。我直到現在還覺得奇怪，不知當時從大陸到島上，在瑪拿號悶氣的船艙裏，我怎麼能忍受那段旅程，因為在渡海的時候，我發熱得牙齦直抖，而且不斷地嘔吐着。

皇家島的醫生，指定讓我住在重病犯人睡的用屏風隔成的房間裏。

我的熱度越來越高。我甚至連麵包也吞不下，我隨便吃旁的甚麼東西，也都吐了出來。我到底患了甚麼病呢？醫生診斷我患了『一種胃病』，指定我吃牛奶和雞蛋，同時服瀉藥。

就是這種滋養品我也不能下咽。我祇能吃朱古力，和偶然吃一隻雞蛋。麵包是我所缺不了的食物，可是我不能吃。醫生試叫我把麵包塗上牛油，煎咖啡吃，塗朱古力，煎雞湯吃；可是肚子裏留不住，我一天天地越變越瘦了。接着我患腹瀉。我體重祇有八十磅左右，事實上不過是一把骨頭。我曉得待役好幾次以

爲我當晚會死去的。可是我生的意志始終與我同在，這也許就是使我還活着的原因。

這時我經驗到一種極深的憂鬱。我到幾安那來已經四年了。在這冗長的四年中，我受到肉體上的艱辛，精神上的痛苦，長年的創痛，飢餓和疾病。我以前的生活，法國，我的家，巴黎，和莉妮……逐漸從我的記憶中淡下去了。我思想中最生動親切的事，逐漸消失了，因爲我整個的思想，已經爲脫逃和生存的觀念所盤據了。現在，在這裏，我要死了！在少數的時候，過去的事情會突然湧現在我的腦海裏，我就想到我所失去的一切，好像是毫無希望地失去了。於是我就浸入憂鬱之中了。尙幸這種生動的回顧，並不是常有的。我想到那些跟我一起到幾安那來的犯人，有許多已經死了，他們可以列成一個很長很長的名單。我和少數的幾個餘生者一樣，都變成非文明的人了。我現在已經是一個正式的囚犯，熟習於流犯殖民地的一切。我逐漸明白犯人的態度和思想了，我覺得他們的態度是可怕的，因爲太缺少坦白和友誼了，性的腐敗像黑色的瘴氣一樣遍佈各處。

祇有那些繼續企圖脫逃和出亡的人，才似乎是值得敬重的，因爲他們不會投身於罪惡之中，祇有一個意念，就是不惜以任何代價脫離這地獄。

我把所有的犯人分成三類：第一類是那些祇想逃走，準備用他們的性命去爭取自由的；第二類是因爲年紀太老，聽天由命不想逃走的；第三類是那些像野獸一般，對於生活顯然表示滿意的。最後一種人，多數是積犯，在有自尊心的犯人或官員看來，他們是流犯殖民地的禍患。他們是邪惡的，浸沉在精神，肉體，和性慾的墮落中。

我也明白了流犯殖民地當局的種種黑幕；我知道好行爲並沒甚麼用；我曉得祇要我有錢，我隨便甚麼事都能辦到。我時常親自看見有些犯人，爲了想得到好職位，送二十五法郎去給監督的妻子，終於得到那位置了。我曉得警士們所行的種種令人不敢置信的詭計。我睡在醫院裏，目睹種種的怪現象，真是既討厭又震驚。我發覺我絕對沒有東西可以留戀，我曉得要是我希望還做個人，做個有自尊心的人，我得趕快離

開。當局的種種弊端，跟犯人的醜惡行爲，一樣使我嫌惡。這是一種不良政制對孤獨無援的可憐蟲的榨取，這種行爲是不可恕的，因此使我更痛恨了。

有一天，我注意到我的溫度表上注着『T B』兩個字母。肺癆！我患了肺癆嗎？我一時感覺奇怪起來。接着我心慌意亂了。正好侍役走過，我給他二十索，叫他去找那個做微生物學家的犯人來，我要跟他說話。

過了一會兒，那個犯人來了，我問他我是不是真的患肺癆。

他說：『啊，別理會那表格！是醫生自己檢驗的，你曉得這醫生是悲觀者，他把這裏的一切都看成悲劇。你祇要給我十法郎，我就親自替你檢驗！』

幾天以後，他回來，向我保證說我的肺並沒有毛病，他叫我請醫生再把我的痰檢驗一下，我照樣做了。結果『T B』字樣從我的表格上擦掉，我才放了心！

這醫生待犯人很好；他真是太好了，因為我們的痛苦，使他覺得難過，他把所有的犯人儘可能送進醫院去，給病人大量的藥品和豐富的食物。我時常覺得他是有一點太過分了。過了不到幾個月，他把藥房和糧庫的存貨都用光了，當局趕快把他撤換掉。

接任的是一個在技術上正和他成對比的羅梭醫師。這些島上的醫院沒有自來水，所有的窗都破了，地板也差不多要陷進去了，他因為時間來不及，不得不把患痢疾，傷寒，瘧疾，和肺癆的病人，留到第二天再看，這種種的缺點，不但沒有使他抱消極的態度，反而使他精神奮發起來。當醫院裏沒有雞，沒有雞湯可以給病人吃的時候，他就鎮靜地拿起槍來，跑到警士們的養雞場去，砰！砰！亂打一陣，他打了二十隻雞給犯人吃。他總是教訓那些暴跳如雷的警士們說，當病人要死了，需要食物的時候，他們是沒有保留太多雞的權利的。被單獨監禁的犯人，在那些可怕的囚籠裏住上三個月以後，他總是把他們送進醫院裏來休息一個月。他對於指責警士和典獄長的錯誤，向來毫不躊躇，他說甚麼話就是甚麼意思，並且堅持要

這樣做，結果總是照辦了！

他在島上就職的時候，先把醫院出空。他看見醫院裏住了一百二十個病人，就擅自決定以後不能住過五十名！當他看到我的病，調查我的食物的時候，他對於前任醫生所替我開的數量，公然表示驚奇，差不多全都給取消了。這救了我的命。奇蹟出現了！我很快就能吃點麵包，不久體重就增加了。我每星期重六七磅，當我站在磅秤上的時候，我快活了；因為我再度感覺到，我不至於把我這副骨頭留下在幾安那了。

三月中旬，醫生說要讓我出院了，可是我請求他讓我住到四月一日，因為到那一天，我算是在皇家島住了六個月，我的六個月的刑期也就屆滿了。這可以省掉我坐幾天單獨監禁的囚籠。他明白我的意思，好心地使我在醫院裏住到四月一日。

當我出院的時候，我到島上警長的辦公處去，在監獄的名簿上簽名釋放，警長把我派在犯人的第二分隊裏，把我解到皇家島的流犯營裏去，就是所謂『血紅營』，有許多著名的犯人死在那裏。

除了夏都總督以外，犯人認識，還在談起的，也許祇有羅梭醫生一個人了。可是他被召回法國去。他離開獄島那一天，跳上划船的時候，犯人們做了一團大花球爲他送行。犯人永遠沒有忘記他。

第十章 血淋淋的流犯營

第二分隊流犯駐屯所血紅營，是全法屬幾安那流犯殖民地最觸目驚心的流犯營。因為解押到那裏去住的，往往是最危險，最兇惡的犯人。

當一個犯人在流犯殖民地犯罪，受完了徒刑以後，就被送到那裏去。犯人用刀殺人，或企圖脫逃，被關在聖約瑟島單獨監禁的黑牢裏，關了幾個月或幾年以後，釋放出來，也被解到皇家島關在第二分隊的流犯營裏。屢戒不悛犯，要是解除了名義以後還能活着，也被送到那邊去。至於那些罪案在法國轟動一時的犯人，當局因為恐怕他們脫逃以後，報紙上對於幾安那慘不忍睹的情狀，再來一篇轟動全國的記載；所以當囚船開到幾安那的時候，他們就把這些聲名狼藉的犯人，直接解到血紅流犯營來。

許多流犯殖民地的『名流』和『英雄』，都在這血紅營裏住了不少時候。因為住在這裏的，都是一些著名的囚犯，逃犯，和犯重罪的人，所以這第二分隊有其特別的風味，與其他島上的流犯羣不同。

第二分隊流犯營的營舍，長約四十碼，寬六碼，住在營裏的犯人，普通在六十名至八十名之間。犯人進去的時候，要經過一個裝着粗鐵欄的門。偶然看見，彷彿是一個粗製濫造的動物園，裏邊有猩猩似的。下午六點鐘，點了名以後，警士就把那個門重重地關上，上了栓。直到第二天早上起身的時候才再開。除非晚上有犯人受了重傷，得送進醫院去，這個門在晚上是不開的。不過這種犯人受重傷的事件，却是常有的。當局對於這一類的事件，是表示歡迎的，因為死在這流犯營裏的，都是當局盼望能早日收拾了的犯人。

大門一關上之後，裏邊的情形完全改變了，這恐怕就是連警士們也不知道的吧。一盞盞的小油燈，在黑暗中點亮起來，照着每個各做其事的囚犯。營裏兩面掛着兩列吊床，中間的狹通道上，犯人們走來走

去。這些小油燈型式都是一樣的，是一個煉乳聽，在開口的地方，安上一個用洋鐵皮做的小凹窩，這種小油燈補充中間公用油燈光線的不足，使每個犯人看得見，能做他們所要做的事。犯人向流犯營的管理員買燈油，這管理員也是點燈的人，他把公用燈的燈油用得省，所以總是有些多出來的油可以賣。這燈油就是他所指的一部份油水。

請跟我來看看這流犯營中的景象吧。

在那一邊，有一個滿身藍色的刺花，赤裸着上身的犯人，用一堆糞膏在織地氈。此人就是『假面具』，他是一個老頑犯，因為全身從頭到腳，全是刺花，所以人家叫他做『假面具』。他的臉全是藍色的，他的上唇有紅色的髭，他的頭髮也和我一樣是剃光的，頭上也全是藍色的刺花。他說那些刺花就是他的頭髮！他的兩頰上各刺有撲克牌上的鑿形花樣一個，前額上也刺着一個撲克牌上的三葉花樣。在他後面，有另外一個犯人在椰子殼上刻花紋。近他的身旁，有四五個犯人坐在地上打牌。在另外一邊燈下，有一個鞋匠蹲在吊床下替士補鞋子。另外一個犯人在替人家補褲子，這可以使他賺幾個錢，他旁邊的犯人，在彈洋琵琶，彈出探戈舞的調子。這洋琵琶是用他在島上所找到的一塊木頭製成的。有一個犯人在寫信給他在法國的律師，嘴中不時在發出咒罵的話。另外一個犯人坐在他的燈光下，在看舊報，這張舊報紙是當他在掃典獄長的庭院時，在垃圾桶裏檢到的。在兩列吊床間的通道上，有幾個裸體的犯人在談論他們上次的逃亡，同時計劃下次的脫逃。還有另外幾個犯人，在討論揩油的事情，這次的揩油，可以使他們明天多。一些公款，因為他們正在以設法掙錢來消度他們的時間。脫逃和掙錢是他們主要的心事。除了這七十幾個犯人談話的聲音以外，時時有『喂賈畢特……咖啡兩客！』『賈畢特，咖啡三客！』的喊聲。

賈畢特是這流犯營的管理員。他把廚房裏剩下的咖啡拿來出賣，每客賣四索；他加上咖啡豆，雖然祇有一點點咖啡味道，可是又甜又熱。當犯人喊出要咖啡的時候，他就派下手端出咖啡來。賈畢特是一個生意經的人，這是大家所公認屬於他的油水。他還賣烟草，烟紙，火柴，鹽，胡椒，油，醋，和蔥；總而

首之，凡是犯人需要用以改善飯食的東西，他一概賣。這些東西是他從島上的供應品中偷下來的。此外，他也是這些島上唯一的『圖書館』的主人，他的『圖書館』裏有一千二百本書，是他多年來不斷收集的結果；有的是凱因和聖羅蘭的放逐犯送給他的，有的是醫生看了不要，送給他的小說，有些是典獄長看過，不想收藏的，還有些書和雜誌是醫士給他的。這圖書館裏有古典作品，有現代作品，有尼采的哲學著作，有魯俄，賈克倫敦，和托爾斯泰的文學名著。賈畢特這無賴的傢伙，却拿這些書出租，每三天收兩索，先付後看！他是在一九一二年被處徒刑八年，被送到皇家島來的。他逃亡八次，因此又被加判了十六年，他現在還有四五年，才有資格做放逐犯。

洋鐵罐裏銅幣的搖聲起了，這是賭『馬賽曲』紙牌戲的記號，這是一種犯人中最流行的賭博。那洋鐵罐繼續搖着，犯人就過去擁在一起。

這時起了一陣雜亂的樂器彈奏聲。這是『薩士音樂隊』，準備作星期日醫士跳舞會的練習。因為薩士被控企圖暗殺委內瑞拉的總統高墨茲，因此委內瑞拉禁止法國逃犯入境。他在委內瑞拉最可怖的監獄中住了三年以後，和十二個在委內瑞拉境內被捕的逃犯一起被送回來，他的腳上還看得出鑄錐的傷疤。洋琵琶，五絃琴，提琴，六絃琴，奏起最新的歌曲來，頗有一種獨創的作風；因為這些『音樂家』在法屬幾安那都住了很久，他們不曉得新歌曲是怎樣奏的！這音樂直到九點鐘的鈴聲響，醫士喝令安靜，才算停止，於是這些音樂家放開他們自製的樂器，參加那直到黎明才散場的賭博。

流犯殖民地到處是賭博。這是流犯們晚間唯一的消遣。他們不時受引誘去碰運氣，想贏幾法郎。最流行的『馬賽曲』紙牌戲。做賭台主的總得是個硬漢，不怕被殺，也敢於舉刀殺人；總是由一個積犯，或科西嘉島人，或馬賽人擔任的。他發牌，監督一切；一旦有糾紛或口角發生，他得負責施用威權，解決糾紛，維持秩序。每賭一次，他抽十分之一；他每晚可賺十法郎至一百法郎，有時候他一晚可以賺到五百法郎。這職位當然是大家都想搶做的，因此他也得會保持自己的職位。這職位時常使他喪命！他偏袒他的朋

友；這是他的權利。他認一個犯人鋪氈子在地上，以便在上面賭博；這犯人可以得到他所得的十分之一。在獄島上，這職司總是由新從單獨幽禁的囚籠裏出來的犯人担任的，為的是讓他在從那可怖的囚籠裏出來以後，可以有一些錢。另外一個犯人擺香烟在氈子上；他化了二十索，買了一包二十支的香烟，重新捲成四十支，放在一個匣子裏，擺在氈子上；犯人在打牌的時候，來不及捲香烟，於是就丟兩索在匣子裏，拿起一支香烟來抽。另外有些臥台主的朋友，擺一兩匣糖菓在氈子上，打牌的犯人丟兩索進去，就可以拿一塊糖出來吃。賭博使金錢可以流通，也造就了一些生意！時常有一個賭牌的犯人，跑進廁所去，從肛門裏拿出一張鈔票，然後回氈子上來賭。賈畢特既是流犯營的管理員，所以他賣糖菓和香烟給賭博的犯人，可以得一倍的利潤；有些不名一文的犯人，預備了一些空洋鐵罐，分給賭博的犯人大小便，洋鐵罐的時候，他就拿到廁所裏去倒，這些犯人賺了些香烟錢；有些犯人大贏的時候，就叫了咖啡來大請客，或者把匣子裏的香烟和糖菓全倒出來，請他週圍的人吃。

小油燈一盞盞吹熄了。不久，祇有那個沒有牙齒的老積犯還醒着，在用蘆薈織地氈；他正需要錢，而從法國來的郵船，明天要來獄島停靠。他要把那地氈交給強健的藥手，藥手將以他所求的一倍的價錢賣掉。睡在破氈子裏的犯人，有許多開始發出鼻聲了。有幾個犯人坐在吊床角，在黑暗中底聲談話着。這是耳語的時候，也是犯人幹罪惡的玩意兒的時候。別個犯人都不去注意，因為這種事是流犯殖民地生活的一部份。積犯是同性戀罪惡的領導者；他們把年輕的囚犯挑選出來，做他們性慾發洩的工具。他們對於監獄生活，是熟習了的，因為他們已經過了許多年監獄生活了；他們對於監獄生活，既是這麼熟悉，因此不論在單獨監禁的囚籠或其他地方，都互相幫助。不至有所缺乏。他們的自尊心猶如千鈞一髮；為了一言不合，他們就會以白刃相向。當局充分利用這一點，時常把積犯派做流犯營裏的廚子；要是犯人為了飯食向督長提出抗議，他同時也就是向廚子提出抗議；假使廚子是個積犯的話，他就去對付那犯人，不是把他打傷就是把他的殺死。這些積犯並不企圖脫逃；他們談論逃亡的事，可是並不把他們的希望付諸實行，因為他

們在幾安那的地位，是比其他的囚犯好的。他們設法取得利益最優厚的職位；他們有變態的同性戀者與他們爲伍。他們沒有良心的責備，也沒有榮譽心，他們與警士們串通，要是他們曉得某一個犯人有大筆的錢，他們就去通風報訊，以便在那一筆款子被沒收的時候分得一些錢。他們曉得要是他們犯法被捉到，警士們是很少會告發他們的。他們很喜歡他們的同性情人，也很容易爲他們而爭風吃醋。不過這些年輕的囚犯也逐漸老起來了，他們變得格外的兇暴，他們也爲自己找年輕的同性戀者，以爲同性的配偶。流氓殖民地在同性戀方面，有真正的戀愛故事產生出來。年輕的同性戀者，對於他們的性關係，是異常敏感的。犯人從來不當面叫他們做『同性情人』，因爲這麼一來，會引起老同性戀者的惱怒，得多防備一個人的仇恨。在一對同性戀者之中，總是由年紀大的人『管家』的，他保障他的少年同性情人的安全，賺錢來買香烟，糖菓，和其他的禮物去送給他的伴侶。

終於五點一刻到了。這是晨起的時候！門鎖開了，警士們進來視察一番。賈畢特到櫥房裏煮咖啡。室內打掃乾淨，所有的東西都收藏起來。有些犯人把刀藏在吊床的空桿裏或屋頂的椽上，警士們並不特別注意去搜查。紙牌不見了，補鞋匠和雕椰子殼的犯人所用的工具，也都藏了起來。至於賈畢特，他像一個真正的走私者一樣，有時候有太妃甜酒可以賣，現在在他的重囊，也祇有水了！警士們最後去看看廁所。廁所在流犯營的一端，由一條長約十五呎的狹走廊連接着。他們是要確定沒有一具血漬斑斕的死屍臥在廁所裏。

這第二分隊的廁所，與世界上任何其他一樣大小的面積相比，要算是流血最多的地方了。在這地方所發生的慘殺案，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還多。有許多事情是在那裏解決的；妒忌，報復，和私人的仇恨都有。一個犯人在那裏被暗算了以後，他的錢被劫了！這種事件發生過好幾百次。我住在血紅營期間，屢次被慘厲的呼聲驚醒，聽見呻吟聲逐漸化成死時的咽氣聲。我曉得這聲音是從那裏來的。有的時候，被害者跑回流犯營中來，在朦朧的燈光下，緊攥一些東西來使身體站穩，最後跌倒，死在通道上了。沒有一個

犯人對殺人犯有所舉動，這是囚犯的特點。可是被害者的朋友們，眼睛都在黑暗中發出怒火，他們在計劃暗算兇手，找機會置之死地。過了一會兒，當流犯營的門開了，讓警士和獄卒們手執燈籠和手槍進來的時候，警士們立刻曉得到甚麼地方去找。我在夜深的時候到廁所裏去，時常會冷不提防踩着死人的屍體，祇好在走廊的牆邊，把我赤腳上所染的黏性的凝血揩去！

有些時候，血紅流犯營的廁所裏，每個月有兩三件慘殺案發生，有時甚至有五件之多。犯罪的人嗎？當殺人者被發現的時候，他一百份有九十五份可以獲釋的。因為在犯人中間，有奇怪的不成文法，就是把罪責放在死者的身上。控告那個不會再受苦的死者，救那個活的，即使他罪有應得，即使他是你的不共戴天之仇。因為你在後來方便和安穩的時候，還照樣可以殺死他的。對於這種殺人案，從來沒有一個挺身而出的證人；沒有一個犯人肯做卑鄙的奸細的，因為這樣會激起囚犯的衆怒。

賈畢特帶着沖稀的咖啡回來，拿着那個大銅壺，在吊床間走來走去。他把咖啡沖稀了，把咖啡豆積下來賣。每個犯人拿起連在咖啡壺上的量杯，朝熱氣騰騰的咖啡裏浸下去，把量杯浸得很深，以便掏出滿杯的咖啡來，可是總是沒有用，因為柄已經被扭彎了，所以沒法子掏一滿杯！這又是賈畢特生意上的一種手法。他把量杯壓扁了，從每個人的手上，省下一點咖啡來，加起來就有好幾份，後來再賣出來，每份四索。當他把柄扭得太彎的時候，犯人們對他這種計策，公然表示不滿了，於是他就把柄弄得很直，作為補救的辦法，這樣過了許多天，使犯人不再注意。以後賈畢特發咖啡的時候，總是匆匆忙忙的。犯人在掏咖啡的時候，他就用一手指着前面，表示焦急，口口聲聲說別人在等着！犯人們包括積犯們在內，對賈畢特總是特別寬厚的，因為大家都得靠他代買額外的東西。他知道自己地位和做事的分寸，有時候甚至會分發禮物給犯人，他從來不使犯人發火。

血紅營！這是犯人的叫法。血紅營也就是絕望營，因為犯人在裏邊的時候，是無法脫逃的，他跟這些橫行無忌的流犯被關於一起。祇能够做自由的美夢；他囤積錢財，準備恢復自由時享用，可是每晚還得保

障這些錢財和自己性命的安全。在回大陸去之前，他得先被擢升至第一分隊。要擢升至第一分隊，還得先過十八個月循規蹈矩的生活。一個犯人要想看得見空際大陸的海岸，每晚做着自由的夢，那真是太難了。這些島上從來沒有外邊的人去過，除了公事以外，到過這些島的人很少。關於這血淋淋的第二分隊流犯營，從來沒有人寫過。我在那裏所遭受的痛苦，不是言語筆墨所能形容的。我在那裏度過絕望之夜。在我的身旁，血在流着，人在死着，可是我繼續活下去。

一個犯人到幾安那來幾個月，因為時常聽見別人提起，所以對於流犯殖民地那些出名兇惡殘忍的犯人的姓名，很快地就熟悉了。這些人有的是大膽妄為，有的是管力過人，還有的利用一把尖刀，東刺西殺。在一九二六年，獄島上有三個出名的兇犯，都有『恐怖份子』之稱。其中有個綽號『瘋子』的莫拉第也被禁在皇家島的第二分隊中。他是一個科西嘉島人，雖然身材矮小，可是在三個兇惡的犯人中，却是最可怕的。幾個月以前，他因犯殺人案，剛從單獨監禁的獄中，被監禁兩年後，釋放出來。被他刺傷的人數，是難於勝計的。當他需要錢的時候，他不管是誰，公開向同營的犯人要索。有許多次，他就用武力把賭『馬賽曲』紙牌的台主錢櫃奪去！把裏邊的錢取去之後，他就站在那裏，公然用威脅的聲調喊道：『誰敢就來把錢拿去！』沒有人敢動一下，因為大家都曉得，錢未搶到，一條性命已經先送在他手上了。莫拉第是很善於用刀的。因此每晚賭錢的時候，總是他做賭台主。

有一天晚上，六點鐘上鎖的鐘剛敲過的時候，大家正列隊在流犯營前點名，我們看見來了一個新犯人，獄吏正在門下搜查他，以便把他送進營裏來。

大家很快地竊竊私議起來：『是巴勒斯脫！是巴勒斯脫！』我們一聽見這個名字，都機械式地掉轉頭去看莫拉第站的地方。莫拉第從單獨監禁的牢獄裏出來的時候，好幾次說，有一個馬賽的犯人，名叫巴勒斯脫，會想毒殺他，因為他在受單獨幽禁的時候，那犯人是廚子。莫拉第說，『這傢伙到皇家島來的當天，我就把他置之死地！』現在巴勒斯脫果然被送上皇家島來，而且千巧萬巧地又被派到第一分隊來住。

復仇的日子已經到了！

點過了名，我們進流犯營去。巴勒斯脫是最後一個進來的。獄卒把那厚鐵門關了，上了門外的鐵栓。莫拉第似乎沒注意到他這不共戴天的仇人的來臨。他還是跑到他平時的角落裏，巴勒斯脫則走到流犯營的另一端，跟那些馬賽的難友在一起。那些馬賽犯人從賈畢特的地方叫了許多次的咖啡，以慶祝巴勒斯脫的來臨。

我看見有一個馬賽犯人，偷偷把一支新磨的刀遞給巴勒斯脫，警告他說：「當心莫拉第！」

巴勒斯脫喃喃地說：「對。」急忙把刀藏進單衫裏。

黑夜降臨了。賈畢特點起通道中央的公用油燈，其他的犯人也點起各人自己的小油燈來。

不久，賭博的時候到了。莫拉第鋪起地氈來，不過這一次不是鋪在往常的地方，而是鋪在靠近通到廁所的走廊外。他蹲在地氈的上頭，搖起錢筒來。犯人們從吊床上起來，不一會兒，就有一羣犯人環繞圍住地氈，賭博開始了。莫拉第顯然沒想到他的仇人。看見他那毫不注意的樣子，我們都想，一定不是今晚了！那些想看肉搏的流血活劇的犯人，都放心了。

這一夜過得很安靜，賭博也進行得很安靜。巴勒斯脫一直跟他的馬賽朋友在一起耳語着，現在突然離開他們，沿通道走到廁所去。當他走過那些俯身圍在那裏賭博的犯人身旁時，他偷偷地向莫拉第看了一眼。莫拉第似乎全神貫注在看賭博。因此巴勒斯脫放心了，繼續走進那狹走廊裏去。

這正是莫拉第所期待的機會。因為當他在監視賭博的時候，他一面留心在注視他的仇人，像一隻貓在等老鼠從洞裏出來一樣。他曉得巴勒斯脫遲早會進廁所去的。

巴勒斯脫消失在走廊裏的時候，莫拉第把錢筒交給他的副手，也走進廁所去。地氈四週的犯人，專心在賭博，沒注意到他的行動。祇有一兩個人，像我一樣，看見巴勒斯脫進走廊裏去，曉得有事快要發生了，坐了起來。

我們突然聽到掩口發出的聲音和毆鬪的聲響。接着是一聲尖銳的喊聲，繼以喀喀的呻吟聲。

犯人們緊張地喊道：『巴勒斯脫——他把他了結了！』

犯人們很快地把各人的小油燈吹熄了。賭錢的犯人擡起自己的錢，跑到他們的吊床上去。地氈不見了，在幾秒鐘中，流犯營在朦朧的公用油燈下，像一個空墳穴一樣的靜寂。

廁所裏的呻吟聲越來越模糊了。每個犯人的眼睛，都盯住小走廊的入口處看，等着莫拉第出來，因為大家都相信被害者是巴勒斯脫。

幾分鐘以後，莫拉第重新在流犯營裏出現，直接到水桶邊去洗手，很快地絞去罩衫袖口的水。事後他趕快回吊床上去，連忙把罩衫脫去，丟在一條繩子上晾乾。整個流犯營鴉雀無聲，在靜寂中有一種期待的空氣。

兩分鐘以後，警士來了！門上的鐵栓抽出，門開了。警衛長衝進流犯營來，後面跟着幾個手執手槍的警士，和幾個提着燈籠的獄卒。正像犯人們所預料的，值班的獄卒去報警了。

警衛長命令道：『你們全給我起來，站着！』

我們假裝睡着了，好像是被吵醒似的，慢慢地起身來。

有兩個警士直接到廁所去，後面跟着幾名獄卒。過一會兒，他們扛巴勒斯脫的屍體出來，放在門邊。

警衛長命令道：『大家都到那邊去！』

他叫我們列隊，一個個走過他的面前，同時他用燈籠的光來仔細檢查我們。他看我們的手和衣服，看有沒有血跡。莫拉第在前面的犯人中走過，警衛長看他一眼，彷彿是說：『不用說，你是兇手。我很曉得的！不過我們都是科西嘉島人，我來看看有甚麼辦法沒有。』

這樣對我們的手和衣服作短時間的檢查，並沒有甚麼結果。似乎是沒有線索可尋。警衛長喊道：『唔，誰是兇手呢？』流犯營中還是鴉雀無聲。

他又喊道：『噯！噯！噯！難道沒有人殺死他嗎？我們明天再來看吧。』他怒目注視着我們。

過了幾分鐘，他又喊道：『你們兩個掃地的去拿一張昇床來，把這東西抬出去。』

很湊巧，莫拉第就是一個打掃流犯營的犯人。他不想以躊躇來引起人家的注意，所以很快地就到警衛室裏去拿昇床。當他回來把巴勒斯脫的屍首抬上昇床的時候，他故意在褲子上塗了許多血跡。因為這樣一來，要是第二天有人發現他的罩衫上有血跡，這就可以成爲一種很好的藉口了。接着他跟另外一個犯人，把巴勒斯脫的屍首抬到醫院去。

那天晚上，巴勒斯脫身上中了深刀傷七處，神志不會再恢復，就此死了。

在流犯殖民地的監獄裏，把病人和受傷者抬進抬出醫院的，就是負責打掃的犯人，他們也得把死人抬去埋葬。獄島上沒有埋葬囚犯的墳地，犯人的屍首是扔進海裏去的。

莫拉第是個狡黠的犯人，他一直担任打掃的職務。因爲早上祇要化一小時左右，就可完事，這樣一來，他白天就可以睡覺，晚上可以賭博了！巴勒斯脫的屍體，第二天早上由莫拉第從醫院抬到陳屍石上；巴勒斯脫身上塞滿鈔票的肛門塞，也是莫拉第拿去的。在傍晚的時候，他又和別個同事的犯人，把巴勒斯脫的屍體抬到划子上去。

划子搖到幾百碼外的海面時，藥停了。莫拉第斜傾着昇床，看見他仇人的屍體滑出去，掉進海中，濺起水花來。

把舵的警士命令道：『搖啊！』於是船向陸地駛去。莫拉第站在船尾，看見大魚翅在夕照中閃動着，有一羣沙魚在搶吃巴勒斯脫的屍體。

流犯管理處依照司法部的規定，調查這兇殺案。典獄長是科西嘉島人。他在獄島上所招來的警士都是科西嘉島人，警衛長是科西嘉島人，調查此案的副典獄長也是科西嘉島人。莫拉第正是科西嘉島人，於是這些科西嘉島人就互相庇護。甚至有時候科西嘉島的犯人，爲科西嘉島的警士作證。因爲當時在皇家島上

的科西嘉島人，多少都有點關係的。事實上犯人有親戚在做警士，並不是罕見的事。獄島上沒有一個犯人不知道莫拉第殺死巴勒斯脫，多數的警士也都知道。爲警士燒飯的犯人，會聽見他們在討論這件事的時候，提起過莫拉第的名字。典獄長對流犯營裏的事情，是無所不知的，因爲他有特派的奸細。這樣，他對這有七十五個證人的慘殺案的兇手，還有甚麼可疑惑的呢？他是完全明白的。有幾個當局相信不會把事情透露出去的老囚犯，被關進監牢裏去，過了兩天，警衛長就把他們放了出來，整個案件就此不了了之。於是當局就向司法部報告，說流犯營裏又有一個慘殺案發生了，營中有七十五個犯人，都不肯說出兇手的姓名；報告書中並暗示流犯殖民地官員環境險惡，因此不得不用殘酷的手段對付犯人，同時官員得冒命去監視這種危險的犯人，所以應得較優厚的待遇。

可是巴勒斯脫在第二分隊裏也有許多朋友，這些從馬賽來的同鄉，決意爲他復仇。他們看見莫拉第因爲是科西嘉島人，就得以逍遙法外，覺得非常憤慨，決心要了結他。

莫拉第曉得風聲不對，就先作必要的戒備。他放棄了做賭台主的職位，因爲這太容易成爲口角和以白刃相向的藉口了。在晚間，他一直醒着，他睡在吊床上，在注意着他的仇敵馬賽囚犯的一舉一動，手中執着利刃一柄，準備在必要的時候，躍身而起，保衛自己的性命到底。在白天，當犯人都出營舍的時候，他才睡覺；同時，他還僱好一個保護人在身邊，隨時注意，以防發生意外的變故。

可是過了兩星期以後，他過不下這種生活了。他跑去見典獄長說，假使不把他移解到大陸上去，他爲保全自己的性命起見，迫不獲已，也許得殺死三四個營舍中的犯人。

典獄長是科西嘉島人，他是明白一切的。過了幾天，就把莫拉第移解到凱因去。全皇家島的犯人，都知道莫拉第是從獄島上逃出去的。可是從同一隻船上，也傳出了許多消息，是馬賽犯人發給凱因的同鄉的。

莫拉第到凱因去的時候，肛門塞裏塞滿了鈔票。他一心一意要趕快脫逃，因爲他曉得在大陸上，不會

比在獄島上安全多少的。因此，到凱因以後幾天，他就逃走了。

這究竟是一時的愚笨呢，還是他在顯威？因為跟他一起脫逃的四個，都是馬賽的犯人，這當他同意和他們一起逃走的時候，他是曉得的，他也曉得這些人也許是他的仇敵。不過也許他想，在得到自由的緊張生活中，大家也許會祇想將來，盡棄前嫌的。

兩天以後的早晨，有些黑人沿岸走着，發現了兩個犯人被沙魚所吃剩的屍首。就去通知警士。負責打掃的囚犯把兩具屍首送回醫院，加以辨認。其中一個就是莫拉第的屍首，已經被沙魚吃掉一半了，還有一個是當晚一起和他溜走的犯人。

沒有人曉得他們在海面發生了甚麼事，因為其餘一起脫逃的犯人都沒被捉到。

於是，在流犯殖民地做了十二年恐怖份子的科西嘉島殺人犯莫拉第，就這樣死了。

第十一章 愛河之中

我自從到幾安那那天起，一直沒有得到過一件公家發的新衣服。我就寫一封信給獄長的典獄長，告訴他說我赤身露體，無衣可穿。他接到我的信以後，就發了一袋衣服給我，裏邊有一套衣服，一條氈子，和一雙木鞋。木鞋當然是不合穿的，因此我就把它賣給一個需要木頭雕刻的犯人。在我致典獄長的信中，我乘機請求他給我一個職位，在獄島上的辦事處裏當文書，使我有份工作，以遣長日。他派我幫助糧食簿記員的工作。

這職務給我很大的自由。我幾乎每天下午都到碼頭上去，花上一小時的時間，去流覽海面的景色。有一天，一個警士告訴我說，他的女兒在學校開學的時候，要到凱因去繼續讀書，問我肯不肯做家庭教師，去教她書。他肯給我三十法郎一個月的薪金。我毫不躊躇，一口答應下來。

當天晚上，我到他的家裏去做家庭教師。因為我是簿記員，所以在晚上九時以前，我可以自由出進。那警士的女兒，名叫蘇珊，年紀才十六歲。她實際上可說是在流犯中間長大的。因為從很小的時候起，她就看慣了在家裏當傭人的囚犯。她對於男女的事，比普通同齡的年輕女孩子，懂得更多。從我做家庭教師的第一天起，她就以那種老於世故的態度，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到跟數學和地理毫不相干的題目上去。

我還不到二十七歲。我已經有許多年（無盡期的許多年！）沒有跟女人談話的機會，更不必說按日跟年輕的白種好女子見面了。

我並不是不曉得所冒的危險。假如她的父親曉得事實的真相，他一定會用手槍打穿我的腦殼的，正像幾個月前，有一個犯人在流犯營裏侮辱他時他所做的一樣。

可是這事情的危險性，有些地方也增加我們的趣味。在白天裏，蘇珊每每以有書要問爲藉口，到我辦事的地方來，有時候一天兩三次，有時候還不止。她就利用這些機會，偷偷地把情書遞給我。情書中的字句，雖然寫得很謹慎，可是像是少婦寫的，不像出諸一個十六歲的女子的手筆。

我非常小心，以免發生麻煩，我把我們的事情，完全保守秘密；因此就是跟我最接近的犯人，也不曉得我正沉浸在愛河之中。

有一天晚上，我們沒有課，蘇珊自動來等我出辦事處。

我們在暗處相會，島上散步着。不過那天晚上我沒料到她會出來，恐怕被人家發覺我無緣無故跟她在一起，所以心中很覺不安。可是她安慰我。她說她馬上就走，她還說她父親在營裏值夜班。她真的馬上就走了；祇是在走以前，她給我一個長吻，我也回她一個長吻，我們就在辦事處後面的暗處分手了。

可是第二天晚上，她又在那裏等我了。接下去幾天晚上，她又在一地——辦事處的陰影後——等我了。我差不多預知她一定在那裏了。每當我把事情辦完以後，她就陪我在一條少有人跡的小徑上走，差不多走到血紅營的門前。獄島上在晚間是很暗的。在皇家島上，隔幾百碼才有一盞小油燈。

後來，有一天夜裏，我們的愛情的故事破滅了！

那天晚上，典獄長剛好在流犯營附近散步。他的脚步是很輕的。他也聽見牆影下有囁囁耳語和接吻的聲音。他以爲那也許是警士和妻子在那裏，所以就兇兇條路走了。可是這是不幸，也是蘇珊的不幸，他碰巧看見蘇珊朝她家裏和流犯營間的斜坡偷偷地跑。他認出是她。他滿腹狐疑。就到流犯營的門口，問警衛室中值班的警士誰是末了一個進去的。

警士回答道：『是簿記員朋諾。』

第二天早上，典獄長把我傳到他的辦事處去。

他嚴刻地看着我，對我說：『今天早上。我要把你送上聖約瑟島去，你可以乘十點鐘那班船。幸虧昨

天晚上在碼頭上看見你的不是那警士。不然的話，說不定現在沙魚已經在吃你了！」說完，他繼續用嚴厲的眼光看我。

我很驚慌。我以為典獄長是爲了旁的不嚴重的事情把我叫去的。這完全出了我的意料之外，因爲前一天晚上我並沒有看見他。

他質問道：「你跟這警士的女兒發生了甚麼關係？」

我回答道：「我們不過是朋友。我做她的家庭教師已經有好幾個月了。」

他微笑着反駁道：「嘿，她的家庭教師！把東西收拾好預備渡海去。管你家庭教師不家庭教師，沒你們犯人來加上一份，島上的醜事已經够多了。」

於是我離開了皇家島，到聖約瑟島去。

討厭的聖約瑟島，是一個世所僅見的刑罰與壓制犯人的地方。犯人在這裏受着最大的痛苦，挨着凌遲之死。

犯人在皇家島上。並不受懲戒監禁的肉體痛苦，也不受完全孤獨的精神緊張。在皇家島上。當汽船每星期來停靠，槳手去下貨的時候，犯人有得到大陸方面的消息的機會，每個月還有法國來的郵船經過。可是在聖約瑟島上，一點也沒有！每天獄島當局用一隻小船運載物品和犯人來，要去關在囚籠裏；事情一完，這小船就回皇家島去了，島上的人犯都不許和槳手接近或談話。新犯上岸的時候，立刻由獄卒予以搜查，防止他們攜帶信件給島上的其他囚犯。

聖約瑟島的週圍，有一條路環繞着。另外一條路通到俯瞰全島的矮山，山上有三列簡陋的單獨監禁的囚籠。第三列是專給發瘋的囚犯住的。近海的地方，有不受單獨監禁的囚犯的營舍，用高牆環繞着。裏面住着一百人，包括獄卒在內。這些犯人，都做這些皇家島當局所不樂意的事，被送到聖約瑟島來加重刑罰。因爲當局曉得犯人所最引以爲苦的，就是沒有措油的機會。在聖約瑟島上，犯人是一分錢也賺不到

的。他沒錢買香烟，不能以任何方法來改善自己的境遇。

所謂單獨監禁者，就是葬身在一個暗無天日的囚籠裏。這種囚籠犯人稱之爲『不見血的斷頭台』。犯人叫這三列水泥的囚籠做『城堡』。每列牢房包括囚籠四十八個，分成兩座，每座有二十四個囚籠都有V形波紋狀的鐵板屋頂。每列囚籠的上面，有一條鐵板的走道，日夜有武裝警士一名，往來巡邏着。每個囚籠的頂上，有鐵欄交錯着，警士可以從鐵欄上看出裏面的情形。囚籠約長十二尺，寬九尺，高九尺。屋頂遮掉陽光，也遮掉雨天的寒氣。光線從犯人頭上裝着鐵欄的洞口透入，犯人住在這種暗囚籠裏，好像一條魚浸在陰冷的井中一樣。

每個囚籠裏，有一隻狹木凳給犯人睡，在白天的時候，犯人總是把木凳直豎，騰出一些空處可以走動。此外唯一的用具，祇有一個小便桶。囚籠裏除了這兩件東西以外，還有一條舊被單，有時候還有一塊破布，連那個犯人，此外就一無所有了。一天二十四小時中，犯人有二十三小時住在這半黑暗的洞裏。每個囚籠有一個堅固的門；門開出去，是一條有兩道牆的甬道，通到一個有牆圍住的庭院。早上有一小時的時間，犯人被帶到這靜寂的庭院裏，在那裏孤獨地散步着，然後再回囚籠裏去。他一天祇有這個時候，才看得見天。另外的時候，他就住在陰暗的光線裏，從日暮至黎明，都是黑暗和靜寂。他是生活在墳墓裏的。

他沒有工做，沒有書報讀，沒有紙筆寫，沒有事情可以分心。白天，在黑暗的光線中，他一面走來走去，或兜兜圈子，一面胡思亂想。夜裏，他睡在木凳上做夢。他所聽見的，祇是海浪沖擊礁石的聲浪，和第三列監房裏瘋狂犯人的呼號聲。這些自然界的聲浪，模糊地傳到囚籠深處孤寂的犯人的耳中，發生了一種極可怖的憂鬱作用。那單調的海浪聲，雨季赤道淫雨打在屋頂鐵板上的聲音，瘋狂犯人的呼號聲和尖叫聲，是外界模糊地傳到他耳中的僅有的聲音。在那地方，空氣中原就佈滿了水份，所以囚籠裏都是很潮濕很潮濕的。囚犯的牙齒因患壞血症而脫落了。他看見青霉沿裂縫長着，用在水泥上磨尖的長指甲，在青霉

上刮成小圖案，以遺謬寂。

他思想着，他夢幻着，但是思想甚虛，夢幻甚麼呢？他單獨跟自己的心靈在一起。過去已如昨日死了。許多犯人的過去非常悲慘，使他們沒有快樂的回憶可以依戀；至於在過去的生活中，有值得懷念的事實的犯人，與目前的空虛的生活互相對比，更是惓惓寡歡。多數的犯人想到將來，想到事情尚未發生的境界，於是迷失在龐大的夢想和精密的計劃中了。他們夢想不可能的事，他們預見未來的。歡樂生活像海市蜃樓一樣的虛渺，他們很快地就走上幸福的瘋狂境界去了。

住在這些囚籠裏的犯人，過了一些時候，就有一種不可抑制的願望，要到醫院裏去，看看人，去和人家談話，去吸一支香烟。這種願望的力量極強，比他自已還有力，迫使他用任何的代價以求脫離單獨監禁的囚籠。他要達到這個目的，唯一的方法是進醫院去。於是當醫生來作每週一次的診視的時候，他就找一些藉口去請醫生來。他一定要生病，要生重病才行；他曉得這一點，於是他就弄得使自己生病了！這是自動的，也是不顧一切的。

有些犯人故意設法使自己受傷，有些犯人把奎寧放在香烟裏吸，假裝發熱，有些吸硫黃氣假裝枝氣管炎，或者用精液擦眼睛，使眼睛化膿，有的放蓖麻子在傷口，使其發生嚴重的傳染；總而言之，他們簡直樣樣都試。他們傷害自己的健康，往往以身體的一部份或性命作代價。但是到醫院去的時候，他們就可以談話，閱讀，或吸烟了；當他們再被送回聖約瑟島來的時候，每個人都有一個用紙或生麵團做的肛門塞，裏邊放滿烟草。

一個有烟草的犯人，在把他細心捲成的香烟吸得差不多要完的時候，就把那香烟頭結在一塊寶貝的石卯上，等寶士的脚步聲遠了，然後拋出頭上的鐵欄，使烟頭墜入隔壁的囚籠；隔壁的犯人吸了幾口以後，又把烟頭丟給他隔壁的另外一個犯人，這樣一直傳下去。寶士假使注意到了，也很難找出這香烟的來蹤去跡，因為那長列的囚籠頂的外觀都是一律的。

這真是一種悲慘的生活，一種可怖的生活，在那裏，人類受着非人道的待遇，被當野獸一樣看待着。犯人能够忍受聖約瑟島的囚籠生活到五年之久者，可說是絕無僅有的。可是這種逐漸衰瘦慢慢死亡的刑罰，却是用來對付那些逃犯的，因為他們企圖逃出這人間地獄。法國新聞記者郎特叫聖約瑟島上這些可怖的水泥監獄做『不出血的斷頭台』，真是再恰當沒有了。

『頭腦簡單的人是幸運的。』可是那些被關在聖約瑟島第三列囚籠裏的可憐的瘋犯，我却並不以為是幸運的。當我在聖約瑟島的時候，那『瘋狂院』裏有四十幾名無援的瘋犯，被當行屍走肉一樣看待。他們的精神已經被殺死了，可是他們的肉體還是勉強連結着，要再活幾個月或幾年。管理他們的警士，偷了他們的糧食的一部份，獄卒又偷了一部份，剩下的剛好維持他們不死的挨餓的生活。這些犯人大多數是赤裸着身子的，其餘犯人也衣服破爛不堪。他們所穿的不過是半條褲子，或者用舊麵粉袋做的罩衫，他們在夜裏冷得發抖。他們因寒冷和疲乏無力而戰慄着，他們哀訴哭泣着，把喉嚨都哭啞了，可是有誰聽見呢？有誰來理會他們呢？當犯人神志清楚發出怨言的時候，就有一個獄卒，把一桶冷水從他頭上倒下去，這馬上使他安靜下來，或者使他重新破口大罵。

這些被遺棄的人，被關在囚籠裏，像瘋狂的野獸一樣，身體骯髒，半裸着，眼睛血紅，下頷流着涎，他們得從水桶裏取出污穢的水來喝，這些水桶是隨便獄卒甚麼時候高興才去注滿的。他們跟其他的犯人一樣，被幽禁着，假使出來的話，每天也祇有一小時。在那四面圍牆的庭院裏，他們有的在做古怪的事。有一個瘋狂的犯人，永遠在計數：『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他已經這樣數了一年多了。瘋狂的程度跟他一樣輕微的犯人，可以活得較久一點，因為他們的怪癖並不觸犯人家，也沒讓警士們覺得太麻煩。還有一個瘋犯，每次在早上出來，到圍着牆的庭院裏的時候，他總是用石子或任何其他東西，去丟他的仇敵太陽；在陰暗的囚籠裏的時候，他總是凝視着從上面鐵欄小窗口射入的微光，口中發着激昂的聲音，因為在他看來，這一線微光就是太陽的眼

睛！另外一個瘋犯猜疑心極重，有機會的時候，總是把飯丟在獄卒的臉上，因為他以為獄卒是來毒死他的。這個犯人不久就一命嗚呼了，他的囚籠挨了另外一個瘋犯來住。還有一個瘋犯，他一天到晚抓着囚籠的牆壁，因為他以為他的母親就在隔壁，快要死了，他得去看性命垂危的母親。他不肯停止抓牆，牆顯不出去散步。有的時候獄卒看到他流血的手指，於心不忍，硬把他拖到庭院裏去；當他到庭院裏去的時候，他總是站在牆邊上，抓着牆壁，喃喃抱怨，連飯也不吃。他的指尖差不多快要看見骨頭了，可是他似乎一切都不管；他後來大概是因出血太多而死的。

另外一個住在第三列囚籠裏的犯人；口中一直在草信稿給流犯管理處的監督，為自己辯護。他是一個智慧的人，我知道有些醫士聽見他口中的信稿，也大受感動。他跟許多別的犯人一樣，因為向報界和法國政府當局暴露流犯殖民地的實情，因此被流犯管理處指為瘋犯，關在第三列囚籠裏，以為報復，後來他終於真的發瘋了。這似乎是不可信的事，可是逼使頭腦清楚的犯人發瘋，是常見的事情。有些最聰慧的犯人，因為暴露了法屬幾安那的真相，被關在聖約瑟島的第三列囚屋中，變成瘋狂，終於鬱鬱以終了。這些人都是無名的殉難者。並沒有人感謝他們為人道的努力，報館也難得有寄稿費來給他們的，可是他們却因此而犧牲了性命。他們是文明的人，他們受過文明的教養，他們認為法國同胞們，應該知道法國旗下所發生的殘暴的事。結果他們的名字被送回法國司法部去，附着這樣的字句：『因中熱帶之暑氣而瘋狂。』

流犯管理處當局，要弄掉一個無法殺死，或無法使其保持緘默的犯人，就用瘋狂作為藉口。關於這一點，我並不是信口雌黃的，有一件事，很可以證明這是事實。每當有新醫生來就任的時候，在二十名瘋犯之中，往往有十名被送回大陸去，因為他們實在並無瘋狂症狀。可是醫生的更換，有時候所隔時期極長。同時有些醫生並不照良心去做。還有許多本來腦經很清楚的犯人，被送進那第三列囚屋以後，因為絕望，同時一天到晚四面八方都有瘋犯在那裏號叫，終於在新醫生到任之前，就已經發瘋了。

第十二章 孤獨黑暗的日子

懲戒委員會來了。我雖然在聖約瑟島上祇住了二十天——住在營地中，並不是住在囚籠裏——可是已經被報告犯規兩次。我和其他將受處罰的犯人，一起站在行政官員的面前受審。

「貝朋諾！」一個警士叫出我的名字來。

「在這裏！」我向前走到懲戒委員所坐的桌前，立正。典獄長都白郎（他雖名叫都白郎，可是却是個膚色作藍黑色的黑種人！）檢起幾張報告書來，讀我的第一張報告：

「第四六六三五號犯人貝朋諾：對警士言語失禮。答覆一個警士的話說：「別用你的混賬意見來吵我！」」

典獄長問道：「你有什麼話說嗎？」

我說：「先生，我沒有話說。」

典獄長再檢起另外一張報告書來：「說麵包不足法定重量，要求稱重。稱得七百公分（合二十四又四分之二）。所訴查無實據。」

我堅持說：「先生，我應得七百五十公分（合二十六個）的麵包啦！」

典獄長怒容滿臉，搔着那作螺旋狀的頭髮說：「對。可是你要曉得，麵包師不能把所有的圓麵包都做得到好七百五十公分重；也許有些稱起來祇有七百公分，可是也有重到八百公分（合二十八又四分之一）的。」

「不，先生！」我說，「在一百塊麵包中，也許有五塊是重七百五十公分的，其餘的都比法少，沒有一塊會超過法定重量的！」

典獄長皺着眉頭說：『好吧，够了！站回去！』

我在聖約瑟島所受的不公待遇，使我在那黑種審判官面前發脾氣了，這是很愚笨的事。

過了不一會，典獄長向我宣佈道：『第一個報告，坐囚籠三十天，第二個報告坐囚籠三十天。』他停了一停，然後接上說：『我自己也報告你一次，你對我發言失態，胡亂發表意見，得加上三十天！』

我回到營舍裏的時候，有一個難友問我說：『雷尼，多少天？』

我很乏味地回答說：『三個三十天，』同時就準備進囚籠去。我的友伴把我的肛門塞緊緊地塞滿了烟草，插進了幾張小心摺好的烟紙，和幾根火柴頭。這時候，我把三張五法郎的鈔票和一張剃刀片藏在褲子的縫合處。

『貝朋諾！』我還沒準備好，獄卒就來要把我帶到囚籠裏去了。當時我正在廁所裏藏肛門塞。我趕快穿上褲子，出流犯營去。

我被幽禁在囚籠的堅固的門裏。無緣無故地得單獨坐九十天囚籠。九十天沒有太陽與光的生活，九十天與活人隔絕的生活！除了一塊木板，一個臭便桶，和四片牆壁以外，看不見旁的東西。

我是從明亮的陽光下進來的。起初在那暗囚籠裏，看不出甚麼東西，可是過了一會，我的眼睛比較習慣了，才漸漸看得清楚。

我把肛門塞抽出來，捲了一支紙烟。我慢慢地吸着，聽着走道上警士的脚步聲。接着我開始在囚籠裏走來走去想着。

門上有鑰匙開鎖的聲音。獄卒進來了，他問我需要甚麼東西沒有。我給他二十索，請他替我買些咖啡和香蕉。他把門關上以後，我又開始在囚籠裏走來走去。

囚籠的牆上有模糊的敲擊聲。是隔壁囚籠的犯人敲的。

過了一會兒，我也回敲了幾下。

於是開始了電報碼的談話。

那個犯人敲着，敲一下是A；兩下是B；三下是C；這樣敲下去，把一個個的字母敲出來，直到成一個字。我很留心地聽着。在每個字之間，他總是停頓了一下，然後繼續下去。

他的電報碼問道：『多少？』

我回答說：『九十。』

『你是誰？』

我把名字打過去，然後問他的名字。

我很熱切地注聽他的名字。

他回答的是：『殷諾第。』

原來是一個蠢笨的獸性犯人，對我毫無用處。我須要一個聰慧的難友，可是現在毫無希望了。他繼續敲了許多分鐘，可是我不理他。我情願單獨想想，不情願和這種人談話！

靜寂。接着在十點鐘的時候，湯送來了。獄卒同時帶來了咖啡和香蕉。

下午我走來走去在想。在那鐵板屋頂之下，空氣是很悶熱的，熱氣一直衝進囚籠裏來。我說去衣服，臥在木板上午睡。正在日暮以前，獄卒把我喊醒，叫我跟另外十幾個犯人到庭院裏去散步。我們走了半小時。有些犯人問我要烟草，可是他們不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沒有給他們。

回到囚籠裏來，獄卒把飯倒在我的盤子裏。於是門鎖上了，直到第二天才開。

我在囚籠裏走過來走過去，我調度我的步伐，以便在轉身的時候，推一下牆，作為一種運動。

天夜了，我完全葬身在黑暗中。我機械地走過來走過去。我把木板的一端靠在牆上，走上去用手握住囚籠頂上的鐵欄。我讓身體掛在那裏，儘可能掛得久，以運動手臂。

在黑暗中，思想真是清楚極了。我回溯我的過去，回溯一天的生活。我記起幾個月來沒有想到過的

犯人，不知道他們還活在大陸上嗎。我想出脫逃的新途徑。我想到我的將來，一種與過去不發生關係的將來。現在我孤獨，莉妮回到我的思想中來了。我記起我們在一起時的每一件小事。她一定找到另外一個男人了。爲甚麼不呢？我已經被放逐出文明世界外了，她爲甚麼要等我呢？我替她設身處地地想，我想她是對的！我從自己這一方面再想，却確定她是錯的。我在黑暗中走過來走過去，一直想到深夜。

後來我在囚籠裏的木板上睡着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裏，我的思想減少了，改變了。一天天地過去，我逐漸習慣於孤獨了。我請獄卒給我掃帚，我告訴他說，我要自己掃地。他給我一捆磨損了的稻草。我發明了一種手腦並用的工作。我把囚籠掃得非常乾淨，蹲下去把縫隙中所有的東西都挖出來。在湯拿來以前，我又把囚籠掃了一次。我在吃麵包以前，先用剃刀片把麵包切成小片，我用掃地所得的灰泥，把湯匙擦得發亮。吃完以後，我找褲子上磨損的線，扯成細段。這時候我的眼睛已經訓練得像貓眼一樣，在黑暗中也能看得見了，我時常脫去褲子，在黑暗中尋找新的線，一旦看見新的線，那真是一個重大的發現啊。

又是下午了。又吃飯了。明天祇能吃乾麵包，可是我給獄卒一些錢，請他替我端咖啡來，讓我浸麵包吃。

夜又來臨了。囚籠裏又是黑漆一團。我臥了一會兒，然後起來，往來走着。

我的思想轉到未來的希望方面了，我想到脫逃，想到自由，我生活在夢想中。我因想像中的每樣小事而發生論爭，我跟自己商量在紐約或倍諾斯愛的西服店中，要置辦甚麼顏色的衣服，商量了半小時，我也計算應付的代價。與想像中的美女有個約會，我在想像中很焦急地等她來，好像是真的一樣。我就這樣用思想的力量，來度過冗長孤獨黑暗的日子。有的時候，我想像自己在林蔭公路旁，費了許多分鐘去決定要喝甚麼東西，甚至決定我要給侍者多少酒錢。

我生活在想像中。這是我自己的生活！一種夢的生活！當鄰室的雜友敲牆壁的時候，當獄卒開門拿飯

來給我，或者叫我到庭院裏去散步的時候，這叫我覺得非常厭煩。因為他們打斷了我的思路，我得把我的瑣細的幻想生活重新組織起來，然後才能使我自己完全浸入想像中。

有時候我們給警士幾個法郎，就可以由一個獄卒陪着，到海邊上去洗澡。我多付了幾法郎，可以在礁石的某一點點，得到一小包烟草和火柴。獄卒把我關起來的時候，假裝沒有看見我帶甚麼東西。

三十天過去了，四十五天過去了，六十天過去了。還有三十天，我就可以到陽光下去了。

『貝朋諾！』有一個警士在我的囚籠外喊着。

『是！』我在鐵門內叫着。『唔，這一次是甚麼事了？』

原來懲戒委員會又把我叫去了。聽說我又被報告一件事了。因為我拉住鐵欄運動，所以加判我十五天。

現在不祇三十天，而是四十五天。我住的囚籠是很潮濕的。我的腳底軟化了，這叫我覺得非常討厭，因為我有不斷走來走去的習慣。

我決心要出去。我吃苦也吃够了。我的錢也差不多用光了。我覺得我很快地衰弱下去了；我三天有兩天祇有硬麵包吃和水喝，還有幽禁，缺少新鮮的空氣，潮濕的囚籠使我骨頭發痛，這一切都使我身體大為衰弱。我的結論是我必須進醫院去。

我利用最後的幾法郎，請獄卒從病舍裏替我拿點硫酸來。取得的硫酸分量是很小的，可是已經儘够我的用了。在醫生診視的那天，約在犯人到他面前去以前三小時，我開始裝病了；我把硫酸倒在湯匙上，硫酸與金屬起了化學作用，發出一種氣體，我就把那些吸進去。當我到醫生面前去的時候，在他的聽筒診察之下，我的肺部咻咻作響。我咳嗽，以鼻吸氣，好像是受了涼似的。醫生說我患枝氣管炎，把我送進醫院去了！

我離開聖約瑟島到皇家島去，希望在醫院裏住滿那一百零五天，因為刑期內在醫院裏臥病一天，也算

是受刑一天。可是醫院裏有東西吃，有膏看，有好空氣，而且看得見太陽！

我在皇家島的醫院裏，發覺當我不在的時候，島上發生了一件醜事。這件醜事，比那位警士的女兒和我的事情，其性質是嚴重得多的。這件醜事是與馬立斯，羅爾，和島上最老的警士李克勒的妻子有關的。

馬立斯本來是巴黎林蔭道上一間菜館的首席侍者，他在被監禁於幾安那的歲年中，成爲囚犯的一名硬漢。他住在第二分隊的血紅營中，他的生活似乎全部被同性戀的性關係所包圍着，與他爲伍的是一個名叫羅爾的青年犯人。他們兩人每天晚上總是一起在血紅營最遠處的角落裏。別個犯人在打牌或者做旁的事情，馬立斯和他的青年同性情人，却躲在馬立斯每晚所掛幕後的黑暗中，在幹着變態的同性戀的把戲。

我到聖約瑟島去坐囚籠以前，曾經在血紅營住過。當時羅爾並沒有做甚麼工。他靠馬立斯供給烟草，衣服，以及其他的東西，而他則滿足馬立斯性慾上的需要。可是後來羅爾突然被派到警士李克勒的家裏去做工。羅爾年才二十歲，雖然口才不好，但是却長得很漂亮，還有許多動人愛憐的習氣。李克勒已經六十幾歲了，爲了氣候的關係，身體很是衰弱，他的老婆在跟他結婚以前，一定是過慣放浪生活的。這時候她決意要跟一個年紀輕一點的男人私通了。

這在幾安那流犯殖民地，營房，和營舍裏，並不是罕見的事。許多警士，甚至官員的妻子，本來就是妓女。我不相信一個身家清白的好女人，受得住法屬幾安那一兩個月以上的生活的。這好像是把一朵玫瑰花，拋進臭氣難聞的垃圾桶裏，希望它還能活着。因此，警士要找妻子是很困難的，除非有些落難的鴉片烟鬼或妓女，才肯去跟他們。每次郵船從法國開來的時候，總是有幾個女人在船上，這些女人是官方指定要給某些警士和下級官員做妻子的，因爲這些警士和下級官員，曾經向當局申請過。他們很快地由民政當局爲之舉行結婚典禮，可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對這樣的夫妻，會永遠幸福地同居下去的。

李克勒的妻子天生醜麗，楚楚動人。她時常穿着很少的極薄的衣裳，在島上的微風中走來走去，這叫我們犯人覺得非常的痛苦。大家在講閒話，都說羅爾白天到她家裏去做工，是她想辦法弄成的。

羅爾突然發覺自己得滿足兩個變態的性慾者的需要了。當白天李克勒不在的時候，他是一個熱烈的情夫。在晚上，他得滿足馬立斯的同性愛慾。馬立斯曉得這件事，可是這種三角關係並不會使他覺得煩惱。但是李克勒的妻子，却開始堅決要求羅爾要離開馬立斯了。羅爾把一切都告訴馬立斯，說李克勒的妻子不肯把羅爾的愛情分施與別人。馬立斯以為這是一個大笑話。

可是馬立斯警告羅爾說：『你笑好了，可是你得當心！要是給李克勒發覺了，你的頭上一定要吃一顆子彈的，那時候我要怎麼辦呢？』

可是李克勒的妻子每天都看得出羅爾並沒有放棄他每晚的活動。有一天，她看見馬立斯走過她家的門前，不禁妒火大熾，就叫馬立斯過去，直截了當地叫馬立斯另外找一位同性的情侶，把羅爾完全讓給她。可是馬立斯裝腔作勢地叫她管自己的事情，別管他的事情。

李克勒的妻子越來越妒忌了。一星期以後，她又招呼馬立斯一次，可是這一次馬立斯莽鹵地當面譏笑她。這煽動了她的怒火，於是他決心以任何代價把羅爾據為己有。

過了幾天，她喊一個在屋前掃地的犯人，叫他去找馬立斯，告訴他說她要見他。馬立斯爲了好奇，我想也是爲了要苦楚她，於是就到她家裏去了。當他站在門口的時候，那女人從樓梯上叫他，請他上二樓去。

馬立斯走上樓梯，站在她面前。

她緊張地說：『最後還是爲了羅爾的事！』

『又是羅爾的事！』馬立斯生氣地說。『唔，要是你再這樣麻煩我，他不再上你屋裏來了！』於是她轉身要走下樓去。這時候李克勒的妻子抽出手槍，直打進他的背上去。子彈的力量使他轉了一個身，接着他就像一袋東西一樣，跌下樓梯去。李克勒的妻子立刻扯掉自己的衣服，尖聲大叫起來。她喊道：『強姦啊！』『救命啊！』

全島的人都趕到她屋子裏去。大家看見馬立斯臥在樓梯下。那女人說她在穿衣服的時候，馬立斯衝了進去，要強姦她。她爲自衛起見，不得已祇好開槍。馬立斯受了重傷，他們把他送進醫院去。幸虧醫院裏有一個好醫生，他不久就脫離險境了。

待役告訴他說，他傷勢一好的時候，就將被送到聖羅蘭的木舍裏去，等候受審，因爲他犯了施用暴力企圖強姦警士妻子的罪，他聽了以後，憤怒萬分。他睡在我隔壁床上，翻來覆去，發誓說他一定要報仇。馬立斯不是笨人，他懂得怎樣寫。他寫一封信給流犯殖民地的檢察長，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講給他聽，並反訴那警士的妻子意圖作有計劃的殺害。

檢察長趕快調查真相，於是這醜聞傳播遐邇。李克勒的妻子和羅蘭的關係，獄島上有許多犯人早已知道了；現在她和別個犯人通姦的事，也暴露出來了。最後，她喊去叫馬立斯的那個掃地的犯人，證明馬立斯的話是真的，調查委員會對於這個證據，表示滿意。簡單地說，她的罪是毫無疑義的；可是當她在凱因的民事法庭上受審的時候，庭上却判她無罪了。流犯殖民地官員的名譽，公開地受一個犯人的破壞，那未免太難看了！她立刻離開她的丈夫，乘下一期船回法國去。可是在這件事發生的期間，空氣十分緊張，同時也供給我們不少談話的新資料。

第十三章 運氣轉變了

一九二七年二月，我在醫院裏住到刑期屆滿的時候，就奉命回大陸去。我終於又回大陸來了！我終於又可以碰碰運氣企圖脫逃了。

我白天被派在聖羅蘭工場裏做簿記員。可是不幸我賺不到一分錢。這使我覺得非常的苦惱，因為我想我一些好油水，以便積下一些錢來，準備由海路逃亡。我爲了想賺些錢，因此晚間就參加囚犯的賭博，可是我所贏得的，祇够買烟草和烟紙。

三月中旬的時候，突然有了一個脫逃的機會。由鄰近的殖民地運載牲口到聖羅蘭來的聖羅蘭號貨船，正要開到委內瑞拉去。我因爲是簿記員，所以要負責點數機器間所用的燃料。被派去搬運木柴進船艙的犯人羣中，有幾個是我的老相識。我正在看他們撈柴點數的時候，突然想出了一個脫逃的辦法來。我想我預備了些糧食和水，足夠作七日海程之用，然後藏身在船艙裏，這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嗎？我把我的意思告訴幾個相識的難友，因此他們在船艙裏裝柴的時候，就故意留個空洞在當中。我把許多小罐的食物，藏在柴堆裏，由他們搬上船去，他們並用豬油罐裝滿了水，一起搬上船去。船是第二天上午五點鐘潮漲的時候要開的，我決定在頭一天下午犯人羣搬完柴的時候，偷偷地溜上船去。因爲我不在犯人羣中，上船下船，沒有人管我，啓士押了全部犯人回去，沒有人會注意我還逗留在船上的。

可是在最後幾分鐘中，有一個犯人跑過來向我耳語說：『別這樣做。假使這隻舊船遭遇風浪，那堆柴會壓着你。你會被壓成齏粉的！』這句話叫我想起來了。他的話是對的！我從來沒想到有這種可能性。那晚上我驚悸寡歡地回流犯營去。

四月初旬的一個星期日下午，一個犯人問我有沒有看見那些前一天來拍流犯營照片的美國人。因爲我

回營的時間並不一定，因此我沒有看見那些人。

那個犯人對我說：『他們拍了許多照，他們一定是新聞記者！他們住在廣場對面典獄長的屋裏。』

當天我因為把少數僅有的錢都輸光了，並且還負了十五法郎的債，因此我決定第二天早上要去見那些美國人，看他們要不要買我寫的幾個關於幾安那流犯生活的故事。於是在第二天上午約八點鐘的時候，我臂下挾了一捆稿子，到典獄長的屋裏去見那些美國人。

讓我進去的是一個終身放逐犯；他是典獄長的廚子。他叫我等在門前，自己進去告訴那些美國人，說有一個犯人要見他們。

一個相貌朗爽的美國人走出來，問我有甚麼事。我盡力用許多年前在學校裏學的英語，斷斷續續地向他解釋說，我想把我寫的幾篇關於幾安那的故事和文稿賣給他。他把我那捆文稿帶上樓去。過了幾分鐘，他的夫人陪他下來。他們告訴我，他們是紐約的奈爾士先生和夫人，她的丈夫說，奈爾士夫人是旅行與冒險故事的作家。

奈爾士夫人問我說：『你這些文章要多少錢？』

我說：『太太，隨便你給多少好了！』

她整整齊齊地摺了一張鈔票遞給我。我爲了遵守禮貌起見，拿在手裏，並沒有解開來看多少。

她說：『你明天早上再來一次。我也許要跟你談談。』

我謝謝他們的厚賜，就走開了。當我走得離開那間屋子遠一點的時候，我看看是多少錢。我想也許是二十五法郎。可是不對，是一百法郎！我就一直到那中國人開的店裏去買麵包，一聽沙汀魚，和一包烟草，主要的目的還是兌換零錢；然後回流犯營去。我償了賭債以後，還有八十法郎多出來。這在流犯殖民地要算是一筆小財了。那天下午，我請工場裏的五金匠替我造個肛門塞，是用鉛製的，不是錫製的。

第二天早上我再去看奈爾士夫人。她跟她的丈夫正在吃早餐，就請我喝一杯咖啡，並吃一塊麵包。接

着她請我坐一會兒，把我的身世告訴她。我談的時候，她一面寫了許多摘錄。她交一張單子給我，上面有許多事物，是她所想像得的。她叫我替她把這些東西寫下來，翌日上午拿去交給她。於是她又給我一張一百法郎的鈔票！

我的運氣開始轉變了！

我去看了她許多次，把我前一天晚上所寫的東西拿去交給她，她讀了以後，總是報我以豐厚的稿酬。有一天，他送我一副撲克牌，還有一次，她送我一把鋒利的小刀。

後來有一天早上，她告訴我說她快要走了。她說她和她的丈夫，要到荷屬幾安那的莫英高鋸山去搭美國貨船托姆吉蒙斯號到紐約去。

於是我想到了一個脫逃的新計劃。我想我假如能在同時抵達莫英高鋸山，她也許會幫助我買船票，或者在船上找些工做。我想假使她肯保護我的話，荷屬當局一定會很客氣的；要是他們確定曉得我要離開他們的殖民地，我想他們是不會怎樣反對的。

因此在她動身的前夜，我又最後一次去看她；可是我胆怯起來了，不敢把我的心意告訴她。有一次我告訴她說犯人用蓖麻子來假裝生病，她叫我帶些這種蓖麻子去給她。我趕快離開她，去找些蓖麻子，以便在她離開聖羅蘭以前交給她。

我到一個放逐犯的茅屋裏去，給他五法郎，請他立刻替我找一套平民的衣服來。他拿一套白衣服給我，還有一雙鞋子，和一頂舊軟木銅盆帽。接着我叫他找一個有獨木舟的放逐犯來，把我載到荷屬岸上去。我們很快就找到這個人了，我們講好二十五法郎，算是渡馬朗尼河的船資。在中午時分，當所有的憲兵都在打中覺的時候，我們穿過聖羅蘭城，到碼頭上登了他的獨木舟。一小時以後，我們到了亞賓那下游幾百碼的荷屬岸上。我把錢付給他以後，問他要不要多賺二十法郎。我給他二十法郎，叫他拿一些蓖麻子去給奈爾士夫人。幾個月以後，我曉得他照辦了。

我兜了一條小徑走到亞賓那，進一家商店裏去，買了一瓶啤酒。沒有人注意我；大家都當我是瘋子。我坐在那裏，把午後拖了過去。當夜色籠罩森林的時候，我離開亞賓那城，朝通到莫英高鑛山的路走去。

那是我的錯誤！我的原意是要朝那路上走幾哩，當晚躲在樹林中。第二天早上，當奈爾士夫人的車子開過要到莫英高鑛山去的時候，我預備請她停車，要求她把我帶走。可是我在路上走了不到十五分鐘的時候，迎面來了兩個荷蘭警察，他們正巧帶了一羣造路下工的犯人，要回亞賓那的監獄去，正在轉彎的地方。在那個時候，在那條路上，有一個白種人在朝內地走着，在他們看來是奇特的事。他們要看我的身份證和鑛工登記證。我承認我沒有。他們堅持要我陪他們到亞賓那去。他們把我帶到警察局。警長曉得我一定是一個放逐犯。

那晚是多麼悲哀的一晚啊。脫逃近在眼前，又變成了遠在天邊！我又失望一次了。第二天早上，警長決定要用縣長的小汽船把我送回聖羅蘭去。這一隻汽船回來的時候，是要運載奈爾士夫婦的。因此我就把她送給我的小刀從袋裏拿出來，交給警長，請他在幾分鐘以後，奈爾士夫人抵達荷屬岸上的時候交給她。

我再度被關進防舍裏了。可是我決心要開始奮鬥，以免因此次脫逃的企圖而受罰。這時候有一條新通過的法律，說是缺席十二小時的犯人，才能認為逃犯。我是在上午十點鐘離開工作場所的，那是我缺席的鐘點，我在晚上七點鐘在亞賓那被捕，因此我祇缺席了九小時，所以不能算是逃犯。於是我寫了一封信給總督麥凡諾，把情形解釋給他曉得。他批了這些字句：『貝朋諾着平民的服裝在荷屬幾安那被捕，唯渠乃於缺席十二小時以前被捕者，依據新頒法律，未能認為逃犯。本文應與非法缺席報告書同時在懲戒委員會宣讀。』

總督雖寫了這些批語，可是懲戒委員會還是判我坐囚籠六十天，列為屢戒不悛犯，再度在獄島上受徒刑。我既有錢，又是簿記員，所以不難得到紙張和墨水。我在動身到皇家島去之前，託一個放逐犯，把我在聖羅蘭防舍裏被拘留時兩個月中所寫的文稿，寄到紐約去給奈爾士夫人。奈爾士夫人把其中一部份材

料，以及一些我以前給她的，用在她的小說『判上惡魔島』一文中。

我在皇家島屢戒不悛犯的懲戒處血紅營，遇到了一個新的朋友，名叫庇洛喬斯，他睡在我隔壁的床位上。他是一個聰慧的人，從前做過水手，全世界各地都到過。我們做起朋友來，談了很多話。庇洛起先做水手，後來加入海軍，可是他為人倔強，不肯循規蹈矩，因此被送到法屬非洲的懲戒隊伍裏去。在一九二三年，因為他在當兵期內犯了竊案，被送到幾安那去，判了八年徒刑。他又漂亮，又年輕。我因為他聰明，和他思想相投，所以多跟他在一起，可是他是一個變態性慾的同性戀者。在年紀較大的囚犯中，喜歡他的頗不乏人，可是他比流犯殖民地的其他變態性慾者，較受人尊重，同時他擇交亦極慎重，不受威迫利誘。

有一個與庇洛有關的動人的戀愛故事，這種故事祇有幾安那流犯殖民地才會產生的。

庇洛到幾安那來以後的第二年，有一個名叫勞吉畢克的十七歲青年囚犯也來了。他因犯劫案，並向警察開槍拒捕，被判徒刑七年。在法國囚犯集中港聖馬丁得利島的時候，畢克是以行為不端聞名的；他為人脾氣暴躁，無法制御，因此時常被幽禁在囚籠中。乾麵包和鐵錘於他似乎是無所謂的。他雖年紀輕輕，外貌有些女性化，可是那些生性暴戾的積犯們，對他卻也有相當的敬佩。他到了幾安那幾個月以後，他就被判坐囚籠三百二十天，並被列為屢戒不悛犯。一九二四年八月，庇洛因脫逃未遂被拘，他和勞吉畢克都住在聖羅蘭的防舍中，要被送到皇家島去，他們就這樣相識了。

勞吉畢克獨自在囚籠裏，庇洛跟旁的犯人一起住在防舍中；可是當他們在庭院裏散步的時候，庇洛注意了勞吉的年輕與姿態。

有一天，當他們在庭院裏散步的時候，庇洛走在勞吉的背後，告訴他說：『到你的囚籠裏去，我要見你。我得跟你談談！』

勞吉掉轉頭來看他，臉上脹紅着。他以為庇洛和那些老囚犯一樣，又要向他求愛了。庇洛看出了這一

點來，趕快向他作保證說：『不是，不是你所想的事情！我要跟你談談！』

於是勞吉就回到囚籠裏去。過了一會兒，庇洛也去了。庇洛毫無愧容公開地承認自己有同性愛的習慣，他坦率地問勞吉不肯做他的愛侶。

勞吉所預料的，是其他囚犯的另外一種求愛方式，他沒想到庇洛會突然這樣坦率地求愛，不曉得應該怎樣回答。這時囚籠上鎖的時間已經到了，於是他就說：『我明天讓你知道。』可是庇洛是個漂亮的青年，這使勞吉有些受寵若驚了。

可是第二天勞吉和一羣犯人到夏維因流犯營去了。當他們告別的時候，勞吉告訴庇洛說，倘使他們再碰到的話，他的答案是『肯』。庇洛的眼睛發亮了。他答應勞吉說，他一出防舍的時候，就要盡力設法幫助他。一個月以後，海軍特別法庭因為庇洛犯脫逃未遂罪，加判他兩年苦役。當天晚上，他被送到馬加齊營去。四十八小時以後，庇洛溜進森林裏去，作另外一次的脫逃了！

他是很好的游泳家，也許是幾安那流犯中最好的。在幾天之內，他設法找到了一隻獨木舟，兩支槍，和大量的糧食。他是在晚間游水渡河，到亞賓那去偷獨木舟的。他的槍和糧食，是在晚間從停泊河中的礦工獨木舟中偷來的。有時候有一個黑種人在看守那些獨木舟，可是庇洛總是等那黑人睡着了的時候，去把所需要的東西偷來，然後游水回到岸上，或者回到停泊在幾碼以外黑暗中的獨木舟中。他秘密與放逐犯會面，把他所不需要的贖物賣給放逐犯，這樣就可以收入一些錢。

有一天，他在叢林中碰到六個逃犯，他們想從海路逃走，可是還沒有一隻獨木舟。其中一個犯人，當庇洛初到幾安那來的時候，曾把庇洛當同性的情侶，後來有一次兩人發生劇烈的口角，這犯人打了庇洛，庇洛就離開他。

庇洛告訴他們說：『由海路逃走所需要的一切，我都有了。你們都曉得，我是懂得航海的；假如你們想和我一起逃走的話，那麼有一個條件。我們得把一個在夏維因營裏的朋友也帶走。我有兩支槍。我們可

以制服那些警士，把我那個朋友帶走，然後衝上船去，向海裏逃！」

那些犯人很想利用庇洛的船和糧食，因此就接受了這條件。庇洛帶他們到他藏獨木舟的地方。夜來臨了。他們圍着火坐在那裏談話和吸煙。有些臥在地上。庇洛睡着了的時候，另外那些犯人竊竊私議着。他們實在不願意到夏維因去尋死，現在既然有一隻船，要達到自由的目的易如反掌的。他們如果到夏維因去拼命，那未免太笨了。他們一起陰謀着，最後決定立即動身，用武力硬把庇洛一起帶走，因為祇有他會航海，是他們所絕對需要的人。因此當他睡着的時候，他們跑上去，抓住了他，把他捆綁起來。於是他們就準備一切，預備出發。庇洛被綁住，臥在火堆旁，憤怒欲狂，破口辱罵他們。

當獨木舟上的東西裝好的時候，他們把庇洛放在船尾，鼓槳向下游駛去。他們一面鼓槳，一面勸慰他，可是庇洛仍是怒不可遏咒罵不已。他們想使他恢復理性，告訴他說可以從委內瑞拉匯錢和寄假護照去給勞吉，不到六個月，勞吉就可以恢復自由來找他了。

他們把船划到河口，划進海中去了。不久，這獨木舟就在海浪中顛倒轉，他們必須釋放庇洛，使庇洛可以教他們怎樣起帆，怎樣在海中掌舵。

當他們把捆綁庇洛的繩索解掉的時候，庇洛一聲不響，站在自己的地位上。那是一個天朗氣清的夜裏，月光照在水面上。庇洛朝岸上望着遠處加利比角的燈塔在閃閃發光，他確定這隻船至少駛出海面五哩了。在他這距離是很容易游到的。這是可以幹的，於是他決定了！他突然衝了過去，把舵柄提得高高的，把身體的重量放在獨木舟的一邊。過了一秒鐘，這獨木舟朝天翻轉了！

同船的犯人不禁大驚失色，喊了起來，可是大家都來不及阻止他的行動。那六個犯人在獨木舟旁濺撥着水，想要找些東西抓住，過了一會兒，祇剩四個人了，因為還有兩個已經溺死了。庇洛怒火未消，把刀咬在牙間，靜靜地繞圈子游着。他報復之心，油然而起，正在找從前打過他的犯人。那個犯人在水中掙扎着，看見庇洛游過來了。庇洛游近那個犯人的身邊，毫不留情地突然截了一刀，濺起水花來。在夜色中，

那個慘叫了起來。現在祇剩三個人了。接着庇洛向一個名叫胡天的犯人游過去，叫他從容地游，告訴他說他會幫助他上岸的，因為庇洛對他向來有些敬意。另外兩個犯人中，有一個找到了一個箱子，就用雙臂緊緊抱住。庇洛向他的方向游去，想要把他的箱子拿去給胡天。庇洛在月光底下，看見那個犯人雙手抱住箱子，一手却握着一柄閃亮的利刃。庇洛還是怒氣勃勃，施行了致人死命的計策。他靜靜地繞那個犯人游着，越游越近。那個犯人卻不會游泳，祇不過在水裏亂踢而已。他緊緊抱住的箱子，是他的救生圈，所以他決心以任何代價抱住它。

可是庇洛却是善於游泳的。當那個犯人抱住箱子，亂踢亂翻的時候，庇洛無形中越游越近。庇洛的刀已經不銜在牙齒間了。他一面游近，一面手上拿着刀預備刺過去。他慢慢地繞圈子游着，游一下就靠近了一點。接着，他突然翻過身來，改換方向，朝那犯人毫無保障的一面衝過去。他的一隻手臂突然從水中舉起，濺起了不少的水花，他手中的刀發着閃光，朝那犯人的背上刺下去。又有一聲慘叫打破了沉寂。庇洛拿着那個箱子，推去給胡天。

他們一同游下去。黎明時候，他們靠近海岸了。庇洛鼓勵他的同伴，勸他不要灰心。最後他們登陸了。他們計共在海中八小時以上。他們疲乏不堪，就倒在海灘上睡着了。可是在中午以前，他們被粗暴地搖醒了。

『噫！你們在這兒幹甚麼？』

原來是一個獄卒；還有一個警士在近旁舉槍欲射。不幸他們在靠近哈德營的地方登陸。當晚他們就被送回防舍裏去了。

庇洛復仇的故事，是胡天自己告訴我的。

庇洛再度因脫逃未遂罪被拘禁在防舍中了。他利用所有的機會，時常和勞吉通信，這些信是請解來解去的犯人私帶的。他有機會的時候，就托人帶烟草去給勞吉，不時也寄些五法郎的鈔票去。庇洛受特別海

專法庭的審訊，被判單獨幽禁六個月，被解到聖約瑟島的囚屋裏去受刑。這時流犯殖民地實行了一條新的規律，逃犯祇受單獨幽禁並不加判苦役。

這條新的規律，同時也把那可怕的夏維因流犯營取消了，當地的屢戒不悛犯，都被移解到皇家島去。於是勞吉也到這些獄島來了。他們的距離已經比較接近了，祇不過是皇家島和聖約瑟島間的距離而已。這時候勞吉在皇家島上當挑水夫，掙了一些錢。庇洛還被關在囚屋裏，於是勞吉反過來幫助庇洛了。他時常托警士或獄卒帶烟草和錢去給庇洛。後來庇洛出了聖約瑟島的囚籠，被解到皇家島來，住在第二分隊裏。經過了兩年的努力，這一對同性的有情人，終於第一次聚首一堂了！

可是他們的歡聚為期並不甚長。勞吉患了羊癲癇，被獄島上的醫師斷為殘疾者，要被解到大陸上的新流犯營去了。他想法從名單上取消自己的名字，可是結果辦不到。於是他就每星期賄賂簿記員把名字列在再下一次到大陸上去者的名單中，這樣一來，他多與庇洛同住數星期。

勞吉終於得離開皇家島了。庇洛答應他要想種種的辦法，儘早與他團聚。他開始想辦法了；他不斷地吸奎寧，要使自己生病。

就在這時候，我再度被列為屢戒不悛犯，被解到皇家島的血紅營來，認識了庇洛。我看見他設法想使自己脫離獄島，要到大陸上去和他的同性情侶團聚，覺得很有趣。

他總是跟我談上幾個鐘頭，談海，談他所認識的世界。他談話的時候，一直吸着奎寧，使自己的身體越來越衰弱。最後，他真的病重起來了，幾乎也變成一個羊癲癇患者了。他終於把醫生說服，發出命令，把他送上大陸的流犯營去了。可是醫生並沒有把他送到新流犯營去，而是到另外一個流犯營，那可怖的枯老營，離開他所日夕盼望的新流犯營一百五十哩。

我後來沒有再看見過庇洛。我敢確定他是死於熱症或痢疾的。枯老營是流犯殖民地中死人最多的地方。在三二年中，死了四千個囚犯。這個『死亡營』一向是流犯殖民地當局的『調度營』。枯老營每年開放

六個月到八個月，在這段期間，犯人要到那聲名狼藉的『○路』上去做工。在這一條路上，每隔一碼就有一個犯人的屍體。每當犯人的數目超過流犯殖民地所能容納的數目時，這『死亡營』就開放了。說叫犯人去做工，其實是假託名義的。從一九〇七年起，二十年來所造的路，一直未曾超過二十五公里。這條路闢在沿岸的沼澤與森林地帶。犯人做工的地方，爛泥和水，高及腰際。他們所配給的糧食，在流犯殖民地各營中，要算最少的了。他們日復一日地遭受蚊蟲，烈日，淫雨的侵擊。他們被送到枯老營去住，直到瘧疾和痢疾結束了他們的性命。被送入枯老營的囚犯，往往做出驚人的事情，以便脫逃。我曉得有一個名叫賈布魯的犯人，有一次把一個警士連人帶槍推入泥潭中，然後穿過森林，逃到凱因的監獄去。後來當局再把他送回枯老營，他就死在那裏了。當我碰到賈布魯的時候，他只剩四隻手指，三隻足趾。他是一個看見刀就畏縮的胖子，可是他發覺砍去一隻手指或足趾是並不痛的。那警士把囚犯的肉都充公了，帶去交給住在凱因的黑種妍婦，那黑種女人把肉賣了，利益兩人對分。法國新聞記者郎特在關於流犯殖民地的書上，也提起這件事。因為這個警士嗜酒若命，幾乎半瘋了，當郎特去參觀枯老營的時候，這警士開槍要打他，沒有打中，却傷了一個站在他身邊的囚犯。

現在再講到庇洛冒險的故事。這故事實際上是成爲流犯殖民地的傳奇了。

當他到枯老營六天的時候，他和另外四個犯人，再度脫逃，向新流犯營方面進發，想找勞吉，組織一次由海路走的脫逃。可是他們離開枯老營以後的第一天，他和他的同伴在新那馬里附近被捕了。當夜庇洛又單獨脫逃。他一個人繼續依照電話線的近路，穿過荒僻的森林。第十天的晚上，他抵達新流犯營近旁，通知勞吉說他躲在附近的叢林中。

現在這一對同性的有情人又再度相見了。庇洛在新流犯營的附近，築了一間茅屋，他們幾乎每天在那裏相會。勞吉總是假裝在捉蝴蝶，在下午就到庇洛的地方去。現在他們又過着幸福的生活了。勞吉帶烟草和食物去給庇洛。他們在探林之中，單獨在一起過着他們所希望得到的快樂生活。

接着，他們準備要逃亡了。不久庇洛就在下游找到了一隻很好的獨木船，把它刳成一條小河裏去。同時，流犯營裏還有好幾個勞吉所認識的犯人，也決定跟他們一起逃走。其中有一個就是曾經跟我一同作第二次脫逃的大馬西耳。他們在一個清朗的夜裏動身了，一共有八個人，把他們所能買到或偷到的糧食，儘量帶走。

庇洛掌着舵。勞吉坐在他前面。他們到了河口。海面風平浪靜，庇洛又是一個精於航海的水手。九天以後，他們到了荷利奴珂河。他們已經到了委內瑞拉。他們以為已經重獲自由了。

要是早幾個月，他們也許可以得到自由的。委內瑞拉本來是法屬幾安那逃犯的自由天地，可是這時也開始逮捕國內的法國逃犯了。於是這八個自以為已經重獲自由的囚犯，簡直是自動走進監牢裏去！

他們被委內瑞拉的警察所逮捕，拘禁起來。不久就被押去築造公路。生活是很苦的，糧食粗劣，工作繁重，待遇苛暴。不久，叛逆成性的勞吉，再也不能忍耐了。有一天，一個警士用彎刀背打他的背，勞吉跳了上去，扼住那個警士的喉嚨。勞吉的性命就這樣犧牲了，因為警士們開槍把他打得彈痕纍纍，倒臥地上。庇洛親眼看見他的朋友被殺死，悲傷萬分。過了幾天，他想要把一個打死勞吉的警士刺死，可是也被連珠的槍彈打倒在地上了。最後大馬西耳被解回皇家島來，把庇洛和勞吉最後一次逃亡，以及他們慘死的情形告訴我。

第十四章 一個意外事件

有些犯人的胆大妄爲，是出乎常人的想像以外的。郎尼無疑地是流犯殖民地心腸最硬胆量最大的犯人了。他最後一次逃亡的企圖，講起來簡直像個神話。

郎尼因上次脫逃的罪，被判三年獨坐黑牢，和另外一些犯人乘瑪拿號汽船要到聖約瑟島去。當時船口開着。波海那一天晚上，他向一個同船的難友提議，兩人偷了船邊掛着的救生圈，跳進海裏去。那位難友因爲不願意在離岸二十哩的海面掙扎着，而且還有做沙魚食料的危險，所以加以拒絕了。因此，二十四小時以後，郎尼就被關在聖約瑟島的囚籠中了。

他在那光線朦朧的小黑牢中，跳來跳去祇能走六小步，而且要毫無間斷地住上長長的三年，這未免叫他寒心。因此他的腦中祇有一個脫逃的意念。

兩星期以後，他把他的心意用『電報密碼』告訴他鄰室的難友馬瑟美傑。馬瑟美傑和郎尼一樣，同是巴黎人，而且也有脫逃的意思。馬瑟美傑同意跟他一起逃走，郎尼就把他脫逃的計劃告訴馬瑟美傑，這計劃是想法子先到皇家島，再從皇家島逃走。於是他們就着手進行了。

他們兩個人都沒有生病。犯人在聖約瑟島上，像被困在陷阱中的老虎一樣，毫無自救的辦法，他們要想離開聖約瑟島，唯一的辦法是請醫生把他們送進醫院去，醫院就在皇家島上。犯人們假病的方法，希奇古怪，花樣百出，時常連醫生都被瞞過。馬瑟美傑就吸起香煙來，煙草中放了大量的奎寧粉，吸了四五天，於是他就告訴聖約瑟島的醫師說他發了很高的熱度。

郎尼假裝生了丹毒。他拿針戳穿面頰，拿手捧在嘴上，不時用力吹着，不久，他頰上就發炎發腫。於是當醫生來作每週例行的診視的時候，他們兩人都被送進醫院去了。第二天，他們就坐在兩島間的交通工

具划子上了。他們初步的計劃業已完成！可是他們曉得這是最容易的一步。

他們睡在醫院的病床上，不斷地在想着離開皇家島的計劃。

起初郎尼想把手術檯偷去。可是後來發覺這辦不到，因為醫院的警士就睡在手術室裏。最好的辦法還是把香蕉樹幹綁在一起，結成木排。許多年以前，有個名叫狄唐尼的犯人，就是乘了一隻這樣的木排脫逃，抵達海岸的。

馬瑟美傑看見病房的牆角上有一堆木板，也作同樣的想法。地板上約堆着二十塊木板。這些木板是預備給病人掉換的。因為病人所睡的鐵床，有一根鐵橫，鐵橫上就擺三塊木板，上面再鋪蘆子。馬瑟美傑就想出了一個聰明的辦法；這些木板可以結成木排。他把這意思告訴郎尼。

第二天早上，他們以床上虱子太多為藉口，到那木堆上去找木板，把最大最輕的找了出來。

現在的問題是要怎樣把木板偷出醫院，同時自己也偷偷地出去。這是很難的。因為病房是在二樓。郎尼用間接的方法，向侍役打聽樓下是做甚麼用的。原來是堆舊蘆子的。於是在晚上，他就跪在自己的床底下，耐心地用私帶的鋸子把地板的朽木鋸成一個小洞。在黎明之前，他完成了工作，把那個洞蓋好，又回床上去睡。其他的犯人當然是不會講出去的。大家都曉得他們兩人所要做的事，對於他們的一舉一動，發生了很大的興趣。那天下午，郎尼賄賂侍役，把一張紙條帶到流犯營裏去給他的朋友。當天晚上，他收到了一團堅韌的繩索，他和馬瑟美傑把所選的木板紮成一捆。

十一點，是潮漲的時候。醫院裏的一切都很安靜。那天晚上六點鐘，上床的鐘聲響的時候，他們安靜地臥在床上。他們已經決定當晚企圖脫逃，讓潮水把他們一直漂到大陸上去。他們沒有衣服穿，因為他們的衣服在進院的時候已經被收去了。可是他們的肛門裏合計有八百法郎，他們曉得後來可以買些衣服來穿。他們不需要糧食，因為他們預料祇在海上一晚，他們相信第二天在海岸上是找得到東西吃的。

郎尼先鑽進地板上那個洞。馬瑟美傑敏捷地把那捆木板傳遞給他。接着又遞了一條氈子和一條被單，

然後自己也鑽下洞去。一會兒他們已經到醫院的庭院裏了，一點也沒有發出甚麼聲息。

庭院有牆圍着，牆頂插着碎玻璃瓶的尖片。他們把髒手摺好，拋出圍牆外去。馬瑟美傑爬上牆去，郎尼把那一捆木板遞給他，他小心地垂直滑到牆外去。一會兒，他們就到海邊了。

木排是容易造的。他們把八塊木板分成四疊，兩端上下再各橫上兩塊木板，用繩索繫緊，就成功了。接着郎尼把他所帶圍着腰部的被單，撕成布條，一端結在木排上，另一端縛在自己左腕上。

馬瑟美傑覺得奇怪，問他在幹甚麼。

郎尼回答道：『我把自己結在木排上，叫木排不會漂開。因為我不會游泳。』

這是真的。這個敢在夜晚乘一隻不牢固的木排，冒險到沙魚繁多的海上去的犯人，是不會游泳的。

當他準備好的時候，他低聲向馬瑟美傑說：『我們走吧！』

皇家島的沿岸礁石頗多，海浪洶湧。當晚很黑，天上沒有月亮，他一個人把住木排的一端，幾碼外就辨不出人物。不一會兒，海浪濺到他們的腰際，浪濤的聲音，使他們聽不出彼此警告的話。他們乘着那木排掙扎出去，想要使木排離開礁石，破浪前進。

他們在黑暗中迷失了路向。他們顛簸着，打旋着。突然有一陣巨浪，把木排掀起。馬瑟美傑失了平衡，站不住脚，跌下海去。怒濤把他捲起，撞在礁石上。他覺得痛入肺腑，失去了知覺。

過了一會兒，他神志恢復了。他掙扎了一會，坐在水中。他的頭痛得非常難受。他用手一摸，頭上有一個深傷痕。溫暖的血沿頰上流下來。這時候他記起郎尼來了。他掙扎着站了起來，在黑暗中喊郎尼。可是沒有反響。

於是馬瑟美傑決定要回醫院去，他慢慢地爬上斜坡，向醫院走去。可是他因為失血太多，沒有力氣爬上牆去了。頭上傷處所出的血，流滿了他的臉和頸。他坐在地上，問自己該怎樣做。到警士室裏去自首嗎？可是這樣一來，警士會立即報警，要去追他的朋友了。他不相信郎尼已經穿過浪濤。他決心要等到黎

明。是的，他要忍受痛楚，等到天亮。要是郎尼還活著的話，這樣可以增加他脫逃的機會。

那天早上，當門口的警士看見馬瑟美傑滿身是血，蹣跚着走來的時候，他立即報警。他們連忙點名，結果發覺郎尼失蹤了！那天早上，沒有一個囚犯被押出去做工，都被關在監牢裏。警士和獄卒們在全島搜尋，可是找不到郎尼的影蹤。同時在水面也看不見木排。

郎尼脫逃的新聞，流傳到皇家島以外去了。囚犯中發生了各色各樣的謠言，每個人都有一番理論發表。郎尼的大胆的脫逃，很快地成爲犯人中的口頭語。事後據報告說，惡魔島發現了一隻破木排。後來又有一個消息從新娜瑪里傳來，說是當地的海灘上，發現了郎尼的屍體，已經有一部份被沙魚吃掉了！

可是這些消息都是誤傳的。事實並不是如此。直到四個月以後，當郎尼被解回皇家島，把他冒險的故事故告訴我的時候，才算真相大白。

在礁石間幾乎把馬瑟淹死的浪濤，在退去的時候，把那木排也漂了出去。郎尼安穩地拉住木排，呼叫馬瑟，可是沒有回音。那木排被水流帶到海面，向岸上漂去。

天亮的時候，那三個島已經看不見了，郎尼發覺自己離開大陸沒有幾哩。木排還在向岸上移動着，他的心歡暢地跳躍着。他終於達到了他所殫精竭慮的自由的目的了！

他在那幾分鐘內，想像自己已經自由地到了巴西，到了巴黎！自由了！那木排慢慢地漂向岸上去。越漂越近。不久他離岸不到一百碼了。他看着海灘，每進一碼都是好的。接着他發覺木排已經不再朝岸上漂了。木排已經停了下來！接着，木排又慢慢地漂出海去。郎尼是明白的。這時候低潮來了，把他帶出去，越帶越遠，直到他看不見大陸。

第二天早上，他又被浪潮漂到離岸幾百呎的地方。祇要他會游泳，那就好了！這距離是很容易游的，在幾分鐘內，他就可以上岸了。可是他不會游泳，那近在眼前的短短距離，在他看來彷彿是遠在天邊。他覺得那木排又停下來了，潮水退了，又明白曼曼也把他票回海上去。他怒火中燒，萬分絕望，就解鬆了一

塊木板做槳，用木板划着，可是無情的潮水的力量，把他壓服了。他離開自由祇有幾百呎，他雖有力氣，雖是誓不願身，可是那短短的距離，在他還是一條無法飛渡的深淵！那天晚上，他又被潮水漂回海面去。他肚子餓。可是最難過的還是口渴。他赤裸着，在夜裏覺得冷，白天被炎熱的太陽晒得身上起泡。過一天好像是過一生一世似的。他又發瘧疾了，爲防止在冷得發抖的時候跌入海中起見，他把自己縛在木排上。

不久他就陷入昏迷狀態中了。四天過去了。沙魚在木排的四週跟着，當他清醒過來的時候，他恐怖地看着沙魚。

他這樣忍受了七天。

後來有一羣在荷屬幾安那沿岸捕魚的印地安人，發現了他。那飄流在海面上的木排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他們看見有一個裸體的白種人臥在木排上，就把他救到他們的獨木舟中。郎尼還活着，他們把他帶回村落裏去，由幾個老婦照顧，他終於復原了。

過了八天，他好了，會起來了。他決意渡過馬朗尼河，躲在那裏找些住在聖羅蘭附近流犯營裏的朋友。他有的是錢，他希望和他們一起組織一次由海路走的逃亡。可是有一隊出巡的兵士，經過這印地安人的村落，發現了他。兩天以後，他又被解回聖羅蘭的防舍裏了。他被特別海事法庭審判，在四個月內，又被送回聖約瑟島了。他又被判了四年的單獨幽禁。

可是這使他離開聖約瑟島的黑囚籠的心意更堅決了。

『三九八七五號囚犯郎尼爲裝病之嫌疑犯。除於極端危急之時，勿送之入醫院。』這些大字是警長命令貼在他囚籠的門口的。每當朗尼出庭院來作半小時散步的時候，他總是默念着這些字句。他想脫逃，比往常想得更厲害。他每晚都做脫逃的夢。他曉得要進醫院去是很難的，可是他還有希望。他時常在想着，在計劃着。

幾個月過去了，郎尼還是很安靜地住在囚籠裏。他似乎是屈服了。接着有一天晚上，在囚籠頂的巡邏道上走來走去的警士，突然聽到一個囚籠裏發出呻吟的聲音。他把手電筒一照，看見郎尼在地板上抽搐呻吟着，好像很痛苦的样子。過了一會兒他找了一個看護來，兩個人一起進囚籠裏去看是甚麼一會事。

郎尼扼住肚子，嘴裏出着白沫。那個看護問他，可是他繼續扭扭呻吟着，並沒有回答。那個看護告訴警士說，郎尼也許是患了沉重的痲痛，於是他們就給他喝幾湯匙的止痛藥水，把他放在那裏。

第二天早上是醫生到囚屋裏來診察的日子。郎尼當然是曉得的。他裝成好像病勢沉重的樣子。他告訴醫生說，他昨天晚上發盲腸炎，那是兩個月來的第二次了。他懇求醫生送他進醫院去開刀！看護和警士都說郎尼整晚有劇痛，醫生認為這是郎尼自稱有盲腸炎的證據。郎尼囚籠的門上，雖然有着一張警告的佈告，可是醫生還是命令立刻把他送到皇家島去。聖約瑟島的警長提出抗議，他說郎尼是危險份子，是假裝生病的嫌疑犯，絕對沒有甚麼病痛。

當醫院的警士莫黎利看見郎尼到醫院來的時候，喊道：「又是他嗎？你該把他扔回囚籠裏去！」他還沒有忘記上次郎尼脫逃的時候，他被罰三十天薪水的事！

郎尼被關在裝鐵欄的房間裏，這房間是專給需要特別戒備的囚犯住的。第二天早上是星期三，醫生來看他，命令他兩天不要吃東西。他說：「我後天要奪你開刀。你不能吃東西，絕對不能吃，你明白嗎？完全禁食。」

莫黎利站在醫生身旁，說：「不必怕，先生」。他要用自己的方法，親自照管郎尼。

郎尼想道，星期五我已經跑遠了！因為醫院的看護長白里夏是他的好朋友，那天早上替他送一張字條去給營舍中的一個朋友。那張字條寫着：

『親愛的托托：我昨天下午到醫院來。請你讓我曉得，你是否還決定和我一同逃走。假使是的話，請你讓來人白里夏知道。請把一支錐子藏在烟草中送來，可是請別送食物，因為除烟草之外，獄

卒不許讓任何其他的東西通過。立刻給我一個回音，今晚我會再給你一張字條，告訴你該怎麼辦。」托托下午寫回條給他，說他準備脫逃。郎尼趕快又送一張字條給他，上面寫着：

「親愛的托托：我們將於明晚天黑時出走。你白天有空的時候，把所有的東西藏在那塊平石頭後。我們需要一把彎刀，額外的衣服和堅韌的繩子。十一點鐘的時候離開分隊，在那塊石頭上與我相見。我將於同時逃出醫院。謝謝你給我這支好錫子。」

星期四早上，郎尼醒來的時候，心中自以為當晚準不會睡在那床上了！

那天上午，莫黎利把他的意見告訴白里夏。他對於郎尼，還是非常疑心。他問道：「你相信郎尼會讓醫生開刀嗎？」

白里夏回答道：「當然會的。爲甚麼不呢？」

莫黎利盛額走來走去，他說：「我知道他是絕對沒有甚麼病的。他到醫院裏來，不過是要像上次一樣企圖脫逃的！」

白里夏笑道：「這一次你也許可以阻止他逃走了。」

莫黎利突然說：「我跟你賭三瓶香檳酒，郎尼明天早上不會被開刀的！」

白里夏說：「好！這樣得到香檳酒是容易的！我接受！」他們頓手了。

看了這次東道注的價值，讀者不必覺得奇怪。因爲白里夏雖是個做看護的犯人，可是他等警士和他們的家族和其他的看護注射奎寧針，可以得到額外的酬報。他還可以從病人的糧食上揩到油水。所以他至少是和做警士的莫黎利掙一樣多的錢的。

當天傍晚的時候，郎尼接到托托的一張字條，內容是這樣的：

「同志：茲奉上二百五十法郎，是我們第一分隊的同志爲你募集的。他們以爲這一次你一定會逃成功，並祝我們兩人幸運，我已經把所有的東西預備好放在那塊石頭上的一個地方了，其中有一把彎

刀，一些好繩子，和幾條褲子。可是我們今晚不能走，因為是格羅莫頓值班，你曉得他是甚麼樣子的人的。我沒辦法對付他，我曉得我今晚不能出去。明晚我就可以想法子出去。那麼我們明天星期五晚上走吧。別失約。要忍耐，明天就可以自由了！托托。」

明天晚上！郎尼曉得他早上就要被開刀的！

他有甚麼方法可以使醫生延遲一點呢？他想了很久。要是他吃一點東西，醫生也許得延期開刀的。

接着白里夏到他這裝着鐵欄的房間裏來。他問郎尼覺得怎樣。郎尼說：『不大好。』這一次倒是真的！

白里夏說：『你曉得我剛和莫黎利打賭嗎？』

『不曉得。』郎尼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他正在深思着自己的問題。

『三瓶香檳酒，最好的香檳酒！他打賭說你明天不會去開刀，我跟他賭。』

郎尼坐了起來，正視着白里夏的眼睛，秘密告訴他說：『朋友，那麼你輸掉了。』

白里夏驚奇地喊道：『你不給醫生開刀嗎？』

郎尼回答道：『不！我明天晚上要逃走。』看護白里夏是郎尼的老朋友，郎尼絕對相信白里夏的話。

因為白里夏自己也脫逃過一次。他在「九二〇年跟狄唐尼從獄島上逃走。後來被捕，受了極重的刑罰。

白里夏回答說：『聽我的話。假使你想逃走，今晚就逃吧。不然你明天要對醫生怎麼講呢？你曉得莫

黎利知道你是沒有毛病的。他已經這樣告訴過醫生兩天了。要是明天早上你拒絕開刀的話，醫生就以爲你

在騙他了。他一定立刻把你送回聖約瑟島去，那時你恐怕沒有法子再到醫院裏來了。』

郎尼說：『可是我們是約定明天晚上逃走的！況且我不曉得那些東西藏在甚麼地方。』

白里夏勸道：『唔，那麼你還是讓他替你開刀吧。』

郎尼喊道：『謝謝！』

白里夏繼續說：『一定的。醫生看出你沒有甚麼毛病，就停止開刀了。這樣一來，你可以在醫院裏住

上十天，有充份的時間可以準備脫逃。我會幫助你！我所給你的是朋友的忠告。你曉得我不是爲了三瓶香檳酒才這樣講的！」

郎尼明白這是最好的一條路。他說：『我想你的話是對的。通知托托，告訴他發生了甚麼事情。』白里夏要去的時候，郎尼微笑着說：『你也許會給我一杯香檳酒吧？』

白里夏笑道：『兩杯！』他的詭計已經成功了！

是星期五的早晨，醫生例常的診視完畢，在手術室裏。他問白里夏道：『替郎尼開刀的一切都準備好了嗎？』

看護白里夏回答道：『準備好了，先生。』

醫生說：『唔，那麼把他帶進來。』

莫黎利跟白里夏一起去，親手開了那個裝着鐵欄的門。幾分鐘以後，郎尼已經在手術室裏，挺身臥在手術檯上。』

醫生在洗滌器械的時候問道：『你過去兩天沒有吃過甚麼東西吧？』

郎尼回答道：『先生，沒有。』

醫生問道：『你的心臟怎麼樣？有沒有生過心臟病？』

郎尼回答道：『沒有。』

莫黎利一直在旁邊看着，對於事情發生了這樣的結局，覺得有點不痛快。他從來沒相信過他會看見郎尼上手術檯的！現在他損失了三瓶香檳的代價了。

醫生沒有哥羅仿，因此用醴使郎尼麻醉。當郎尼失了知覺的時候，白里夏微笑着，啣着嘴唇想他很快就可以喝多少香檳酒了。

十五分鐘以後，有一個新聞像野火一樣地傳遍了病房和營舍。郎尼死了！是發生了意外嗎？當然是

的！可能是命令。無論如何，一個當局所不能制服的犯人，現在是死了。

那天下午，郎尼的屍體被運到離皇家島礁石幾百碼的海面，丟進海裏去，做了沙魚的食料。我們用花和棕櫚的複葉編成一個大花圈，由槳手投入海中他的身上。

當天晚上，警士莫黎利和看護白里夏坐着舉杯喝三瓶香檳酒。

可是在醫院裏，這瓶不過又是另一次的意外事件！

莫黎利說：「他當然沒有甚麼毛病！屍體解剖的結果，他並沒有生盲腸炎！」

白里夏回答道：「當然。可是我們的東道是說，他讓不讓醫生替他開刀！」他自己微笑着，向海中他已故的朋友舉起酒杯來。

第十五章 不幸的災難

我在獄島上被單獨幽禁的幾個月，利用空無一事的時間，寫了一篇文字。我用秘密的方法，把這一篇文字寄到凱因去給麥凡諾總督。這是一篇充滿了真摯的情感的文章。我在文中詳細描寫囚犯的痛苦和患難，同時充份暴露了流犯殖民地紀律蕩然的情形。我把這篇文章寄去給總督，請他讀一讀。

在獻辭上，我這樣寫着：

『敬獻給麥凡諾總督。他以其寬宏大量，救我出單獨幽禁的囚籠。讓我第三次脫逃由懲戒委員會審訊，不由特別海事委員會審訊。特此表示感謝之意。』

第四六六三號囚犯雷尼·貝朋諾。』

總督在離開凱因到各島去巡視以前幾星期，接到了我的文章。當他到皇家島屢戒不悛犯的監房來的時候，他叫我去見他。在他面前立正着，他謝謝我寫這篇文章給他，然後告訴我說：『假如你在三個月中能循規蹈矩，我就負責把你除去屢戒不悛犯的名義。』我感激他對我的關懷，向他保證我將盡力去過循規蹈矩的生活。

幾星期過去了；這些日子真是難挨，我心中忐忑不安，盡力避免那些殘暴的警士報告我的錯處。最後，我過了三個月循規蹈矩的生活，就寫一封信給總督，提起他過去的諾言。他的覆信立刻由下一期船寄到，叫典獄長除去我屢戒不悛犯的名義，並且不要再把我關在獄島上，把我送到凱因去。

於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裏，我再度到大陸上去，第一次看見了凱因。我在流犯殖民地差不多住上六年了。我終於到了流犯殖民地的首邑，進了流犯最想住的監獄。這地方是法屬幾安那刑事與民事活動的中心。可是麥凡諾總督被召回法國去了，在他動身以前，我沒有機會再見到他。

在凱因可以看見人類墮落的終極。法屬幾安那是法國在南美洲唯一的屬地，由法國統治了三百年。但在一九三一年在巴黎舉行的殖民地展覽會中，出品祇有蝴蝶翅和猴子的標本。流犯們叫凱因做『太妃酒城』，就是『甜酒城』！這雖是法國最早的殖民地的首邑，可是這殖民地並沒有殖民。誰願意到這到處祇看見流犯的地方去建家立業呢？

法屬幾安那建立於一六二六年，直到一八四八年奴隸制度廢止的時候，一共繁榮了二百年。黑奴解放了以後，自由的非洲黑種人，都拒絕做工，分散到南美洲的森林中去了，於是大農場就此崩潰。殖民地當局從法屬印度支那運來了四船東方人，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解除了嚴重的問題。可是這些黃種人却不在農場上為殖民者做工，而開起小店來，做商業上的剝削。於是這計劃又告失敗了。沒有人在大農場上做工，因此事情越來越不行了。

在拿破崙第三的統治下，他們就想出了用白種人來勞働的方法。於是在一八五二年，就有囚犯三百五十四名被送上法屬幾安那去，後來一直增加，有時候竟超過五萬六千名之多。為鼓勵流犯在那裏殖民起見，就定下了一條法律，凡是刑期屆滿的犯人，得住在那裏做放逐犯，其期限與原刑一樣長。

可是自由了的流犯成為放逐犯以後，還是沒有人肯理他們。甚至黑種女人也不肯嫁給他們。大家看慣了他們成羣結隊上了鍊錘，都避開他們，恐怕犯人的數目越來越多。這樣一來，大家對這殖民地印象惡劣，於是想出國殖民的法國人都跑到旁的地方去了。因此自從流犯殖民法實行了以後，法屬幾安那逐漸變成了一個沒有進步的地方。網紀蕩然，墮落，貧窮，痛苦，較世界上任何其他殖民地為甚。

今日在法屬幾安那，公路不到五十哩。一哩的鋪道都沒有。沒有一種工業，沒有一間工廠，也沒有一條鐵路。每月有一隻貨船運供應品來，空着回去。有些黑種人集中在村莊裏。有些中國人在經營清淡的生意。印地安人沿路邊推推擠擠地走着。比較繁榮的荷屬和英屬幾安那，一直在設法阻止身無分文的法國流犯越境。

在以前，凱因胡椒是出名的。產品還有香料，糖，和珍貴的木料，可是現在祇輸出生金了。每個新到任的總督，都想發展一些實業，可是結果都不能成功。法國人自己也曉得這殖民地是失敗的。

幾安那四分之三以上的囚犯，祇有一個脫逃的意念。

從流犯殖民地逃走，有兩種方式：第一，由森林中逃走；第二，由荷屬幾安那逃走；第三，扮成巴西走私者的押貨員；第四，由海路逃走。還有第五種逃走的方式，雖是難得有人實行，却可以租保百分之百的成功。那是一種由一個自由者準備的脫逃，由犯人的親戚或朋友，叫這犯人到某個指定的地點去見他，然後用假護照把他帶走。很奇怪的，這個方法很少有人嘗試，不過一經嘗試，每次都成功了。我曉得有兩個在流犯殖民地的美國公民，就是用這個方法脫逃的。他們兩人是兄弟，第一次大戰的時候到法國去當兵，後來謀害了一個舞女被判無期徒刑。他們到幾安那以後，哥哥就乘獨木舟由海路逃回美國。後來設法用假護照把弟弟救了出去。這兩個被判無期徒刑的美國人，結果在流犯殖民地住不到一年。也許因為犯人的親友不曉得怎樣設法，所以用這個方法逃走的犯人很少。

由森林中脫逃幾乎是不可能的。從來沒有人從法屬幾安那穿過森林而抵巴西。森林裏有大河得渡，步行固然不行，獨木舟也無法由白種人向上游推進。這是一種艱苦的長征，需要流犯所沒有的適當器械。祇有由一棵樹跳到另一棵樹的猴子，可以毫無準備地由森林方面逃去。犯人假如逃入森林，總是死在那裏的。

由荷屬幾安那逃走嗎？在一九二三年以前，荷屬當局是很優待逃犯的。他們讓逃犯入境，逃犯很容易找到工作，在荷屬幾安那的首邑，至少有一百名逃犯。後來有一個流犯在荷屬境內犯了重罪，被處絞刑，從此以後，荷屬境內的逃犯就被包圍逮捕，送回聖羅蘭去了。祇有德國犯人可以進入荷境。巴拉馬里波的德國領事還有一筆公款，專作救濟德國逃犯之用，把他們送回漢堡去。

有些犯人是偷乘輪船逃走的。時常有從流犯營裏逃出的犯人，跟上船卸貨的囚犯混在一起，乘機躲在

船上的貨艙裏。那些犯人做完卸貨工作的時候，警士點算人數，他既不是來做工的犯人，船開的時候，當然沒有人會發覺的。有些犯人是這樣逃成功的。可是這種事情也很罕有，因為他們多數到馬丁尼克的時候，出來要找東西和水吃，就被捕了。想當巴西走私者的押貨員而尋求自由的囚犯，往往有更大的危險。這些走私者，在幾安那被稱為『海賊』，每帶一個人，要收費一千法郎。可是十次有九次他們是把犯人搜查一番，剖開他們的肚皮，看他們有沒有帶着一個內容充實的肛門塞，後然把他們投入海中。尤其是現在，因為巴西政府，對於這種人口的走私，以前是有視無睹的，現在假如發現走私者從法屬幾安那帶逃犯入巴西，就要扣留船隻，並處罰巨款。

最後一種脫逃的方法，是由海路。這是一種偉大的冒險，雖是最危險的，可是成功的機會最多。每年由海路脫逃的，至少有六七次，其中有一兩次是成功的，這就是說，有八個以至十六個囚犯得到了自由。有四次結果是逃犯被捕了，犯人從鄰近的殖民地或委內瑞拉或哥倫比亞被抓了回來。其餘的是被海洋吞噬了，永遠失蹤了。

以長祇二十呎，船梁不到三呎的印第安人的獨木小舟，要駛過怒濤洶湧的海洋數百哩，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到中美洲各國或是委內瑞拉，需要在離岸一百哩處航行二千五百哩。船上的人得俯身坐在那一葉扁舟中兩三星期，無法動彈，忍受口渴與飢餓，全身被海浪和晚間的露水所浸濕，白天被酷熱的陽光所燒炙着。他們得衝過暴風，後面有沙魚追隨着。可是每年總有四十至六十名囚犯願冒這個大險。除非他們駛過委內瑞拉，或是船破喪生，不然的話，他們被捉回來的機會，是八倍於脫逃的可能。他們曉得這一切的危險，可是這並不能阻止他們。因為到了流犯殖民地以後，祇有兩條路可走，不是逃走就是死亡。

一九二八年的二月中旬，我接到奈爾士夫人的覆信。她勸我把刑期過滿，不要再逃走了。我的刑期祇要再過十八個月就屆滿了。可是我即使把自己的刑期度完，我也得終身在幾安那做放逐犯，到那時候，我仍舊得逃走一次。因此我決定儘早再作一次的脫逃。

我開始想乘一隻獨木舟由海路逃亡了。可是在凱因地方，準備要脫逃的犯人是很少的。我沒法子找到一個能航海的水手。

正和上次一樣，現在我決心要逃走了，特別是我有這麼一筆的錢，我想在這些錢還在我手中的時候逃出去。我在我有錢的時候，儘早逃走。因此我想出了一個好計劃。我想要扮成乘客，搭開到巴西邊境去的法國郵船逃走。到了巴西，我就乘巴西的郵船到南美洲沿岸的地方去。要這樣做，必須有護照和證書才行。我調查了以後，發覺要得到護照和證書並不困難。其中最重要的，是先取得一張巴西的護照，我毫無困難地得到了。駐凱因的巴西領事的書記，是一個流犯，他替我弄了一張圖章鈐印都很完備的護照，我付以一百法郎的代價。要乘沿岸行駛的船隻，我還得有一張放逐犯的身份證。幾安那放逐犯的境況是很淒慘的，因此他們情願為五法郎而把身份證賣掉。我由一個放逐年限已滿的人，買得他的身份證，因此可以自由乘船離開流犯殖民地。他早就可以回法國去了，可是可憐的傢伙，他沒有法子籌得足夠的路費。我派這個賣身份證給我的人，用他自己的名字替我買船票。船票是買到巴西邊境的聖喬治地方的。我計劃在開船的時候，我要用這假護照和恢復了自由的放逐犯的身份證上船去。

這隻船是定在下星期六下午五時開行的，我到星期四就把一切都準備好了。我把一套平民的服裝，寄藏在海邊一個放逐犯住的草屋裏；我也有了到邊境上巴西郵船時所需要的正式護照。我預備在星期六下午三點鐘的時候，離開做工的犯人羣，然後去穿好衣服，走上船去。星期六下午二時，當我和做工的犯人羣一起離開監獄的時候，我的心中充滿着希望和快樂。可是我卻聽見了城內的報告員沿街報告消息，說是奧耶博號輪船已經延期了，要等到星期日上午八點鐘才開行。奧耶博號就是我所要乘的沿岸行駛的法國輪船。我的自由完全寄托在這隻船上，現在船期延緩了，使我煩惱萬分。要是我按照預定的計劃，在下午兩點鐘的時候離開犯人羣，而在船未開行以前被捕，那麼我不過缺席三四小時，不能認為逃犯。可是現在這船要在星期日早上開行，我照樣還得在星期六下午開始準備脫逃，因為星期日我們是不離開監獄出去做工

的。我得在外面找個地方躲着睡，要是我在上船的時候不幸被捕的話，那麼我就缺席十二小時以上，得受逃犯的處分了。

可是我的心中總有一種樂觀的觀念，以為一切都會進行順利的。我對於自己的困境，是有相當的把握的。我再三安慰自己說，要是在船駛離凱因的時候尚未被捕，那麼我可說是已經獲得自由了。因為聖喬治是巴西邊境的一個小村莊，人口祇有八百，村中祇有一個黑種憲兵。我既有自由放逐犯的身份證，他應該不會講甚麼話的。我緊張的腦子，把一切都計劃好了！我一在聖喬治登陸，當夜就付二十五法郎給一個黑種人，叫他渡我過河，到巴西邊界的鄉村狄蒙地。在渡河的時候，我要把放逐犯的身份證投入河中。我到了巴西的村莊時，要是當局問起我，我就拿正式的護照給他們看，這護照是簽准可以到帕拉地方去的。是的，一切都會依照我預定的計劃實現的，我再三這樣告訴自己。一切既然都已看得這麼清楚了，我如果再躊躇，那就未免太笨了。唯一的障礙就是船期的展延。可是這也沒有使我胆怯或改變計劃的理由，因為我既需要的一切護照與證書，這種機會是十載難逢的。在流犯殖民地的歷史中，有像我這樣好的機會的囚犯是很少很少的！我決心碰運氣，依照計劃一步步實行下去。

那天星期六下午三點鐘的時候，我跟犯人羣在路邊拔草，我告訴負責的警士說要到店裏去買點東西吃。把拔草的工具交給身旁的犯人，給他十九索，請他當晚回營的時候替我帶回去，以避嫌疑。我直接到藏平民衣服的放逐犯屋裏去，躲在那裏。我太興奮了，整晚睡不着，在那草屋裏走來走去。這一次我會獲得自由嗎？當然會的！當晨光照耀整個村莊的時候，那放逐犯到碼頭上去打聽開船的準確鐘點。他好像去了好幾個鐘頭。後來他回來了，勸我立刻準備，因為開船的鐘點並沒有更改。他並且告訴我，最好是當時就上船去，越快越好，因為那時候路上警士較少。

我趕快穿好衣服。在幾分鐘之內，我已經準備好了。我穿了整潔的白衣服，頭上斜戴着軟木帽，戴了一副青色的太陽眼鏡，由那位朋友陪我，出了草屋，揀最少人走的路穿過城市。過了一會，我們到碼頭

了。到這時為止，總算沒有出過甚麼亂子。

我們到了碼頭的門前。門內突出着一列狹窄的碼頭，船就停泊在碼頭的盡處。我握了那位難友的手，熱烈地頓着，我握得那麼緊，竟使他把手縮回去了。接着我就轉身，連睫毛動也不動地走過在碼頭門旁，班的憲兵身邊。我一走過他的身邊，身上竟滲出冷汗來。我現在已經在碼頭上了！那隻船無精打采地停泊在清晨的陽光下，作為我的目標，碼頭彷彿就是達剎自由的路了。我鎮定地慢慢走過去，這碼頭似乎是走不完的。我一步步地數着，到現在我還記得，是五百六十六步。在未走到船旁以前，我的心臟幾乎跳出了喉嚨。我走上跳板，出示船票，船上管事的帶我到房艙的所在。

我把酒錢給他，關上房門，長長地吐了一口氣。現在祇有我一個人了，我可以想了，我重新檢點我有沒有做錯的地方。一切都很美滿，這一次我終於可以得到自由了！

我站在房艙的中央，在那上了鎖的門裏，我的心中充滿了快樂。我眼中溢着淚，再三低聲對自己說：『成功了，成功了！』可是很快地，我又深感不安了。我希望輪船開始移動，向前行駛。我從舷窗往外窺望，看見河水在眼底滑過，水上的漩渦在陽光下發着閃光。荷屬沿岸就在我的面前。我從前常常看上幾個鐘頭，現在我凝視着，彷彿是個可厭的海市蜃樓。『再會吧！』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再會吧！願上帝幫助我，不再讓我看見你。』接着，我轉身回房艙裏，放心地深深舒了一口氣，開始又走來走去。我沒有錢。我希望船快點開行，我希望覺得輪船在開動，把我帶走，帶我脫離這人間地獄。我越來越緊張。我一直問着自己：『現在一定是開船的時候了！他們爲甚麼還在等着呢？』

接着汽笛響了。這是第一次的汽笛聲！繩索很快地就要脫落了！我欣喜欲狂，溜到甲板上，找一個僻靜的地方，從那裏看末了一個乘客上船。我平安上船了，因爲這輪船的目的地巴西邊境的奧耶博地方，並沒有監獄，也沒有森林中的流犯營，所以不會有警士或囚犯上船來的。

汽笛再響了。是第二次的汽笛聲。再過幾分鐘，我們就要離開碼頭了，我也要終身永遠離開法屬幾安

那的流犯殖民地了。

正在這時候，當我的心正在歡躍着時，我看見一個憲兵飛快地奔進碼頭來。他一面飛跑着，一面用右手揮着，在招呼這隻船。我的眼睛盯住這憲兵，同時設法用理智的力量，來消除恐怖的感覺。他怎麼會是我我來的呢？可是我突然曉得，他一定是找我來的，我的心緊張地忘不着。

我還是呆呆地站在那僻靜的地方，動也不動，那憲兵很快地跑近船來。他呼喊着站在跳板上的船上負責的職員，跨着大步走上船來。我聽見他問那職員說，船上有沒有一個名叫奧密埃的人。那憲兵指着他所帶來的乘客名單說：『無論如何，他的名字是在乘客名單中的。』

我靠船欄站着，大吃一驚。奧密埃就是那個把身份證賣給我的放逐犯的名字。可是這憲兵爲甚麼要來找我奧密埃呢？他已經是一個自由的人了，他在船上並沒有甚麼不對。我想得很快，我的感官完全集中在我的近旁的談話上。

這時候那職員把管事的叫來了。管事的告訴那憲兵說，船上有一個名叫奧密埃的人，他大概是在房艙裏的。

他們下房艙去了。我在一霎間決定必須趕快行動。當他們下樓梯到房艙裏去的時候，我也走下了跳板。我一上碼頭，立刻快步走下去。這一次，碼頭又像是走不完似的。不到一小時以前，當我在走這碼頭的時候，我的心中充滿着極大的希望，可是這一次我的心中却是充滿着恐怖！我快步向前走去，我的目標那個小門是在四百碼長的碼頭的盡處。

『噲！噲！噲！』是那個憲兵在我後面叫喚着。我想我一定還在船上。這時候我已經差不多走了一百碼了。我想要跑，努力向那碼頭的門跑去。可是我不敢。要是我跑的話，也許會出亂子的。他甚至會開起槍來！於是我頭轉也不轉，以同樣的快步繼續向前走去。

『噲！噲！』他現在近一點了。我聽得見他的脚步声。他的脚步声好像是敲在我的頭上似的。在那長

碼頭上，我是唯一的人，我所看見的唯一的東西，是前面遠處的門。除了背後那越迫越近的脚步聲以外，一點也沒有聲息。我努力制止我逃跑的衝動。是的，他是在追我的！那是毫無疑問的。可是他也許會放我走的，因為他找的是奧密埃，而我並不是奧密埃。除此以外，我沒有旁的希望了。

我繼續走下去，我背後脚步声越來越響，越響，越響。我曉得我雖是竭力鎮靜自己，可是當那憲兵追上了我，看我的臉的時候，我的臉色一定是灰白的。

『噲！噲！噲！』這一次就在我的耳旁，我停步了。我不得不面向他。

他問道：『你要到那裏去？』

我鎮靜地說：『到城裏去。』

他看見我的臉的時候，充滿了驚異的表情。船上的人都在指着我講話。

這時候我窮極智生，想利用他驚異的表情來瞞過他。我祇說：『我忘記了一些東西在城裏，必須趕快去拿。船就要開了。』我裝出焦急的聲音，好像是怕來不及上船似的，我看看船，再看看碼頭的門。

他似乎不曉得該怎麼辦。我站在那裏，時間過得真慢。要是他告訴我一聲弄錯了的話，我可以很快地向他說：『那沒關係！』然後向那長碼頭飛跑而去。

可是船中甲板上的人，還是繼續在朝我指着，豎指我就是憲兵所要找的人。那憲兵看看他們，再看着我。我移動着腳，不耐煩地望着碼頭的門。他摸着髭，不能決定要怎麼辦。船上的人既然豎指着是我，於是他就要我給他看身份證。我就鎮靜地把身份證交出來，這身份證正是他所要找的人的身份證。

他很快地打開身份證，迅速地看了一眼，喊道：『可是你，你並不是奧密埃！』

『是！這些是我的身份證，』我堅決地說，好像奇怪他爲甚麼以爲這不是我的身份證似的。

那憲兵說：『可是昨天奧密埃醉倒在馬路上，我把他抓了去。他現在在監獄裏！』

這時我明白事情的經過了。奧密埃拿我給他的錢去喝醉了酒，和這憲兵起了衝突！

『可是我也是奧密埃，』我對那憲兵說。『顯然是同名的。你曉得我並不是你所逮捕的人。』這個漏洞或許還混得過去。

這詭計也是頗有成功的可能。要不是奧密埃的第一個名字蓋勃爾也寫在上面，他也許會把護照和身份證明書都還給我的。因為當他逮捕奧密埃的時候，他把整個的名字都寫上了，現在我的兩個證件上，也都有整個的名字。

這一點毀滅了我脫逃的機會了。他堅持要我跟他一起到憲兵部去，以便把一切調查清楚。在憲兵部裏，我很快地就被認明是誰了，於是，我被關進了防舍。

這真是一件不幸的湊巧的事情。奧密埃拿我向他買身份證的錢，去喝醉了酒，在街上侮辱這憲兵。憲兵把他關進平民監獄裏去，因為他放逐的年限已經滿了。這憲兵碰巧看見了乘客的名單，奧密埃是被派在市場裏做工的，那憲兵以為他是要逃走了。不幸的災難似乎在跟着我走。要是船照原定的日期在星期六開行的話，一切就沒有問題了。我也一定可以乘船沿岸駛下去，得到自由了！

第十六章 新總督的差使

奈爾士夫人所給我的那筆大款子，差不多全部還在我這裏。我決心用種種的方法，去避免爲這第四次
的脫逃而被加判苦役。我的刑期祇有十一個月。要是我被加判兩三年徒刑的話，那麼到那時候，我的錢一
定都用完了，沒有人能在經濟上幫助我再作一次的逃亡。

不過我的境遇是很壞的，一切都對我不利。在憲兵部裏，他們發現了我的假護照，把它充公了。我有
一張蓋上正式印鑑的護照，使我的罪名加重了。至於那張假的放逐犯身份證，我在運用的時候，當場被
捕。情形似乎是對我很不利的：除了逃犯的罪名以外，我還在用假身份證的時候被捕。可是在這時候，我
對於流犯殖民地的一切，可說是完全明白了。我知道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我的困難。這個方法頗有成功的
可能，可以救我脫離患難。

我所說的方法，就是向前任法屬幾安那的代議士高蒙求援。在幾星期以前，我會和高蒙往來。高蒙又
在參加代議士競選了，選舉不久就要在幾安那的首邑舉行。他自信是可以中選的，因此他請我寫一篇暴露
流犯殖民地當局和刑事制度的腐敗的文章，作爲他要求廢除流犯殖民地的後盾。我替他詳細地寫了一
篇二百五十面的文章。他問我要多少錢，我告訴他說：『不需要半文錢！我很願意能對廢除這個地獄有些
小小的貢獻。』可是他堅持要給我錢，後來給了我一百法郎，並且答應我說他要一直關心我，同時向我保
證說，倘若我隨便甚麼時候需要他的幫忙，他是很願意幫助我的。我以爲這是需要他幫忙的時候了。因此
我就寫一封信給他，向他說明我困難的情形。過了幾天，我接到他的覆信，信裏說：

『我向你保證，等競選完畢的時候，不論選舉的結果如何，我要解除你脫逃的罪名。所以請你忍
耐幾星期吧。』

在信裏，他附了二十五法郎，用一張紙條寫着：「給你買香煙的！」

一個月以後，高蒙神秘地死了，據說是被毒死的。首邑的黑種人向來是愛戴高蒙的，他們懷疑有人殺害了他們的恩人，因此莫不嘩然。他死了以後第二天早上，凱因的黑種人暴動了。他們為報復起見，把城裏的六個議員都燒死了。總督不得已趕快逃到獄島上去，以求安全。至於幾安那銀行的經理，則化裝為囚犯，把自己關在防舍裏，以免被殺。這樣一來，我避免刑罰的唯一希望，也就此破滅了。

我現在想出另外一個方法了。這時候李安士正在凱因。我從他自己和別的犯人的地方，探知當初他在聖羅蘭城做流犯殖民地監督的廚子的時候，在這位最高官員的地方，有很大的勢力。犯人們秘密地告訴我，因為李安士和監督之間，有性的關係存在着，所以他有這麼大的勢力。我從來沒有跟李安士說起過這個問題，不過他曾告訴我說，監督屢次請求他回到聖羅蘭去替他燒飯，可是他始終拒絕。我現在就寫了一封長信去給李安士，我想他也許能够在監督的地方為我說一些好話。我請一個獄卒把信送去，過了幾天，他回信說：

『我要寫信去給監督，請他再僱用我。我答應盡力幫助你解決這個困難，我相信會成功的。』

不到一個月，李安士到聖羅蘭去當監督的廚子了。幾星期後，我接到這樣的一封信：

『雷尼：我沒法子對付監督。你脫逃的次數太多了。此外，你替麥凡諾所寫的文章，他都記得很清楚。可是另外有個方法，也許可以對你有所幫助，這是你所意料得到的：有一個救世軍的軍官，到這裏來調查流犯殖民地的真相，住在監督的家裏一星期，我替他燒飯。我把你的情形完全告訴他，他對你發生興趣。他跟特別海事法庭的庭長和檢察官都談過，非常袒護你這方面。他們答應對於你的案件，要加以相當的考慮。我相信他們是會慎重考慮的，因為這位救世軍的軍官，時常和他們接觸，他們是極想取得他的歡心的。因為他是一個重要人物，是司法部派來調查真相，要設法改良放逐犯的生活的。我想他對他們所講關於你的話，在你將來出庭受審的時候，對你是會有很大的幫助的。因為

我向他說明，你的脫逃前後不過六小時，你並沒有偷錢、食物、或船隻以備逃亡。我告訴他說，你的錢是自己掙來的。

李安士上

這封信使我得到不少的安慰。

在凱因的防舍裏被拘留了長長的七個月以後，我被帶到聖羅蘭去受特別海事法庭的審訊。凱因的檢察官向我預言說，我所判處的刑罰，最輕的也不會少於三年單獨監禁。他真是對我最沒用處的人了！

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特別海事法庭開庭的第三天，我出庭了。從早兩天庭上所判處的刑罰看來，我得到一個結論，以為庭長並不是一個太刻毒的人，因為他對於大多數已經出庭的囚犯，都判以最輕的刑罰。

我祇被判六個月的監禁！其實要判我五年的單獨幽禁，也未嘗不可。我會被判這麼輕的刑罰，真是出乎我的意想之外。

過了幾星期，他們送我到聖約瑟島去受徒刑了。我嚴格地管束自己，避免做出任何不軌的行動，因為我希望在刑期的中途，可以取得有條件的釋放。

有一天，我被召到皇家島去。典獄長在找我。

我立正站在典獄長的面前，他告訴我說：『我剛接到新總督的信。他要曉得你有沒有寫給麥凡諾總督那篇文章的底稿。』

我回答道：『先生，沒有。不過我在幾星期中就可以替他寫出來。』

『好極了！』典獄長說。『我要給你紙筆和寫作的材料，我也要訓令聖約瑟島的警長。你馬上就開始替總督寫吧。他顯然是希望這一件快點做成的，你得儘快寫，因為他對於他的要求是很頂真的。』

新總督名叫夏都。我第二天就動筆寫起來，我很希望這篇文章會幫助我取得我所渴望的有條件的釋

放。

我在聖約瑟島的監房裏握筆疾書，把新總督所會發生興趣的事情，一件件地從記憶中追溯出來。聖約瑟島的警長曉得我所做的事，表示很高興的樣子。因為他怕我們利用這機會，把獄島上的腐敗情形暴露出來。要是這麼一來，他和其他的警士，在流犯殖民地的新總督看來，都要成爲窺兇極惡的兇手了。這正是我所想要做和正在做的。這也正是夏都總督所希望我做的。因為我曉得他讀過我寄給裘凡諾總督的一份稿件。他希望得到全部的情報，來幫助他看清一切，以便肅清流犯殖民地上自監督下至獄卒的敗類！

在這時候，獄島上道德淪喪，綱紀蕩然。醫生是個貪求無厭的變態同性戀者，他甚至和病房裏的犯人睡覺。他總是把他所喜歡的青年犯人，留在醫院裏幾星期，即使有病勢沉重的犯人需要牀位他也不管。當他到聖約瑟島去作診察巡視的時候，他總是選出有做他對象可能的年青囚犯來，把他們送進醫院去。獄島上的事情真是一團糟糕：警士們因爲醫生偏愛他所喜歡的犯人，所以看不起他，時常和他作對。警士們對典獄長也一致表現深刻的仇恨，因爲典獄長得到新總督的歡心，加緊紀律的維持和不法行動的制止。他們對典獄長的鬥爭終於得到勝利了，結果典獄長被召回國。

我不顧一切地寫那篇文章。警長繼續對我表示不滿。他決意盡力來向我報復，藉口我沒有去做工，所以不給我喝早餐的咖啡。我立刻向典獄長提出抗議。過了幾天，我早上就有咖啡喝了。之後，警長堅持着要審查我所寫的文稿。可是我拒絕了，我說這是私人的作品，是總督要我寫的。於是他拒絕讓我的文稿封着寄出去，說是恐怕信封裏有犯人寫給總督的信，因爲總督似乎很認真辦事，希望肅清警士們的種種腐敗的積習。後來有一天，我終於沒讓警長曉得，把文稿寄出去了。這篇文章寄到總督的地方，很快就產生了效果。總督突然下了命令，把聖約瑟島的警長革職，送到惡魔島上去！聖約瑟島其他的警士，都團結起來對付我了，他們上了一張呈文給總督，說他處置不公。可是總督連答覆都不答覆。他送了一封信給流犯殖民地的監督，訓令他立即把我從獄島送到凱因去。同時，總督把我作有條件的釋放了，算是對我文中所暴

露各點，表示感激之意。我被送到皇家島去，很放心地在那裏等着從聖羅蘭來的下一期船，把我從獄島帶到凱因去。

我有一滿袋乾淨的衣服，我的肛門塞裏裝滿了錢，我的健康因海邊的空氣而改進，痢疾和熱病都霍然而癒了。我從瑪拿號的甲板上看着獄島在後面退去，心中充滿了勇氣和決心。

我於入夜的時候抵達大陸。我走到監獄裏，被關在專留給第三等囚犯住的營舍中。我在那裏碰到前一年和我關在一起的多數囚犯。他們看見我這麼快就離開獄島，都覺得很奇怪。我替皇家島和聖約瑟島的難友，帶了一些信件來，門一關上，我就分發給他們。當夜，我多數的時候跟犯人賭博着，我喝了不少的甜酒，這是營舍的管理員爲慶祝我回來，請我喝的。我又到凱因來了，在這裏，多數的犯人能夠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有足够的錢可以買烟草和甜酒！

第二天早晨，我和其他的犯人一起去點名。營長告訴我得到典獄長的辦事處去。因此我就逗留在營舍裏。八點鐘的時候，我單獨一個人離開流犯營，到城裏的另外一邊典獄長的辦事處去。我順道到仁慈會女修道院去了一下，姆姆交一封信給我，是法國作家伽利寄來的。我以前寄過一些稿子去給他，他已經設法替我發表了，信中附來三百法郎。

典獄長和藹地跟我打招呼道：『貝朋諾，早安！唔，你又回凱因來了！』

『是，典獄長先生，』我回答着。

『唔，我希望你這一次會規規矩矩的。別再逃走了，明白嗎！夏都總督對你頗爲關心。』典獄長用一種探問的眼光看着我，然後拿起電話聽筒來，打電話到總督府去。他在電話裏簡單地講了幾句話以後，然後轉向我說：『夏都總督現在要接見你。馬上到總督府去。我要看看能不能替你在凱因找到一件好事情做。』他慈祥地向我微笑着。

我沉靜地說：『謝謝你，典獄長先生。』於是我就離開了典獄長辦事處。這一次我急得很。我到總督

府的時候，滿身大汗。也許是因為早晨氣候的炎熱，不過我想恐怕是爲了我興奮的關係吧。總督的小差役上樓去報告。我手裏拿着閣邊的草帽，站在門邊等着。最後那小差役下來告訴我，總督準備要接見我。我走上樓去，一面用袖管揩着臉，希望使總督有好的印象。總督辦事處的門開着，我在門口立正站着。

一個尖銳的聲音說：「進來，貝朋諾。」

我把草帽放在走廊上，走了進去。

總督忙着在批閱文件，祇看我一秒鐘，說：「請坐。」

總督是個中年人，兩鬢有着灰白的頭髮。從他的臉上看起來，可知他辦事幹練，意志堅強，也是一個認真的思想家。

過了幾分鐘以後，他把桌上文件推開，轉向着我。在他開口以前，他那雙敏銳的眼睛，把我從頭到腳都看了。

他說：「你從獄島上把那篇文稿寄來，我要謝謝你。我對你所寫的，發生了很大的興趣，因爲你寫得很坦白，我相信也是很公道的。貝朋諾，你的刑期還有多少呢？」

我回答道：「閣下，祇有十個月。」

「你不會再逃走吧？」他問着，嚴厲地看着我。

「不，閣下！」我回答着。兩分鐘以前，我是決計不會這樣回答的。因爲當我踏上大陸，向凱因的監獄進發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作迅速的脫逃！

「貝朋諾，你會做甚麼事呢？」

「閣下，隨便甚麼事都可以，」我回答着，「祇要替士們不來干涉我就好了。」

夏都總督很快地回答道：「我很能够明白這一點的。」

他叫典獄長聽電話。他稍微停了一下在聽着，接着我聽見他說：『很好！那很好的。』他把電話聽筒掛上了。

『唔，貝朋諾，你試試看，』他說：『你到天蠟宮主星號去工作，這是一艘在這裏測量海岸的砲艦。你可以在碼頭上睡。工作是很輕的。你以為怎樣呢？』我就是這樣，與砲艦天蠟宮主星號的水上測量工作發生了關係。我的工作是很簡單的；就是每十五分鐘，測量凱因港內潮水的高度一次。水中安置着一個註明深度的測量器，在每隔十五分鐘的時候，察看其深度，然後寫在表上。我跟老囚犯伯耶和另外一個犯人一起工作着。一天二十四小時中，我們輪流記錄潮水的深度，每人工作八小時。

一天晚上，有一艘砲艦上的水手，在上海遠處的岸上工作着，直到深夜才回來。他們住在兵營裏。兵營離開碼頭有好一段路程。那天晚上，他們登陸的時候，疲乏不堪，因此就把帆和舵放在海邊我們的茅屋裏，徑自去睡了。往常他們是把所有的東西都帶走的，可是這一天晚上，他們毫不防備。他們看見我們每天在碼頭上，時常跟我們談話，對於我們已經熟習了，我想，這使他們對我們有相當的信任。

約在晚上十點鐘的時候，伯耶突然說：『同志，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他看着我說：『雷尼，你來嗎？』

『來……來那裏？』

『喏，乘天蠟宮主星號的小船走！一切的東西都在我們茅屋裏。』伯耶深陷的眼睛發亮着，充滿了緊張的神氣。『我們所需要的祇有糧食而已！』

『不，』我回答着。我的聲音中，毫無躊躇的成份。『我不久就要獲釋了。我也答應過總督說我不脫逃。』

『那麼，好，同意，我們走我們的路了！』那老囚犯回答着，向另外那個犯人點頭打招呼。他因情緒激動而聲音發抖着。

『你祇要明天早上起身的時候去報警就是了。你說你睡着了，並沒聽到甚麼聲息。當你醒來的時候，我們已經不見了，連小船也不知去向！』

在幾分鐘中，他們把淡水注滿五個空罐，很快地就安好舵和帆，無聲無息地把船推進恬靜的水中。我看看黑夜把他們吞沒了。

我獨個兒在海邊，抽了許多支香煙，把這突如其來的離別仔細地想了一想。黑夜像天鵝絨一樣的沉靜，我覺得孤單得悽涼。我衷心地希望坐在那隻船上。這真是一隻脫逃的好船。可是常識告訴我說：『不！』也許不是常識，也許是我還有一點點的榮譽心。當我告訴夏都總督說我不脫逃的時候，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好的機會！要是我當初是對言行不符的典獄長答應的話，我現在就已經在船上，十二天之內就可以得到自由了！可是我是向夏都總督答應的，這無論如何是有一點兩樣的。許多年來，這是第一次有人問我問題，而使我覺得他相信我所回答的話。

黎明了。我不安地走來走去，等着警士出來，等着監獄裏的生活開始活動。我到流犯營裏去，通知警士們說，我醒的時候，發覺兩個同志和船不見了。

營裏發生了很大的騷動。水手們立刻被召集上砲艦去，艦長斥責他們太不小心。不到一小時之內，艦上派了一隻高速度的汽艇去追。可是這隻汽艇當夜回來，並沒有看見這兩個逃犯。

正如我所意料的，我被召到總督府去了。夏都總督用同樣銳利的眼光看着我，看透了我。『貝朋諾，那麼，現在請告訴我發生了甚麼事情。』他說着，用手指敲擊着桌面。

我把事實真相告訴他；把發生的事情原原本本仔仔細細地告訴了他。

他說：『我很開心，知道你沒有跟他們走。你可以去了。』

就是這樣，我離開了總督府，不知道總督府對我的印象如何。不知道在他的眼光中，我是被高昇了還是被貶職。

不過我仍舊維持原來的職位，好像沒有發生過甚麼事情的樣子。祇是我現在要做三個人的事情了。可是我並不以為意。工作是多一點了。在夜裏，有一個鬧鐘每小時把我叫醒一次。可是在我看來，這並不是因為我做了脫逃者的共犯而得到的一種責罰，現在沒有人來管我，我可以獨自做事，我覺得當局更信任我了。這種感覺對我有那麼深遠的意義，倒是不容易說明的。因為在墮落腐敗的流犯殖民地，我終於找到了一個我所能信任的官員了。

但是，這件工作長做下去，終於對我是太繁重的了。我需要睡眠，至少需要睡幾小時，可是在做那件工作，每隔一小時就要記錄潮水的高度一次，我是沒法子多睡的。我盡我的能力堅持地做下去，因為除了可以取得總督的信任以外，我還可以得到另外兩個犯人的薪給，在我看來，這是一筆寶貴的小財產，我可以把這些錢積蓄下來，預備我成放逐犯的時候之用。一星期終了的時候，這砲艦完成了測量的工程，起碇開到聖羅蘭去了。我盲目地與疲乏掙扎着，終於做到末了，可是我虛弱的身體終於因為勞神過甚而生起瘡來了，結果祇好到醫院裏去，由醫生加以開刀診治。

我開刀後的第二天早晨，我的名字被列在醫院的出院名單中。綑帶還是新紮上的，染着殷紅的鮮血，當我起床的時候，我覺得十分疲乏，痛楚非凡。可是總督不曉得我在醫院裏開刀，打電話到營房裏去，命令立刻把我送到總督府去工作。那愚蠢的警長就打電話給醫院裏，說我一會走路立刻就要把我送出院去，並且說這是總督的命令。

我發覺總督把我叫去，得讓我做一件很有趣味的特殊工作。流犯殖民地的檔案保存處，情形非常混亂，沒人理會，需要有人去加以整理。因為那些案卷堆在那裏好幾年，都要腐朽了。許多文件夾都是沒有號碼的，有許多文件需要分類歸檔。要在這流犯殖民地的檔案處尋找任何文件，非耗費許多時間去搜尋是不可能的。這檔案處的缺乏系統和秩序，使總督覺得非常厭煩，於是他就想到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可以讓我做。這樣，他就以他向來辦事迅捷的特點，想到的時候馬上就打電話到營房裏去，訓令警長立刻把

我送過去。我沒讓總督曉得我正爲開刀而受着痛楚，當天就去辦事。這是一個我從來沒有夢想能得到的職位！從第一天起，檔案處的工作，是我在流犯殖民地所做的最有興趣的工作。因爲流犯殖民地的全部檔案，都存在同一間房間裏，我可以自由選擇出來翻閱！

有時候，總督也跑進來看我的工作進展的情形。他總是我些題目來同我講，跟我談上幾分鐘。我也總是提出幾個問題，問他怎樣分類和整理。他曉得我對於這件工作發生興趣，總是隨時給我一些有用的建議。

有一天，當他站在檔案處撫摩文件的時候，他問我道：『貝朋諾，你被釋放以後要做甚麼呢？』

我給他真實的回答，唯一可能的回答，我說：『我要設法逃走。因爲祇有這個方法，我才能重新創造我的生活。這在幾安那這裏是不可能的。』

他靜默了一會，然後說：『你用不着逃走！我要把護照給你，讓你離開流犯殖民地。』

這種事情在流犯殖民地的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我聽他說這些話的時候，眼淚盈眶，我祇沙啞着低聲地哽咽着說：『謝謝你，先生，謝謝你！』

後來我花了許多個月的時間，在流犯殖民地的檔案處，做着整理檔案的工作。夏都總督從來沒有再提起過這件事，可是我深信他的話，好像深信有一個太陽一樣。我曉得當我被開釋的日子來到的時候，我是可以自由而去的。我可以整天做着他所指定的工作，隨我高興做多長久。有許多時候，我整天上午和下午都在檔案處，祇停下來吃午餐。在晚上，我高興甚麼時候回去就甚麼時候回去，有時候遲到十點鐘才回去，因爲我可以藉口說總督留我做到很晚。我把所有的文件，分門別類地整理了起來，得到不少的成就。可是其中至少有一半的時間，我是用來翻閱自己所發生興趣的文件。我把所有的東西都讀過一遍：我讀書，看文章，翻閱關於囚犯的報告，流犯管理處的帳目，食物，供應物品，衣服，材料的單子。我把要點和數目摘記下來。這一本『流犯餘生記』，就有好多章的最初的原稿是在檔案處的桌上寫的。

接着，有一天早上，夏都總督把我叫到他的辦事處去，對我說：「貝朋諾，我要把你送回營舍裏去了。我對於這裏的開支，得儘量節省。不過我會安排，使你刑期所剩的最後幾個月，有個好差使做。」我覺得非常的驚異。可是我不能說甚麼話。我告訴自己說：「一定有別的原因，總督把我送回流犯營去，一定不是爲了節省開支的。」

我到典獄長的辦事處去的時候，典獄長嘲笑地喊道：「唔，貝朋諾，原來你離開總督府了！」

我平淡地回答道：「夏都總督把我送回流犯營來了。先生，我疑心流犯管理處跟這件事情有關係的。」

「怎麼？唔，貝朋諾，你總是想像流犯管理處在跟你作對的！」典獄長假裝毫無所知似地覺得好笑。

我答辯道：「先生，可是我這一次是有證據的。」我怒氣上衝，不顧一切地說：「我在凱因已經六個月了，我過六個月循規蹈矩的生活，可是我沒有被判罰過一次。但是，這六個月裏，我的分數是全監獄中最低的。祇有我一個犯人一連六個月得到零分的。」犯人的品行，由警長按警士們的報告批以分數，從零分起到十分止。我過去十八次所得的是十八個零分。全流犯殖民地祇有我一個得這樣的分數！

典獄長回答不出話來。可是他把事情撇開，對我說：「喂！你要到流犯營裏去，接替監獄簿記員的職位，因爲現在的簿記員有許多地方記錯了，他的簿子真是一團糟糕。有很多事要你做，可是你也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我要讓你隨便甚麼時候進城去。你就睡在流犯營門旁的辦事處裏。你可以賺一些錢，我想這工作你是吃得消的。」

「唔，就那麼辦吧！」我要到總督府去收拾東西的時候對自己說。我預備把那些東西全帶回流犯營去。

總督看見我走過他辦事處的門，叫我過去。他告訴我，他已經送了一張條子到流犯營裏去，訓令警長把我列爲第二等囚犯。

我謝謝他。可是我對於事情的變化，使我不得不離開檔案處極有興趣的工作，心中還很失望和抱怨。

我說：「總督先生，我做了這麼多年的囚犯，從來沒有做過第二等囚犯，我想不妨讓我一直做第三等囚犯，直到我的刑期屆滿吧。」

總督明白我的言中之意，他曉得在流犯管理處和我之間，祇有他在那裏緩衝着。他說：「可是我曉得這將來對於你是有用的。唔，去吧，好自爲之，當心你做的一切！」這是他的臨別贈言。

後來我知道我的所以離開檔案處，全是爲了典獄長的讒言，他說我認識一些美國人，要是我把檔案處的材料拿去發表了，對於法國的威信是大有損害的。總督不曉得我認識美國人，典獄長就利用總督的責任心，迫他使我離開檔案處。事實上流犯管理處的目的祇是不要我看那些紀錄。可是我用了雙倍的時間去工作，我從檔案所得到的材料之多，遠非流犯管理處所能想像的。

我在流犯營中當簿記員以後不久，我終於對典獄長報復了。除了砲艦天蠟宮主星號在沿岸所做的測量工程以外，還有六個囚犯，被送到凱因附近的一個島上去，做其他的測量工作。他們由警士一名陪伴着，去了兩星期。這個警士負責管理這些囚犯的全責，他就開出一張單子來，把需要帶去的糧食都寫上了。可是等到他們出發以後，他祇把三分之一的糧食給這六個犯人吃。剩下的後來帶回來，賣給凱因的黑種人。當我担任監獄簿記員和會計員的職位的時候，這些囚犯曉得我和總督有些交情，就拿他們的不平告訴我。我把這件事告訴典獄長，他就叫那個警士來，責備他行爲的不當。典獄長判定這個警士侵吞了流犯管理處十五法郎。當他在調查這件事和斥責警士的時候，我因爲是簿記員，所以也在辦事處裏。這時候典獄長因爲我做一個鑲嵌的匣子給他，還欠我十五法郎，於是他就若無其事地叫那警士把十五法郎付給我。他不從自己的袋裏拿出錢來，而要流犯管理處去代他付帳了。

這正是我的機會。不到一小時之內，我已經到總督府了。我曉得總督對於這一類的事件會發生興趣的。結果那典獄長受了重罰。

我的刑期終於平靜地結束了。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我獲釋的前夜來臨了！除了那八年的刑期以

外，還加上兩次六個月的徒刑。可是我可算是幸運的，我幸尙未失理智，遭受了九年無盡的痛苦與磨難，終於還活着。有許多犯人，第一次脫逃就加判了兩年，第二次脫逃就被加判五年。可是我亡命四次，結果祇加判了六個月。我很明白，以我的神經質和衰弱的身體，要是我在聖約瑟島那些可怖的囚籠裏住上三年的話，我一定不會活到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一日的！

第十七章 最快樂的黎明

我跟難友們賭牌，一直賭到半夜。要不是他們太疲倦了去睡的話，我會一直賭到天亮，來迎接我最快樂的黎明。我是第二天早上就可獲釋了，可是他們並不，他們的監獄生活在早上六點鐘的時候又要開始了。

飛蛾繞公用油燈飛來飛去，在那黯淡的燈光下打旋着。蚊蟲嗡嗡地叫不斷地在叮人。在那沉悶窒息的雨夜，那陰暗的流犯營裏，彷彿是一個瘴怪的地窖，在裏邊祇有犯人打鼾，呻吟，和在不安的眠夢中噁哩咕魯的聲音。在我看來，那光線模糊，不穩定地躍動着的公用油燈，是幾安那的象徵，犯人們在那裏過着半生不死的灰白色的生活。

早上五點鐘，晨起！流犯營管理員遞一隻杯子給我說：『你沒有喝這東西的權利。明天你就得自己去掙這杯咖啡了！』

流犯營裏的難友，羣集到我的身邊來向我道別！我最後一次看着犯人的行列出去做苦工，接着我就到囚服代辦處去交出我的囚服。代辦處給我每個放逐犯所得的包裹，裏面有一套藍色的粗布衣服，一頂黑氈帽，一件白襯衫，和一雙木鞋。這套衣服是太大一點了，好像是掛在身上似的。至於那雙木鞋，實在太重了，因此我就地把它們賣給廚子，賣了四十索。侍衛長給我一張單子，讓我到流犯管理處的會計處去領我的工資。

我帶了工資單到城裏去。會計員數了八十五法郎和十索交給我。他看見我臉上表現了驚奇的神色，就遞一張單子給我，上面有下列的賬目：

苦役七百六十九日，每日半法郎……三八四·五〇法郎

郵費.....	一一·五〇法郎
司法部費用.....	三〇·〇〇法郎
四分之三留作回國旅費.....	一五六·五〇法郎
	二九九·〇〇法郎
淨餘.....	八五·五〇法郎

『四分之三留作回國旅費！』我喊道。『我被判了八年，那等於是永久的流放！他們亦不會讓我回法國去的！』

『我曉得的，』他說，『不過章程是這樣子。每個囚犯的四分之三的工资，是必須扣存的。』

我沒有法子想。在我囚犯生活的最後一瞬，還是要受到不公的待遇，把我扣掉了二百五十六法郎半的工资！我把錢放在袋裏，宣誓了，然後到警察局去領已釋囚犯的放逐犯證明書。

警察局的人正式通知我說，按照法律規定，我得終身住在幾安那。要是我企圖脫逃的話，我要被判上獄島去受五年徒刑。

總務總監把以上的條例通知我以後，接上說：『此外，在十年內，你不得住在凱因。你明天早晨一定要離開本城，不然的話，你將被捕受刑！』我剛被釋一小時，已經受到再度入獄的威脅了！

我過了九年畜牲似的生活，畜牲似地做了九年苦役，所得的祇是八十五法郎半！一雙普通的鞋子，就要值一百二十法郎了！我買了一雙便宜的鞋子來穿。我也買了一雙襪子。我買了一天的糧食，租了一個房間，買了一點小東西，第二天早上，全都都用完了。我到總督府夏都總督的私人辦事處去看他。

他微笑着跟我招呼說：『貝朋諾，你現在是個放逐犯了，是嗎？』

『是，閣下！』我回答着，我的聲音充滿着緊張的情緒。『可是流犯殖民地當局說，我得立刻離開凱因。我得像拂拂那樣地住在森林裏！』

『好！我很喜歡。那麼，你有沒有足夠的錢可以買船票離開幾安那呢？』他問着。

『有，閣下，』我說着，記得他以前所答應的話，心中惴惴不安，不知道他是否肯遵守諾言。『我接到奈爾士夫人寄來的錢。可是流犯殖民地當局告訴我說，假使我離開幾安那的話，他們要將我逮捕，把我單獨關在獄島上五年！』

他臉現不豫之色，在抽屜裏搜尋了幾秒鐘。然後檢出一張用打字機打的紙來交給我。他說：『喏，拿這張去。你根據這一張紙裏邊所寫的，上一封呈文給我，要求讓你離開流犯殖民地一年。把呈文送來給我，越快越好。你下一期船就可以走了！』

『先生，你是說……真的，就乘下一期船嗎？』我重覆着說。

『是，貝朋諾。我不管流犯管理處當局講甚麼話，我要把這一年的自由送給你！』總督眼中含着幽默的光芒回答着。『你正式上一張呈文，說因為有自尊心的人，沒有法子做一個放逐犯在幾安那謀生，因此你希望准許你到別地方去住一年，找個事情做，積蓄一點錢。』

常晚我就把呈文寫出。兩天以後，夏都總督召集殖民地樞密院會議，把我的要求提出討論。這不過是表面上的一種形式，因為這既是殖民地首腦人物個人所希望的，當然就很容易就通過了。樞密院會議的決議案，下一個星期六就在法屬幾安那的官報中發表出來，內容如下：

幾安那總督諭

幾安那總督暨殖民地樞密院會議於九月二十七日之會議中，決議授予一六四四號放逐犯雷尼·貝朋諾有離開本殖民地一年之權利，並給護照。

於一九三〇年九月廿七日授給。

總督夏都

我想到委內瑞拉去，所以需要委內瑞拉的領事在護照上簽證。我去看他，可是他拒絕了，使我非常失

望。他告訴我，過去一年中，委內瑞拉的政府把國內的逃犯都逮捕了，他也接到政府的嚴格訓令，不讓囚犯或放逐犯再進境內去。同時他還告訴我，他當天早上才接到流犯殖民地管理處的一張報告，所以似乎還是不讓我進委內瑞拉國境為妙。我請他把報告書給我，他給我看了，內容是這樣的：

四六六三五號囚犯，一六四四號放逐犯雷尼·貝朋諾

- 一、一九二一年因竊案被判苦役八年
- 二、一九二五年因侮辱案被判監禁六個月
- 三、一九二八年因脫逃案被判監禁六個月
- 四、一九二五年被判為屢戒不悛犯
- 五、一九二七年被判為屢戒不悛犯
- 六、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及一九二八年為防患未然起見，特將其幽禁於獄島中。釋放時品行分數零分。

這雖是流犯管理處對我最後一個打擊，可是這正是流犯管理處暗中所常做的卑鄙行為！流犯管理處無法阻止總督所要做的事，因此就在暗底下來對付我，要使我不能離開流犯殖民地。

於是我就告訴委內瑞拉的領事說，我並沒有住在委內瑞拉的意思，我是要到巴拿馬去。因為巴拿馬沒有駐法屬幾內亞的代表，所以我祇好來找他，請他替我簽證，以便經過委內瑞拉。這樣一來，我就可以在將進巴拿馬的最後一埠時，得到巴拿馬方面的簽證。為證明我所說的話起見，我給他看一封奈爾士夫人寫給我的信。在信中奈爾士夫人勸我到巴拿馬去，她在美國邁河區可以替我找到事情做。

他總算答應了，在我的護照上蓋了章，註明『轉赴巴拿馬』字樣。我祇需要這樣！現在我可以自由而去了！流犯管理處當局是十分憤慨的。

比斯克拉號定於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二時開行。我整裝待發。我把船票安穩地藏在我袋底。

我到總督府去。我要再謝謝總督爲我所做的事。願幾安那再有一個像他這樣的總督！

他拉我的手，祝我幸運。他叫我答應要到巴拿馬的法國領事館去，他叫我答應離開的時間不可超過他所給我的——一年，此外他還叫我答應不寫任何足以影響法國威信的文字。在這與夏都總督談話的最後機會，我替流犯殖民地的一個朋友做了一件事。他名叫李佳，被關在獄島上。他寄了一封呈文給我，要我替他交給總督，要求總督把他從獄島上釋放出來，並希望我替他說些好話。我想這是做這件事的機會了。

我向夏都總督說：『先生，你相信我的話，我覺得在我離開之前，我想替另外一個囚犯求情，他是受了不公允的待遇的。』我說完，把李佳的呈文遞給他。

他看完的時候，問我說：『貝朋諾，這是真的嗎？』

我說：『是，閣下，我跟這犯人很熟悉，你可以不必懷疑。』

他回答道：『那麼，很好。你可以寫信告訴他，說他已經獲准由獄島上釋放了，說他在一個月之內將被帶回大陸來。』

我再謝謝夏都總督，可是這一次是爲了另外一個人。我離開總督府的時候，心裏很快樂。

兩點鐘的時候，比斯克拉號的汽笛響了。我動身了！我要到將來的生活中去，到廣大的世界中去，至少是有一整年的自由了！在流犯殖民地的歷史上，我是第一個得到這種假期的放逐犯。許多囚犯和放逐犯聽見汽笛響，一定看見我們離開，想到了我，羨慕我有合法地離開一年，到廣大的世界中去的机会。

當我們的船停泊在獄島海面的時候，李佳也是島上小船中的一名槳手。我大聲喊他，把他將被移上大陸的好消息告訴他。

我告訴他說：『可是我要你答應，在夏都總督的任內決不脫逃。他不久就要被召回國了，你不必等得很長久的！』

李佳答應了。他接上說：『可是他一走，我就要到巴拿馬去找你了，同志！』

我們的船開到聖羅蘭的長碼頭了。這一次我自自在在快活活地走着，不必再顧慮那些科西嘉島警士的毒眼了。我寄了幾封李佳託我寄的信。我碰到幾個相識的放逐犯，請他們到最考究的中國飯館去吃了一頓。他們爲我的好運氣而開心，可是却爲自己的乖運而悲哀。

在幾小時之內，比斯克拉號向馬朗尼河下游開去了。我從甲板上的欄干旁看着森林溜過去。船開到馬朗尼河口的時候，夜已來臨了。不久，海岸從船後消失，隱沒在黑暗中了。我站在欄干旁，望着黑暗的大海，想着將來，我曉得我將來還得另有一番的奮鬥。可是這一次的奮鬥是爲生命與成功，而不是一種對死亡的掙扎。

我們的船開駛出去，我好像突然由萬花鏡中看見了世界一樣。荷屬幾安那的首邑巴拉馬里坡，英屬幾安那的首邑喬治城，崔尼達的首邑西班牙埠，法國屬島瓜特洛浦和馬丁尼克等，一一出現在我的眼前，從船後的水平線上消失了。我終於是一個自由人，乘着一隻輪船，離開法屬幾安那，越來越遠了。

我整天在甲板上走來走去。我時常摸摸衣袋，來證實我的護照還在袋裏。我跟同船的乘客暢談着。我和他們一起唱歌，遊戲。晚上，我睡了幾小時以後，就離開我的艙房，在甲板腳踏着，來迎接新的黎明。我每天看見金黃色的朝陽，從黑夜裏誕生了出來。我是自由了！

船到巴拿馬運河大西洋岸的入口處克利斯多波科隆地方的時候，我走下了跳板，趕快到法人區去，找到了一間租費低廉的房間。接着我就出去找事情做。幾小時以後，我在高加斯紀念醫院找到了花匠的職位。我在那裏工作，並過了八個月快樂的生活。我拿一部份的存款，跟一個當地的人合夥，辦了一間小洗衣舖。我現在是一個忙着賺錢，也賺得人家敬重的人了。祇有一件事使我苦惱着，就是時間疾駛如飛地過去。一個月一個月地消逝了，夏都總督所贈送給我的一年自由，越來越少了。我打了一通電報去給他，接着又寫了一封信，附了運河委員會的工資單和品行端正的證明書寄去，請求他准許我永久自由。可是我

後來曉得他已經離開流犯殖民地了。另一個總督接替了他的職位。

現在我肉體上雖是自由的，但是精神上却是一個囚犯，每天在和重返幾安那以度終生的念頭搏鬥着。眼見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一個月又一個月地過去，我焦急起來了。我不願意違背我對夏都總督的諾言，可是同時我也不願意再回法屬幾安那去。我算算我的存款，還够買一張下等船票回巴黎去。我突然決心儘快回法國去，找些有權力的人給我一張永久的護照。我的假期將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屆滿了。

我於假期屆滿以前一個月的時候，在十月十九日，乘船到法國去。十一月二日，哈佛爾的警察搭乘公共衛生處的小艇到船上來，看了我的證明文件以後，就將我逮捕了。十一月十二日我被拘留在獄中，不得與外界互通訊息，我在獄中過聖誕節和新年。我把所剩的少數的錢，用在傳遞消息給能救助我的人，錢都花完了，可是沒有接到任何的答覆。從獄卒看待我和假客氣的態度上，我知道一定是有力者下了嚴密拘禁的命令的。一天又一天過去，沒有人來看我，直到一月十五日，我突然於深夜被提出獄，由三個憲兵解押着，用汽車送到聖馬丁得利島的碼頭。

在聖馬丁得利島，我被單獨關在囚籠裏等着囚船。我在聖馬丁得利島住了八個月，在這期間，法國各地的囚犯都集攏了來。後來，在九月二十日，幾安那的警士走進監獄裏解押囚犯上停泊着的囚船。

『唔，貝朋諾！』一個高大的科西嘉島警士，到我的囚籠門前從獄卒的手中把我接去的時候說：『打來回票，是嗎？我們在談着你呢！』

他用槍刺押我沿通廊趕着，當我們到了廣場上，我跟其他的囚犯站在一起的時候他才把槍刺收起。警士們押着我們，走下碼頭，經過中間相隔的一條水，走上囚船的跳板。這在我是一個隱約的古舊的故事了。這一段到地獄去的海程，我已經經過了。那骯髒的船艙中的櫃房是熟悉的。我已經在裏邊受過苦了。我比那些初次被趕入那狹小的櫃門，嚇得像老鼠一樣的囚犯是好得多的。

在十五天的海程中，我們的囚船停了六次，以便把犯人的屍首擲入海中。十月七日，囚船停泊在馬斯尼河口，等着高潮。同艦的犯人爭着從舷窗口看外面月光下的森林，可是我在後面遠遠坐着。我會凝視過那森林好多次，而且是凝視得太長久了。我的怒火在腦中燃燒着，這是一種強烈而靜止的憤怒。在法國的土地上，除了一個人之外，我找不到公義，而那個人却到世界的另外一面去了。明天我要走上岸去，再度在幾安那流犯管理處的鐵蹄下被蹂躪了！夏都總督不能幫助我了。除了我自己以外，沒有人能幫助了。我整晚沒有睡。蚊子從岸上飛來，騷擾着囚犯，可是我的思念使我太痛苦了，甚至使我忘記了肉體上的痛苦。在黎明時候，我們在聖羅蘭的碼頭登岸了。我的腦中，祇有一個念頭。這念頭在我腦中的深處跳動着，好像是一顆活躍的心一樣。無論我的將來如何，我要等我的機會。現在我沒有諾言需要遵守了。現在我是陷入窮境的人了。我不再對任何人作任何的諾言了。我要等着我的機會，我要逃走。

我被一個防舍督士的伍長從其他七百名犯人中揀選出來，單獨幽禁在囚籠裏。

我一年的自由就此完了。現在我祇不過是犯人羣中的另外一個犯人而已。我會努力自新，努力工作，努力自重，我沒有犯法，也沒有犯規。我過着節儉的生活。我從巴拿馬運河區的美國人的地方，取得了品行優良的證書。我的工資單上寫着：『工作……優良，品行……優良』字樣。但是我到法國去尋求公理，想求得護照的延期或特赦，這是我的真錯誤。我應該在巴拿馬住下去。假使我當初不會向夏都總督答應要遵守他的假釋，並在一年期限未完之前，向法國當局報到的話，那麼我是會在巴拿馬住下去的。好！我總算遵守了我的諾言。讓流犯殖民當局隨意去做吧。我現在並不對不住任何人了。我願意接受他們所給我的任何刑罰，等到我一做放逐犯的時候，我就要脫逃。

我被送到皇家島去。這個島四年來毫無改變。可是督士却比從前更卑鄙，而犯人對他們也比從前反抗得更厲害了。可是我設法一星期又一星期和平地過着。一個月過去了，接着兩個月，三個月，四個月。我成天在墳墓似的囚籠裏走來走去，有時候在黑夜裏也往來走了幾小時。食物是由一個洞口遞給我的。我沒

有錢可以向警士們買香烟。他們完全不理我。我祇是走過來又走過去，走過來又走過去。我跳上去，握住頭頂上的鐵欄，把身體提高，以作肌肉和手臂的運動。我一天又過一天，在那裏單獨奮鬥着，爲的是使我的精神和肉體不至於腐朽下去。五個月，六個月，長期孤獨的一年終於過去了。我每天用手指甲在牆上做個記號，一九三四年九月過去了，接着在十一月三日，就是我在哈佛爾船上被捕以後三年，有一支鑰匙在那生鏽的鎖上轉動，門開了，一個警士交一張紙給我。我的眼睛因爲長久在光線陰暗的環境中，所以祇好眯起來看那張文件，內容說，我因爲係放逐犯而進入法國國境，所以被判監禁三年，現在我又恢復做放逐犯了。我可以到幾安那的大陸去，重新做一個自由的囚犯。

一個『自由』的囚犯！我不禁破口大笑。可以自由地去過無家可歸的雜種狗似的生活。可以自由地像一隻猴子一樣，在凱因或聖羅蘭附近的森林中生活着，但是不准在城裏謀生。可以自由地生活，但是謀生乏術，也無以爲生。可以自由在幾安那做終生的囚犯！可是那可憐愚蠢的警士，却以爲我因爲獲釋快樂而笑！他押我到碼頭上。那隻沿岸行駛的小輪船停在那裏，可是因爲日光太亮，我眼睛睜也睜不開。我踉蹌着走過那崎嶇不平的碼頭，爬上船去。

我總算還活着。當這隻小汽船衝過沿岸的波浪，向聖羅蘭駛去的時候，我的心中就唱着這首『我還活着』的歌。我總算還活着。我沒有死，也沒有發瘋，我繼續生存下去了。我摸摸自己的身體，沒有一部份是麻木的。我骨瘦如柴，可是身體完好無缺。我的身體沒有一部份生壞疽，也沒有一部份因拘禁而癱瘓。我感謝上帝，使我有堅定的恒心，每天走來走去，在黑暗中運動着，爲的是維持身體的正常。這真是一場精神克服物質的戰鬥，我似乎是得勝了。

當我走離聖羅蘭碼頭的時候，警士們都用扮鬼臉和作怪叫來向我敬禮。很明顯的，全流犯殖民地都議論紛紛，說我既是前總督的朋友，就得受迫害。是的，這是很明顯的。我現在是一個放逐犯，一個指明應受粗暴待遇的放逐犯。我不必再住在監牢裏了。我可以供養自己。我可以吃垃圾堆裏的東西，或其他我能

得到的食物。我可以像好幾百個其他的放逐犯一樣，在森林中睡覺。我可以死，死得越早越好。沒有一個警士失去暗笑我的機會。

我去找一個四年前所認識的放逐犯，很神奇地發覺他還活着。在法國的朋友們每個月寄了幾法郎給他。他有一間小茅屋，願意與我同住。

他說：『貝朋諾，你跟流氓管理處不對。他們說你使夏都總督撲滅了揩油的機會。流氓殖民地當局是有意跟你作對的！他們看見我跟你做朋友，一定也會來跟我作對的。可是我可不管他們。我不會再活多久可以使那些畜牲玩弄了！』

他拿出一個葫蘆碗來，碗裏盛着椰子肉和米跟甘蔗合煮的食物，擺在我的面前，喊道：『吃罷！』

現在讓我重新講一遍，所謂在法屬幾安那做放逐犯到底是甚麼意思。你的刑期已滿，你已經判了徒刑，坐了牢。你已經在死的流犯營，或血紅營，或黑牢裏住了三年，五年，或者十年，現在還活着，你是自由了。可是你祇有住在幾安那的自由。沒有到你所想去的地方的自由，沒有重新過人的生活自由，沒有看你的朋友自由，沒有在斷垣殘壁中重建你的人生的自由。沒有把自己從泥潭與羞辱中超拔出來，重新生活的自由。祇有脫離囚籠，刑罰營，和邪惡的營舍的自由。祇有住在無法謀生的幾安那的自由！

人不能像樹懶那樣，爬過樹木，吃樹葉過活。人不能像鸚鵡那樣，飛過森林，吃硬殼果過活。人不能像魚那樣，在混濁的河水中游着，吃水草和軟體動物過活。人沒有毛皮，也沒有羽毛，人得穿衣服。

人需要有工做，有一個職業，可以每日有所成就，一種有金錢做酬報的事情。他用錢來維持生活。可是在全幾安那，放逐犯沒有誠實賺錢的方法。他無法得到清道夫的位置，因為清道夫是由囚犯担任的。囚犯做工不必花錢。他也不能得到打掃私家房屋的差使，因為這種工作，是由揩油的警士派出囚犯去做的，也不必花錢。他甚至也無法得到倒垃圾的職業，因為這種職業是得花錢從流氓管理處運動的。一個沒有朋友接濟的放逐犯，祇有一種誠實的方法可以賺錢。他可以捉蝴蝶，以低價把蝴蝶翅賣給官員，他也可以做

各種手工藝，以賤價出售。蝴蝶翅和手工藝品，在法國和西印度旅館中，都可以售得高價，可是放逐犯所得的價錢，是不會超過十分之一的。

我捉蝴蝶，我用從樹林中收得的橡皮，做零零碎碎的小玩藝。我用弓箭打下一隻鸚鵡來，烤熟來過聖誕節。我用一支捨得的斷尖鋤，從洞裏掘出一隻狢狢來，燒熟了來慶祝新年。我以棕櫚心燉蜥蜴，來慶祝復活節。我買了一包最便宜的香烟，把它們扯開，每支捲成三支新香烟。我從河中汲水。我先把水燒滾再喝，這是與多數的放逐犯不同的。我捉身上的扁蟲，捉足趾上的蟲。我沒有一顆牙齒，可是我並不引以為苦，因為我沒有需要細嚼的東西。

別個放逐犯生活過得舒服一點。他們在晚上進城去偷東西。可是我不想偷。我試用我的機智，想從森林中找出生活的方法來，可是辦不到。我窮思極想，要設法籌得够用的錢，來組織另一次的脫逃，可是沒有可拉的把柄。我好像是一個在怒濤澎湃的漩渦中游泳的人，想找一塊石頭或一根浮木來抓住，可是沒有東西漂過來。有許多次我想在天光化日之下，迎着一個流犯殖民地的官員走上去，常面打他一下。這樣我就可以被捕了。我將被判徒刑半年或一年，住在營舍或囚籠中，在那裏，當局得給我東西吃，給我囚衣穿。

錢！我所需要的是錢，我比任何人更需要錢，需要錢來使我逃離這活地獄。一百法郎就可以買一隻印地安人的舊獨木舟。五十法郎就可以買海上兩星期的糧食。再有五十法郎就可以買材料來製一面帆。我突然決心去看一個老放逐犯，他的多年的經驗，使他狡猾得像狐狸了。他有一隻小獨木舟。在黑夜裏，他總是把小獨木舟搖過馬朗尼河，到荷屬岸上去，把各種東西免稅走私過來，賣給流犯殖民地的警士。他時常帶來一包包的高根，並為流犯管理處的獨身漢運來一個新的少女或年輕的混血兒。

是的，祇要把一個人驅入絕望的角落裏，他就甚麼事都做得出的！

第十八章 命運之神的援手

我沿聖羅蘭郊外犯人村火熱的路上跛行着，我想我得趕快弄一筆款子，在我還沒有發瘋之前，籌備一次逃亡。要由森林中脫逃，我已經有過三次可怖的經驗，曉得那是不可能的。要由海路脫逃，需要有航海經驗的夥伴幫助。我得有一隻船。我得有幾個像我一樣的同伴，情願葬身魚腹，不願活在凱因的人，同時是我所能信任的，不會把我的計劃偷偷地去告訴科西嘉警士的人。要由海路脫逃，除了要有好船和好同伴以外，還得有充足的糧食和供應品。從海面脫逃至少需要十天的順風和好天氣，才能抵達安全的登陸地點。這三大條件似乎是很難滿足的。

有一個身穿新洗新燙的亞麻布衣服，頭戴白色銅盆帽的旅行家模樣的人，走過炎熱的路，向我招手。他用幼稚的法語問我說：『我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一個能講英語的囚犯呢？』

我說：『我稍微能講一點英語。』我想也許這位生客會替我找些小差使做。

他用英語說：『我想找一個名叫貝朋諾的犯人。就是奈爾士夫人在她書上所寫的那個人。我想跟他談話。帶我去找他，或者帶他來看我，我願意給你五塊錢！』

我四週張望了一下，並沒有警士在場。我就說：『把錢給我吧。』他從一大疊鈔票中拿出一張來交給我，問道：『打那兒走？』

『就在這裏！』我說，幾年來我頭一次笑了。『我就是貝朋諾。』

『你！』他輕蔑地看看我問道。『你就是那個脫逃四次的犯人嗎？』

我問道：『你是誰呢？』

他似乎吃了一驚，可是終於告訴我說，他是美國一家影片公司的高級職員。他說他的公司想根據奈爾

士夫人的書，編成一個關於惡魔島的電影故事，在這影片裏，有一場生龍活虎的脫逃。他是特地乘飛機到法屬幾安那來親自視察流犯殖民地的。他說他要把這影片攝得像真而準確，描寫一個犯人在世界上最殘酷的監獄裏受苦的經過。他問我願意不願意給他一些情報，供給他一些真實的材料，可以在這影片中應用。他問道，要是一個犯人想逃走，他要用甚麼方法脫逃呢？

我把在腦中逗留了好久的思想說了出來：『他要由海路脫逃，乘帆船走。他要……』

『不，』他打斷了我們的話說。『一定得由森林中脫逃……與毒蛇猛獸沼澤搏鬥着……』

我堅持說：『從來沒有人從森林中脫逃過！我已試過三次。我很明白！』

他說：『也許是！可是由森林中脫逃，可以攝成更動人的影片。在我們的影片裏，主角得由森林中脫逃。我聽說你的脫逃比別人更緊張。要是你肯回答我所問的問題，我不會讓你吃虧的！』

唔，在我的一生中，命運之神終於初次施我以援手了。我不必強辯電影上的主角不能從森林中脫逃的問題！我整晚坐在桌旁，回答着他的問題，畫着囚籠，刑架的草圖，仔細敘述我三次由森林中脫逃的經驗，把那可怕的背景描寫給他聽，回答每一個問題。他一面問着，一面寫了成本的摘記。近黎明的時候，他說够了。他從他那疊鈔票中抽出一些鈔票來給我。不一會，他所乘的飛機，已經成為加勒比海空中的一個小點了。我情願犧牲靈魂，來取得像他一樣的自由，一種在空中飛翔，飛到快樂的土地去的權利。我想到這個人若無其事地飛了來，問了一些話，又飛去了，好像他沒有空可以把我當人類中的弟兄看待一樣，我想到這裏，不禁覺得喉間腫塞起來。在他看來，我不過是一個問訊處，他可以把情報取去，變成有利可圖的影片。

可是他留兩百塊錢在我的手裏！有這麼多的錢，我曉得有個中國人會替我找一隻船和糧食，有了這些設備以後，我曉得我可以找幾個身無分文的放逐犯，同我一起走。我決定這一次必須成功。不可再度被捕。我得先到肯收留我的西印度小島上去找立足點，得到暫時的自由，後來再到美國去。法屬幾安那與紐

約之間，相去有幾千哩。可是我離開那非人的殘酷生活一哩，就是接近文明與自由一哩。我聽人家說，從惡魔島逃上美國國境的放逐犯，美國政府是不會把他移交給法國政府的。

『這一次我要達到目的！』我在組織此次的遠征的時候，再三低聲對自己講着。

我在流犯殖民地像獵食的鷹隼似地選擇同行的人，我找那種生活最慘，身壯力大，在脫逃時最有用的。最後，我選出了四個犯人：大達是一個年輕的放逐犯，我認識他已經有一年了，他是因為初犯劫案被判徒刑五年；加士格因為殺死孀婦被判十五年；白柏會拳擊一個殘忍的科西嘉醫士的臉，被那醫士開槍幾乎把頭打掉，出醫院後，被判四年單獨幽禁；還有一個犯人『巴拿馬』，我們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字，他曾脫逃到哥倫比亞去，在那裏快樂地住了十二年，後來被一個法國的新領事加以逮捕，送回去受惡魔島的刑罪。這四個人都發誓說：不自由毋寧死。

可是我們中間沒有人懂得航海，沒有一個做過水手的。於是我就再找，最後選到了齊夫洛，他曾為自衛起見，打死了一個在巴黎開妓院的法屬剛果酋長的兒子，被判徒刑五年。齊夫洛當過水手。他答應說，要是我有船和糧食，那麼他祇要有太陽和星就可以把我們安然帶出加勒比海了。

我說：『我們要先到崔尼達去。』我曉得那英屬島上的人，痛恨這法國地獄的存在，會給脫逃的犯人一個平安的休息地的。

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晚上六點鐘的時候，我們六個人偷偷在聖羅蘭流犯村一個中國人的店裏會面。夜越來越暗了。我們毫無聲息地溜進森林中，向蛇河走去。那中國人所答應替我們藏在那裏的船，祇有所約定的半大，是一隻不到三呎寬的獨木舟。我很快地查看一包包的供應品，發覺還不到沒付他錢以前所約定的一半。我心中失望萬分，好像我們脫逃的計劃還沒實行就失敗了似的。我的同伴們在談着延期脫逃。他們說，就是一條小鯊魚，也可以把這樣的一隻小船打翻，我們都要葬身魚腹了。

可是好像有一個聲音在叫我不退縮。我上了獨木舟，勸他們就位而坐。不一會兒，我們已經駛出蛇

河，在夜幕籠罩下的馬朗尼河中游無聲無息地搖槳疾進。海潮正好與我們同一方向，我們前進得很快。我們不時駛過野蠻的黑種人或印地安人所駕駛的獨木舟。那中國人也供給我們一個小水桶，可是我們爲提防水的不潔起見，就把船停在淡水河上，注滿了清水。

我們在馬朗尼河口扯起縫補成的帆。齊夫洛掌管着自造的舵柄。這瘦長的獨木舟，開始像一支十八呎長的雪茄烟，在水上跳躍着。齊夫洛指出一顆星，他說這顆星會帶我們朝北走。海浪開始從獨木舟旁邊湧了進來。有兩個人坐在靠近齊夫洛的地方，陪着他掌舵，免得他睡着。其餘的人開始屏水。

神經正常的人是不會乘一隻這樣的小船駛出波濤洶湧的加勒比海的。可是有一種瘋狂的意念在推動着我們，要離開惡魔島和流犯殖民地，要以任何的代價求得自由。我們時常掉轉頭去看有沒有汽艇出來追趕我們。夜是過得太快了。黎明的時候，我們已經遠出海面了，祇有一隻嗚叫着的海鷗在看我們。

我們對齊夫洛掌舵的技術，稱贊了一番，現在改由加士格掌舵了。我自願担任此次遠征的廚子。我一個火油聽上燃了木炭，不一會兒，就有濃烈的茶把我們的精神提起了。那中國人少給了我們不少的糧食，我們得設法吃得省。可是頭一天並沒有抱怨的人。我們都神經質地暢談着。我們終於脫離法屬幾安那而得自由了！夕陽發出了火紅的顏色。齊夫洛警告我們說，夕陽這種樣子，就是氣候不良的預徵。我們把所有的食物都小心地綁住了。

八點鐘的時候，風開始吹了，這風是從我們背後的大陸來的，所以幫助我們前進。星隱沒了。我爬到船後去，坐在齊夫洛的身邊，手中拿一個小指南針。獨木舟在波浪上越駛越快。我想該有每小時十五哩的速度吧。海浪潑濕我們，其他的犯人害怕起來了，可是在我看來，我們在風雨將來之下，前進一哩，也就更接近自由一哩了。加士格原應接替齊夫洛掌舵，可是這樣做未免太危險了。我們的船正在發着泡沫的海浪上動盪不定地行駛着，舵手稍有不慎，船就翻了。齊夫洛整晚唱着歌，聲音越唱越響，和風聲競爭着。接着，在黎明以前不久，風神奇地停了，黃銅色的朝陽出自天際。我們把衣服脫去。掛在槳上讓它乾。

我們的帆是用一條褥子和幾件舊襯衫縫成的。布太舊了，有好幾個地方都吹破了。我們祇好把它補好。整天沒有看見一隻船影。炎熱的太陽和海面反射的熱氣燃燒着我們的皮膚。我們腳上因上鐵鍊所受的傷痕，皮破血流了，而且常受鹹水淋漓，真是痛澈心腑。

第三晚大家已經不像好朋友了。我們六個人，五十小時來一直擠在一起，起初是歡笑地暢談着，接着每個人都對事或人吹毛求疵起來了。齊夫洛的手因為一直掌舵，起了水泡，不得不由加士格去接替。在黑暗中，波濤比前一夜更汹涌了，加士格拼命握住舵柄，使盡氣力叫我們不至被海浪所吞沒。我們沒有一定的路向。一陣大浪把我手中的指南針沖掉。天上一顆星也看不見。

黎明終於來臨了，我們衣服淋濕，全身痠痛，又餓又渴，心中怏怏不樂。我嘗了一嘗水桶裏的淡水，發覺已經有海水潑入，變成鹹水了。我把這鹹水加上一些煉乳，遞給我的同伴們，他們說難吃極了。

白柏說：『我們還是轉換方向，朝大陸駛吧！我們先找些淡水，然後再駛出海來。』

『我們說不定是在達馬拉拉，』大達猜道。『這地方離崔尼達不到一半路了。我情願試向森林駛去，森林中至少有水可喝！』

我說：『我們祇不過出來了三天，你們就已經講要朝岸上駛了！我們出發的時候，我告訴你們說我是不向後轉的。要是我們能到崔尼達，我們就安全了。要是我們在大陸沿岸的任何地方登陸的話，我們一定被移交給法國領事。我曉得的！我已經試過了！』於是我們就整天口角着。

第四晚風浪是更大了。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晚簡直是夢魘，我們像六隻野獸了。我們又過了八天，我真不曉得這八天是怎麼過的。有許多次，我以為這獨木舟要埋葬在那黑浪裏了，可是好像上蒼在獸保佑似地，這隻破船終於又浮了上來，顛抖了一下，又沉入另外一陣波浪裏了。

『哼！崔尼達，』大達咆哮着。『我們永遠不會到的！就算我們到了，那麼，貝朋諾，你有甚麼可以保證不會被捕呢？崔尼達也有一個法國領事，不是嗎？』

『是，可是我相信英國人不會把我們移交給他的，』我堅持着說。『他們會容許我們休息幾天，補充我們的糧食，然後讓我們走。他們會讓我們住幾天的！別憂慮，你們看好了！』我在把着舵，使船頭朝西北直進。

『哼！』白柏在船頭上咆哮着。『換個方向！我已經受夠了。我要在沿岸登陸，腳着陸地去碰碰運氣！』大達開始向扯着的帆爬過來，我喊道：『別動！』我伸手到襯衫袋裏，抽出一支用油布包着的小手槍來，先指着白柏，然後指着大達。我是個身材矮小的人。我的體力比不上任何一位同伴。可是我決不游移，向這真正安全的英國屬島直駛。這五個大漢怒目向我睨視着，可是在自由發生危險的時候，即使是一隻老鼠也會勇敢起來的。

『要是你們高興的話，衝上來吧，』我說着，從槍口上望着我的同伴們。『這裏有六顆子彈，要是你們一定要堅持的話，我就把你們一個個打死！』

我不想打死我的五個同伴。我從我的小手槍後看着他們，我曉得他們跟我一樣，吃了不少怒海中的鹹水；他們是餓了，他們怕成羣結隊的鯊魚。他們的所以堅持要我移動舵柄，改變方向，朝陸地駛去，也是無可如何的，並不是對我個人有所仇恨。

『你們發瘋了！』我對他們說。『這海岸是委內瑞拉的領土。你們一定會被捕送回惡魔島去的。我們離開崔尼達不會遠了。我們在那裏很安全。我答應你們，我們在崔尼達可以安全地休息，吃好的東西，恢復我們的氣力，然後再到海上去。』

白柏對齊夫洛喊道：『把帆扯下來！』我把手槍指着齊夫洛，可是同時大達跳了起來，想跳過他來搶我的槍。我還沒開槍，大達已經滑倒跌在齊夫洛身上了，兩個人都仆在半沒入水中的船緣上。

『畜牲！』加士格喊道。『你要把我們都打翻了！』他捉住大達的足踝，用他那多骨的拳頭打大達的耳後。

巴拿馬警告說：『還是把他縛起來！』說着，丟了一些濕繩索給加士格。大達已經不省人事了，手脚被用繩索緊緊地縛在一起，叫他不能動頸。接着，加士格把手擺在前額，朝天際望着。

『看那邊！』他喊了起來。『是陸地！』

其餘的人都站起來看，可是我以為這是一種詭計，要騙我離開船舵，使我不提防，所以我沒有動。

『那是崔尼達！』齊夫洛喊道。『貝朋諾，來，你自己看！』船帆把他們所指的那邊的天際遮掉。我小心地提防突如其來的襲擊，同時設法看個清楚。我把舵柄轉了一下，使船頭衝過一個大浪，當我們的船高冒在白浪頂上的時候，我看出他們並不是在騙我。在藍色的天際下，現出了青色高山的輪廓。

那些大山的出現，把我們腦中和口中的仇恨，壞話，口角，一掃而盡了。我們都歡快地喊着，怒容化為微笑了。我把舵柄移回，重走原來的路向。背後的風越來越大了。我們在一隻時常需要厚水的獨木舟上已經十四天了，可是現在除了大達以外，大家都欣然喝着舟中的水，在風力吹壓之下，我們的船滿帆駛進。

幾小時以後，我們已經離岸不遠了。椰子林裏有一間似乎無人居住的茅屋。我轉動舵柄，使船頭衝過海浪，直上閃亮潔白的海灘。我的同伴們興奮地想跳上岸去，可是却衰弱無力，跌倒了，在乾燥的沙上爬着，好像是突然失去力氣的人一樣。

我說：『現在隨你們要怎麼吧！』我把手槍遠遠地丟入海中。

有些黑種人。在沿岸用網捕魚，走過我們，小心地繞我們四周看着。可是我喊他們，請求他們爬上樹去，替我們摘些椰子來喝和吃。他們放下魚網，爬上樹去，摘了椰子。可是他們不肯走近我們五十步以內。他們把椰子滾下海灘來給我們，然後趕快走開。

我把五隻椰子的上部研開，遞給我的同伴們每人一隻。我把縛住大達的繩索割斷，把他從瘦長的獨木舟中扶出來，拿着那冰涼甜蜜的椰子汁放近他的嘴讓他喝。我們每人喝了兩顆椰子的汁，吃那白色的椰子

肉，然後像喝醉了酒的稻草人一樣，顛頭墮地沙灘上走着。大地好像是在我們脚下舞蹈着似的，像海浪似地進退着。在那茅屋裏，有一個放滿飯和鹹魚的大黑鍋。我們用手扒着，狼吞虎噬地大吃起來，一直吃到又飽又舒服，然後臥在茅屋中的地上熟睡了。

我們醒來的時候，我提議立刻到最近的城裏去報告。起初我的同伴們都不肯。他們堅稱我們有被捕的危險。他們說還是在這裏住上幾天，吃吃椰子，搶些旁的東西來吃用，不讓當局知道的好。可是我堅持說，這不大好，還是在當局未曾間接聽到我們來到以前，立即去報告的好。

『我自己要去報告！』我說着，開步向椰子林走去。『要是你們高興的話，不妨逗留在這裏。』可是他們在背後跟上了來，不久就在一條狹路上走着。一路上我們祇看見黑種人，身材高大膚色極黑的黑種人，說着不純粹的英語。他們用猜疑的大眼睛來看我們，我們走過的時候，他們閃到路邊去。兩小時以後，我們到了一個名叫莫魯佳的小村落，原來這地方是崔尼達東南岸的行政中心。

我直接到警察局去。莫魯佳的警官是一個魁偉的黑種人，臉和頭都像猿，穿着潔白的軍裝，坐在一隻舊桌後。我們站在他面前，他叫了兩個警察來，都是黑色大漢，站在我們身邊。

『你們是從那裏來的？』

我說：『從法屬幾安那來的。』

『你們要到那裏去呢？』

『到美國去。』

他很吃力地把以上各點寫在記錄簿上以後，問道：『你們爲甚麼在崔尼達上岸呢？』

『因爲我們乘一隻獨木舟在海上已有十四天了。我們已經淹得半死了。我們沒有淡水。沒有糧食。』警官站了起來，走到裝在我們頭頂牆上的電話機旁，搖搖鈴柄。他說：『昨晚有六個法國逃犯在這裏上棧。』聽了對方上棧的訓話以後，才掛上聽筒。

他向警察說：『拿十八塊麵包，拿六磅米，六磅糖，六磅咖啡，六磅鱈魚，十二包香烟。』他寫了一張單子，蓋上橡皮圖章。說：『把這張單子交給舖主。』當那兩個警察去了以後，他轉向我們，開始從一本練習簿上宣讀着：『請聽崔尼達之法律，依法而行。自惡魔島逃出崔尼達上岸之法國逃犯，除登陸後違犯法律及規章，或破壞和平者外，一概不予逮捕。倘逃犯之舟仍可航海者，則將給以糧食，使其繼續登程。倘其舟已不適於航海者，則將送至西班牙埠，由警官陪同往見該埠之監查官。你們的船還能用嗎？』他問着。

『不能用！』我差不多是噁了出來的。

那警官說：『我得去看是不是真的不能用。』當糧食拿來了的時候，他帶我們乘一輛舊車子沿路開去，接着又沿小路走到海邊。他看着那隻獨木舟。

『你願意乘這樣的一隻船去航海嗎？』我問道。『你看，船身已經裂開了！』

那黑種巨漢搔搔頭皮，朝那與波作浪的海面望一會兒，然後搖搖頭，說：『我帶你們上西班牙埠去！』我們回到警察局，他給我們每人一瓶啤酒。一個黑種女人替我們預備餐食，有飯和烘香蕉，鮮魚，熱咖啡，貯藏的檸檬，鹹牛肉等。她不肯收錢。

下午我們乘車穿過崔尼達島，時常遇到一羣羣過路的黑種人和驢子。後來就到了西班牙埠。我們被帶到軍人監獄裏去。他們把我們搜查了一番，把我們的名字記上了，把我們關在一間警衛室裏。

副警察長說：『這就是要讓你們曉得，你們並非被捕。不過你們一定要住在這裏，等檢査官調查，法國領事才不會把你們抓去。』我們在警衛室裏吃了一頓豐富的大餐，吃完以後，就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九點鐘的時候。

剛過十點鐘，有一個穿便服的男人進警衛室來。過了一會兒，我把這個人起了一個綽號，叫做『我的朋友』。

『你們要到那裏去，我的朋友……我們能替你做甚麼，我的朋友……我要看看能幫你甚麼忙，我的朋友，』他說着，問了許許多多的話，我都坦白地回答了。

『跟我來，我的朋友，』他最後說，敲敲門。門立刻就開了。他帶我們出軍人監獄，陪我們一起走上街去，走到一個地方，路旁有一個油漆的『救世軍』招牌掛在那裏。他們顯然是在等我們來的，因為餐室的桌上已經放好六個碟子。一個名叫希普大尉的和他的夫人，向我們作了自我介紹。希普夫人侍奉起我們來了，我們雖堅持着請她不要招待我們，可是她不肯聽。她把很好的東西給我們吃，是我們許多年來所沒有嘗過的。加士格和白柏都已經十五年沒有坐在桌旁吃東西了，我們這些慣於被當畜牲看待的人，眼淚盈眶了。

那個穿便服的官員說：『這是你們所要住的地方，我的朋友。我明天再回來跟你談談，我的朋友。』他臨走的時候說。希普上尉告訴我們說，他是情報處的一個官員，被特派來支配惡魔島逃犯的需要和命運的。他說在一九三一年以前，逃犯在崔尼達不能自由。到一九三一年為止，委內瑞拉是歡迎逃犯，讓他們自由的。可是現在委內瑞拉却通過了一條法律，下令把所有法屬幾安那的逃犯加以逮捕，入獄受苦役。崔尼達政府和人民，向來對於法國流犯殖民地的存在及其所用的方法，抨擊不遺餘力，於是通過了一條法律，讓法屬幾安那的逃犯，在崔尼達有居留二十四天的權利，並幫助他們使他們能逃到別國去。

我們住在救世軍的團本部裏，現在對於我們的安全，可說是毫無憂慮了。我們可以任意自由出入，可以上電影院或任何其他的地方。有許多人到團本部裏來採訪，留下食物，香烟，和衣服來給我們。我們過了第一天自由的生活以後，就開始寫信給親友們，目的是想借到一些錢，以便買票乘船到另外一個商埠去。巴拿馬寫了一封信給哥倫比亞的朋友；大達，白柏，和加士格沒有朋友，所以也不期望甚麼。

我發覺齊夫洛的肛門裏有四千法郎！他說他要買船票乘德國船到歐洲去，以便在他的母親死以前，到她一面。可是這是需要一張護照的，我們到西班牙區去看能不能請到一張護照。結果和平常一樣，不過

是一個價錢的問題。有一個委內瑞拉的理髮師，把一個前委內瑞拉將軍的住址給我們。這位將軍的大本營是一家藥房。他是被本國放逐出來的，可是在國內顯然還沒有朋友。他叫我們過三天再去。

過了三天，齊夫洛得了一張委內瑞拉的護照，所需要的簽證都有。他現在是一個委內瑞拉的公民了，名叫齊夫拉！

他說：「不論我用甚麼名字去，我的母親看見我總是快樂的！情願活着做一個委內瑞拉的公民，不情願做一個死的法國人！」

我們到崔尼達以後一星期，他乘一隻船到德國的漢堡去了。我到碼頭上去送他，希望自己打了電報和寫航空信以後，也能接到一點錢，能够像一個人的樣子上船去，不是像一隻潛逃的畜牲一樣。

我天天到銀行去。每一次出納員總是說：「很抱歉，沒有！」我的同伴們要求我與他們住在一起，找一隻好一點的船繼續再逃。我一直等到六月六日，然後到警察總監的辦事處去。我跟「我的朋友」談過，是他替我們約期，並陪我們去見警察總監的。

警察總監是一個年老的英國軍官，他法語講得很好，和我談了半小時。

「關於法國人，我有兩件事不能明白，或者說是不能容忍！」他捻着鬚髭說。「一件是法國的外籍軍，還有一樣是惡魔島！」

接着他請我在前廳等一會兒，他跟「我的朋友」去談。當他出來的時候，我挺身立正着。

「我們要給你一隻船。到港裏去看看，看有沒有你們所需要的那種船隻要出賣。」接着他轉向「我的朋友」說：「一定有些很合用的魚船的。」

第二天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們有一隻船。加士格在離碼頭幾呎外有許多水警的汽艇停泊的地方，找到了一隻。那是一隻裝着桅和帆的救生艇，加士格很快活地笑着道：「有這樣一隻船，我們可以到中國去！」

有一個海軍軍官，跟我們一起檢視這一隻船。他主持由政府向原主購買的事宜，接着叫了一個政府的

木匠來，由我們指揮。

他說：『告訴木匠你們要他在這隻船上做甚麼，他會做的。』接着他開一張單子，寫明我們航海時所需的物品。有一個警察到碼頭前的店舖裏去替我們買來的。

有一個人給了我們一張航海圖，我把這張圖鋪開在救世軍團本部的餐桌桌上。

我說：『我們必不可被吹上委內瑞拉或哥倫比亞的海岸。我們可以繞過西印度羣島，不時上英國屬島去休息和補充物品，繼續駛過加勒比海而抵美國的密亞美地方。』

我在這張海圖上指出下列各島：崔尼達以北一百哩的托巴哥，再上去七十五哩的格拿達，接着是聖文新島，聖路西亞島，聖奇士島。那救世軍的上尉說，他要寫信給這些島上的國本部，叫他們等着幫助我們。

加士格警告說：『我們要繞過馬丁尼克和瓜特洛浦！要是我們在這些法屬島上登陸，我們很快就會回惡魔島去了。』

我說：『柏托利哥是屬美國的地方！在那裏是不用怕的。海地也是安全的。古巴我們還是繞過的好，直到哈瓦那海面，再向北朝基威士駛。全部海程會時常看見陸地的。一個島在後面不見了，就有另外一個島出現在我們前面！這一條上自由境去的路是不壞的！』

兩天之內，船已經準備好，可以航海了。船頭重裝了甲板，兩邊的船絛都加高了。希普上尉帶了應用的物品來。還有些同情者另外送了指南針，燒東西的爐子，鍋，颶風燈等。我們請警察總監給我們一張證書，聲明這隻船和一應設備都是送給我們的，是我們的東西，不是偷來的。警察總監說他不能頒發這樣的一張文件。

他說：『有許多我們所幫助的逃犯，在委內瑞拉被捕了。我們接到了許多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的抗議書，說我們幫助逃犯非法進入他們的國境。因此我們祇好停止頒發這類的文件。可是這隻船是你們的。』

祝你們運氣！」

六月十日，有一隻英國海軍汽艇把我們拖出海去。

領港的說：『儘管向東駛好了。水流力量很強。朝安提拉斯以東駛去！』

他把我們的船拖了一小時以上，使我們安全駛過波濤洶湧的龍口，拖我們到離岸十哩的地方，然後把繩索解去。海面風浪是很大的，可是我們有一隻好船。我們把新帆拉起了。

我向加士格說：『朝東駛！』

他看看指南針，說：『不過要是操舵東進的話，我是會把船駛上岸去的！』

我提議道：『那麼稍向東北駛吧，一直駛到過崔尼達為止。』

向柏抱怨地說：『在這種水流中，操舵向東北駛，會使我們在哥倫比亞登陸的。』

加士格在舵輪後躊躇着。我看看我的四個同伴。是不是又要發生同樣的事情呢？我們中間是不是又要發生爭論，惱怒，口角這些老套？我們在從惡魔島到崔尼達那可怖的海程中，不是口角够了嗎？我突然覺得非常生氣。

我說：『照我告訴你的方向操舵，不然的話，把我放在岸上，你們去好了！』

第十九章 穿上女人的衣服

崔尼達島的英國人待我們很好。在可怖的十五年中，這是我第一次被當人一樣看待，也許是當遭逢不幸的人看待，但是總不是當畜牲一樣看待。我們這堅固的救生艇，有穩固的桅和堅牢的帆，很如意地在加勒比海上駛着。我們有充足的糧食。齊夫洛在赴德途中，現在祇剩我們五個人了。加士格，巴拿馬，大達，白柏和我，掉轉頭去看庇護我們的崔尼達島。

在我們面前有格拿達，聖文新，聖路西亞，聖奇士，以及其他英屬西印度的島嶼，這些島是我們向北到密亞美去的墊腳石。我祇消看看風勢和水勢，繞過馬丁尼克和瓜特洛浦這些法屬島就好了。

崔尼達和委內瑞拉沿岸的風把我們朝北吹，崔尼達和托巴哥間的航程，終於安然無事地過去了。我們大家最後同意駛到格拿達去而繞過托巴哥。我們在格拿達由救世軍得到新接濟品。

日落的時候，我們很舒服地在船上。白柏和加士格接替我掌舵。在星光底下，我盤身臥在一塊帆布上睡着了。我告訴他們說：『朝西北駛。祇要再駛七十五哩就可以看見格拿達燈塔的光了。』

我因疲乏不堪而熟睡了。四小時以後，當我醒來時，四週的海都是像墨一樣黑。船的兩邊，有一條條的燐光，劃過水面，迸出青色的火花。有兩隻大沙魚在包圍我們。

帆無精打采地掛着，風勢時常改變，帆癩癩地有時候朝這邊拍拍，有時候朝那邊拍拍。我趕快去掌舵，我雖是出盡力氣，可是船還是毫無目的地在海面漂來漂去。最後天亮了，可是我們看不見島嶼，四面都沒有陸地。黎明的時候，有一陣風開始向我們吹來，帆飽滿了。我看看指南針和地圖，我把船駛向我想是格拿達的方面去。可是到日暮的時候，我們還是望不見陸地。

第二晚起風，海上有浪。我整夜沒有睡。到黎明的時候，還是沒有格拿達的影踪。

加士格說：『我們一定是已經駛過格拿達了！我們是在晚間經過的。』

我同意這也許是可能的，可是聖文新島也該出現於天際了。我們整天在找着，可是看不見陸地。又過了一夜，接着又是一天。在順風之下，我們似乎已經駛了不少的路程了，可是一哩又過一哩，我們一直瞭望空際，總是看不見島嶼。最後過了六天，我們終於祇好承認在海上迷失路向了。

我說：『我要讓它一直朝北駛着！那是柏托利哥，海地，和古巴的所在地。』可是我的同伴們埋怨了。他們以爲我們駛離英屬島嶼以東太遠了，要是我們繼續朝北駛，我們會駛上法屬島嶼而被捕的。他們堅持着要我朝西駛。我不曉得到底是他們對，還是我對。我移動了舵柄，重新安好帆。有一陣大風開始吹了，可是乘英國當局所送給我們的船隻，是無庸害怕的。又過了六天。離開崔尼達已經十二天了，還沒有看見陸地。

黎明的時候，加士格突然喊了起來：『那邊有一隻船！那邊有一隻船！』我們看見水天相接之處，有烟從海中升起。漸漸有一隻汽船出現了。是一隻油船。我拿我的褲子，跑到船頭去揮搖。那隻船改換了行駛的路向，駛近我們來。船後飄着一面德國旗。船上放下了繩梯，我們駛靠近去。我爬到甲板上去見船長。

『惡魔島的逃犯嗎？』他說着，捧着長滿鬍子的下頷。他帶我到船上的海圖室去，把我們的所在地指給我看。原來我們是在荷屬克拉考島正北二百哩的地方！

船長告訴我說：『你們從這裏永遠駛不到密亞美的。』我們的船沒有機器，是渡不過墨西哥灣的海流的。他說願意讓我們上船，把我們送到克拉考去，可是我加以拒絕了。我的同伴們以爲克拉考島的荷蘭人，也一定跟荷屬幾安那的荷蘭人一樣，會把我們移送給法國領事的。

我帶了滿袋的食物和許多包香烟，又回帆船來。我的同伴們決計要朝西向巴拿馬駛去。他們說，要是我們會抵達美國地區的話，我們就安全了。這時候由巴拿馬把舵。我們的船與有力的海流掙扎着，可是

整晚和第二天都沒有風。我們離開崔尼達十六天以後，才看見陸地。風平浪靜了，我們駛近岸去，起初駛得很慢，後來駛得快起來了。岸上是一長條荒蕪的沙灘。我們趕快放下帆來，可是已經被近岸的捲濤捲進了。我們想要拿出槳來，把船搖出捲濤以外，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我們的船以特快火車的速度，衝過拍岸的海浪。五分鐘後，我們都週身青腫，衣服濕透，臥身海灘上，我們的船在離岸十五碼的地方撞破，淹沒水中了。我們不但竭力救自己，也竭力搶救剩下的糧食和行李。

我們在海灘上生火預備晚餐。我們還沒有吃，就看見有些手執長矛的野蠻的印地安土著在看我們。他們在週圍的沙崗後伸出頭來。我用西班牙話叫他們，可是他們縮了回去不見了。半小時以後，他們手執矛、弓和箭等野蠻人用的武器回來，走近我們的營火。走到離我們幾呎的時候，他們停住了，對我們說話。可是我們沒有一個懂得他們所說的話，他們也沒有懂西班牙話的。

接着他們開始檢視我們的行囊和搶救的物品。我們想要阻止他們，可是他們的態度變得很兇，我警告我的同伴們隨他們去。有一個印地安人拿了我的油布包裹，裏面是我十五年來在惡魔島被監禁的實錄。我把包裹搶了過來，趕快打開給他看裏面祇有紙張，對他是沒有用處的。他身邊的一個印地安人，用矛把我很痛地刺了一下，使我腿上鮮血直流。可是另外那個印地安人扮了一個滑稽的鬼臉，把那包稿子還給我。我想在他看來，一個白種人帶着這樣沒有用的東西到處跑，一定是一個笑話的。

這些野蠻人把我們的被，燈，私人用的東西，剩下的罐頭食物和衣服全部拿去。我後來曉得他們是哥倫比亞沿岸沙漠拉瓜齊拉地方的『吃仙人掌蠻族』，我們是在加林納斯角覆船的。他們突然轉身向海灘上走去，吃吃地互相癡笑着，不一會兒就消失在沙崗後了。

他們去了的時候，我說：『我們真是勇敢的人！』

白柏看見他們，嚇得不敢透氣，他們一走，白柏說：『我要割這些鬼的喉管！』
我問他說：『用甚麼去割呢？他們把你的刀都帶走了。』

加士格突然轉身，衝進海中去，游到船殼翻身的地方。他潛入水中好一會，然後用一隻手游上岸來，另外一隻手中拿着一柄彎刀。

他欣然說：『我記得我把這柄彎刀插在船中的肋木上。』

於是我們五個沒衣服穿的白種人，祇有一支彎刀做自衛的武器，開始很快地走過灼熱的沙上。我們發現這沙地是海流所激成的海岸，現在因為加勒比海潮低而顯露成沙原。過了兩小時，我們走到一片較狹的海灘，環繞着一個荒涼的海岸。當晚我們用兩支乾樹枝磨擦了一個多鐘頭，才生了火。一個普通的童子軍，祇要幾秒鐘就能生火了，可是我們不知道怎樣，總是弄不成功，一直弄得大家手掌都起了水泡，手臂和背脊都痠痛了，才算把火起成。

我們整夜沒有東西吃。在黎明的時候，加士格用彎刀向一隻大蜥蜴丟過去，把它的頭砍斷了。他拿來分給我們吃，每人祇能吃兩口。我們有一天半沒有水喝，沒有渡過一條河。我們到處找淡水，後來終於找到了一條小河流，我們就在河裏洗澡，以減少被蟲咬傷處的疼痛。再走下去，沙崗的沙漠變成森林了。

大達說：『要是我們走到一個城市的時候，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就是這樣到印地安人的村落裏去也不行的！』

我們走了四天，沒有看見一個人，我們一直繞着海岸的森林走着。我們用削尖的樹枝刺到了一些魚。我們用尖竹矛刺死田蛙來吃。我們放了一些煤炭在大貝殼裏帶着走，這樣一來，我們要生火的時候就容易了。我們週身被蟲咬傷，都生膿了。我們的腳因為在海上太久，皮都軟了，刺破了很痛。可是很幸運的，我們中間並沒有發生口角。我們都裸着身子，因為恐懼與憂慮而團結起來了。

第三天日落的時候，我們看見了一間茅屋。屋前晒着一些綴補過的一些很舊的網。打魚的不在。我們看見了一隻大海龜，立刻拿起靠在屋隅的斧頭，把牠砍開。我們把牠燒了，每人吃了許多塊肥肉。我們看見屋椽上有個大錫箱，爬上去打開來，希望能找到一些褲子和襯衫。

巴拿馬一面從那箱子裏拉出了一些艷麗的衣服來，一面喊道：『媽的！祇有女人的衣服！』我們把那些衣服都拉了出來，一共有七件印花布製的寬大女衣。沒有一條褲子，也沒有一件襯衫。

『唔！有衣服總比沒有好！』白柏說着，套上了一件女衣。不一會，大家都穿上襯裙。我們滿臉鬍子，穿着女人的衣裳，真是怪樣子。可是我們一把衣服穿上，蟲就沒有那樣猖獗了。

我們再沿海灘走十哩，到了一個小村落。我們躲在森林裏，等到天黑，才在夜裏穿過這村落。我們時常停下來躲着，等到狗不吠了再走。我們時常停步，看看有沒有土著忘記收的衣服，可是我不到。我們趕快再走下去，我們一穿過這個村落，就一直走過去，到天亮才停下來，在一間無人居住的漁人草屋裏睡覺。

『你們爲甚麼穿女人的衣服呢？』一個穿軍服的兵怒氣勃勃地用西班牙語問巴拿馬。我聽見這聲音，醒了過來，看見另外還有三個兵，拉着四匹慌張的馬，站在草屋門口用疑惑的神情望着我們，臉上有不能自抑的笑意。

我站了起來。門口的兵大聲哄笑了。其中有一個說：『我們一定要帶他們去見將軍。很久沒有這麼好玩的發生了。』

他們叫我們出來，在他們四個武裝兵士面前走着。他們的馬似乎也覺得我們古怪，開始跳躍起來，不敢靠近我們。

我們走了一小時，到哥倫比亞沿岸的小城山泰馬泰。我們直接被帶到警察和陸軍的營中。在街上的時候，有一大隊的小孩子跟着我們，女人在笑着，男人也笑謔着，還有幾十隻狗在追逐狂吠着。我們走進去的時候，那將軍並沒有穿制服，趕快叫傳令兵去拿了來，一會兒，他已經穿上了有着肩飾的軍服，從一張大木桌後凝視着我們。他要我們拿出護照來。我們沒有護照。

『是法蘭畿安那的逃犯！』他向環繞四週的兵士們說。

加士格開始顫抖起來，並不是因為害怕，而是突然發了熱症。他的臉上發紅。那將軍從袋裏拿出錢包，拿出幾張單塊的鈔票交給傳令兵。不一會，有一個醫生來了。他給我們每人吃奎寧，另外一個傳令兵拿了一些舊軍服來給我們，我們趕快把身上所穿的女人衣服脫掉。有幾個女士著送食物來給我們吃。那將軍拿起電話筒來，把電話接到巴爾基拉。

電話接好的時候，他說：『這裏有法屬幾安那的逃犯。你通知法國領事！』

巴拿馬、加士格、大達、白柏和我五個人目目相睹，非常尷尬憂愁。我們經過了海上兩次可怕的經驗以後，終於又要進更可怕的敵人法國領事的手中了！

那將軍說：『我並不喜歡這樣做。不過這是法律，我得照法律去做。你們將被送到巴爾基拉去。在那裏，你們可以口頭要求不要移交，看你們辦得到辦不到。』

第二天我們進了哥倫比亞東部的高圍牆的國家監獄。看守長說我們還算運氣。要是我們早兩天到，我們一定被送上剛才開駛的法國郵船的。現在要一個月以後才有法國船來了。

『可是，諸君，請別想逃走，』他指着在監獄的牆下手執步槍在巡邏的警士說。『我的部下都是神射手，這些槍枝也不是你們法屬幾安那所用的那種舊式大口徑的槍！你們是逃不掉的！』

那天下午，我從監獄的粗鐵欄後，望着向北伸展的青色密林，我告訴自己說，我是要逃走的。在等法國郵船這一個月裏，我要每天設法逃走！我情願被打死在哥倫比亞，也不願意活着回凱因去。

從巴爾基拉國家監獄的粗鐵欄內，我看得見伸展到哥倫比亞北方天際二十哩的森林。跟我一起逃走的同伴們，坐在潮濕的囚籠裏，不願意看鐵欄外。他們已經精疲力竭，也悲觀萬分。他們咒罵着自己的命運。他們咒罵着說，再過一個月，我們都要乘法國郵船回法屬幾安那去，去受坐黑囚籠的刑罰了？

可是我曉得一些他們所不曉得的事。哥倫比亞人痛恨法國的這種流犯制度，在私人方面，他們是很願意幫助逃犯的。我們被捕入獄的第二天，有一張哥倫比亞的拉普蘭薩報發表了一篇長新聞，敘述我們逃走

與冒險的經過。該報的編輯並親自到監獄裏來。他說，要是我肯替他寫一篇關於法國流犯殖民地的文章的話，他願意予以重酬。他跟普蘭哥總督說起監獄的情形，我們的待遇立即改善了。他代我們向波各達的法國領事說項，可是法國領事態度堅決。他堅持着說，我們將乘第一隻法國輪船到幾安那去，巴黎已經有兩個警察在趕上船，以便解押我們了。

我的四個同伴都悶悶不樂，互相歸咎，把不幸的責任推在別人身上。他們開始罵起我來，於是我們混在一起，發生了鬥毆。起初我想我一定會死在他們的老拳之下的，可是大達却幫助我，他力氣很大，把他們三個打得縮在角落裏。他拿起打斷的檯腳來，誰敢靠近就給他當頭一棒。

警士們聽見我們鬥毆的聲音，馬上趕來。他們把我押出大囚籠，關在單獨幽禁的小囚籠裏。起初我覺得很奇怪。接着監獄裏的副官拿着紙和鉛筆到我的囚籠裏來，說：「貝朋諾，我們要讓你逃走。你那些朋友是另外一類的逃犯；他們是犯很重的罪的。我們已經調查過你的事。你用今天的時間去替拉普蘭薩報寫文章吧。明天下午該報的編輯就要付你稿費。明天晚上你將發覺你的囚籠的門開着。祝你沿途平安！」我來不及說話，他已經轉身走了。

我寫了一整天，一共寫了七篇文章，都是關於法國流犯殖民地各方面的。那天近黃昏的時候，那位編輯培茲雷那先生到我的囚籠裏來。他讀了我的文章，給我一捲鈔票。我興奮地吃了一頓送來的豐盛晚餐。鑰匙把我囚籠的門鎖上了。我坐在靠近窗口鐵欄的地方，看着月亮從東方天際升起。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四小時，我一直這樣坐着。接着我聽見鑰匙開鎖的聲音，我聽見鎖開了。我聽見鑰匙抽了回去。接着是一片沉寂。我站了起來，走到門邊，小心地轉動門柄，輕輕地一推，門開了。走廊上闐無一人。我走到監獄的盡頭，看見外門敞開着，我可以一直走出監獄外去。

兩分鐘以後，我在巴爾基拉的小街上走了。我穿過城北的馬路，快步向通到海濱的村道上走去。我曉得在哥倫比亞是危險的，並不是怕哥倫比亞人，而是怕波各達那位窮兇極惡的法國領事。因此就決定儘快

到巴拿馬運河區去。我所認識的美國人是不會把我移解到法屬幾安那去的。巴爾基拉和巴拿馬之間，住着許多野蠻的印地安族，可是我要碰碰運氣，無論如何，他們是不會把我移交給法國領事的！

那漫漫長夜，月光普照着。我停在十字街口陰影下的小店舖前，買了一把小彎刀，一些食物，香烟和火柴。我認不得大小路徑，也沒有路牌。可是我從星的方位來決定方向，一直走到加勒比海邊。黎明的時候，有一輪小汽車從我背後駛來，要駛到加泰齊那去。四小時以後，我到了加泰齊那。我聽說這地方有許多走私貨的人，因此就到碼頭上去找。可是查問了兩小時以後，我發覺他們把我帶到哥倫比亞的南安特島和普維定西亞島，都需索四十比索（約合美金二十元），這兩個島與巴拿馬共和國的海岸相距不遠，游泳就可以游到的。不過我袋裏祇有四十三比索，因此我決定趕快離開加泰齊那，步行到目的地去。我知道在加泰齊那和巴拿馬國境之間，有一個名叫夏洛高迪的法屬幾安那逃犯住在那裏。他跟九個同伴一起乘船脫逃，其中有八名被捕送回幾安那去。他以前是法國海軍少尉，由親戚接濟以大量的錢，在森林中單獨築了一間小屋子，住在那裏捉蝴蝶。

當我敲他的門的時候，高迪覺得很奇怪。他從來沒有料到會有法國人來看他的。我說：『我是從那邊來的！』這是一句放逐犯間的口頭語，祇要這樣說一聲，彼此就無需其他的介紹了。我把我的情形說給他聽，他請我做他的客人。他說：『够給一個人吃的飯，就够給兩個人吃！』

在他住宅週圍的森林中，有許多五顏六色的大蝴蝶。我用一個自製的捕蝶網，捉了許多美麗的蝴蝶。高迪把這些蝴蝶寄到加泰齊那去賣給旅行家。我捉了四個月的蝴蝶，一共得了一百元。我買了一張哥倫比亞沿岸和巴拿馬國境的地圖，開始仔細研究。

到巴拿馬去需要沿大里安灣無人居住的海岸走約四百哩，可是我決意繼續前進。我買了一些日常應用的東西，裝在背袋裏，並插了一個捕蝶網，向高迪道別。在我未離開他家附近的開墾地時，有一個土著送他的郵件來。其中有一份拉普蘭薩報，刊載一段新聞，說是我的四個同伴，已經乘了法國郵船到馬丁克尼

去，將轉赴惡魔島。該報並載稱，有一個逃犯神秘地脫逃了！還有一份從巴黎寄來的報紙，裏邊記載一段新聞，說是我的第五個同伴齊夫洛，用一張假護照從崔尼達乘德國船到歐洲去，想要重進法國國境，終於被捕，送到拉羅賽的監獄裏去，在等候囚船把他送回法屬幾安那。

因此，當我獨個兒沿着哥倫比亞海岸的森林和沼澤出發的時候，我曉得跟我一起逃走的犯人，都要回到不見血的斷頭台上了。祇有我一個人獲得了自由！我下了更大的決心，不論遭遇多大的困難，我都要設法保障我的自由，不再被捕。在我的背後，是文明的世界和法國無公理的魔手。在我的面前是祇有野蠻人居住的地帶。

我走了五天，除了得設法繞過一些沼澤之外，可說是安然過去的。再走下去，地越來越高，也更結實，我突然到了一片開墾地，築着許多簡潔的草屋。腰際祇纏着一塊腰布的印地安人看見了我，趕快去拿出矛和弓來。我繼續走着，有五個男人出來攔住我。他們的臉上都塗着鮮紅的顏色，手脚都漆成黑色。其中有一個會講西班牙語的，我比較放心，請他帶我去見他們的酋長。

酋長訊問起我來，由那個會講西班牙語的人傳話。我告訴他說我要到巴拿馬運河的科隆地方去。可是那酋長說我不能繼續前進，我得向後轉，因為前面那些地方是『禁區』，白種人不能進去。

那些印地安人圍着我的背窺看我的東西，對於我的捕蝶網，尤其發生興趣。我看見了一隻顏色鮮艷的大蝴蝶，趕快從他們手中奪下捕蝶網去追，把那蝴蝶捉住了。那些印地安人都笑了起來，以為我很滑稽。於是我向他們解釋說，我是來捉蝴蝶的，要是他們替我捉到一隻，我願意付給他們兩比索。酋長面有喜色。他突然宣佈說我可以在那村裏過夜，他說第二天早上小孩們可以替我捉很多蝴蝶的。他替我預備了一間草屋。我獨個兒把酋長送給我的野豬肉燒熟了，煮了一些咖啡。天夜了以後，我走到海邊去，我看見有許多獨木舟放在那裏，接着我回到草屋裏去，臥在酋長借給我的吊床上。

我安靜地一直臥到近午夜時分。沒有一個印地安人驚醒。火都熄滅了。我靜靜地爬出草屋，跑到海邊

去。我選了一隻有一面帆捲在小桅上的十六呎長的獨木舟，放了許多把槳在船裏，神不知鬼不覺地使船滑下沙灘推入水中去。推到水高至腰際的時候，我攀上船去，盡力向前划着。我從來沒有單獨在海中划過獨木舟，所以覺得很難把船划離海岸，可是我終於設法把船划到離岸約一百五十碼的海中了。接着我繼續划了差不多三小時。我想把帆解開，揚起帆來，可是不成功。我是毫無經驗的人，船身又太小了，稍動一動就有使船翻身的危險。後來我決意上岸幾分鐘，把帆拉起。桅上有一個帆桁，我不知道應該怎麼用法，等了一小時才算把帆拉起，把船划出海面去。

我的手都划出水泡來了，我現在得把舵，使這一葉小舟，能安穩地駛在海上。風似乎在跟我作對，我無時無刻不在用盡全身的力氣和機巧。我全夜祇駛了三十哩。太陽出來的時候，我登陸了。我白天不敢駛船，因為恐怕被那些印地安人看見了。沿岸有許多椰子樹，我用彎刀割了十隻大椰子，把椰子汁喝了。

我不時瞭望遠處天際，整天躲着。我看見前面有許多離岸不遠的小島。當晚我再上船的時候，我發覺有許多淺灘，暗礁和急浪得越過。有許多巨流沿圓石急轉着，警告我得駛遠一點。有一條沙魚跟起我來，在獨木舟四面游來游去。我掙扎了一夜，決定要放棄航海了，就把獨木舟推上岸去。我疲乏不堪，就在藤蔓錯雜的森林中睡着了，直到中午才醒過來。沿岸的海中有許多大圓石，水流急湍。我曉得我是飛渡不過這一段海面的，我把獨木舟藏在樹叢中，徒步走去。

我走了三小時，看見海邊有兩個印地安人。他們看見我是白種人，就向我走來，面現怒容來盤問我。可是他們的話我一句也不懂。我再把蝴蝶網打開。上次蝴蝶網是當過我的護照的，現在我又要試試看了。我拿大蝴蝶網給他們看。他們的疾言厲色消失了，低聲說『摩摩羅』這個字許多次。他們揮手叫我登他們的獨木舟，把我划到沿岸河口的一個原始的大村落中。有好幾百個印地安人，看見有一個異邦人乘獨木舟來，都跑到海邊來看我。我上陸的時候，有許多小孩子來摸摸我，然後號哭着逃回他們母親的懷中去。

酋長的草屋很大，長一百三十呎，寬一百呎。我把行囊打開，把所有的東西都給他看，我由另外一個

懂西班牙語的印地安人傳話，說我是蝴蝶標本的收集者。我還是說村民要是替我捉蝴蝶，我願意每隻付兩比索的代價。酋長命令幾個女人用大瓢箪裝食物和水莫來給我吃。這些女人是我最所看見的最漂亮的原始女人。男人們祇圍着腰布，可是女人們却都帶鼻圈和大小不同的純金耳環。約有五十個男人在酋長屋裏圍攏着我，其中有好幾個用西班牙語跟我講話。他們對於蝴蝶標本，每隻可賣兩比索這一點，似乎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近午夜時分，村中一切都靜寂的時候，我再跑到海邊去，選了一隻好的船，推入海中。我整夜沿着海岸划着，第二天早上，在一片伸出海面很遠的陸地登陸了。我沒力氣划出海面繞這半島，我丟下獨木舟，徒步穿過去。路是很難走的，時常要涉過河流和沼澤，斬斷藤蔓和荆棘，我時常得停下來，在石上把彎刀磨利。夜裏看不見的時候，我就露宿着。第二天我整天穿越森林。在路上我看見三隻斑虎和五十幾頭野豬，可是因為身邊祇有彎刀，祇好避開了。我時常靜聽海浪的聲音，可是一點也聽不見。當夜我再露宿了。我打死了一隻大龜，把牠的肉和我所囤積的最後一些椰子肉一起吃下了。

在穿過森林的第五天，我再聽見海浪的聲音了。一小時以後，穿過森林，到日光底下的一片廣大的沙灘上。幾百碼外的藍色海水中，有一個大島，島上全是印地安人的草屋。這些山普拉的印地安族，是沿岸土地的保衛者。我一走出森林，他們就看見我，於是紛紛呼喊奔跑着。在兩分鐘之內，有五隻大獨木舟，載着許多印地安人緊張地向我划來，船頭上還有幾個印地安人手執矛槍站着。

我再度被帶到酋長的屋裏去。我再度拿出捕蝶網和大蝴蝶來。這大蝴蝶因為以前被許多印地安人拿過，所以簡直不能做標本了。我的捕蝶網再度使我獲得自由，使我得到許多食物，和一個睡覺的地方。要是我沒有捕蝶網，我曉得我是永遠無法穿過山普拉沿岸地帶的。因為許多年來，山普拉的印地安人一向是痛恨巴拿馬和哥倫比亞兩國的西班牙人的。我的捕蝶網使他們對我以另眼相看了。我明明不是一個淘金者或販奴者。

在接下去六天中，我再偷了六隻印地安人的獨木舟。好像是上蒼默默在保佑着我，使我的詭計得售似的。我曉得我是不能再重覆一次的。我整天划着，與海流和浪濤掙扎着。夜裏我就在沿岸登陸，把獨木舟藏起來，一直走着，走到再碰見印地安人。在白天，印地安人向來是在沿岸的椰子林，香蕉林，和番薯場裏做工的，我總是使用同樣的技巧。我總是在日落以前兩小時登陸，開始步行。走了一小時左右，我就碰到別個島上的印地安人。他們總是把我帶去見他們的酋長。我總是說明我是捉蝴蝶的人要到巴拿馬運河去。我還是說要是村民第二天能在沿岸的森林中替我捉到蝴蝶，我願意每隻出兩比索去買。到了半夜，我又是偷偷的跑到海邊去，挑了一隻獨木舟，划到黑暗中去。我一直以科隆做我的目的地。我曉得背後仇視我的印地安人越來越多了。我不曉得他們是否在聯合起來追我，可是我總是好像有人在追似地，一步也不停留，向前直進。

我沿巴拿馬海岸跋涉了二十天，每天晚上都得向印地安酋長解釋我來的原因。我偷了二十隻獨木舟。到第二十一天早上，我到了普維納島對面的海岸。在那島上，有巴拿馬兵駐紮着。我不敢被他們看見，因為我沒有護照，他們一定會把我送回哥倫比亞的。我穿入森林，森林把海遮掉，我整天走着，一直走到一個巴拿馬土著的小村落，村民以捕魚和伐木為生。一個樵夫給我東西吃。我告訴他我是從哥倫比亞穿過來的，他覺得非常的奇怪。他說以前從來沒有人這樣走過。他說科隆離當地七十五哩。可是他警告我說，海流和潮水很大，單獨一個人划獨木舟是很危險的。

我沿他所指的一條小徑走下去，他說這條小徑通到一個雜種印地安人的村落。我需要另外一隻船。要是運氣好的話，這是我最後一晚的努力了。我停留在森林中，沒有進那印地安人的村落去。日暮以後，我沿海灘走着，選了一隻有帆的獨木舟。我把這獨木舟推入海中，掙扎了很久才攀上船去。我把帆解開，在比以前更大的海浪上疾駛着。海水潑進了船中，我不得不一直屏着水，以免小船沉掉。許多小時以後，我看到了燈塔的閃光。過了一會了，遠處有許多汽船的燈光在發亮。在我的右面，天上似乎有許多探照燈似

地發着光。那些就是巴拿馬運河的燈光了。

黑夜過了，白晝來臨，我還是在海面 and 舵柄、帆、厚水的飄蕩掙扎着。風停了，我祇好和海流苦鬥着。我整天設法要使獨木舟穩定地向前駛進，可是一直到夜裏，帆才漲滿了風，船頭才再度破浪前進。天際的光越來越亮了。保衛巴拿馬運河區的城市出現了，汽船駛過去，許多次幾乎使我的獨木舟覆沒。我小心地越駛越靠近岸。我想避免被阻住盤問，所以就向離城稍遠的海灘駛去，可是波浪和水流的力量太猛了。

在離岸一百碼的地方，我看出獨木舟要衝上碼頭了。我立刻決定，把身體靠在獨木舟的一邊，使海水衝入船中，使船覆沒。我緊緊抓住用油布裹着的那捲稿紙，開始游泳了。我經過了一番可怖的冒險。我肚子餓極了，我的嘴和喉嚨渴得發痛。我游到碼頭旁，爬上岸去，看見天際美國政府的炮台的輪廓。日出的時候，我就可以看見美國國旗了！

中華民國廿二年二月廿四日 羅繼



★刊期大兩·迎歡衆大★

編主音嘉黃

編主德音黃

家

風西

福幸庭家進促
活生女婦全健

華精詩雜洋西述譯
會社生人美歌紹介

定閱辦法

- (一) 自由定戶一次預付十萬元，多交聽便。
- (二) 來函請用正楷書明姓名，住址，及起定期數。
- (三) 郵費，包紮費由定款中扣除
- (四) 外埠定費請由銀行或郵局匯劃，函寄現款倘有遺失，本社不負責任。

定戶利益

- (一) 每期書費照上海定價八折優待。
- (二) 自由定戶儘先提早發書。
- (三) 購買本版書刊，來函註明定單號碼一律九折優待。
- (四) 委託代辦外版書刊，來函註明定單號碼，可享九折優待。

定閱處：上海(23)膠州路一八六號
西風社·家雜誌社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Dry Guillotine by René Belbenoit
Translated by Huang Chia-yin

流犯餘生記

原著者 貝朋諾

翻譯者 黃嘉音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所 西風社

上海(23)膠州路一八六號
電話 三九五七八

#87
608070

87

608070

